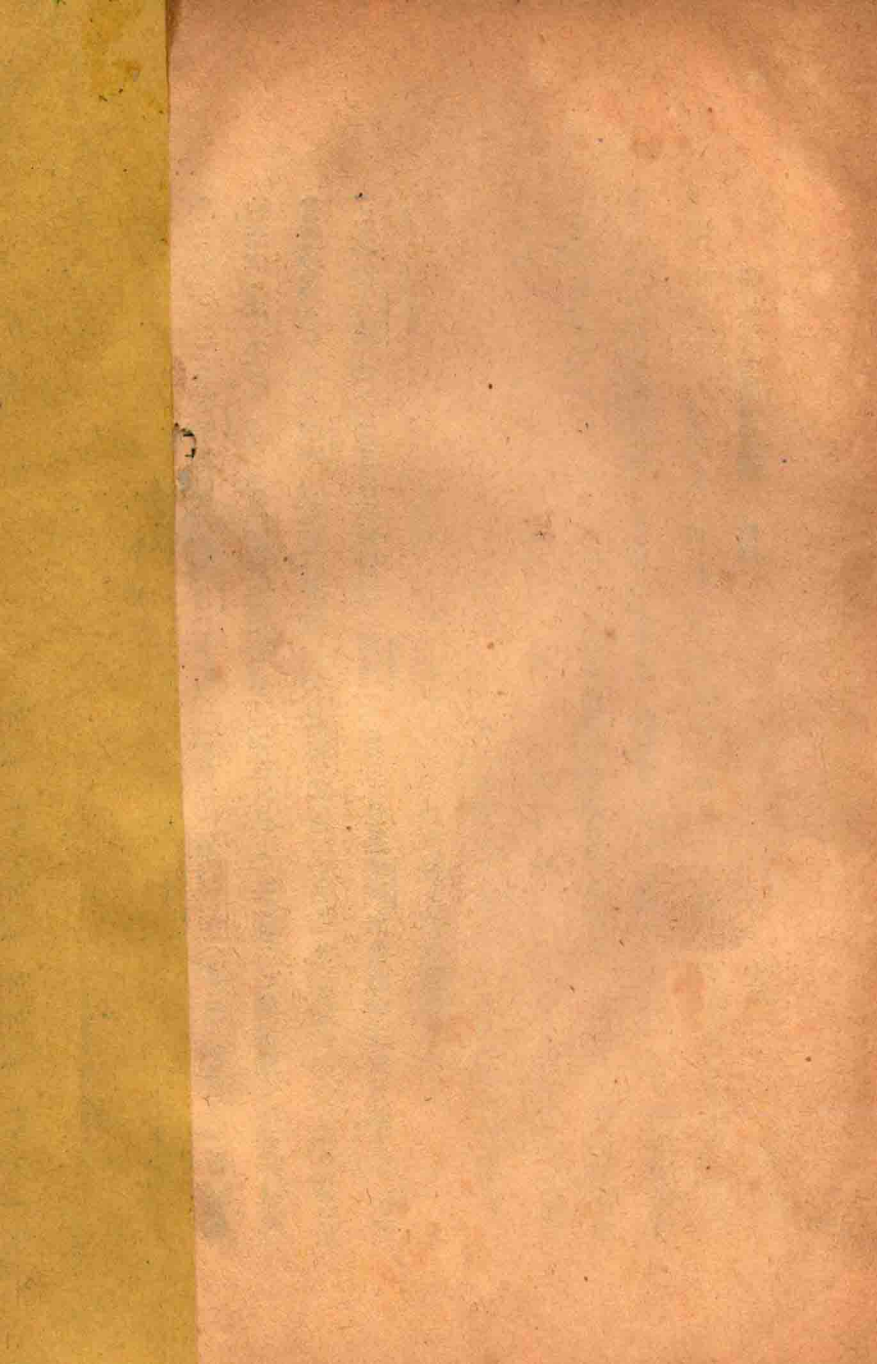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



書 叢 界 世

動 運 及 潮 思 之 義 主 會 社

卷 下

著 原 萊 德 列 國 美

述 譯 季 李

訂 校 恭 履 陶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社會主義之思潮及運動下卷

第九章 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 (Socialism and Inter-

nationalism) 一八一八年至一九一四年

國際運動的歷史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action)

國際主義的發端——各國社會主義者已經努力從事於經濟和政治的改造之戰爭。這種戰爭原來是一種國內的戰爭。自從這種運動最初的發端以後，一般社會主義者藉他們的國際組織之力，又努力從事於謀世界工人間一種更真實的親密之戰爭。

一種雄壯的國際的聲音突然出現於社會主義運動的第一次大宣言中，這就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和昂格思在這種宣言中有名的呼聲是，「各國的工人啊！大家聯合起來！」

國際主義的精神再見於一八六四年第一國際黨成立的時候，當時各代表規定一種章程爲允許入黨的條件，就是承認『真理、公正和道德爲他們彼此相交接的規則，而又沒有種族、宗教、或國籍的區別。』

過了四年，正是一八六八年，國際黨在不律塞開會，當時的戰雲彌漫於法、德兩國之間，國際黨立於反對戰爭的地位，並且勸告工人如果戰禍爆發，則以總同盟罷工爲抵制之具，他把法德兩國間迫在眉睫的衝突比作一種有利於俄國的內亂。

普法戰爭——然當德、法兩國間的衝突實行決裂之時，國際黨所取的反對戰爭之態度不十分勇敢。

當時馬克思寫一封信給他替國際黨所組織的德國黨人執行部，宣布他的主張，說德國社會民主黨（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可以加入這回國事運動，『因爲這種運動的自身是限於防衛德國的（在某幾個條件之下，這種防衛戰爭一直到實布媾和爲止，並不把攻擊戰爭置諸他的範圍之外。』當拿破倫帝國尙巍然存在，而馬克思覺得拿氏的傭兵要威脅德

國的時候，馬氏對於德國方面從事這種戰爭並不反對。然當法蘭西帝國被推翻而共和政府已成立的時候，馬氏便要求德國與法國媾和，並且反對一切併吞土地之舉，他預先宣言，德國取得亞爾沙士 (Alsace) 和洛林 (Lorraine) 一定又將另外引起一種衝突，並且證明此事是『變將來的和平為一種暫時休戰之確定不移的方法，當法國休養生息，具有奪回失地的力量之時，這種休戰一定馬上就要破裂了。』馬氏替國際黨在倫敦所開的總會議草定一種宣言，他具有一種非常的卓識先見，他預先說明，『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內重行造成的征服政策之罪惡』一定會把法國驅入俄羅斯的懷中，並且一定會引起『一種種族戰爭，就是和聯合一致的斯拉夫 (Slav) 及拉丁種族之戰爭。』他稱那些主張這種和平的人為『德國中等階級中沒有腦筋的愛國者』，藉以表示他們這種人的性質。他的推理之普通途徑又為昂格思所遵循，昂氏初時本贊助德國人，後來轉為法人盡力。

德國社會主義者——在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分為兩派。北德

意志同盟會 (North German Federation) 的會員里布奈西起初決定反對戰費預算案，但是

他後來被同會會員柏白爾勸服，不出席投票，因爲一票否決的票或可變爲維持『拿破倫的萬惡政策』。在他一方面，一票贊成的票或可視爲信倚普魯士政府的投票，據他們這些社會主義者的意見，此次普法戰爭是普政府一八六六年的行動養成的。柏白爾自己和里氏採同一的方針。

反之，拉塞爾 (Lascelle) 派社會主義的會員維持戰費預算案，他們的動機是由於相信，這種戰爭應當繼續進行，要直等到拿破崙顛覆，而法國的民主主義得到自由發展的地步才止，又相信這種戰爭一定造成德意志的統一，因此把向來妨礙大社會民主黨的發達之國家問題解決了。在這兩派間的爭議非常利害，致使那位爲敵派攻擊的中心點之里布奈西宣言，他『因爲厭惡這些愛國者的吵鬧，』很願意移居美國。

第一國際黨——從一八七〇年那幾年之間起一直到一八八九年止，在工人中間的國際運動中止。至一八八九年，第二國際黨出生於巴黎。在國際黨開會時的議事規程中，軍國主義 (Militarism) 爲內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當時會中所要求的事件是，常備軍應當取

消，國際仲裁法庭應當成立，而人民對於宣戰及媾和的問題應當有干預之權。這些要求事件在國際黨一八九一年的不律塞會議中，一八九六年的倫敦會議中，和一千九百年的巴黎會議中又重行認可。

在最後一次會議中，柔萊司 (Jean Jaurès) 宣言，籌畫國際和平及親善是會中一個最重
要的問題。國際黨對於軍國主義所持的政策又加以討論，會議中宣言反對充海陸軍用的一切供給費。此次會議通過一種重要的議決案，其內容如下：

『一，各國勞動黨必須以加倍的努力和有增無已的精神，反對軍國主義，並且反對殖民地的擴充。

『二，各國中等階級和政府聯合攜來，從事於繼續不斷的戰爭，要抵抗這樁事，各國的無產階級須聯合攜來，要求永久的和平，這是絕對不可少的，這就是說，大家對於抵抗軍國主義的公共戰爭，必須多少棄去一點無氣力的國際結合之方法，而採一種猛烈的國際行動。

『國際黨的會議因要實行這種議決案，提出三條切實可行的方法。

『一、各處的社會黨應當用種種方法，盡力教導他們的後輩反對軍國主義。

『二、在議院內之社會主義的議員，對於陸軍、海軍、或殖民地遠征軍的任何種費用，應當時常投反對票。

『三、應當令國際社會主義常川委員會於遇得機會時，即在各國構成反對軍國主義的一致抗議之運動。』

英國代表關蘭 (Peter Curran) 在會中乘機否認英國社會主義者幫助他們的政府去從事於當時正在進行的南非戰爭，關氏宣言，南非的事件不過是一種強盜的劫奪行爲罷了。

日俄戰爭——當國際黨在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開會的時候 (一九零四年)，正在日俄戰爭之中，會中以親愛的祝辭達於兩國無產階級之前，並且號召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工人竭全力反對這種戰爭繼續進行。當日俄兩國代表在會中彼此握手，並且宣布他們彼此都沒有敵意的時候，與會的各國代表大加贊賞，掌聲如雷。

國際黨於一九〇七年在有名的司徒嘉德 (Stuttgart) 會議中，對於社會主義者防止戰爭和近世戰爭原因之已往的成功，以及把總同盟罷工當做防止戰爭的方法等等，從許多觀察點上加以討論。

社會主義者的成功——社會主義者述及國際黨在不律塞會議以後工人的成功，會宣言如下：

『我們可以稱述的事件是，(一)在法休達變端 (Fashoda incident) 發生之後，英法兩國的工聯因維持兩國的和平及重新確定兩國的友誼關係所訂的契約；(二)當摩洛哥 (Morocco) 問題吃緊之際，法德兩國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所持的政策，和兩國社會主義者彼此發出的和平宣言；(三)奧意兩國的社會主義者因要免去兩國間的衝突，羣集於居利斯 (Trieste) 的同行動；(四)瑞典的社會主義者阻止本國攻擊挪威的大努力；(五)俄羅斯和波蘭社會主義的工人和農民，因抵抗俄皇所放縱的戰魔，又因想極力……利用這種危機去解放俄國和一般工人，不惜出於英烈武勇的犧牲。』

戰爭的原因——國際黨在司徒嘉德所開的會議於討論近世大多數戰爭的原因以後，末了就通過一種議案，他在這種議案中認通常的戰爭起於競爭市場，軍國主義，國民的成見，和蓄意摧殘工界逐漸增加的勢力這幾點。他的宣言如下：

『國際黨的司徒嘉德會議對於以前各次會議所採之反對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議決案，再行確實承認，並且重新申明，反對軍國主義的戰爭必須和通常的階級戰爭攜手並進。照常規說起來，在各國間所起的戰爭，是他們競爭世界市場的結果，因為每一個國家不獨是要保持他現在固有的各市場，並且還要奪取新市場。這樁事就是要許多國家和地方屈服，所以戰爭便爆發出來了。但是戰爭的出現，還由於各國對於軍器要想勝過他們的鄰邦，遂繼續努力，務求進步——這就是維持資本階級優勢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也是使無產階級受經濟上和政治上壓迫的主要原因之一。』

『戰爭也是國民的成見所贊許的，而那些治人階級因圖自己的利益，又因要轉移無產階級的心思，使他們不注意於他們的階級利益，和這些利益的國際結合，遂煽動國民的成見，』

使之成爲一種烈火。所以戰爭是資本主義性質上的一種要素；只有資本主義的制度衰落下去，或是因軍器增加的結果，對於人民和錢財的犧牲很大，而人民羣起革命，掃除資本主義，然後戰爭才會消滅。所以供給最大多數的兵卒和受最大的物質上犧牲之工界自然是反對戰爭的人。除此以外，戰爭是和他們最高的目的相反的——就是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創造一種經濟制度，而這種制度將表現各國的共同一致和休戚相關。

總同盟罷工——戰爭原因的問題惹出很大的爭議，而在私有財產的制度之下，阻止戰爭爆發的方法又引起很大的注意。柔萊司柏白爾和其他人等討論極烈的阻止戰爭之方法爲總同盟罷工。

總同盟罷工在國際黨以前許多會議中已經爭論過。當一八九一年，荷蘭社會主義者的代表紐溫蓄斯 (Nieuwenhuis) 提出一種議案，要求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對於請求人民宣布總同盟罷工去抵抗戰爭的提議，予以答覆。」英國代表脊爾斯 (Giles) 也有一種大略相同的提議，但是這種武器既和當時無政府主義的宣傳有關係，所以大家對於這兩種提議便很冷

淡。
里布奈西和威蘭 (Vaillant) 的提議轉為大家所採納，他們的提議說戰爭和軍國主義起於工業上的掠奪，並且宣言，那些願意終止戰爭的人應當加入社會主義運動中。

過了兩年，紐溫蒂斯又在齊利池 (Zurich) 的會議中提出這樁事，但是報告這種議案的不列克洛夫 (Plechano) 要求拒絕這種提議，他所根據的理由是，這種議案一定將使那些社會主義更發達而願意同盟罷工的國家陷於那些進步遲緩而不能跟着一致行動的國家之手中。在此次會議中的討論惹起里布奈西因擁護德國社會主義者的策略而傾吐一種憤激之詞。他的宣言如下：

『不出一個人，不給一辨士，這是我們的黨綱。我們一黨自從成立以後，沒有給過德國軍隊一個辨士！你們要提倡兒戲的軍營變亂，反對軍國主義的魔王，是不濟事的。你們不過是把少數不幸的人交給這個魔王的手中罷了……當羣衆都是社會主義者的時候，軍國主義已經看見他自己的末日了！』

那位荷蘭人的提議又為會中所拒絕了，因為只有法國和荷蘭國單獨贊助這種提議，於是

在此次會中所通過的一種議案和不律塞會議中通過的議案是相同的。

但是總同盟罷工爲防止戰爭的方法這種觀念並沒有消滅。當一九〇七年，恰在國際黨集會之前，法國社會主義者的會議採納一種總同盟罷工的議決案，這種議決案爲溫和派的人柔萊司及威蘭所贊成而爲蓋司德（Guesde）所反對。總同盟罷工的議決案即於本年提出於國際黨司徒嘉德的會議中。

法國大多數社會主義者的議決案力言，（一）細看軍國主義就是『國家配上武裝，鎮壓工界，使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屈服於資本階級之下；』（二）工界擁護自己的獨立，抵抗外界的攻擊，是他當盡的義務；（三）因防衛的政策，須採用人民都服普通的軍役制，使工界得配上武裝；（四）國際社會主義局（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Bureau）對於工界用一切手段——從議院中的干涉起，至公衆騷擾，總同盟罷工，和變亂止——而出於國內和國際社會主義的行動去防止戰爭，應當負一種幫助的責任。』

柏白爾對於總同盟罷工的態度——柏白爾代表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極力反對

這種議決案。他指摘黑維(Have)和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沒有祖國的教義』(見共產黨宣言)。

柏氏宣言，『我們努力反對的不是祖國的本身，因為國家為無產階級的所有物，遠過於為治人階級的所有物，我們努力反對的是呈於國家裏面而有益於治人階級的種種現狀。文明的生活只能藉本國語言文字之力，以充分的自由和獨立為基礎，發達起來。所以凡在外國統治之下的人民所當努力去幹的事，就是獲得自由和獨立。』

柏白爾於是進而向黑維所發的議論挑戰，他說，到了一個危急的時候，很難分別何者為一種侵略的戰爭，何者為一種防衛的戰爭。他又宣言，『當一種戰禍的線索隱藏起來，不為研究和觀察政治的人所見的時候，許多事件不復呈出原來的形狀。秘密的外交已經不是如此了。』

柏氏以為如果總同盟罷工於戰時試行於德國，一定要產生種種嚴重的結果。他繼續說道，『我必須確實宣布，我們對於這些方法，是不可採用的，也是不必討論的。』里布奈西在自己

的著作中雖然只引用黑維的議論，並且宣布黑氏的策略是不可行的，然他被了謀叛的罪名而受審判，我們看見這件事，便知道在德國的事情是怎樣的。」他力言在德意志沒有一個人希望戰爭，而治人階級承認一種革命是危險的。

他的結論是，『我們在德國必須竭全力抵抗現今存在水陸上各種形態的軍國主義，但是我們不能進得太快，運用那些危及我們本黨的活動，甚至於危及我們本黨自身的存在之抵抗方法。』

柔萊的答詞——柔萊司對於柏白爾的見解，發出一種有力的譏諷之詞。柔氏不承

認他自己宣傳黑維主義，他並且繼續宣言如下：

『黑維願意殲滅祖國。我們願意替無產階級謀利益，把祖國變成社會主義化的國家。……我們的議決案不是一個做夢者腦子裏面偶然的妖怪，但是由法休達和摩洛哥兩大危機所發生的一種必然之結果。……我們對於無論什麼問題，不以單獨議院的行動，便懷滿足之心。無產階級願意到舞台上去做一個替自己謀財產的人。要防止戰爭，無產階級也必

定將極大的羣衆中一切大勢力表現出來……考茨基已經宣言，如果德國軍隊要作贊助俄皇的干涉舉動，便當用直接行動去對付他們。柏白爾在國會之前屢次述及這句話。你如果能夠說這種話，那麼，遇了一切國家的衝突，你也能够說這種話。德國因贊助俄皇而以武力干涉俄國社會民主黨，這一定是階級戰爭中一種可想像之極端的和最利害的形態。

『然一個政府如果不向直接反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方面進行，但爲社會主義的發達所震動，要向外國找一個轉變國民意志之點；倘在法德兩國之間，因這個原故起了戰爭，而法德兩國的工界爲着資本家的利益，互相殘殺，並且聽從他們的要求，不去極力利用自己的力量，謀自己的利益，這是正當的麼？如果我們不努力去做這樁事，我們一定要受辱。』

『里布奈西被軍事法庭傳去，並不是因他號召無產階級起兵，也不是因他宣布一種不定的和錯指的戰爭危險，那種訟詞明白宣布，在德法兩國之間，似乎將有一種戰爭，遂指里氏遇着這種戰爭將犯叛逆罪。你也當把這樁事的可能加在你的思想範圍之中，恰和德國受俄國的侵襲是一樣，你並且應當所有預備。』

柏白爾於答覆這一種說法時，曾宣言，在德國應當如何看待這種議決案，他比法國人知道的更多一點。『如果究竟沒有什麼事故，或是有什麼事故，在危急之時必須執行，而為他們現在所不知道的，那麼，我們卻不願意自討煩惱，我們並且不願意大大地滅殺我們運動的勢力。』他預先言明，軍國主義一定將自行顛覆，而一種戰爭一定將引出貧窮，失業，和痛苦等等，這一定就是一種最後的戰爭。

在司徒嘉德的議決——

司徒嘉德會議因顧及這位德國人對於總同盟罷工原則破壞的影響所抱之恐懼念頭，最後採納一種決議，認舉行總同盟罷工對於阻止戰爭是一種可能的武器，但不是一種必須的武器。這種決議以為一般社會主義者，『必須按照政治上的情形和對敵階級的利害，對於每種最足以維持和平的努力，都須細心運用出來。然一切努力若歸無效，而戰爭仍然爆發出來，那麼，他們的主要義務就在使戰爭快些結束，當戰爭結束之後，就利用大部分戰後定會出現的經濟和政治危機所貢獻之機會，去掀動一般輿論，使資本階級的專政得早日撲滅。』司徒嘉德會議又重新確認在一千九百年會議中所採納的「社會主義

的代表不認可供給製造海陸軍器的款項」那種議案，並且主張用民主主義的「國民」軍去代替常備軍。此次會議又認可一八九六年倫敦會議對於移民的議決案，在倫敦會議中關於此事的宣言是，「殖民政策無論假藉何種口實——或是傳教，或是傳播文明——在實際上沒有別的目的，不過是爲着資本階級獨占的利益，去擴充資本主義的掠奪之範圍罷了。」

一千九百十年的哥本哈根會議——國際黨的哥本哈根 (Copenhagen) 會議

對於軍國主義也很注意。他對於司徒嘉德會議所說的戰爭原因重述一遍——略有改變——

——他宣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一經消滅，各種戰爭一定能完全停止，他又指明戰爭的重要負擔都加在工界的身上。他又要求社會主義的代表不認可供給製造軍器的款項，他並且主張減縮軍備，調停國際紛爭，取消秘密外交，保證世界各國，使他們不受武力的攻擊，或強暴的壓迫。

總同盟罷工案的重行提出——會中對於總同盟罷工又重行加以考慮，下面的議

案是英國哈德 (Hardie) 和法國威爾所提出的：

「在用作阻止並且妨礙戰爭的方法中，本會以爲總同盟罷工是特別有實效的，這種罷

工在供給軍用器具（兵器彈藥和輸運工具等等）的實業中，以及最活動的宣傳運動和羣衆行動中所表現的效力，尤非常顯著。」

馬克但那是主持這種議案的主要人物，他因德國的一班社會主義者不肯贊成這種同盟罷工，遂加以指摘。代表德國人的列德博（Ledebour）是反對這種議案的主要人物。他對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特別加以指摘，因為因他們的投票，遂使增加海陸軍費的政府得安於其位。哈德和威蘭的議案因汪德威爾德的提議，遂移交國際社會主義局，使之加以研究，並且將交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的維也納會議，使之再行討論。

一九一一年的摩洛哥危機——哥本哈根會議的下一年充滿了因摩洛哥爭議而起戰爭的謠言，因此遂予德法英三國的社會主義者以一種表現他們國際主義的精神之機會。是年七月四日柏林進步報（Vorwärts）鼓吹開國民大會，對於『那些尊崇己國蔑視外國的人，願意犧牲國民的生命在摩洛哥謀資本主義的利益』一事，予以抗議。幾天之後，國際黨法國支部的執行委員會送一封文書給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宣布他預備實行司徒嘉德會議的議

案。德國人的答覆是，他們贊成法國同志的初步辦法，並且加上一句說話，『摩洛哥值不得斷送法國工人或德國工人的骸骨。』

到了八月十七日，英國工黨，工聯同盟會（The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和工聯議會（Trade Union Congress）聯合大家在倫敦開一個國際和平遊行會。社會主義和工界在國會的抗議是由馬克但那提出來的。

德國的社會主義者連開許多極大的國民大會。到了九月三日在柏林所開的這一類的會議至少有十次，與會的工人有五十萬。這些會議對於德國帝國主義的政策，提出抗議，他們所通過的議案確切指明，新殖民地的取得對於工人不獨極沒有利益，一定還要把好些新的擔負加在工人的身上，並且還要造成一種不能預知的戰爭危險；他們的議案又宣言，社會民主黨人一定要運用自己能力所及的一切方法，去反對戰爭。

當日的戰雲一時消滅了。社會主義者在和平運動中不是唯一的要素。然他們的激昂運動自有效力，這是毫不容疑的。

巴爾幹的局面——然摩洛哥的危機差不多還沒有安然度過，而巴爾幹(Balkan)的危機又掀天動地，忽然興起來了。有許多人覺得此次戰爭的烈火發於歐洲的東南，一定會蔓延全歐。社會主義者的第一種任務就在防阻戰禍的蔓延。他們於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五兩日在瑞士的巴塞爾(Basel)開一個特別會議，討論時局的變遷。

此次特別議會——歐戰前最後一次會議——對於司徒嘉德和哥本哈根兩次會議所通過的議案，重行聲述一遍，而這種議案是催促工界運用那種似乎是阻止戰爭最有效力的方法，如果戰爭一旦爆發，便當力促這種戰爭迅速結束；此次特別會議又宣言，在巴爾幹爆發的戰禍，如果任其蔓延，『對於文明和工人一定將成爲一種極可怕的危險。』此次會議贊成巴爾幹的社會主義者努力組成一個巴爾幹各國民民主主義的聯邦；他反對巴爾幹的各民族中國民尊崇己國蔑視外國的氣概，和機會的不平等；他要求與匈國和奧匈國四圍地方的社會主義者，阻止奧皇對於塞爾維亞(Serbia)的任何種攻擊；他祝賀俄國工人因抗議而舉行的同盟罷工，並且催促他們反對俄皇一切戰爭行動。他繼續宣言如下：

『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有一種最重要的任務加在德、法、英三國工人的命運上——就是在這個時候要求他們的政府對於奧、匈、俄、國或俄、國拒絕一切供給，對於巴、爾、幹的紛擾，絲毫不加干涉，並且盡力保持一種無條件的中立。』奧、大、利和塞、爾、維、亞因出海口的通路問題，惹起紛爭，德、法、英三國若因此而起戰爭，一定是一種無可赦免的愚拙行動。』

此次特別會議力言歐洲和平最大的危險就在英、德兩國間那種用人力造成的仇恨，而一般工人應當極力使兩國互相了解。他又促起大家注意於德、法戰爭及日、俄戰爭後所起的革命運動，並且警告各國政府，當戰禍一開，一定有極嚴重的杞、枵不安之現象跟着出現。

自此次特別會議之後，西、歐和中、歐的社會主義者仍繼續開反對戰爭的會議。在巴、爾、幹的社會主義者也反對戰爭，並且從事於巴、爾、幹各國的聯邦運動。俄、國第四次國會中社會民主黨的議員於一九一三年五月八日致奧、匈社會民主黨黨員的信是特別饒有趣味的，這封信述明奧、俄兩國的爭鬪是因都想掌握巴、爾、幹各國的主權，推究巴、爾、幹各國的不和是由於兩國外交家的陰謀播弄，並且宣言兩國如果因此交戰一定是一種癡狂的行爲，而『俄、國人民不知

道有何種原因足以爲這種罪惡所持的理由。」

這種戰爭烈火蔓延至歐的事又避去了，這樁事半由於一般社會主義者抗議的結果。然歐洲當摩洛哥危機和巴爾幹戰爭幾致牽入戰爭旋渦一事遂予各國以一種刺戟，使他們從事於更大的軍事預備，並且養成公衆的一種恐懼心，使社會主義者對於有增無已的軍備之反對運動，愈加困難。

一九一三年德國軍事預算案——這種局面引起德國人對於軍費問題之讓步的論調，而德國的治者階級中有許多人遂深信這種論調是社會民主黨反對軍國主義的軟化之表徵。當一九一三年德政府揭出一種新的軍備案，預備增加兵卒約十三萬六千人，就是從五十四萬四千二百二十一個普通兵和常備兵，增至六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六個普通兵和常備兵。軍閥派人力言，因巴爾幹戰爭惹起的騷動，和德國邊防線的遼闊，這種增加兵卒之事是必要的。德政府提議用一種非常捐的名目，從一班財主籌得這種款項。

德國國會中社會主義者的領袖哈塞（Hase）指斥政府所提議的軍備增加案，非常激烈，

他所持的理由，是政治上的狀況，並沒有證明增加軍備是適當的。他力言德國和英國的關係是友善的，巴爾幹的局面是沒有危險的，斯拉夫的危險種子是一種理論上的幻想，而法德兩國交界處各方面的人民是要求和平的。

哈塞在國會中倡言政府增加軍備的真實理由如下：

『你們因為要實行你們的帝國主義之政策，便需要自由行動的地方……軍備必須極力增加，庶幾當歐洲各大國瓜分土耳其的戰利品之時機一到，我們便可增加我們種種要求的力量。我們不是要保護我們的邊疆，我們的目的是在威嚇別國——就是威嚇那些和我們自己的帝國主義者一樣主張戰爭和掠略土地的國家。』

社會民主黨人對於反對增加軍備一事是聯合一致的。他們大多數人又贊成對於軍事經費案和軍事稅捐案取一種分別投票的步驟，而他們對於此事實操一種決定可否的投票權。

稅捐案——社會民主黨人既力持他們反對軍事經費的主張，然他們於決定兩案分別投票後，而他們對於稅捐案是否贊成這個問題又跟着出現。他們對於這個問題有了一種長

時期的熱烈爭議。他們內中大多數人（即百分之五十二的贊成票，對百分之三十七的反對票，此外又有百分之七不肯投票）最後決定對於稅捐案投票贊成。他們持論的理由大概如下：這種稅捐案雖不甚適當，然究竟是向着一種全國所得稅，財產稅和遺產稅的法律那一條路走的，並且是向着包含最廣的直接稅那一條路走的。我們力爭這樣的直接稅已經有許多年了。我們在國會中得到贊助直接稅的原則之機會，這要算是第一次。我們當着這個時候，如果反對這種稅捐案，那麼，我們便很難向我們的選舉區表明我們的見解。還有一層，除去我們的投票以外，這種稅捐案是否將通過國會，尚是一種疑問。這種稅捐案如果失敗，則國會一定會被解散，新選舉一定會開始辦理，而社會主義代表的名額一定會減少。我們不能因將來的修正稅則去冒這種減少名額的危險。

當時所進行的事件對於從各稅收入的進款之用途一節是沒有顧及的。當社會民主黨人對於稅捐案去投票時，軍備案的命運也將決定了。社會民主黨的義務就在使這種新的軍事費用之擔負不加在工界的肩上。這種行動對於一九一三年三月一日法德兩國國會中社

會主義者所發出之相互的宣言中各條款，也履行了，而『依照這種條款，凡因軍事經費弄出來的金錢擔負——不願社會主義團體的反對而規定執行的——應當加在一國財富階級的肩_上』。

這種大多數人的見解卻爲剛強不屈的少數人所反對。那些少數人的議論如下：我們一黨的老原則是，『對於這種制度不出一個人，不給一辦士』。稅捐案的目的是這種制度所首先顧及的。在軍事經費案和軍事稅捐案的中間有一種密切關係，這是不能否認的……我們如果對於兩種徵稅的法律投同意票，便允許政府以一種達到軍費案的目的之方法，我們直接贊成軍事經費，一定要惹起全國的反對。這樣的策略將引出紛亂的情形。我們無論如何，並不至被迫而對於直接稅投同意票。凡遇着直接稅能廢除間接稅之處，我們便應當贊助通過這種直接稅，但是目前的情形並不是這個樣子。老實說，政府所提議的直接稅就是爲我們的投票所反對，也將被國會通過。所以我們對於國會被解散一事，不必害怕。即使我們失去了好些議席，我們一定不至於失去投票權。我們並不受法德宣言的逼迫而對於這種稅則來

投同意票。那種宣言不過是要求竭力通過種種財產稅罷了。

提出表決——哈塞在國會中代表社會主義的團體提出表決時，對於增加的軍事費用，又施一番攻擊，他以為因此「對於各國工人的志願和利益生出一種抵抗的並且蔓延世界的戰爭之精神」，他的結論如下：

『我們對於此次提議的稅捐法將投同意票，因為我們希望藉此去防止那些把全部擔負加在我國一般貧民身上之稅捐案的通過。還有一層，我們相信，因為贊助新軍備的方略遂向上等階級徵稅，這樁事對於減少這種階級中主張增加軍備的熱心，可以說是一種有效力的方法，因此我們在反對軍國主義的戰爭中間接得到一種新武器。』

當這一年夏季社會民主黨開會的時候，這種爭議又重行審查一遍，費協爾 (Fischer)，碩德曼 (Scheidemann)，和蕭德勳 (Suedekum) 贊助大多數的決議，而蓋爾 (Geyer)，斯他達根 (Stadlman) 和列德博 反對這種決議。費協爾所注重的是，如果他們的團體對於那種稅法投反對票，則他們於第二次選舉投票時必定失去好些議席。碩德曼宣言，德國反對軍國主義

的運動已經死去了，雖有全國執行部 (The National Executive) 的努力奮鬥，也沒有效力，而『一種反對軍備案之普遍的新運動是不可能的。』

撒克遜 (Saxony) 的蓋爾提出一種反對大多數人決議的議案——這種議案得到會中投票贊同的人幾乎近三分之一——並且宣言，『當我們予政府以一宗充作軍事經費的款項時，我們反對軍國主義的全部戰爭變成一種滑稽戲劇』而社會民主黨人因此予政府以一種鼓勵，使他得再向國會提出種種有增無已的要求。列德博論及這一黨或將失去幾個議席一事，曾宣言，這種失數是不足顧慮的。里布奈西、盧森堡 (Luxemburg) 和許多重要社會主義者對於軍國主義雖繼續抵抗，堅持到底，然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此次對於這個問題的抵抗，要算是歐戰以前一種最終的大激戰。

法國社會主義者和總同盟罷工——當這個時候，法國的社會主義者遇着那種關於義務兵的三年律 (Three Year Law)，他們便奮力抵抗，雖沒有成功，然他們卻毫不放鬆，一步一步向前直進；同時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正從事於反對增加海軍經費的戰爭。在歐戰前社

會主義者所開的全國會議，就要算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五至十七日法國社會黨人的全國會議，當時正在歐洲宣戰的前兩星期。色訥聯盟會 (Seine Federation) 的代表在此次會議中提出總同盟罷工的問題作為議案，說明「法國的社會黨以為各國工人自動的總同盟罷工和羣衆反對戰爭的宣傳運動聯合攏來，是工人手中所有的防止戰爭和強迫施行國際仲裁的一切方法中一種最好實行的方法。」

柔萊司和威蘭贊成這種議案，而穆勒爾 (Compère-Morel) 和蓋司德反對這種議案，後來畢竟為一千六百九十票對一千一百七十四票的多數票所通過。

柔萊司擁護這種議案，不僅限於某幾種實業，恰與哈德和威蘭相反，柔氏曾宣言，同盟罷工的問題在法德兩國是特別困難的，因為前者的同盟罷工便受制於大德國主義 (Pan-Germanism) 的危險，而後者的同盟罷工便受制於大斯拉夫主義 (Pan-Slavism) 的危險。柔氏的結論如下：

「所以一種合意的行動是必須的。如果法德兩國的工人互相排斥，那就一定是

罪惡中的罪惡……但是我們爲着這個緣故，應當求國際黨指導兩國的人民。這種行動是可能的，但是不在戰爭爆發之後。因爲到了那個時候，世界便屈服於地獄中的一切勢力了。……我們並不要求（對於同盟罷工）須有一種保證物……我們務必使無產階級知道世界所希望於他的是什麼東西，如果我們以一種觀念向他宣傳，就是告訴他說他的使命是使世界得到和平，那麼，我們定能使他實現這種理想。』

柔萊司宣言，在首先向別國提出仲裁的國家中之同盟罷工應當被大家認可首先停止。

威蘭在他的演講中曾說明同盟罷工在俄羅斯，瑞典，和比利時已經受人試驗，在普魯士已經被人討論，並且就是工業中一部分的停滯也必能制止軍事上的動員。塞姆巴 (Sembat) 宣言，我們承認同盟罷工只有一個條件，就是要德國也當承認這種同盟罷工。

反對同盟罷工——穆勒爾於反對這種議案時，曾力言，『治人階級定要挑選各種產

業中的工人送去軍隊中，』而社會主義者應當竭全力要求免去戰爭。他繼續說道：

『如有一種程式有害於我們的宣傳運動，而又沒有人敢在投票者之前加以擁護，那麼，

這種程式的目的是什麼呢？我們務必明白宣布，我們願意應用所有方法去防止一種侵略的戰爭，我們也務必明白宣布，我們願意應用所有方法去防衛我們的國家。在一種未必有希望的情形中，這種提議爲大家所承認，並且爲大家所通過，這種提議只能使組織最好的無產階級和那種最切近於國際黨議決的組織立於失敗的地位。』

概論——當歐戰爆發之前，社會主義的運動對於戰爭和軍國主義，堅強反抗，已經有許多年了，在好些地方，這種運動對於防止戰爭是一個重要的要素。他並沒有立於反對一切戰爭的地位，他主張國家有從事於防衛戰爭的權利，又半因德國社會主義者的反對，他對於用總同盟罷工去防止戰爭一事不肯遵從，因爲他是一種國際的運動。然一種強有力的少數人團體——含有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和獨立勞動黨在內——贊成總同盟罷工，而這個問題遂被保留，定於預先擬定的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之國際黨會議中再行討論。

歐戰將開之前 (Immediately before the Outbreak of

WAR)

國際社會主義局的會議——柔萊司和法國社會主義者中其他領袖人物因本國大多數贊成總同盟罷工的投票，擬出席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的維也納國際社會主義的會議——正在第一國際黨出生後五十年。討論戰爭和總同盟罷工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可望其成爲一樁可紀念的事。然這種會議將不開會了。法國社會主義者的會議散會不過幾天，而奧大利向塞爾維亞抗議的通牒便發出了。國際社會主義局急忙把住在不律塞平民廳 (La Maison du Peuple) 的黨員召集攏來，開一個特別評議會，討論可以轉移這種衝突的方法。到了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正在奧大利向塞爾維亞宣戰之後——歐洲重要各國的代表倉猝集於不律塞。他們決定把國際黨會議的地點從維也納移至巴黎，把開會日期改至八月九日，並且把戰爭這個題目作爲議事日程中一個主要的問題。國際社會主義局力促『和戰事有關係的各國工人對於反對戰爭，贊成和平，以及主張與塞衝突由仲裁決定的遊行會，不獨當繼續進行，並且還當竭力進行。』他繼續宣言如下：

『德法兩國的工人將以最嚴厲的壓迫，加於他們的政府，一則要使德國可勸奧國出於一種溫和的行動，一則要使法國可向俄國求得一種諒解，使俄國不致加入這種衝突之內。英國和意國的工人當竭全力幫助他們作這種努力。』

不律塞會議——當那天晚上，比國工黨在不律塞京都一個最大的劇場名皇家戲院中，開一個『反對戰爭之戰爭』的國民大會，作者恰遇着這個機會，當即加入會中。代表英國工人的哈德是當時主要的演說家之一，他向一般工人申訴，要求他們抵抗戰爭。他的說話有一部分如下：

『歐洲今晚充滿了憂慮的念頭。戰爭的恐怖現正往來於一般人的心中，然歐洲的無產階級並不願意發生流血的慘劇。如果歐洲的人民反對戰爭，那麼，戰爭的恐懼爲什麼還存在呢？因爲普通一般人民沒有掌握政權。』但戰爭是一種競技，如果一般臣民是聰明的，他們的君主一定不去動手鬪技的。』

『無產階級的人數是居最大多數的。他們對於戰爭須支出金錢，引起悲痛，並且犧牲

生命；如果他們對於治人者階級的比例爲十與一之比，那麼，爲什麼他們不去支配政府呢？
工界因宗教、國籍、和缺乏知識的關係，遂使他自身爲人所分離。只要工人把他們的小小不同之點壓下去，他們將成爲主人，而戰爭也將消滅了。社會主義是獲得自由的一種方法，而聯合是達到這種主義的一種方法。』

柔萊司最後的申訴——德國的哈塞，意國的阿格寧尼（Agrini），俄國的羅巴奴衛芝（Roubanovitch），荷蘭的居洛斯居拉（Troelstra），比國的汪德威爾德，和法國的柔萊司排斥戰爭和戰爭的緣因，詞句極爲沈痛，而柔氏是演說者中最後的一個人，又是社會主義演說家和政治家一個最著名的人物。

柔萊司在他最後一次的公衆演說中，問道，『在基督教的二十世紀之後，在人權的原則勝利一百年之後，千百萬人民沒有知道爲着什麼緣故，怎樣能够彼此互相殘殺呢？』他又追問德國怎樣能够允許奧國送出這種毫不寬恕的迴牒給塞爾維亞。『如果德國不知道奧國這種通牒，那麼，德政府的明哲在那裏呢？』他繼續宣言如下：

「講到我們這些人，極力主張法國應以有力的言論勸告俄國，使俄國不被牽入漩渦中，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如果不幸，俄國不能自制，那麼，我們的義務就在宣布「我們除掉承認那種維繫我們和人類關係的條約外，不知道有任何種別的條約。」」

人數極多的羣衆於聽講完畢後，大呼革命，社會主義，和平，國際黨，隨即散會。當晚大隊工人向着植物園的街道前進，縱橫經過城中那些人煙最稠密的街道，口中高唱國際歌，馬塞耶斯歌和工人的別項歌曲。

不律塞的會議，雖是七月下旬所開的唯一真正的國際大會，然他却不過是戰爭爆發前一星期內歐洲社會主義者所開的幾百個大會中之一個會議罷了。

奧大利和匈牙利的情形

——奧大利的社會主義者在各大城市中開了好幾十個

國民大會，同時奧國國會中的社會主義團體因他們的軍閥向塞爾維亞致最後通牒，力加攻擊。社會黨雖一面指摘在色訥耶沃(Sarajevo)的暗殺，然他卻表示他相信「沒有什麼國家必要的事件，也沒有什麼顧全國家威信的事件。」逼迫各強國離開那些和平契約的道路。他把

戰爭的責任，加在那些鼓動取『這種引起大難的步驟』之人的身上，而他的結論是，「和平是人類最可寶貴的福利，並且是各國萬不可少的必須品。」

匈牙利社會黨在布打白斯特的正式機關宣言，『主戰的呼聲不過是從那些不忘巴爾幹危機中受創的惡魔發出來的罷了。』

德國社會主義者——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在許多城市中也同樣從事於一種嚴厲的反對戰爭運動，到了七月二十五日，他們發出一種激烈的彈劾書，反對奧大利和德國治人階級的行動。這種書的一部分如下：

『我們雖然也斥責大塞爾維亞國家主義者的行爲，然奧匈政府輕躁的激戰卻當受最嚴厲的抗議。因爲這種政府的要求比向來世界史上加於一個獨立國家的要求，更加殘忍苛刻，這種要求只能作爲故意激起戰爭的舉動……』

『他（德國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以強迫手段要求德政府盡力之所能及，勸奧政府保持和平，如果這種可恥的戰爭不能制止，他就要求德政府不出於任何種武裝的干涉。』

德國兵士不得因奧國當局的妄逞淫威和那些藉帝國主義貪利的人而犧牲一滴熱血。」

柏林進步報攻擊奧國的最後通牒；斥責德政府不取反對奧國意志的步驟；力促奧大利和德國採納英國那種四大中立國作爲調停人和仲裁者的獻議，並且隱示德皇的權力足以從他的寬袍的衣摺中搖下戰爭或和平出來。」

到了七月二十五和二十六兩日，維敦堡 (Württemberg) 的社會民主黨人通過幾種議案，誓將引導羣衆舉行總同盟罷工，去維持和平。當一星期中，全國各處——柏林，漢堡，來比錫 (Leipzig)，司徒嘉德，布利曼 (Bremen)，克倫 (Cologne) 和許多別的城市——開了無數反對戰爭的國民大會。七月二十九那一天，在柏林開這種會議的不下二十八個，內中一個會議有七萬人預會。這些會議中有許多爲反對黨大會和警察所解散。

社會民主黨於七月三十一日宣布戒嚴法之後，發出第二次宣言，指明他們對於轉移戰禍之熱烈的抗議和屢次的努力，已經歸於無效，『歐洲各國可驚可怖的屠殺就是各種警告之可怕的實證，而這些警告就是我們於三四十年來向我們治人階級所發而沒有收得效果的。』

社會民主黨人於八月一日送一個代表到巴黎去察看兩國社會黨採取一種共公政策，是否可能的事，但是這種商議沒有發生什麼效果。

比國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比國的工黨開了無數反對戰爭的大會，直到德國人侵入比利時以後才止。法國的社會主義者也一樣反對他們的國家加入戰爭，直到最後一刻為止，同時他們宣布奧大利和德意志為主要的侵略者。他們在七月二十八日所發布的宣言書中，把戰爭的禍根歸於社會制度的紛亂上面；他們確實言明，法政府誠心願意避去這種衝突；他們要求政府採取一種和解的政策，並且要求他方促俄國不要藉一種口實去從事於侵略的行動。他們又布告組織各種要求和平的會議是萬不可少的，並且宣言，「他們一定和國際黨通力合作，去抵抗現今這種威嚇世界之可增的罪惡。這種罪惡的可能，便指出世界全部制度的毛病。」

在前一天內，色訥的工聯盟會加入一個反對戰爭的大遊行會中，這個會為警察所襲擊，於是許多預會的人被捕，而社會主義者的代表波恩(Bon)也在其內。到了七月二十九日，

一般社會主義者大家列隊出來作戰爭的抗議，但是他們卻遇着好幾百祝賀宣布戰爭的人。

英國——當英國加入戰爭之前，所有國內社會主義的團體也反對戰爭，他們反對戰爭論的理由大半就是，這種戰爭一定使英國和俄國的專制主義共同協作。七月三十一日，英國的國際部委員會代表國內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切黨派，發出一種宣言——這是海德門 (Hyndman) 起草的——要求英政府於開戰時守中立，並且警告他抗拒俄國的侵略野心和專制主義。

當以後星期六和星期日，倫敦和別的城市在國際部和工黨的指揮之下，開了許多，『防止戰爭』的大會。格蘭漢 (Graham) 在陀發嘉場 (Trafalgar Square) 大會中所持的論調是，英國如果曾經宣布他對於這種戰爭，一定絲毫不管，則『俄國一定不致虛張聲勢，而德國也一定永沒有催促開戰的機會了。』

到了八月三日，英國工黨與國際部社會主義者的代表漢德孫 (Henderson) 和哈德猶力促『每個工業中心點舉行反對戰爭的大遊行會』，他們以為『俄國現時的成功，對於世界一

定是一種禍患。

俄國的情形

當歐戰將開之前，俄國正受一種總同盟罷工的痛苦，而一般社會主義者對於開戰一事也提出抗議，他們宣言，俄國確願保護各小民族的話不過是些欺人之談罷了。俄國社會革命黨宣言的一部分如下：

『奧大利的帝國主義對於向塞宣戰一事應當負責，這是毫無疑問的。然塞爾維亞人不肯予馬西頓尼亞（Macedonia）以自治權並且壓迫各弱小的國民，這不是一樣地有罪麼？』
『我們的政府以為保護這種國家是他的神聖的義務。這是何等虛偽啊！試想一想俄皇為着可憐的塞爾維亞出而干涉，而他對於波蘭、芬蘭和猶太人，卻任意虐待，他對於波斯的行爲，卻和強盜一般。』

意大利

——當歐洲戰爭初起之時，意大利的社會主義者宣布他們守中立的論調，並且

特別反對意國加入奧德方面。這種論調發出一種警告，說這樣的參加戰爭一定有一種革命跟着出現。

意國社會主義者的騷動，對於阻止意國不幫助中歐同盟各國一事，著有成效，這是不必置疑的。後來，中等階級開始作贊助協約國的主張。

前進文報

(Avanti)

的主筆閔索靈尼

(Mussolini) 要求社會黨遇着戰爭，非至一切事件都有可以着手的基礎，則不決定將來的策略。

然這一黨的執行部卻重行聲明他前次守中立的論旨，於是閔索靈尼辭去報館的職務，自己創辦一個獨立的主戰報。意國大部分反對中立的議論出於社會主義改革黨 (Socialist Reform Party)，沒有多久，這一黨便切實開始作一種向奧宣戰的宣傳運動。

社會黨於九月的末期覺得他所主張的中立論必須更進一步。他的議論是指定現今資本主義的制度對於戰爭應負責任，並且宣布『社會主義的代表對於一種侵略戰爭的軍事公債，將不投同意票。』到了一九一五年二月，社會主義和勞動界的各種勢力在米蘭 (Milan) 開一個評議會，通過一種反對戰爭的議案，並且因防止戰爭的原故，實實在在予社會黨執行部——於必要時——以一種預備舉行總同盟罷工的權力。這種議案為一百八十二票對一百二十五票的多數票所通過，這是用作代替士拉笛 (Turati) 那種更溫和的議決案的。

其他各國——荷蘭的社會主義者在國內力爭對於戰事保持中立的態度。居洛斯居

拉雖極力反對對於歐戰作任何種侵略的參加，然他於八月一日公然贊成藉動員的政策，作一種維持中立的手段。瑞士的社會主義者於七月二十九日在齊利池開一個反對戰爭的遊行大會。瑞士和意大利的社會主義者於九月二十七日在盧格奴 (Lugano) 所開議會中宣言，此次歐戰大半是一種競爭市場和破壞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戰爭。這種宣言力爭德奧兩國政府假裝他們現在正向俄皇的主義宣戰，然他們從前卻時常幫助俄皇統治俄國。這種宣言又指摘英法兩國與俄國聯合的事，並且明言社會黨的任務在『竭全力抵抗這種戰爭，不使其蔓延於其他各國。』十一月一日的瑞士社會主義者會議，贊成一種『以國際為基礎之無產階級不讓步的階級戰爭』並且贊成無產階級『對於治者階級的政治不負任何種責任』他以為這就是達到和平的唯一方法。

丹麥和瑞典的社會主義者也同樣處於贊成保持中立之列。羅馬尼亞 (Romania) 的社

會民主黨對於那種將要把羅國展入戰爭渦漩之親俄的宣傳運動，發表一種宣言。保加利亞

(Bulgaria)『狹義派的』(正宗派的)社會主義者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力促國會『因為使流血的慘劇於最早的時期內告終的原故』應當和其他中立國家共同要求調停戰事。葡萄牙的社會主義者也於十月六日要求本國守最嚴正的中立。

由上面各節看起來，當實行宣戰之前，在實際上歐洲每一個國內的社會主義者都反對他們本國加入戰爭。在許多守中立的國家裏面，社會主義運動對於維持中立的影響是很大的。

宣戰後的初期 (Immediately after the Declaration of War)

然自戰爭爆發以後，大多數國中的社會主義者不復反對戰爭，在好些地方，他們並且實行贊助戰爭。

比國社會主義者——比國的社會主義者在他們八月三日所發表的宣言裏面說，『我們在擁護中立甚至於我國的生存，去抵抗軍閥的野蠻行動之中，我們將覺得這是替歐洲民

主義的主張和政治上的自由努力。』同時他們又力促他們的會員永遠不要忘記，『他們是屬於國際黨的，在他們正當的個人防衛和國家防衛相容之限度內，他們必須以友愛之道待人。』

國際社會主義局的會長汪德威爾德承認比國內閣的一種論旨，而社會黨全體自從那個時候起，便專心贊助戰爭。

法國的情形——同樣進行的方針又實行於法國。法國社會主義的代表宣布法國是被攻擊的國家，他們於八月六日對於戰時預算案投同意票，而塞姆巴和蓋司德兩人加入內閣，親任閣員之職。他們於戰爭方起時所發出的宣言指明，法國人的興起『不僅是為本國的生存而戰爭，也不僅是為本國的光榮而戰爭，但是為自由而戰爭，為共和國體而戰爭，並且為文化而戰爭。我們現在竭力戰爭，應使世界於脫離那種帝國主義致人於死地的壓迫，和那種戰爭的兇暴殘忍行為之後，終能安享和平的幸福與人權的光榮。』

自戰爭爆發之後，法比兩國的社會主義者即發出一種宣言，而國際社會主義局許多著名

的會員都簽名於上，這種宣言的目的是向各中立國的社會主義者表明簽名者爲什麼覺得加入戰爭是正當的。這種宣言用飛行機散布於德國人所據的土地上面。這種宣言力言，『抱帝國主義的德國煽動奧大利，並且要求戰爭，這是毫無可疑的，』反之，法國政府是誠心誠意，希望和平的。

法因社會黨於八月二十八日正式贊成他的兩個黨員加入國防部。幾個月之後，陶慕斯 (E. Thomas) 做軍需部總長。到了一九一六年塞姆巴和蓋司德出閣，而陶慕斯一時仍繼續下去。

英國社會主義者——英國的獨立勞動黨，英國工黨中社會主義的分子，以及英國社會黨 (The British Socialist Party) 的左派，仍繼續持反對戰爭的論調，同時工黨的大部分，和英國社會黨中海德門一派持贊成戰爭的論調。

獨立勞動黨於戰爭爆發後，立刻發表他的第一次宣言，對於格雷 (Sir Edward Grey) 施一種嚴厲的攻擊，並且指明，當開戰前最後的幾日，格雷即或曾力求和平，然他和好些別的外交

家用祕密的條約『造成一個深淵，拖起共和的法國緊隨專制的俄國之後，又拖起英國緊隨法國之後。』……這種宣言又繼續說道：

『我們既不願意德國軍國主義的擴張，又不願意俄國軍國主義的擴張，但是此次戰爭的危險，就在增進德國的軍國主義或俄國的軍國主義。

『把這種可怕的罪惡加在各國身上的人，就是那些元首，外交家，和軍閥，他們現在已經造成他們的死運了。更好的民主主義定將於淚，血，和痛苦之中產生出來的。我們以堅決的誠心祝賀將來；我們的主張是神聖的，是永不磨滅的；而我們手中的勞力並不是白費了的。』

當英國當局於九月間要求獨立勞動黨對於募兵一事表明他的態度時，他仍然是實實在在反對戰爭的，他並且忠告他的各支部對於當局所提議的計畫不必參加。

英國工黨——在他一方面，英國工黨立刻就停止他的反對戰爭的論調，這是曾經指明過的。國會中的工黨黨員於八月五六兩日開兩個會議，決定他們對於戰爭的宗旨，他們於初

六那一天——正在英國宣戰幾點鐘之後——發表一種議決案，內中表明戰爭是置諸『一般想維持均勢而急急進行外交政策的外交大臣』之門口了。

然當那天晚上採納這種議決案之時，國會中工黨大多數的黨員對於他們的會長馬克但那由他在國會中宣布這種議決案的各條之提議，加以反對。馬氏因這種決定的結果，遂即辭職，而漢德孫乃被選繼他的後任。過了幾天，工黨的黨員因總理大臣的提議，承認和保守黨(Tory Party)及自由黨(Liberal Party)通力合作，提倡一種募兵運動，同時工黨的全國執行部將他那因募兵而設的機關置諸聯合委員的指揮之下。從那個時候起，工黨在國會中的黨員除掉五六個人以外，對於政府通常的戰爭政策是一致同意的。

工聯會議的國會委員會(The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of the Trades Union Congress)所發出的九月三日宣言，確實贊助戰爭，他以為這是『一種維持並且保存自由的和無限制的民主主義政府之戰爭』，而工黨在國會中大多數的黨員於十月十四日發出一種包羅更宏富的宣言，擁護他們的論旨，並且力言『德國的勝利一定就是歐洲民主主義的滅亡』。

而工界要求更大的政治和經濟勢力之熱望也一定將被壓倒下去。

英國社會黨是此處所述及的社會主義和勞動團體中一個最小的團體，他在九月間對於戰爭予以一種略有限制的贊成，他宣言，他『時常主張各國有使用武力擁護他們國家生存的權利』但是他對於用低廉的工錢去僱兵卒的事，提出抗議，他並且把他那『歐洲工人彼此沒有爭端』的論旨反覆申明出來。這一黨於一九一六年因戰事爭議而破裂，在海德門手下主戰的團體另外組成一個全國社會黨（Th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費邊會派在國際黨英國部分的代表雖通常是承認大多數人之政策的，然這個會對於戰爭卻聽他的會員自由行動。

德國

柏林進步報於戰爭爆發後幾天之內，極力攻擊政府的行動，尤特別嘲笑一般官吏對待俄國的態度。他宣言，從前許多社會主義者因侮辱俄皇而被逮捕。現在當局卻告訴人民，必須壓倒俄皇的專制主義。進步報力言在最近幾年之間，俄國的情形已經大大地改變，他不復是一個復舊運動的要塞，他不過是革命的地域罷了。

然國會中大多數社會主義的議員於八月三日和社會民主黨另外幾個黨員相會，他們不願他們內中十四個人的反對，決定對於戰事預算案投同意票。這個團體的一個領袖哈塞，以及里布奈西，墨爾林 (F. Mehring)，盧森堡，徐特金 (C. Zetkin)，和考茨基都在持異議者之列，但是到了下一日，在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全體黨員一致和大多數議員投同意票。哈塞於表明國會中大多數人所通過的案件時，曾宣言，社會民主黨人無論如何，對於戰事不負責任。他以爲他們於開戰後贊成戰爭是因怕俄國得到勝利。他所說的話有一部分如下：

「關於我們的人民和我國的獨立一事，俄國的專制主義如果勝利了，那麼，他即不危及我們國內每一樁事件，也一定要危及我們國內的許多的事件。

「所以避去這種危險，以及保護我們本國的文化和獨立之責任，就加在我們的身上。所以現在我們必須表明我們曾經說過的話是正當的。德國當着危險之時，是可以時常倚靠我們的。

「我們站在一種以國際勞動運動爲基礎的主義上，而這種主義是已經確認各民族享

有國家的獨立權和國家的自衛權的；同時我們排斥一切征服他國的戰爭。我們希望我們的敵人一經預備作媾和的談判立刻就使戰爭告終。而和議的情形足以使我們和鄰國能够維持友誼的關係。

在奧大利的社會主義者很難使他們的立論點明白表現出來。奧國社會黨的正式機關報，名勞動新聞（*Arbeiter Zeitung*）於八月二十三日出而贊助戰爭，他的意思是『要使人民不被征服』。後來奧國社會主義的議員對於戰事預算案投反對票。匈牙利社會主義者的論調，大半是反對戰事的。

俄國——歐戰爆發以後，各國社會主義的國會代表最勇敢的行動，恐怕還要推俄國國會中十四個社會民主黨黨員的行動，他們對於戰事預算案，拒絕投票，並且發表一種反對戰爭的宣言，又退出國會，而工黨的議員也跟着他們退出國會。社會民主黨人在八月八日國會會議中所發表的宣言以為（一）俄國工人的心理是和歐洲無產階級相同的；（二）此次戰爭是由擴張勢力的政策激成的，而各國的治者階級對於這種政策應負責任；（三）無產階級定當擁護

世界的文化，抵抗這種攻擊的戰爭。

十一月十七日有五個社會主義的國會代表因從事於反對戰爭的宣傳運動和企圖散布一種謀叛的宣言，遂爲政府所逮捕。一般官吏說，這種宣言公然宣布（一）俄皇軍隊的失敗一定沒有什麼關係；（二）社會革命的宣傳應當實行於軍隊和戰場中；（三）兵士的武器不應當用起來抵抗他們的同胞，但當用起來抵抗各國復舊的中等階級政府。這幾個代表後來受流刑和監禁的處分。

在國會中的勞動團體於八月八日那一次會議也立於一種反對戰爭的地位，但是後來他們恐怕敵人的侵襲，遂贊助政府。克倫斯基在國會中代表這個團體，發表宣言，說他們贊助這一次戰爭，是爲着『擁護我們生長的鄉土，和我們種族的血汗所創造的文化。』然克氏確切申明，俄羅斯國民在交戰國的工界中並沒有仇敵。他指摘政府當局對於那些爲他們國家的幸福而戰的人沒有許以特赦，他並且力促一般工人於防衛他們的土地之後，當使他們的地脫離種種羈絆。

其他各國——在巴爾幹各國中，塞爾維亞的社會黨不承認擔負任何種引起戰爭的事
件之責任。保加利亞『狹義派的』社會黨反對戰爭，而『廣義派的』社會黨則不置可否。
在羅馬尼亞國中，有幾個『智識派』的人所組織的一個新工黨雖贊助協約國，然正式的社會
黨卻立於中立的地位。

波蘭的社會民主黨反對戰爭，絲毫不肯退讓；波蘭的社會黨中有一部分和他取同一的步
驟，還有一部分則希望奧國戰勝俄國。

葡萄牙的社會主義者贊助他們的政府。希臘的社會主義者多半贊成守中立，並且攻擊
希王公然的親德政策。

在英國的疆土之內，澳大利亞的工黨贊助戰爭，而獨立的社會主義團體則反對戰爭。內
閣總理赫斯 (Hughes) 想採用徵兵制，遂引起工黨的分裂，有些人和反對黨聯合攏來在赫斯
之下組織一個新國民黨 (National Party)。

概論——從以上的事實看起來，便知道自宣戰以後，最多數國中的大多數社會主義者

所持的論調是，他們是保護他們國家的安全，抵抗攻擊，否則他們是爲着民主主義的原則而從事戰爭，依照社會主義的原則，他們贊助他們自己的政府是正當的。有少數社會主義者立於反對戰爭的地位。比法兩國是真正被侵襲的國家，而兩國的社會主義者起初差不多是個個贊助政府的。德國大多數的社會主義者贊助戰爭，同時有少數勇敢的人反對戰爭。奧國的社會主義者於開戰後雖即刻就有激烈的反對戰爭論出現，然社會黨的正式機關報卻贊助戰爭。匈牙利的社會主義運動是不十分連貫一氣的，當開戰時社會主義者很少贊助政府之處，到了後來，便發生許多的反對論調了。英國社會主義者的感情也是不一致的。英國工黨是一個最大的團體，他加於實行主戰者之列，同時小一點的獨立勞動黨，以及英國工黨的一部分仍繼續倡反對戰爭的論調。俄國的勞動團體雖予他們的政府以一種有限的贊助，然社會民主黨始終是反對戰爭的。意大利大多數的社會主義者反對戰爭，在許多小國裏面也時常發見很多的反對戰爭的議論。

第十章 向着新國際黨的趨勢 (Towards The New

International)

戰爭中的國際黨 (The International during the war)

早先的會議——如果戰爭實行爆發，則一般社會主義者的義務就在「使這種戰爭迅速結局」各國的社會主義者依照這種議決案即刻就鼓吹召集一個國際社會主義的會議。美國和瑞士國的社會主義者於歐戰爆發後一個月之內，首先要求召集這種會議。然他們的努力是沒有成功的。

一九一五年一月荷蘭，瑞典，挪威和丹麥四中立國派出來的代表會於哥本海根，他們的目的是要風動各中立國共同從事於一種永久和平的運動。¹ 他們宣言，和平的條件中應當有一種國際仲裁的法庭，和限制軍備等條件。凡可以減縮自主權的國界變遷是應當反對的。

1 國際社會主義局於一九一四年十月從不律塞移至海牙，荷蘭各社會黨的代表居洛斯拉汪柯爾 (Van Kol) 和

亞爾巴塔 (Albarta) 加入舊時比利時委員會——這個會是由汪德威爾德、安錫爾和伯居蘭德 (Bertram) 組成的——作爲國際黨的執行委員會。蓋司門司 (Duyssmans) 仍繼續任祕書之職。

一九一五年二月十四日，協約國——英、比、法、俄四國在內——的社會主義者在倫敦開會，哈德做主席。此次會議指摘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政策，宣布比利時的被侵襲危及獨立民族的生存，而德意志的勝利就是歐洲自由和民主主義的絕跡；他要求比國應得恢復自由，並且應得到賠償，波蘭問題應當依照波蘭人民的志願解決，『歐洲各處——從亞爾莎士和洛林起至巴爾幹各國止——曾被武力合併的民族，應當享有自由支配他們自己的權利。』他繼續說道：

『一般社會主義者雖毅然決定要戰爭完全勝利，足以完成這種解放的事業才罷手，然他們對於任何種變更這種防衛戰爭而爲侵略土地的戰爭之舉動，也是一樣毅然決定反抗的，因爲這種侵略的戰爭必定就是預備新的衝突，造成新的冤屈，並且更加把各民族壓在軍備和戰爭的兩重災禍之下。』

他們的宣言於結尾時要求組織一種有權力的國際機關，撲滅祕密的外交，並且取消製造軍器的利益。

當這一年的春夏兩季，德國和奧匈國的社會主義者也發出許多宣言。他們於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二和十三兩日在維也納開會，通過一種贊成和平的議案，而這種和平所根據的基礎就在國際仲裁，逐漸減縮軍備的國際協約，民主主義的國會支配條約，和民族自決的權利。

徐墨瓦爾德會議——自歐戰爆發後，協約國和同盟國 (The Allied countries and the Central Powers) 雙方的社會主義者第一次的集會就是世間所稱的徐墨瓦爾德會議 (Zimmerwald Conference)。這個會議是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瑞士的徐墨瓦爾德城開會的。派代表出席於這個會議的團體是各國——德國，法國，意國，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荷蘭，瑞典，挪威，和丹麥都在內——社會主義者中的急進派。英國獨立勞動黨和英國社會黨所派的代表沒有得到通行的護照。這一次會議的目的在鞏固工界對於要求和平的共同行動，他並且決定在柏恩組織一個委員會，去達到這種目的。

第二次會議是一九一六年四月在肯達爾(Kienthal)開會的，意國，瑞士國，俄國和德國都有代表出席，共總約四十人。徐墨瓦爾德宣言有德國國會議員列德博，俄國列寧(Lenin)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波德郎(Bourderon)署名，這種宣言宣布贊成各國人民反對他們政府的一種革命戰爭，贊成他們拒絕一切戰時公債和戰事供給，並且贊成『無吞併的即時媾和』。各代表力促各國工人『藉階級戰爭去擁護他們自己抵抗種種國家的壓迫，並且力促他們反對掠奪弱小國家的一切事實。』

在徐墨瓦爾德集會的社會主義者於一九一七年的夏季復行集會，當時他們把他們的辦事機關從柏恩移至斯托科姆(Stockholm)。

斯托科姆會議

——自歐戰開始以後，國際社會主義局一時便無聲無臭了。到了一

九一五年的初期，他想交戰各國的社會主義者一致贊成那種召集大會的提議。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別國的許多社會主義者起初對於這種會議非常冷淡，或還存有幾分仇視的意思，但是後來贊成這種會議的感情逐漸發生了，至一九一六年八月，中立國的人復被召至海牙(Ha-

sure) 他們於是全體議決贊成這種提議。至一九一七年的初期，國際黨的本部移至司托科姆，蓄司門司承認協力組織一個荷蘭與斯堪帝納維亞委員會 (A Dutch-Scandinavian Committee)，而布蘭庭 (Branting) 擔任會長，布氏是瑞典社會黨的領袖，又是一個幫助協約國的有力分子。司托科姆被選為一個開非正式會議的地點。居洛斯居拉於四月二十六日到司托科姆，而蓄司門司會充作一隻貨船中的食物管理人，也於五月二日上陸。這一次會議於五月十三日開非正式的會，各代表表同情於荷蘭與斯堪帝納維亞委員會會員的見解。蓄司門司所持的論調是，比利時必須重新建設起來，比國所受物質上的損失必須彌補清楚。蓄氏宣言，這樣的回復原狀並不造成一種賠償。和平一事大半倚賴德國的社會主義者能否強迫他們政府特別發表一種不合併的政策。據布蘭庭說，這種見解是預會者全體所同具的，碩德曼回到德國，心中相信，因德政府不負責任的本質，致使德國缺乏信用，而德國缺乏信用就是主要的和平障礙物之一。

這種意見的交換據俄國人看起來，似乎充滿了能够產生的結果，所以工兵代表會 (The

Council of Workers' and Soldiers' Delegates) 的執行委員會於五月九日向世界所有社會黨和重要的勞動機關發出一種正式的通告，請他們派代表加入司托科姆會議中，而這種會議的日期，預定從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起至七月八日止。這種日期後來又改至八月十五日。

問答書的結果——同時荷蘭與斯塔帝納維亞委員會向各團體發出一種問答書，問他們對於媾和贊成用什麼條件。同盟國中四個主要的社會主義團體——德國的多數派社會主義者，和少數派社會主義者，奧大利的社會主義者，及匈牙利的社會主義者——說明他們在實際上希望一種沒有合併沒有賠償的媾和。這四派似乎都贊成『重新組織一個獨立的比利時』，恢復塞爾維亞和門的內哥羅 (Montenegro) 並且助成俄屬波蘭及芬蘭的民族獨立。他們又一致承認一種減少軍備的計畫，並且承認剷除秘密的外交及經濟上的障礙；他們又似乎贊成一種國際仲裁的法庭。他們對於賠償的解釋，亞爾沙士和洛林的處置，以及許多別的問題，彼此的意見便大不相同了。

向着大妥協進行 (Approaches to the Great Settlement)

不發護照——俄國工兵代表會要求參預托科姆和平會議的邀請，爲法國的社會主義者（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意國的社會主義者（六月六日），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八月十日）所接受。

美國政府是第一個不肯發護照給預會代表的政府，他的國務院 (Department of State) 決定不發護照給希爾菟，柏格爾 (Bergier) 和李依 (Lee) 三個社會主義的代表。法國政府也看了美國的榜樣，不肯發護照給法國社會主義的代表。英國政府因西息爾 (R. Cecil) 的主張，不承認獨立勞動黨的代表和在彼得格勒 (Petrograd) 同志的社會主義者互相商議，然卻允許他們在途中和各友邦的代表互相討論。但是英國水手與火夫聯合會 (The Sailors' and Firemen's Union of Great Britain) 聽了他的會長威爾遜 (Havelock Wilson) 的唆使，不肯讓他的會員在搭載這些代表的船舶上服務，他所持的論調是，『不等到德國對於屠殺

協約國在海上的全體水手一事予以充分的賠償，便沒有進行和議的餘地。」所以這個代表團便留在國內，不能出來。意大利也不肯發護照給預會的代表。司托科姆會議因這些障礙和好些別的障礙，遂不能開會。

一九一八年春季協約國社會主義和勞動會議——一九一七年八月協約

國第二次會議在倫敦開會，但是會中所議的事件不能依據一種公共的基礎，為大家一致認可。然大家仍繼續努力去造成一種共同協作的基礎，到了一九一八年的春季，遂得在倫敦召集一個第三次社會主義和勞動會議，這樁事大半是由英國工黨鼓動的。除掉美國、意國和俄國以外，大多數協約國都派有代表出席於此次會議。¹

美國的代表又不能獲得護照。俄國布爾希維克政府不肯送代表，他所持的理由是這種會議和國際黨的原則是相符合的。他也不肯發護照給社會革命黨人和「少數派」人。

此次會議反覆申明一九一五年倫敦會議關於國際聯盟，取消秘密外交，限制軍備，和禁止私造軍器的宣言。他宣布指發任何種帝國主義的謀略，毫不遲疑，這是一切勞動和社會主義

團體的義務。他贊成自決的原則，並且特別應用這種原則於無數事件上。他屢次說明他排斥殖民地的帝國主義，並且提議一種國際管理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殖民地居民的利害定須予以相當的注意，而一切收入定須專作謀殖民地的幸福之用。他指摘那種於媾和後作經濟戰爭的觀念。他贊成交通上的自由，並且贊成開發各國的產物，而這種產物的開發不僅是爲自己國內人民謀利益，並且他爲世界謀利益。又應當以國際爲基礎造成種種有規則的分配和處置法，使一處地方便於輸出的食料得達於各國，而賣出量的多少，不是以他們的購買力爲比例的，但是以他們急切的需要爲比例的。還有一層，每一國中的政府『因爲要依照「非等到大家都有麵包，則不以糕餅給予任何種人」的原則去適合全社會最急切的需要，』有時必須維持他支配各種萬不可少的商品之權限。要免去失業問題，全世界上應當着手於種種公共的工作。

勞動代表的要求——陶慕斯，汪德威爾德，和漢德孫三人被任爲委員，去向各國政府要求，在任何種政府會議中至少須有一個勞動和社會主義的代表正式出席。此次會議對於

美國代表不能出席，引爲遺憾，他特派一個委員會前往美國，和美國民主主義的代表磋商一切事件。然水手聯合會 (The Seamen's Union) 不肯把這個委員會運往美國。

這一次會議的議事錄後來送到同盟國一般社會主義者的手中。當這一年的春季，荷蘭的居洛斯居拉與德國及奧匈國的社會主義者屢次接見，並且謀出席於一九一八年六月的英國工黨會議。然英國報紙大聲疾呼，說居氏是親德派，他因此遂不能得到入英的許可。

柏恩會議 (The Berne Conference)

與會的代表——自一九一九年二月歐洲休戰以後，在瑞士國柏恩所開的國際社會主義會議的第一種企圖，就在恢復國際黨。這個會議的開會日期係從二月二日起至九日止，而英、法、荷、德、奧和另外二十個國家都派有代表出席會議，他們大約代表五千萬人民。¹比國的社會主義者非等到同盟國社會主義者自己認罪後，不肯和他們相會。美國的社會主義者因不能如期取得護照——他們後來否認這個事實——遂不能出席於這種會議，而意大利、塞

爾維亞，羅馬尼亞，和瑞士的社會主義者則不肯贊助這種會議。

1 蕭司門司自一九〇五年以後，便當國際黨的秘書，他於計算在會議中被代表的人數，曾說明，當歐戰以前，國際黨有一千萬以至一千二百萬黨員。至一九一九年二月，英國代表團代表四百五十萬人，法國代表團代表一百萬人，坎拿大代表團代表五十萬人。德國代表團是以代表社會主義和勞動的選舉者全體的名義與會的，而德國社會主義多數派的人數有一千二百萬，獨立派的人數有三百萬。『列特 (Letts)，亞斯獨尼亞 (Esthonia)，和喬治亞 (Georgia) 的代表團代表他們人民中的一大部分。俄國人的數目是完全不知道的。他們或是一百萬，或是一千萬。歐克列尼亞人 (The Ukrainians) 當閉會時才到會；他們正式簽字於布蘭庭議決案 (The Branting resolution) 上面，他們代表一個四千萬人的民族，而他們一派在這四千萬人中是占大多數的。』

俄國的共產黨 (The Communist Party) —— 即布爾希維克派 —— 於陳述他們不能赴會的理由時，曾宣稱，據他們的意見，世界革命中最危險的仇敵就是『黃國際黨』 (The Yellow International) 而各國工人應當運用『一種不讓步的戰爭，去抵抗這些假社會主義的好賊。』大多數出席於這種會議中的人都是些擁護社會主義主張的老手，而一般少年人則以缺

席見稱。議事規程上的主要題目是戰爭責任，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疆土的釐定，勞動憲章，和俄國局勢。

戰爭責任——此次會議因想對於歐戰的慘禍定出罪案，遂把頭兩天耗於一種無結果的企圖上。考茨基和愛斯納 (Kurt Eisner) 兩人對於多數派社會主義者於戰時贊助政府一事，加以批評。這位巴維利亞內閣總理 (The Bavarian Premier) 特別承認德國的重罪，但是他宣言人民現在已經捨棄了一般軍閥，而一種新的精神正在支配德國。愛斯納要求國際黨不當為一種復仇的精神所鼓動。他的演說引起德國一種抗議的風潮，他的演說是他回國時被刺殺的主要原因，這是不必置疑的。

英國的柏寧 (S. Bunting) 和法國的浪格告訴法國右派社會主義者的領袖陶慕斯——陶氏極力催促國際黨確定戰爭責任——『不要把這種政府的戰爭變為一種世界人民的戰爭，』他們兩人又宣言，『國家主義和尊崇已國蔑視外國的氣概在柏林和維也納已經被打倒下去了，現在在巴黎，羅馬，和倫敦又抬起頭來了。』阿德列 (F. Adler) 宣言奧大利在色拉耶沃

暗殺之前，久已備戰。會中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大半是緘默不言的。有些人力言承認罪狀一定要生出更重大的賠償。

會中最後所通過的議案，對於戰爭責任的問題直不顧及，他把這種確定責任的事件留給將來會議去解決。這種議案的一部分如下：

『柏恩會議承認戰爭直接的責任問題，因德國多數派 (The Majority) 的討論和宣言已經明瞭了，這一派並且指明新德國革命的精神和新德國完全脫離那種對於戰爭應負責任的舊制度。這一次會議於歡迎德國革命和德國所建設的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制度之發達時，便看見向着國際黨共同事業的一條大路。』

『德國代表於討論國際聯盟時所有更進一步的陳述足以使此次會議相信，自今以後，全世界聯合的工界將保證一種極大的勢力，去壓倒一切軍國主義和各種意在消滅國際民主主義的企圖。』

國際聯盟——此次會議又決議贊成一種真正民主主義的國際聯盟。會中人主張，

如果國際聯盟是要作爲謀世界和平的工具，那麼，這種聯盟就應當以一種正義的和平爲基礎。國際聯盟應當代表人民，不應當代表政府的行政部。國際聯盟應當聯合所有建設於自決的基礎上面之民族。國際聯盟應當取消一切常備軍，使完全的解除武裝一事得以實現，規定自由貿易，開放所有殖民地，並使世界的通衢大道受國際的支配。國際聯盟應當預籌一種方法，對於食料及原料作世界的分配，使世界生產達於效能最高的狀況，並且應當有一種勞動憲章。會中的議決案末尾一段如下：

「每個國家裏面的工界運動既逐漸得勢，一般工人既逐漸覺悟他們在國際上的事實，他們既愈加決心去反對他們政府方面任何種武力的政策，社會主義在實際上既爲人所領略，而社會主義的新國際黨既一天一天得勢，那麼，國際聯盟定能產出許多更有力量和更有利益的結果。」

馬克但那的警告——會中每一個出席演說的人主張國際聯盟，並且競談世界政治中的一種新精神。馬克但那勸告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拋棄他們那種國民軍的觀念，並且力促

他們完全反對徵兵，他又警告大家防備發生一種政府聯盟 (A league of governments)。
他所說的話有一部分如下：

「國際聯盟決不可和戰爭的分贓連在一起，他決不可做一種勝利的工具。他必須作一個分疆劃界的裁判所，決不可做一種強迫施行不公正事項的警察勢力。他必須承襲公平、正義和民主主義的土地分配之遺產。如果他承襲任何種別項遺產，那麼，凡他所指揮的警察和他能夠命令的兵卒將不能用起來替人民謀自由，不過是用起來陷人民於受羈束和不快樂的狀態中罷了……並且將使大家具一種好戰的性格，而這種性格就是一九一四年使各國政府傾陷他們的人民於火坑中的。」

「國際聯盟決不可為一種獨占的聯盟——他決不可為某幾個具有最近戰爭感情的強國之一種聯合。這種聯盟必須為那些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發達狀況足以加入聯盟中的民族之聯合體……」

「我願意人民為國際聯盟中的靈魂，而聯盟不為外交官署的官場例式……我所反對

的聯盟就是各國政府在巴黎很願加於人民身上的那種聯盟。他們曾經通告出來的事件是，各國的內閣總理每年應當集會一次。這樣的提議對於歐洲各民族是一種侮辱，對於他們內中任何種民族的智識也不是一種讚賞之詞。這樣的聯盟一定不能比百年以前的神聖同盟更好……

『俄國已經被排斥出來了，這不是因為大家不贊成他的罪惡，但是因為大家不贊成他的政治上的新政策……殘忍和暴虐之事到處都有，而殘忍和暴虐的不受非難也到處皆然。』在這個時候，因我們戰爭的經驗，各種運動正起首限制並且支配民主主義政府中行政部的勢力，但是這些國家的行政部如果造成一種聯盟，據國際上的地位來做事，那麼，他們的權力，甚至於比他們從前在自己國中政府裏面所有的權力還要大些。國際聯盟決不可做一種工具替各國勢力衰弱的行政部去恢復那些為各國國會所奪去的權力。』

1 關於柏恩會議的材料，大半是從斯特霍夫 (Steinhilber) 所刊印的『在柏恩的國際黨之精神』這本小冊子得來的。這本小冊子對於重要的演說詞都撮要紀出。這些撮要的紀述不限定含有演說者，當時同樣的詞句，但是我相信這些紀述

是很誠實的，對於演說者批評的精神沒有弄錯。

完全解除軍備——英國勞動界有力的領袖陶慕斯也注重世界必須有一種普通人民的聯盟，而不要有一種外交家的聯盟，他並且鼓吹剷除徵兵制度。世間有一種反對論，說柏恩會議不可要求完全解除軍備，致使自己處於受人斥為烏託邦理想的地位，司諾頓夫人 (Snowdon) 於答復這種反對論時，曾說：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這樣關心去躲避這種責言呢？當我們看見那些擔負世界事業的實行家，已經把世界弄得零落不堪的時候，有一般名為理想家的人所持完全解除軍備的政策，卻是人類真正可以實行的政策，那麼，現在信任這種人是沒有理由麼？』

漢德孫對於破除舊有的均勢，完全解除軍備，及公正的和平這幾點，加以辯護，他並且宣言，他希望這一次會議對於在巴黎的種種議決定能實實在在發生一種影響。愛斯納請求各報館不要煽動一個國家去抵抗別個國家，他並且力勸各國的青年大家起來反抗軍國主義。法國的陶慕斯雖力言他尚且不完全信任德國的同志，然他卻說他一定贊助這種聯盟的議決案。

疆土的釐定——釐定疆土的議案所贊成的條件是，民族自決，有爭執的土地用民衆投票解決，保護一國中的少數或多數民族，由國際聯盟保護重要的經濟上的利益，發達附庸國的人口，使他們得因創辦學校，允許地方自治，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去行使自由的自決權。這種議案繼續宣言如下：

『本會……反對任何種故意錯用此處所宣布的各種原則之企圖，所以排斥以下所舉的各項事實：

『一，戰勝者對於戰利品的權利，以及加入戰爭各國因犧牲別國，增加自己的土地起見所定之一切契約。

『二，依照軍事上或戰略上的利益，規定疆界。

『三，藉口於所謂歷史上的權利，和所謂歷史上的必要，用強迫或虛偽的方法，要求合併土地。

『四，對於有爭執的土地用武力佔領，造出種種現成的事實。

「五、創造任何種經濟的或政治的勢力範圍。」

「本會要求每個國家中的工界，極力強迫他們的政府，爲謀一種永久和平的利益起見，尊重這些原則。」

考茨基於討論這種議案時，曾宣言，對於解決亞爾莎士和洛林問題，要求一種民衆投票，是法國社會主義者的義務。他又說：

「當一八七一年的時候，一般抱大德國主義的人不允許民衆投票，在當時主張民衆投票的人現在如果不承認這種投票，那就不對的。我相信大多數人對於這兩處地方的和法國聯合一事，一定投同意票，我希望法國人不要因這種緣故，不准民衆投票。否則必定發生種種嚴重的結果。德國的愛國者到了將來，一定要說法國人不敢舉行投票……民衆投票並不是對於德國國家主義的一種讓步。反之，民衆投票一定是奪取德國國家主義的武器之方法，否則他的國家主義便據有這種武器。」

英國工黨的辯護——馬克但那對於英國工黨對本國屬地所取的态度極力辯護，他

力言工黨已經時常主張愛爾蘭自治。他宣布工黨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在拿庭海 (Nottingham) 通過一種議案，贊成印度自治的政策，工黨並且「相信現在時機已經到了，我們印度的同胞管理他們自己事業的能力，與我們南非洲、澳大利亞及別處地方的同胞之能力是相等的。」工黨已經願意應用同一的原則於埃及和細樸羅斯 (Cyprus) 這一類的碇泊所，講到其他殖民地，他願意應用一種在國際聯盟之下由國際保證的管理制度。

浪格力言，如果在實際上所獲得的和平是一種不公道的和平，那麼，國際黨一定當說「無產階級的主義將不顧及這樣的和平，並且將把有產階級的政府所犯的一切罪惡，加以糾正。」

勞動憲章——勞動憲章是此次會議所考慮的最可實行的問題中之一種，一般代表主張應當把這種憲章編入國際聯盟的契約中。這種憲章承認「在工錢制度之下，資本階級盡他們的能力所及，掠奪工人的貲財，增加自己的利益，」但是他宣言，工錢制度的惡弊，「藉有組織的勞動界之抵抗，和國家的干涉，能够大大地減少。」有進步的國民在他們的發達之中，為沒有進步的國民所妨礙了。勞動界要保護自己，必須求得一種具有最小限度的要求之國

際憲章。這些要求應當具有下列各項：強迫的初等教育，不徵學費和人人有分的高等教育，每天八點鐘的工作制，每星期三十六點鐘的休息，危險職業的工作時間每天少於八點鐘，十五歲至十八歲的男女孩子每天六點鐘的工作制，社會保險，適當的醫學檢查，結社的自由，勞動公所，某幾種實業中的工錢部，水手特別的國際法典，勞動部的組織，和執行聯盟會在這一方面努力進行時所發布的命令之常川委員會。

各代表對於人民移出本國和移入外國的事件，又贊成下面的議案：

『人民移出本國不得被禁止。

『人民移入外國通常不得被禁止。這條規則不得影響於下列各項：

『一、任何種國家在經濟上受壓迫之時，因保護本國工人和外國移住的工人，所具的臨時限制外人移入之權。

『二、任何種國家因保護公共衛生所具的處置外人移入和一時禁止外人移入之權。

『三、任何種國家要求移住者對於頤讀和書寫本國文達於某種程度之權，因為要是這

樣，才能够維持這一國普通教育的標準，使各種勞動法規應用於移住者被僱雇的各項實業中，得發生效力。」

對俄的議案

——本書『俄國革命』一章中所說及的柏恩會議對俄議案，『一面歡

欣鼓舞，祝賀俄國、奧匈國和德國，擊破舊時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制度之猛烈的政治革命，』一面又詆譏專政和壓制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的觀念，這種議案惹起長時期的討論，並且產出浪格和阿德列的少數人的提議。

馬克但那於贊成這種議案之時，排斥取攻勢的少數人任何種永久專政的政策。他問道，『取攻勢的少數人之責任是什麼？他們怎樣能够表白他們自己……他們在什麼狀況之中能够證明他們自己是正當的？像長久政府這樣東西能够建立於這種原則上嗎？』

『否認這種專政就是社會主義者的義務。這樣的情形可以為革命中一時的和有限制的狀態，但是少數人專制的概念一經成爲一種繼續進行的政策之基礎時，則每個相信個人自由的社會主義者，和一般想在自己國內行使自己的自由權之人，必須排斥這種政策和

學說。

「他們〔煽動革命的人〕歡迎在歐洲曾經成功的一切革命，但是那些革命決不可造出世間所確稱爲從一種專制形態到別種專制形態的過渡時期之種種狀況。自由，和民主主義，必須爲他們確切的和不可改變的目標。凡沒有確定自由的革命不是向着社會主義的一種革命，不是一般社會主義者應當使他們自己負責任的一種革命，也不是他們應當承認外面有產階級的反動力把責任加在他們身上的一種革命。」

浪格於反對這種議案時，曾宣言如下：

「我們關於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一切事件所有的證據既是絕對不充足的，那麼，我們便不承認大家對於那些事件作這樣的指摘，我們確切知道的唯一事實是，同盟國和協約國的各電報通信社於大戰時彼此努力進行之可恥的謠言計策現在正加於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身上，絲毫沒有減輕他的分量。我們不願在裁判政治運動之中，做正式讒言毀謗的犧牲者。」

『我們對於任何種足以阻礙各處工界將來的聯合之議案，提出警告。我們想望時常開放門戶，使各處有階級覺悟的革命社會主義者得自由進來。我們的警告，現在是沒有人注意的。我們不願意參預反抗國際黨之任何種有罪的行動，然這種議案既有幾段足以被有產階級利用去反抗俄國的革命，我們便要投不同意的票。』

柏恩會議又正式贊成速即交換戰時的俘虜。

各代表於散會之前，決定組織一個委員會，由每個聯絡的機關派代表兩人加入，委員會中有一個執行部，處理一切事務，這一部是由柏恩會議的議長布蘭庭，英國的漢德孫，和比國的蓄司門司組成的。這個委員會遇着對於巴黎和會的議決案有開會議的必要時，他有召集大會的權限。

概論

柏恩會議因把協約國和同盟國中許多國的社會主義者領袖集在一處，又因他有某幾種議決案，他成就了一點有價值的事業，這是不必置疑的，然因他對於俄國局面所取的态度，因他相信從一種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盟可以希望得到好處，因他的理論和策略不適合

於前五年驚人的革命變遷，他遂惹起各國社會黨左派嚴厲的批評。

盧塞恩會議

——在柏恩所任命的「恢復國際黨的委員會」於一九一九年八月二日在瑞士國盧塞恩 (Lucerne) 召集一個會議，英、法、德、荷、比、俄（非布爾希維克派）和別幾國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代表出席。奧大利和匈牙利的代表在路上耽擱。意大利和瑞士的社會主義者不肯參加這種會議。美國沒有代表出席。

協約國在匈牙利的行動，促成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之顛覆，反對革命勢力之鞏固，和哈樸斯堡朝一個代表的勢力之恢復——至少是一時的恢復——因此盧塞恩會議對於他們這種行動提出抗議。各代表宣言和平會議的進行「明明白白表示種種復舊的反動勢力抗拒每個社會主義的政府，和每種無產階級的勢力。」每一個社會主義的團體應當反對這種「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政策。」

此次會議要求使德意志、俄羅斯、奧大利和匈牙利得即時加入國際聯盟中，並且竭力主張取消軍事上的徵兵制度。他對於那種使幾百萬俄人受饑寒的列強對俄封鎖政策，加以斥責。

他對於列強給予台尼金 (Denikin) 和柯爾加克 (Kolchak) 這一類帝制派人所統領的反對革命者以軍事上和財政上的幫助——這是違反俄國所有社會主義和勞動團體的全體公意的——提出抗議。

此次會議的會長漢德孫在他的開會演說詞中，曾宣布歐洲工人現在把『直接行動』當做一種救濟的方法，他們愈加注意這種行動。他討論歐洲失業和饑荒的問題，並且預言，『在本年冬季告終之前，一種可怕的憤怒和失望之騷亂或將來侵襲一般人民了。』

此次會議中的討論指明大家對於各重要的爭點，特別對於俄國的局面，意見分離很遠。

卜斯天、汪德威爾德、截列特利 (Tseretelli) 和布魯克爾 (Brankere) 極力抨擊布爾希維克派的方法，卜斯天以為布爾希維克主義雖有些『革命的贅詞』，然這種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沒有關係；汪德威爾德力言第二國際黨和第三（莫斯科）國際黨的聯合是不可能的，『因為第三國際黨傾於少數人專政一方面，這是和民主主義的原則相反的。』比國的領袖也宣言，非等到戰爭責任的問題已經解決，則國際黨的改造是不可能的。

在他一方面，荷蘭的居洛斯居拉力促盧塞恩會議採一種明白的革命行動之政策，不要採一種唯一的議會性質之政策。馬克但那和加金 (M. Cachin) 要求會中對於協約國政府幫助柯爾加克一事，表示一種有力的抵抗行動。阿德列注重愈趨於革命一途的論旨。

盧塞恩會議當八月六日閉會之前，決定於一千九百二十年二月二日在日內瓦 (Geneva) 開一個正式國際社會主義和勞動會議。

國際共產黨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被代表的團體——世間所稱的第三國際黨第一次集會——國際共產主義者的第

一次會議——比較柏恩會議的性質要激烈得多，這個會是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至六日在莫斯科開會的。開會的招請書是由九個國家裏面社會主義團體的左派代表發出的，俄國的外交總長並且署名於其上。這種招請書特別注意於歐、美無數左派的社會主義機關，他以爲這些機關是有被招請參與革命的國際黨會議之價值的。三十二個有行事權力的代表出席於

此次會議，他們是從俄國、德國、匈牙利、挪威、瑞典、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芬蘭、歐克列尼亞、亞斯濁尼亞和亞墨尼亞（Armenia）的黨派或團體中派出來的，而在俄國的德國人工聯、巴爾幹『革命社會主義者』的聯合會和『東方各國社會主義者聯合會』（Union of Socialists of Eastern Countries）都派有代表預會。

還有許多有協議權的代表，是從瑞士、荷蘭、法國、英國、波希米亞（Bohemia）、爵角斯拉維亞（Jugo-slavia）、土耳其、土耳其斯坦、波斯、高麗、中國和美國的各國團體派出來的。

宣言——列寧、杜洛斯基（Trotsky）、徐奴維夫（Zinoviev）、齊其林（Tchicherin）和瑞士社會主義者布拉頓（Platon）所草的宣言，由會中發表出來，這種宣言是第一種重要的東西。

這種宣言促大家注意於共產黨宣言發布後七十二年間無產階級艱苦的戰爭，他並且繼續說道：

『最後的決切戰爭之開幕期，已經後於一班社會革命預言家所涉想的或希望的時期。

但是這種時期現在在這裏；他現在已經來了。我們這些共產主義者代表歐、美、亞各國革命的無產階級，現在集於有勢力的莫斯科蘇維埃城，我們覺得我們自己是信仰並且參加一種主張的人，而這種主張的計畫在七十二年前就弄好了。我們的義務就在把工界革命的經驗積集起來，使這種運動脫去乘機派和社會的愛國分子 (Social Patriotic Elements) 有妨礙的干涉，把世界無產階級中所有真正革命黨的種種勢力聯合攏來，因此使共產主義革命的勝利容易實現，而且快快地實現。』

誰將支配經濟的生活——這種宣言聲明帝國主義是在歐戰之根本上的，他對於

那些要向某幾個人找出戰爭原因的社會主義者，加以嘲笑。此次大戰對於工人已經引起一種不可告人的痛苦了。此次大戰又已經把競爭的舊時代永遠剷除了。這種宣言繼續說道：

『經濟生活的國有化是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 (Capitalist Liberalism) 所堅決反對的，現在這種國有化成爲一種被承認的事實了。世界不獨是不能夠回轉到自由競爭的地步；並且不能夠回轉到托辣斯、工團，或別項經濟奇觀的地步了。現在唯一的問題是，在將來的

時候，誰當管理國有化的生產——是帝國主義的國家，還是勝利的工界之國家？換句話來說，一羣勝利的國際暴徒依據國際聯盟的名義，藉助於一種「國際的」陸軍，和一種「國際的」海軍，輪流掠奪，或以少許麵包給予貧民，但是無論在何處，他們對於無產階級總是加上鎖鍊子，藉以達到維持他們自己勢力的唯一目的，現在全體勞動人類是在這種人的下面做奴隸和日工勞動者呢；還是歐洲以及世界各處大多數文明國家的工界，把敗壞的和零落的世界經濟拿入自己的手中，因此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保證這種經濟回復原狀呢？

「要止住現在盛極一時的危機，只有藉助於無產階級的專政，才是可能的事，而這種專政將不回顧以往的事實，也不表示想及各種承襲的特權或財產權，但將牢牢記着，拯救饑寒交迫的羣衆是必要的，並且將竭他們所有的勢力去達到這種目的；這種專政將實行一種人民對於工作的普通義務，和一種工作訓練的制度，照這樣做去，在幾年之內，不獨將醫好此次戰爭所弄出的大傷創，並且將把人類抬起來達於從未夢及的高度。」

小民族的權利——這種宣言力爭，各大國對於小民族的權利雖有一種確實願念的

心思，然小國的救星還是

『一種無產階級的革命，而這種革命把每個國中的一切生產力從民族國家的掌握中解放出來，使各國在那種基於聯合的社會經濟計畫之親密的經濟協作上面聯合攏來，並且使最小和最弱的國家能够自由獨立發達國民的文化，而又無傷於歐洲和全世界聯合的及集中的經濟。……社會主義的歐洲也當挾其技術，組織，和精神上的勢力來幫助被解放的各殖民地，使他們容易過渡到一種有秩序的和有組織的社會主義制度。』

對抗蘇維埃的議會民主主義——會中所討論的第二步就是共產主義者對於議會民主主義所持的態度。

『關於國家命運的一切重要問題是由一班在議會民主主義背後的少數財政當局決定的。……這些少數財政當局以為在議會的選舉面前宜隱藏他們的橫暴行為之際，他們就有一個有產階級的國家供他們的指揮，並且還有從前代遺傳下來的各種方法，因資本主義的技術神奇，遂發揮盡致，這些方法就是：謊言欺騙，籠絡羣衆，激起衆怒，故意輕蔑，肆行賄賂，和

恐嚇手段。

『期望無產階級在和資本主義的最終協定一種生死問題之時，應當和小羊一樣地柔和，力表同意於有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要求，這就無異於期望一個防衛自己生命及生存而抵抗羣盜的人，俯從爲敵人所訂而不爲敵人所遵守的法國角力之武斷的規則……』

『無產階級必須創造自己的器具……工人的公會便構成這種器具……這種新式器具包含工界全體，不問他們在技能和政治方面上是否達於成熟之期——這種器具是富於彈力性的，所以他能够時常改新，時常擴充，時常招致新團體加入他的範圍之中，並且大開門戶，使那些和無產階級極接近之城市和鄉村中的工人團體自由進來。工界這種極有價值的自治組織體在他們力求掌握國家權力和取得權力的國家戰爭中，在好幾國中已由經驗試驗過了，這種組織體是我們現時無產階級最大的勝利，和最有力量之武器。』

『有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這種宣言促各國工人組織工人的公會，他指明國內的戰爭是跟着國際的戰爭而出現的，他力爭，縮短妨害無產階級的內亂之期間，限制被犧牲者

的人數，因達這種目的而使工人配上武裝，並且卸去有產階級的武裝，這是無產階級的義務，他並且說明有產階級反對內亂和「紅黨恐怖」(The Red Terror)的呼喊聲，是「政治戰爭史上所未曾見的一種最可憎惡的虛偽。」

第二國際黨的弱點——這種宣言對於歐洲各社會黨的「機會主義，宗旨不定，虛言謊話，和浮薄膚淺」幾點，繼續加以抨擊。他力言此次「戰爭已經把第二國際黨殺死了，他的證據是，支配親愛的大羣工人之各黨派，變成有產階級國家之獻媚乞憐的機關了。」他的結論如下：

『即使第一國際黨預先看見將來的發達，並且插下一種標記，即使第二國際黨把幾百萬無產階級的人集合並且組織攏來了，然主張羣衆公然行動和主張革命動作的團體，仍是第三國際黨。』

『社會主義的批評，攻擊有產階級的世界制度(World-order)，已經使他體無完膚了。而國際共產黨的義務就在推翻這種制度，另行組織一種社會主義的制度……』

「各處無產階級的貧民啊！大家聯合攏來，反對帝國主義的暴虐行爲，反對君主，反對享有特權的階級，反對有產階級的國家，反對有產階級的財產，並且反對各種和各式的社會壓迫及國家壓迫。」

「各國無產階級的貧民啊，快來加入我們這一黨——集合於工人公會的旗幟之下，並且爲着無產階級的權力和專政而努力從事於革命的戰爭。」

結論

——第二國際黨和第三或共產國際黨將來的關係怎麼樣，此時還不能夠說明。

獨立勞動黨的馬克但那和巴格斯頓 (Buxton) 會見那些贊助列寧派的意大利和瑞士的社會主義者，要求他們加入在柏恩開會的國際黨。獨立勞動黨和法國社會黨於一九一九年春季復信從舊派。瑞士社會黨於一九一九年的秋初，一面排斥柏恩會議，一面又不肯加入莫斯科一派，他倡議國際黨的全體改造。美國共產黨和共產勞動黨贊成第三國際黨，同時美國的社會黨 (The Socialist Party) 又把這個問題付諸複決投票 (Referendum vote)，在歐洲每一個黨中，關於每個國際黨相對的功績這個問題之討論，現在爭執甚烈。

第十一章 俄國革命

三月革命的經過 (Through the March Revolution)

不滿意的緣因——自從歐戰爆發以後，俄國每一種動作，似乎可算是使他愈加和革命的渦漩接近。國內各種自由的和社會主義的勢力之繼續受壓迫；政府的帝國主義之目標；政府中和軍界中許多大員的無能，腐敗，保守，和親德的臭味；俄皇家族的行為；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因俄國不能得到鐵路，農場，和工業的器具，因德國工業管理人的退回『祖國』，因戰爭動員令奪去工廠，鐵路，鑛山，和田園中大部分的勞動力量，遂促成經濟制度的破裂——以上所舉各事都把俄國各項人民不滿足的怒潮激蕩起來了。

當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國會中的各自由團體——社會主義者也在內——結爲一體，想要求建立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在這種組織的企圖出現兩星期之內，跟着就有國會無期限的停會一事發生。當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國會再開之時，一班地主，資本家，軍人，專

業階級和農民都因政府的無能力，和他對德的態度，一致極力攻擊他。總理大臣斯脫墨爾 (Sturmer) 因被斥為不忠職守，遂即免職，但繼他而起的人是居列波夫 (Трепов)，至羅斯浦庭 (Rasputin) 被暗殺以後，跟着又是一個復舊派的人繼任。至一九一七年新年那一天，國會中進步派的議員都被除名而代以保守派的人。國會的重行開會一事又延擱了。軍隊所得的儲糧不過兩天。物價飛漲，至一種不近情理的高度。好幾萬人面面相對，都有饑色，而羣衆度過一個嚴冬，既沒有燃料，又沒有適當的衣服，可以禦寒。

三月革命的發端——二月二十七日，有三十萬工人在彼得格勒舉行一種抗議的同盟罷工。一班貴族覺得這種情形就是引起一種未成熟的叛亂之機會，而這種叛亂一經壓服，則一種真正的革命便更難進行了。那些有產階級和自由的團體恐怕革命一定不能產出，遂努力去攔阻他。

至三月初，因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大遊行示威運動開始舉行。暴動之事遂即發生，到了三月三日，彼得格勒宣布戒嚴。過了四天，在織物工人和別種工人之中，突然發生同盟罷工。要

求麵包的呼聲到處聽見，並且還難以要求媾和之聲。各種工業在實際上都歸於停滯。政府派哥薩克兵（Cossacks）去破壞同盟罷工，但是那些兵士對於罷工者不獨不使用武力，並且還發微笑，表示贊成，於是革命的勝利便從他們的微笑中發現。

同時國會反對政府，愈加激烈，他最終決定，『這種雙手滿粘着人民熱血的政府不應當准其再進國會。國會和這種政府應當永遠斷絕關係。』自這種議案通過後，跟着就有一道解散國會的上諭出現，然國會對於此事置之不理。

哥薩克兵鼓勵革命黨——當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一日，正是星期日，適發生一種危

機。彼得格勒的通衢大道上被人民站滿了。警察隊伍駐在屋頂上，他們乘着這種高屋建瓴

之勢，開槍向羣衆轟擊，但是俄國最有名的聯隊中之一聯隊，名瓦令斯契（Volynski）當受命去攻擊一般羣衆時，他們不肯用命，並且返戈相向，把他們的司令官殺死。他們在人民的喝采聲中加入革命黨，而別的隊伍也立即和他們取一致行動。政府似乎是無能爲力了。國會議長送一道緊急的文書到俄皇的大本營，將京都紛亂的情形確實告訴他，並且要求他即刻籌一種

救急的辦法。俄皇沒有答覆。

工人會的出現——一般社會主義者因那些非社會主義的團體似乎不能出於決絕的行動，遂即時自居於領袖的地位。他們依照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先例，竭全日之力，把羣衆組成工人代表會，到了翌日早晨——即三月十二日——革命的組織，十分完備了。京城各處都舉行人數極多的遊行大會。甚至於俄皇最親信的拱衛軍也不顧他們被派來攻取叛亂區域的命令，反加入民主主義的軍隊中。於是兵工廠被佔領，警察不問事，各要塞如彼得和保羅礮台 (Peter and Paul Fortress) 等也被襲取，而革命黨的同志也被釋放。當偵探本部被攻下，而他的案卷——內中含有關於革命領袖的許多紀錄——被焚燬的時候，羣衆特別高興。

當這一天，國會沒有動作的能力。國會議長洛齊安科 (Rodzianko) 又送一道文書給俄皇，但是卻和上次一樣，沒有回音。同時一般工人籌辦工人代表會的選舉，在星期一晚上的大會中，社會民主黨的首領捷慈 (Tchaidze) 被舉爲大總統，而克倫斯基——克氏當時屬於工黨，後來屬於社會革命黨——爲副總統。當晚工人代表會發出一種宣言，替俄國要求政治的

民主主義。這種宣言說，『我們連絡各種結合的勢力，願努力剷除舊制度，使他不再存留人間，並且願召集一個依據普通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祕密的選舉為基礎之議會。工人代表會至高無上的事業是結合『人民的勢力，力求獲得政治上的自由，和實現俄國平民的政府』。工人代表會力促全國集合於他這個會中，並且組織地方委員會，去管理地方上的事務。

俄皇退位——國會仍然抱着君主政體可以保留的信條，提議迎梅查爾 (Michael) 大公登位，確定一種立憲的君主政體。工兵代表會的代表極力反對這種計畫，至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正是星期四，國會中立憲民主黨 (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ts) 裏面一個領袖名梅劉可夫 (Milukov) 親向集於陶利德宮 (Taurida Palace) 前面的羣衆宣布，國會和工兵代表會已經一致承認廢黜俄皇，組織一個由各黨代表而成的臨時政府，並且發表一種早日召集建國議會之宣言，至於這種議會一定是會籌畫一種民主主義式之政府的。

俄皇接到這種議決的消息，立即簽定退位書，並且令他的兄弟梅查爾大公做繼承者。到了異日，梅查爾大公宣言，他願意承受『這種大權，不過這樁事必須出於我們大國民的志願，他

們假手於議會中各代表所組織的民衆投票，將造成一種政府和俄國新的根本大法。」
俄國的君主政體因這種宣言遂掀出國門了。

在臨時政府之下的俄國

第一次臨時政府——臨時政府即時成立，內中只有克倫斯基——司法總長——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個政府代表一個在帝制派制度之下所選出的國會，遂大失民望了。¹

1 內閣人物有數名如下：國務總理爲地方會議聯合會的會長沃夫 (J. E. Lvov) 親王，外交總長爲立憲民主黨的首領梅劉可夫，軍總務長爲十日黨的首領和莫斯科著名的銀行家高池科夫 (Gudkov)，財政總長爲糖業大王脫列斯兼 (Terestchenko)，工商總長爲大製造家科濟維諾夫 (Konovalev)。

三月革命之政治的性質——臨時政府不懂得俄國革命之經濟上意義。在政府看起來，這種革命似乎就是表示人民想望一種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更加努力從事於歐戰這兩點上。於是新政府的第一種行動就是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八日新發布的政治改革計畫，而

這種計畫所贊成的事件是釋放政治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同盟罷工的自由，剷除社會的，宗教的，和民族的限制，普通選舉，及召集建國議會。

至三月二十一日，赦免政治犯和宗教犯之事實行允許，而芬蘭的憲法也被恢復。過了幾天，新政府取消限制猶太人的法律，並且承認波蘭自治。政府廢除死刑，沒收皇族和寺院的大產業，並且制定一種徵收過度利益稅的條例。內閣對於婦女選舉和將土地分給農民兩事雖也曾表示贊成，然他宣言這些事件應當留給議會去做。

臨時政府的不滿人意——臨時政府雖有了這些改革事件，然人民對於他的疑竇卻有增無已。他對於土地和普通工業的問題延不解決。他不知轉換歐戰的目標，梅劉可夫尚貪心不足，宣言俄國據有君士但丁（Constantinople）是發展俄國經濟生活中一種不可少的步驟。這位外交總長的宣言惹起蘇維埃¹中許多分子攻擊政府，而布爾希維克派的攻擊尤特別利害。沃夫因替政府辯護，遂宣言梅劉可夫不過是發表他自己一個人的意見，而臨時政府心目中的政策是和蘇維埃的政策相同的。然沃氏這種陳說卻不足以消除人心的疑惑。

1 蘇維埃即是公會的名稱。蘇維埃的觀念初次流行於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當時有一個由彼得格勒無數工廠、行業和其他工業團體的代表而成之公會成爲革命活動的中心點。自三月革命以後，俄國城市中所組織的各種蘇維埃在構造上和美國城市中的中央勞動聯合會，有幾分相似。這些蘇維埃含有各行業、工廠委員會、專職團體和工業團體的代表，因此他們和地方政府的政府不同，因爲在這種政府中的代表是以地理的單位爲基礎的。各農業區域中大部分的人口是農民構成的，在這些地方的代表似乎是以寄住爲根據的。

黨派專權——俄國蘇維埃是由工廠中的工人和軍隊中的兵士所選舉之代表組成的，當這個時候，蘇維埃的勢力逐漸增加，而他們對於臨時政府的壓迫也逐漸增加。他們起初是受一班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即社會革命黨和緬希維克派——之支配的。²

1 當革命爆發之時，在國會中具有支配力的有產階級黨派是十月黨（The Octobrist Party），這一黨所代表的是
一班封建的地主和大資本家。國會議長洛齊安科，及莫斯科的銀行家和臨時政府中的軍務總長高池科夫等領袖人物都屬於十月黨。除這個團體之外有立憲民主黨，這一黨大半是由一班自由派的資本家、地主和專業階級構成的。立憲民主黨人以一種有產階級的共和國或一種與英國立憲君主政體相似的政體作爲他們的理想。這一黨是由梅劉可夫和沃夫統

率的，這一黨在第一次臨時政府中居於領袖的地位。十月黨和其他帝制派及復舊派在實際上自三月革命後即消滅了。

介於有產階級黨派和社會主義各團體之間的機關，就是一個小小的工黨，這一黨是向著一班更保守的農民說法的，他的見解的確是以國家主義作根據的。

此外就是社會主義的黨派，當革命之前，這些黨派分爲兩大團體——即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注重他那馬克思主義的特點，竭全力向城市的無產階級宣傳，而大相信農民具有革命的性質。在相對方面，社會革命黨大半是在農民中作宣傳事業的。這一黨裏面有一大部分人——布列斯科斯克鴉也在內——相信當使用可驚可怖的方法作爲促進革命的工具。

當一九〇三年的時候，社會民主黨破裂成爲兩大派——布爾希維克派（即多數派的意思）和緬希維克派（即少數派的意思）。然自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至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緬希維克派在社會民主黨中却是真正的多數派。緬希維克派——內中含有一大羣所謂「智識階級的人」——相信當俄國可以實行社會主義之先，必須經過一種資本主義發達的時代。這一派人於俄國君主政體顛覆之際，力言應當把俄羅斯造成一個國會制的共和國。在他一方面，布爾希維克派人——這一派大半是由好戰鬥的無產階級和更貧苦的農民組成的——相信俄羅斯可以跳過產業發達中某幾種時期，而

由封建制度的時代直達於社會主義的時代。

社會民主黨中除掉這兩派之外，還有一種小小的緬希維克的國際主義運動，杜洛斯基從前是這種運動中的一分子。這種國際主義團體的黨員反對和有產階級聯合之事，但是他們不願意和緬希維克派分離。此外，社會民主黨中又有一個統一社會民主國際派，哥爾基是這一派的黨員。哥氏和他的黨徒不肯受制於黨中兩大派中的任何派，但是他們在社會的觀察上好像緬希維克的國際派。

社會主義者的第二大派就是社會革命黨，這一黨原來是農民中一個爭戰的革命派。這一黨的人注重取消土地的私有財產。他們起初贊成對於地主予以賠償，但是到了後來，他們便主張沒收土地。這一黨在三月革命之時攬得大權。從前屬於工黨的克倫斯基加入這一黨，還有大多數未嘗具有何種特別社會哲學的人也曾加入這一黨。這個農民黨中有一派叫做左翼社會革命派，這是由斯圖利多洛哇 (Спиридонова) 和其他極端派的人統率的。左翼社會革命派幾次退出臨時政府，他雖對於布爾希維克派的策略不表同意，然他却贊助蘇維埃，自十一月革命以後，他初時贊助布爾希維克派，後來又反對這一派。

最大限度派 (The Maximists) 和最小限度派 (The Minimalists) 也是社會革命黨的支派，前一派所要求的和社會主義之思潮及運動 下卷

他們的名稱所指的一樣，就是即刻實行最大限度的社會主義計畫。

當十一月革命將近出現之時，各黨派逐漸開始分爲布爾希維克派和反對布爾希維克派。

社會革命黨和緬希維克派大概贊成繼續那種幫忙協約國的戰爭，贊助臨時政府，並且覺得各派的聯合是必要的，他們又願將經濟組織中的根本變更留給議會去解決。他們起初以爲各蘇維埃只當任一種顧問的職務。

在他一方面，時常和左翼社會革命派通力合作的布爾希維克派要求（一）大家不幫助臨時政府，（二）一切權力應給予蘇維埃，（三）蘇維埃即刻將土地和各種壟斷利權的實業收回，並且即刻使社會主義得以實現，（四）所有帝國主義的戰爭和所有從事於此等戰爭的政府都應加以反對，（五）常備軍應當取消，而代以一種武裝的民團。

蘇維埃的會議——四月十六日，工兵代表會的全國會議召集開會。這個全國會議

力促俄國人民贊成工兵代表會，把他當做『各種有組織的民主主義勢力之中心點，而這些勢力和別種有進步的勢力聯合攏來，是能够抵抗任何種反對革命之企圖的，並且是能够鞏固革命之種種勝利的。』這個全國會議又警告人民，對於政府方面避去任何種民主主義支配的企圖，應當撲滅，並且要求人民，『如果臨時政府是繼續鞏固並且發展革命的種種勝利的，如果

他的外交政策之基礎不是建在擴充疆土之熱望上面的，『那麼，他們就當贊助他。』照這樣看起來，蘇維埃和臨時政府在以後幾個月內那種佔重要位置的衝突，此時便有見端了。

梅劉可夫辭職

——自工兵代表會的全國會議以後，臨時政府於四月二十七日聲明

他和蘇維埃的態度是一致的，至五月一日，他發出一種宣言，要求協約國的政府再行說明他們戰爭的目的。然這種宣言之外，又伴以一種通告，『說明臨時政府對於俄國的協約國將以嚴格的注意，保持他的一致行動的態度。』據當時許多人的解釋，這種通告就是表示政府方面願意協約國對於他的宣言，當置之不理。於是反對政府的大遊行會便突然出現。政府宣布這種通告是被大家誤會，通告的目的並不是帝國主義的，至五月四日，蘇維埃以很小的多數票通過信任政府的議案。然這一次事變却予各黨的左派以一種極大的刺戟。

自列寧於四月底抵彼得格勒後，這種趨勢便愈加顯著。列氏住在瑞士已經有了好些時候。列寧要求即刻開講和談判，並且要求協約國再行陳述他們戰爭的目的。高池科夫因有增無已的抨擊之結果，乃於五月十三日辭職，高氏宣言，軍隊的行動已經入於紛亂的狀態。

過了三天，梅劉可夫因為社會主義運動中熾和的聲浪增加，遂提出辭職書。到了次日，正是五月十七日，杜洛斯基由美國抵俄，於是左派的運動又加上一種刺戟。²

1 列寧的真名姓是烏拉底米爾·伊利伊芝·烏利安諾夫 (Vladimir Ilyich Ulianov) 他是一個世襲的貴族，係新姆柏斯克 (Simbirsk) 政府治下一個州議員的兒子。他出生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他是一個希臘加特力教徒。他在新姆柏斯克的高等學校受教育，至一八八七年進喀贊 (Kazan) 大學讀書，旋因他在學生中從事於政治的煽動，即被驅逐出喀贊，並且有秘密警察偵探他的行動。當一八八六年的時候，他的兄弟因參與謀殺亞歷山大三世之可怖的行動被殺。至一八九一年，列寧進了聖彼得堡大學，專門研究文學。他後來做律師。

列寧於一八九五年離開俄國，組織一個灌輸革命文字於俄國的機關。他回國之後，曾投稿於秘密出版物勞動界之工作 (Labor's work) 上。至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俄皇下一道上諭，將他流於東部西伯利亞，因為他的活動和彼得格勒的社會民主黨有關係的原故。他在西伯利亞的警察監視之下居三年之久。在以後三年之內，他被禁止，不得回轉到俄各工業或大學的中心點地方去。到了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他以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代表的資格出遊外國，他逃亡外國的俄國政治犯中即刻就取得一種領袖的地位。

他於一九〇三年統率布爾希維克派參預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第二次會議。至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爆發，他回到俄國，後來又逃往芬蘭（一九〇六年），瑞士（一九〇七年），和巴黎（一九〇八年），他在這些地方擔任社會主義的定期出版物之編輯事務。當歐戰爆發之時，他正在奧大利，當時被監禁在牢中，但後來即被釋放了。他自從此回到瑞士以後，努力於和平運動，並且在徐墨瓦爾德會議中大為活動。自俄國三月革命以後，他獲得歸國的許可，當他回俄的時候，同行的人有屬於各黨派的一百個革命家。他著有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一書，此外還有無數經濟學的著作。

2 當杜洛斯基回到俄國的時候，年紀約有四十歲。他自一八九〇年以後幾年間離去阿德色大學以後，即投身於俄國革命運動中。當一九〇〇年和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他因從事於革命的活動下獄，並且被流於西伯利亞，但他兩次逃走了。他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時做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議長。他於第二次逃脫之後，寄住維也納，直至歐戰爆發時為止。他在此處辦一種提倡革命的雜誌，秘密運入俄國，自此以後，他前往瑞士，巴黎，西班牙，至一九一六年的冬季和一九一七年，他住在美國。他在美國幫助編輯二種社會主義的報紙，當俄國革命爆發之時，他經過許多困難，回到俄國。從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時起，他已經注重蘇維埃為媒介，從專制主義即刻過渡到社會主義。（參看杜洛斯基我們的革命）

軍事上的局面——俄皇退位時所遺下的前敵情形本是悲觀的，現在便愈趨愈壞。

在俄皇底下的兵士是因受極嚴厲的紀律之限制，才去從事戰爭的，但是君主政體的手段因革命的突起，遂麻木了，那種把兵士壓在戰壕中的東西也除去了。當時一般兵士仍然把此次戰爭看做俄皇的戰爭。他們問道，『我們爲什麼應當繼續服務並且戰死呢，我們爲什麼不應當回到家中去享革命的結果呢？』他們時常開會。五月十日，前敵兵士派回的代表在彼得格勒開一個會議，這個會議表明他相信歐戰『在目前是因侵略而繼續進行的，並且是和羣衆的利益相抵觸的，』他力促工兵代表會用種種最有力量的方法，『以民族自決及所有交戰國都放棄合併和賠償爲基礎，去達到終止戰爭的目的。』俄國人的血不能因和我們無關係的目的而犧牲一滴。』

新聯合政府

——梅劉可夫和高池科夫的辭職，又引起蘇維埃裏面的一種爭議，他們

的爭點就是在這種行將成立的新聯合內閣中，工兵代表會是否應當參加。溫和派又佔勝利，而內閣遂由四十一票對十九票的大多數票通過。這個內閣雖仍是非社會主義者佔大多數

——七個閣員屬於立憲民主黨，兩個閣員屬於十月黨——然內中却有六個社會主義的代表，

至於前此內閣中只有一個社會主義的代表。¹

1 沃夫再當選爲國務總理。克倫斯基由司法總長轉任軍務總長並且兼海陸軍的總辦。還有一個社會革命黨人當選爲司法總長，脫列斯萊柯當選爲外交總長。此外又有三個社會主義者——傑洛夫(Chernov)、斯科比列夫(Stobolev)和

戴列特利(Terretelli)——被任命爲農務總長，勞動總長，和郵電總長。

彼得格勒蘇維埃贊成這種選擇，而在杜洛斯基指揮之下的布爾希維克派便極力加以反對。杜洛斯基於回俄後第一次演說中宣言，『無產階級應有三種教條。第一種是將權力轉交革命的無產階級；第二種是支配他們的領袖；第三種是信任他們自己革命的勢力。』

土地問題

在這幾個月之中，農民因政府對於分配土地，不能向一定的方針進行，也愈加鼓噪起來。那個受社會革命黨支配的全俄農民會於五月十七日在彼得格勒開會。

這個會議要求曾經提議的建國議會宣布，取消關於土地和天然產物的私有財產，而無須賠償所有人的損失，他並且請求臨時政府發布『一種絕對明瞭的宣言，表示臨時政府對於這個問題將不准人反對人民的志願。』克倫斯基在這個會中說明，他想『在軍隊中養成一種極嚴

明的紀律。』過了九天，克氏因受壓迫而簽名於兵士權利宣言 (Declaration of Soldiers' Rights) 上面，這種宣言和好些別的事件把軍隊的管理權置諸各種委員會的手中，而在這些委員會的代表中，兵士占五分之四，將官占五分之一。

媾和及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的討論——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全月中，關於俄國在歐戰中的地位，從許多觀察點立論的爭議，非常熱烈。在六月二十二日所開的全俄會議中，關於戰術問題，在克倫斯基和列寧之間有一種很可紀念的辯論，克氏是贊助戰爭的，而列氏則以為繼續戰爭，是「一種背叛社會主義的國際黨之行爲。」這個會議的大多數人仍然贊助聯合內閣，並且宣言，一切權力都歸於蘇維埃，則那些仍能替革命盡力的分子一定被排去了。然這個會議又宣言，一切權力都給予「有產階級」的分子，則革命的主張一定受一種打擊。」他並且力持各社會主義的總長對於蘇維埃直接負責之說。布爾希維克派籌備在這個會議

的前面舉行一個極大的遊行會，想貫徹蘇維埃應掌握一切權力的思想，但是這個遊行會却被當局禁止了。

七月——七月一日彼得格勒發見一個沒有武裝的大遊行會，這是蘇維埃所鼓動的。

然遊行者招展的旗幟不獨沒有贊助聯合內閣的詞句，並且還寫上『推翻秘密條約』、『公正的和平萬歲』、『推倒十個資本主義的總長』這些話頭，這是蘇維埃領袖所驚訝的，這也是布爾希維克派所喜歡的。

當時那種希望很久的七月進攻敵人的事實發生了。有產階級贊成進攻，他們以為這是一種恢復軍紀的助力，和一種鞏固他們在政府中的地位之方法。布爾希維克派反對進攻，因為這樁事必定引起種種壓制手段，必定使『一切權力集中於那些和英、法、美三國帝國主義有密切關係的軍事當局，外交當局，及資本主義團體之手中，因此使他們以後無須尊重俄國民主主義之有組織的意志了。』臨時政府因協約國公使的壓迫，遂受了很大的影響。這種進攻初時得到很大的勝利，但是因軍隊的軍裝極不完備，供給又不如法，而兵士復缺乏精神——這樁事半由於反對戰爭的宣傳運動之效果——敗衄之事立刻跟着出現。

七月騷動——戰爭失敗所引起的不滿意，軍隊中雖有協約國將軍重整軍紀的要求

而仍然發生繼續不止的紛亂，土地分配的不定，工業問題，構和問題，以及建國議會的遲延——以上所舉各點都足以使大家對於立憲民主黨人退出內閣的要求，繼續增加。

這種不滿足的現象於七月十七日引起一種革命的遊行運動，當局歸罪於布爾希維克派，說這是他們教唆的，但是他們宣言，這是自然發生的，他們「不過是以一種政治的方法」去指揮這種運動罷了。大羣的人民圍着中央行政委員會所駐的陶利德宮。大家要求逮捕傑洛夫和截列特利，並且解散中央行政委員會。他們派代表進陶利德宮去要求改革，當局都躲避不見，等到瓦令斯契聯隊出來，已經開戰，而暴動之事也被壓服，不過當那個時候在騷亂中所殺死的男女有五百餘人罷了。布爾希維克派力爭，他們沒有依武力革命，奪取大權的企圖。然這樁事使他們知道，當危急之際，政府不能倚賴彼得格勒的軍隊，作實際上的援助。

克倫斯基任內閣總理——沃夫於七月二十日辭職，退出內閣，而克倫斯基遂任內

閣總理，開始他的燦爛的事業。過了兩天，全俄工兵農代表會(The All Russian Council of

Workers, Soldiers, and Peasants' Deputies)的行政委員會決定將至高的和無限制的權

力給與克倫斯基內閣，致使布爾希維克派不肯贊助內閣。克氏便起首壓迫布爾希維克派的報紙，雷厲風行。杜洛斯基，科洛特（Kollontay）和好些人都被捕入獄，他們所得的罪名是，與德國當局同謀，造成七月的暴亂。列寧當時躲開。

然前敵軍隊的情形仍然是愈變愈壞。到了後來，傑洛夫辭去農務總長，而克倫斯基辭去內閣總理。然臨時政府，以及各政黨的領袖和國會都一致挽留克倫斯基，請其仍繼續任職。克氏遂留任，組織一個新內閣，四個社會黨和兩個自由黨都有代表加入。傑洛夫也復行回任。

莫斯科會議——但是俄國外面的失敗和內面的分離仍然繼續不止。克倫斯基的第二步行動是於八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召集一個全國非常會議。此處大概集合了一千四百個代表——蘇維埃協作社，市區，工聯，國會和省區等等的代表——他們多半是由政府邀請的。布爾希維克派力言這個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在鞏固一種十分保守的組織，去解散蘇維埃，並且獲得一種堅實的立脚地，藉以反對布爾希維克派。¹

¹ 見杜洛斯基的從十月到布列斯特托斯克第二十八頁。

威爾遜總統的公文——

美國總統威爾遜致俄國的公文，擔保「每種物質上和道

德上的幫助」這是向全國非常會議說的，克倫斯基警告國人，凡以武力的手段對抗人民勢力的企圖必定用鐵和血去制止他，這也是在全國非常會議說的。柯尼諾夫 (Kornilov) 將軍要

求恢復軍隊中嚴厲的紀律。老社會主義家布列克洛夫 (Plechhanov) 倡聯合政府之議，他所

根據的理由是，一般工人還沒有行使職權。各種意見不同的男女——布爾希維克派也在內

——都在這個全國會議中演說。此次集會卻予許多團體以一種發表他們所抱的信條之機

會，但是這個會議不獨不能把各種勢力聯合起來，並且還使他們愈趨於分裂一途。自這個全

國會議之後，軍事上的禍患層出不窮，至九月三日，利格 (Riga) 城遂投降於德國人。¹

¹ 布爾希維克派中有許多人後來力言，利格的防衛不得宜，又許多軍界領袖並不反對將利格讓交德人，因為他們覺得這樁事一定足以「喚醒俄國人民」。

柯尼諾夫的叛亂——

九月九日發生柯尼諾夫叛亂之事。

柯尼諾夫將軍於八月二

日已經繼布羅西諾夫 (Brusilov) 將軍之後做俄軍總司令。柯氏在職時關於軍隊中缺乏紀

律之事，向臨時政府呈了許多沈痛的說帖。據克倫斯基說，到了九月八日，一個國會議員名拉帝密沃夫 (Vladimir Lvov) 來訪他，並且告訴他，說柯尼諾夫要求將軍權以及新政府的選舉權都交給柯氏一人。克倫斯基因此要求柯尼諾夫辭去總司令之職，並且宣布彼得格勒是在一種行將被襲的狀態之中。後來柯氏不承認有曾派拉帝密沃夫訪求內閣總理之事，他宣言初次派拉氏到他這邊來的是克倫斯基。這種複雜關係的真情或永不能十分明瞭。克倫斯基所說的話，就是據他的朋友看起來，也尚不能滿意。然柯尼諾夫接了克氏的公文，不肯辭去總司令之職，並且把軍隊開始向彼得格勒進行。臨時政府發出許多命令，但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會實行有力的主要防衛。科羅斯達特 (Kronstadt) 的水手被召到彼得格勒保護革命，而彼得格勒的蘇維埃並且將工人配上武裝。柯尼諾夫所帶來的兵卒約有四萬人。當他們行近京城的時候，彼得格勒的工人跑出城去見他們。蘇維埃不僅派出許多兵卒去抵禦他們，並且還派出演說家去開導他們。這些運動家問柯尼諾夫的兵士，爲什麼願意和革命宣戰，並且誘導他們派出一個委員會來調查城中的情形。當各委員回營宣布他們是被欺騙的時候，兵

士都放下軍器，不肯打仗。這種叛亂對於布爾希維克派的爭辯又加上一種刺戟，就是在政府裏面的有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分子共同協作，對於革命一定是很不好的。此次叛亂即時的結果是克倫斯基被任爲陸軍總司令。

民主主義的會議——自柯尼諾夫叛亂之後，跟着就發生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右派和

左派極力爭占優勝的爭鬪。在這一次叛亂發生之前，布爾希維克派有時雖支配選舉票中三

分之一，然他們在彼得格勒行政委員會中沒有代表。當叛亂以後，他們要求在蘇維埃的選舉

中，應當採用比例代表制的原則，但是他們的要求竟被拒絕。他們這個團體對於各種問題即

刻便能指揮大多數人，自此以後，他們開始作召集第二次全俄蘇維埃會議的戰爭，這稱會議當

時本將到召集的期限了。一般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反對這種召集會議之事，然蘇維埃的聯合

行政委員會因爲要滿足公衆召集全國會議的要求，而不致冒着失去支配蘇維埃機關的危險，

又因爲要對於聯合各種意見紛歧的分子一事，作一種最後的和不顧利害的奮鬥，遂出於讓步，

決定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召集一個全國會議，這就是世間所知道的民主主義之會議。

全國會議的組織比較莫斯科會議更有進步，而代表各大產業的利益之人不及從前那樣顯著。他創造一個新聯合內閣，內中有八個立憲民主黨人，五個社會民主黨人，和兩個無黨籍的人。他內中有很小的多數人贊成這種聯合之事。立憲民主黨人的入閣，雖是以社會的工人 (Social workers) 名義被指派的，然全國會議卻反對此事。全國會議對於贊成繼續戰爭的議決案因布爾希維克派的反對撤消。他又選出代表組織一個先期議會，在建國議會召集之前，先期議會當履行國會一切職權。然這個先期議會沒有獲得支配內閣之權，這是和截列特利的希望相反的。據激烈派的人說，這種不能使內閣對於俄國人民的任何種團體負責之事——自七月以後就有這種情形——不過是使內閣對於立憲民主黨和協約國的公使負責罷了。

先期議會——先期議會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開會。會中約有三百四十四個工界代表和一百五十三個中等階級的代表。布爾希維克派的五十三個議員和別的黨派中五個議員所持的論調是，這種新制度就是「恢復並保持那種和自由主義的有產階級聯合之事」。

於是他們相率退出先期議會。¹

1 杜洛斯基於批評新組的聯合政府時曾宣言如下：「羣衆對於梅劉可夫一黨所持的態度是一種仇恨最深的態度。立憲民主黨在革命時期一切選舉中常是一敗塗地的然在選舉中打敗這一黨的各黨派——即社會革命黨和布爾希維克派——於選舉之後竟以聯合政府中的高位給予立憲民主黨。羣衆自然漸次知道，各聯合的黨派在實際上對於自由主義的有產階級正在擔負一種管家的職務。」（見杜洛斯基的從十月到布列斯特里托斯克第三十一頁）

俄國和同盟國的戰爭仍繼續下去。新內閣發出一種宣言，說明臨時政府在以後幾星期之內，一定參預協約國的會議，「並且促大家即時實行參加那種預備在最短的時期內召集建國議會之事。」這個先期議會延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被布爾希維克派解散。

布爾希維克派的革命——自三月革命以後，布爾希維克派的勢力日見增加，因為在過去幾月之內，他們的辯論在羣衆之中愈有力量。他們宣言，臨時政府會以和平允許國人。他究竟已經做了什麼事呢？政府會要求協約國再行聲明他們的戰爭目的。協約國允許在巴黎會議中說明此事，但是這個會月復一月，延不開會，到了最後，他們宣布只願意討論軍事

上所發生的事件。同時俄國好幾萬人民被犧牲了，絲毫得不到救援。繼續戰爭一定使革命的無產階級受體質上的損失，而革命的結果一定也將犧牲淨盡。

左派的社會主義者又力言臨時政府對於土地問題不能取一種決絕的步驟。政府不敢主張沒收土地，因為外國抵押品的價值是依靠從土地收入的進款支付的。他在好些地方宣布戒嚴，並且逮捕許多農民，因為他們努力實行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計畫，把土地轉給了農民委員會。

臨時政府的遲疑不決

——臨時政府對於實業的社會主義化，沒有一定的政策。

他已經把召集決定建國議會一事延期了。

杜洛斯基宣言，「沒有什麼保證擔保他（建國議

會）真正定要召集攏來。

軍隊的破裂，兵卒的逃遁，糧食部的漫無組織，以及地方均分的革命

——所有這些事情造成一種不利於選舉建國議會之環境。還有一層，彼得格勒的投降德人

大有轉移當時選舉問題的趨向之勢。

即使依照舊選民冊在各舊黨派的指導之下，召集建國

議會，這個議會也不過是承認並且保護那種聯合的勢力罷了。」¹

1 見杜洛斯基的從十月到布列斯特里托斯克（第三十四頁）。

臨時政府仍然抱着聯合的觀念，這種聯合就是受有產階級和協約國的支配。政府不承認俄國真正的勢力——即是蘇維埃。

布爾希維克派的宗旨——布爾希維克派對於一切爭論的問題，有一定的宗旨。

他們要求一切權力應當給予蘇維埃；土地應當即時分配而沒有賠償；各種實業應當變為社會主義化的實業；工人的委員會應當組織起來；而普遍的和民主主義的媾和談判應當即時進行。當布爾希維克派在這幾方面的宣傳運動緊急之際，「就很像一個人順着一種自然的大颶風之方向盡力吹氣，」因為他們的要求不過是代表人民繼續增長的熱望罷了。

克倫斯基政府的辯護——臨時政府從事於一種嚴厲的對抗宣傳運動。他宣言

他將建國議會延期召集，並不是不適當。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日，聯合內閣已經允許立即召集這個議會。第二次內閣對於允許的事件重行聲明一次。第一必須組織一個完全的代表委員會去草擬選舉法。這種組織費去好些時候。這個委員會於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開會。

第三次內閣於六月二十二日決定以九月二十九日爲選舉之期。這個日期又更改一次。克倫斯基於八月二十二日宣言，因爲在開選舉會之中有極多的事件要做，所以投票一事必須延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而召集建國議會之期則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關於即時開媾和談判之事，臨時政府宣言，俄國必須仍然忠於協約國，並且只有防護俄國，抵抗德國的軍國主義，然後革命的結果能够保存。然一般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以爲政府對於繼續戰爭的許多爭辯，因協約國不肯再行說明他們戰爭的目的，又不肯發護照給那些參預俄國所召集的司托科姆和會之代表，遂大大地減殺了政府爭辯的力量。政府以爲土地和工業問題一定要由建國議會去處理。政府力爭俄國既不能由封建時代即刻跳入社會主義的時代，則聯合內閣是不可少的，並且當這種過渡時期，工人必須藉助於有產階級的協作。

全俄會議的召集——臨時政府雖有這些答覆，然國內的運動卻繼續不止地向着左派進行。蘇維埃中央行政委員會因受布爾希維克派的壓迫，遂召集一個全俄蘇維埃會議，定於十一月七日在彼得格勒開會。這個會議的召集，就是布爾希維克派預備奪取政府機關的

一個標記。

關於彼得格勒守備隊的爭鬪——第一種爭鬪起於彼得格勒的守備隊問題。

總參謀部決定這種由革命軍組織的守備隊應當送到前敵去更換別種軍隊。他要求彼得格勒蘇維埃贊成這種換防的計畫，但是蘇維埃的行政委員會不肯予以同意。同時一種武力革命委員會也組織起來了，雙方都努力要獲得彼得格勒守備隊的贊助。布爾希維克派確言全俄會議一定贊成將一切權力移交蘇維埃，但是他們知道達到這種程度的議案如果沒有武力做後盾，他一定是沒有價值的。布爾希維克派一方面必須有武力才好。兵士和工人在這種爭鬪之中，開始作一種最爲關切的舉動。布爾希維克派的中央委員會於十月二十三日在彼得格勒開一個祕密會議，當時列寧親自出席。在這個會中除掉兩票不表同意外，餘均贊成一種議決，就是，『保護革命和國家使不致終於解體的惟一方法，就在武裝的叛亂，而這種叛亂一定把一切權力移交蘇維埃的手中。』

武力革命委員會的第一種行動是任命好些委員到彼得格勒守備隊的各部以及都城內

外所有最重要的機關去解釋一切。彼得格勒的各種軍隊後來一致決定只承認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委員。於是政府進而以嚴厲的方法對付一班叛徒，並且破壞他們的總機關和印刷工廠。然不久總機關與印刷工廠復行設立。至十一月初旬，總參謀部對於移動彼得格勒守備隊的事，想努力謀一種互相了解之道，但是守備隊宣言，沒有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議決，他決不向任何地方移動。

彼得格勒蘇維埃日——布爾希維克派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四日宣布一個『彼得格勒蘇維埃日』因此引起大隊的男女出來遊行，他們所用的標語是『推倒克倫斯基政府，撲滅戰爭！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塞密阿洛夫斯基 (Semyonovsky) 聯隊是被視為克倫斯基政府之保障物的，當這一天，他們內中有一極大的部分議決贊助布爾希維克派。一般亂徒又佔領彼得和保羅砲台。到了次日，武力革命委員會任命好些委員去照顧所有鐵路停車場，並且維持和外邊的蘇維埃電報上的交通。赤衛軍和水手佔領電報局，郵政局，和別種機關，並且預備奪取國家銀行，同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和武力革命委員會的總機關斯莫尼院 (Smolny)

Institute) 變成礮台。

至十一月六日，克倫斯基要求先期議會贊成對於布爾希維克派採用壓制的手段。於是
一種指摘蘇維埃叛亂運動的議案被通過了，但是這種叛亂的責任卻置諸政府反對民主主義
的政策之門前。當這一天晚上，政府向彼得霍夫 (Peterhof) 軍校的礮兵發出命令，並且把立
憲民主黨和一班職官集於冬宮 (Winter Palace)，同時布爾希維克派把向彼得格勒的一切
道路用武力防衛起來，並且派出運動員去和政府所召集的軍隊接洽兼勸導他們。在這一天
晚間，都城中大多數重要的地點——國家銀行也在內——並沒有發生爭鬪和流血之事，便落
於布爾希維克派的手中。

克倫斯基的制度之顛覆——那個被臨時政府佔住的冬宮於十一月七日漸次被
包圍了，至下午一點鐘，杜洛斯基在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會中宣言，克倫斯基的政府已經不復存
在了，非等到全俄會議有別樣的議決，則一切權力一定要移於武力革命委員會的手中。同時
政府的各機關都一個一個被兵士、水手和赤衛軍佔領。

當晚第二次全俄蘇維埃會議的預備會正開會，而社會革命黨的首領丹恩（Dan）對於叛徒發出一種辱罵之詞，一般進攻者以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進逼冬宮，而向着冬宮放射的礮聲，滿城都能聽見。那些進攻臨時政府本部的指揮人即時就到會中，報告冬宮已經被佔領，克倫斯基已經逃遁，其餘的總長都被逮捕，送入彼得和保羅的礮台。十一月革命的第一幕從此便告終了。

在蘇維埃政府之下之情形 (Under the Soviet Government)

蘇維埃政府的構成——自臨時政府傾覆以後，一切權力即刻轉入武力革命委員會的手中。這種新勢力第一道的命令是取消死刑，和公布軍事委員會的重行選舉。到了翌日晚上，列寧——他是從芬蘭回來的——在蘇維埃的一個行政會議中提出關於媾和及土地的命令，當時一致為會中採納。布爾希維克派的中央委員會因此邀請社會革命黨的左派參

預蘇維埃政府的組織。左派人抱一種觀望的態度，他們所持的理由是，這種政府應當收羅那些派有代表在蘇維埃裏面的一切黨派之黨員。少數派及社會革命黨的右派和布爾希維克派完全決裂了，因為他們力持政府也應當羅致那些反對蘇維埃的黨派之說。布爾希維克派於是選出一個人民代表委員會，這完全是由共產黨——布爾希維克派即刻便以此自稱——的黨員組成的。列寧被舉為委員長，杜洛斯基被舉為外交總長。列寧政府解散先期議會，並且自反對布爾希維克派的代表退出蘇維埃會議以後，遂獲得這個會議批准這樣的進行辦法。

新政府的受攻擊

——新政府受各方面嚴厲的攻擊。

全俄農民代表會 (All Rus-

sian Council of Peasants' Deputies) 的執行委員會於十一月八日發出一種宣言，宣布

(一) 革命正要失去，(二) 少數農民代表違背農民執行委員會的議決，而出席於蘇維埃會議，這種事決不能指為農民贊助政府，(三) 全俄農民代表會不承認布爾希維克派的新制度。

社會革命黨的中央委員會把那些參預『布爾希維克派危險事業』的黨員逐出黨外，『因為他們大大地違背了黨中的規律。』這個委員會於十一月十日發出一種宣言，宣布全俄蘇

維埃會議 (All Russian Congress of Soviets) 沒有權力承認這種政變 (Coup d'Etat) 因為大多數社會主義的代表已經退出這種會議，而農民的代表因忙於選舉建國議會，已經拒絕出席於這種會議。宣言的結尾如下：

『大家與全俄委員會握手去救助國家，救助革命，與社會主義的各黨派聯合攏來！他們將創造一個聯合革命的和民主主義的新政府，而這個政府將即刻把一切土地移交土地委員會，將向所有交戰國提出一種民主主義的和議，將鎮壓無政府和反對革命的情狀，將使俄國實現那個建國議會。』

社會民主黨的彼得格勒委員會和許多別的團體也發出宣言，反對這種新勢力。一班智力派的人起初不肯和這種新制度通力合作，技術工人，書記，電報生，打字人和其他人等以怠工的方法對付政府。中央和各省的交通有好些時候，完全斷絕。

鎮壓反對革命的勢力——布爾希維克派於是進而掃除在彼得格勒公然向他們的制度挑戰的人。立憲民主黨人被解除武裝，一班參預反抗新制度的叛亂之人或是被逮捕

和監禁，或是被放逐，所有明目張膽鼓吹反抗蘇維埃權力的出版物，即刻也被摧毀。凡都城一切武力的抵抗都被撲滅，絲毫不肯寬貸。

克倫斯基向京城進發的報告隨即出現。哥薩克兵伴着這位前屆總理，據有聲士科塞洛 (Tatarskoye-Belo) 地方有力的電報台，和幾個地方蘇維埃。在彼得格勒的兵士，不知道前來的軍隊之多寡，又因缺乏有效力的礮隊和有訓練的軍官，起初對於運用他們的隊伍抵抗格拉斯諾夫 (Krasnov) 的哥薩克兵一事，表示很小的熱忱，但是彼得格勒工廠中的工人編成一種赤衛軍，而大羣的工人非常熱心贊助政府。他們於十一月十二日和哥薩克兵相遇，遂從事於一種猛烈的礮戰，他們並且強迫哥薩克兵退到夾金斯克 (Gatchinsk)。當格拉斯諾夫將軍正在努力找人護送克倫斯基回到彼得格勒之際，克氏已經逃跑了。

抵抗建國議會的爭鬪——布爾希維克派於削平京城內外武力反抗的舉動之後，遂轉而注意於建國議會。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全俄開始選舉這種議會，而選舉的結果，社會革命黨人獲得大多數的選舉票，布爾希維克派所得的票少於全體投票三分之一。

至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有一羣議會代表會於陶利德宮，但是布爾希維克派人竟把他們從這個集會的地點趕出。建國議會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正式開會，而社會革命黨的首領傑洛夫以二百四十四票對一百五十一票的多數票當選為議長。

布爾希維克派對於議會的要求——蘇維埃行政委員會的會長斯威德諾夫

(Sverdlov) 隨即宣布『勞苦的和被掠奪的人民之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Toiling and Exploited People) 並且要求議會予以通過。這種宣言隱然要求議會一切權力給予蘇維埃。

這種宣言——後來被採納為蘇維埃政府的憲法之一部分——隱然要求議會將一切權力給予蘇維埃；他所預備的條件，是取消關於土地的一切私有財產，鑛業產物的社會主義化，工人管理工業，組織國民經濟的高等蘇維埃，銀行的國有化，施行普遍的強迫勞動，工人的配上武裝，掠奪階級的解除武裝，和赤衛軍的組織。

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這種宣言要求建國議會完全承認蘇維埃的政策，『蘇

維埃的義務，是公布一切秘密條約，在戰爭隊伍的工人和農民中造成最普及的友誼，用民主主義的方法，根據民族自由的自決，在所有交戰國之中，不惜以任何種代價，去實現一種不合併不賠償的民主主義之和議。」

這種議案〔宣言〕更要求議會完全和『有產階級暴虐無道的政策』脫離關係；並且要求他對於人民委員會允許芬蘭完全獨立，開始從波斯撤回軍隊，和贊成美國所提倡的自決權之政策，予以承認。

這種宣言堅持『予國際金錢上的資本以一種打擊是蘇維埃的法令，而這種法令取消俄皇，地主，和有產階級的政府所借的外國款項。蘇維埃政府決定向這條路以堅決的態度，繼續進行，要一直等到國際工人羣起革命，脫去資本主義的羈絆，得到最終的勝利才止。』這種宣言，又繼續說道：

『建國議會的選舉，是以十一月革命以前的候選人為基礎的，當時全體人民不能羣起反抗掠奪者，不知道掠奪者於擁護他們的特權時將有何等偉大的勢力，並且還沒有開始創

造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既有這種情形，則建國議會就是從一種合法的觀察點看起來，也當想到反對蘇維埃的勢力是不公道的。』

這種宣言的結尾說明，掠奪者決不可在政府中佔一個位置，並且要求建國議會把他自己的活動限於『籌畫俄羅斯蘇維埃聯盟共和國的基礎，讓人民在他們的蘇維埃會議中決定在什麼條件之下，他們喜歡加入聯盟政府和蘇維埃事業的別項聯盟中』。

議會的解散——這種議案〔宣言〕於一月十九日早晨二點鐘由議會投票取決，竟被否決。布爾希維克派的分子因此宣布一種議定書，指明（一）建國議會不肯承認十一月大革命的結果；（二）他正在指揮有產階級反抗工人的革命；（三）他『在實際上是一個有產階級的反對革命黨』；（四）他是『以無效的黨派名冊為基礎』而選舉出來的；（五）他已經允許了一切事件，但是在實際上『他極力反抗蘇維埃政府，反抗一切社會主義的方法，至於這些方法就是以土地和土地的一切附屬品給予農民無須賠償所有者的損失，銀行的國有化和取消國債等等』。

布爾希維克派，社會革命黨的左派，和統一社會民主國際黨(The United Social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ts)『因為要使蘇維埃的勢力於最後一次決定他對於建國議會反對革命的會議應有如何的關係，』遂一致退出會外。

一點鐘之後，建國議會向俄國和別國宣布一種議決，贊成布爾希維克派最大的要求，惟對於將一切權力給予蘇維埃一項不予以同意。這種議決宣布俄國當為一個民主主義的聯盟共和國(A Democratic Federated Republic)；取消土地的私有權；沒收私人協社和各機關所有的一切土地，鑛山，森林，和水，而不予以賠償；力促即時停止戰爭；要求協約國聯合擁來規定一種正確的民主主義之媾和條件，使各國都能承受；派出一個媾和專使團與協約國相會磋商一切；並且承認『和我們交戰的各國繼續開議和談判，因此得造成一種普遍的民主主義之和議，而這種和議將與「人民的志願相符，並且將保護俄國的利益。』』

建國議會對於沒收土地及即時媾和，是和布爾希維克派表同意的。到了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早晨四點鐘，科郎斯達特(Cronstadt)一個守衛的水手質問一班議員為什麼不同

家。他們於是散去，而建國議會遂隨他們的散會告終了。蘇維埃政府於一月二十六日通過一道解散議會的命令。

解散議會的抗議——從前贊成議會的人，以及從前反對議會，現在因兩害取輕的原故復行擁護議會的人對於建國議會的被解散，提出猛烈的抗議。

社會革命黨和少數派力爭，(一)選舉人依照十月和九月間的候選人名冊，在十一月中根據普通選舉所辦的選舉，到了翌年一月，在道理上不能視為『不能代表民意』和『無效』；(二)十一月的選舉引起幾百萬男女的參加，所以他的結果比蘇維埃——蘇維埃的全體會員在當時不過是幾十萬人——的結果自然更能代表人民的熱望；(三)還有一層，建國議會的選舉開始於政變三星期之後，布爾希維克派大多數的候選人在選舉中失敗了，則這種選舉應當視為一種後於政變的俄國民意之表現。

當克倫斯基政府得勢之後，曾發出一道命令，布告選舉籌備就緒，即開始選舉，並且宣言布爾希維克派的『人民代表』定當握有完全的權力，『一直等到建國議會開會為止』，然有一

羣人因克倫斯基政府延誤議會的選舉，當時一致加以攻擊，現在布爾希維克派的行動，又是由這一羣人主持的，故缺乏體面。他們又力爭支配建國議會的大多數人是社會主義者，這些人反抗俄皇那種令人懾服的專制，已經歷有年所，現在稱這種大多數人爲反對革命者，這也是無聊的。在建國議會的第一天和（唯一的一天）內，通過了種種從根本上急進的計畫，如取消私有土地而無須賠償，鑛山，森林，和水的國有化，及早日開媾和談判等等——這些非布爾希維克派的人當時在會中沒有表現他們革命的品性麼？¹

1 參看斯巴哥的布爾希維克主義第六章。

布爾希維克派的辯護——布爾希維克派的人於擁護他們的行動時，回答道：（一）

建國議會的議員是從舊的選民冊選舉出來的；（二）自從議會候選人當選以後，全俄的感情已經的確趨於左派了；（三）因俄國的交通遲滯，遂不能將選舉以前的十一月革命好好地通告農業區域的人民；（四）建國議會所選出的內閣一定是無能力的，因爲這種內閣一定不能得到人民中各活動的團體之贊助。還有一層，當革命的時期中，蘇維埃式的政府對於人民變更

的志願負責之處，比較史舊的民主主義之組織要強得多。¹

1 杜洛斯基在從十月到布列斯特里托斯克裏面（第七十七頁至七十九頁）的辯護詞對於布爾希維克派解散建國議會的行動，是極有力量的辯護詞中之一種。

媾和運動

——自布爾希維克派變成支配俄國的勢力以後，他們即刻就開始媾和的運

動。至十一月二十日，他們以無線電通告協約國及同盟國，請求開始進行一種普遍的和議。

協約國政府的答詞是，再向單獨媾和談判的一方面進行，一定將生出極嚴重的結果。蘇維埃於接到這項答覆後，即宣言，『無論如何，他一定不許他的軍隊在外國有產階級的驅策之下犧牲他們的血肉。』他於發表這種宣言之後，跟着就公布一切秘密的條約，並且說明俄國對於這些有害於各國民衆利益的條約中各種權利一定盡行放棄。

俄政府於十二月七日，與德國人訂一種休戰條約，訂明所有前敵防線，一概停止軍事上的動作，當時他又要求協約國加入媾和談判。協約國對於他這一次的要求，沒有答覆。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這種媾和的談判遂實行開始。

在布列斯特里托斯克的和議——俄國代表去到布列斯特里托斯克 (Brest-Litovsk)

並且劃出一種普遍的和民主主義的和議之基礎——這種和議是不合併、不賠償的，並且贊成自決等條件。德國人的答覆表示對於俄國的媾和程式大體同意，但是過了幾天，俄國的代表挾了『好些強盜的要求』回到俄國，『這些強盜的要求是曲爾曼 (Kuehlmann) 以同盟國的名義向我們提出的，這就是他「心中所指的」民主主義的程式之一種解釋。¹

1 見杜洛斯基的從十月到布列斯特里托斯克第八十五頁。

俄國的代表復回到布列斯特里托斯克，努力求獲得更良的條件，時時把談判中的每一部份公佈出來，並且徒然無益地希望同盟國的工人一定將反抗他們的政府，防止德國以這種嚴酷條件加入，和煽動歐洲的革命。他們要求在司托科姆或別的中立地方開媾和談判，但是他們這種要求竟被否認。他們既不能以俄國的媾和程式為基礎造成一種和議，遂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十日停止談判，明白宣布他們不能簽訂一種正式的條約，但是他們認為戰爭的狀態終止，並且發出命令，即時解散軍隊。

他們宣言，『你們加在我們咽喉上的和平是一種侵略的與強奪的和平。我們不能允許你們這些外交家向德國的工人說：「你們已經形容我們的要求爲貪婪的，爲合併的。但是你們看呀，在這些要求之下，我們已經替你們使俄國的革命簽訂條約了，是的，我們沒有力量，我們現在不能打仗。但是我們具有十足的革命之勇氣，我們敢說，我們對於你們同刀劍壓在活人身上所草擬的條約，是不願意簽字的。』」¹

1 見杜洛斯基的從十月到布列斯特里托斯克第九十五頁。

『笛爾西特』和議的簽字——協約國沒有答覆——在簽訂條約的七天期

限未滿之前，德國人開始進兵，到了最後，俄國的代表團迫不得已，於三月三日簽訂笛爾西特 (Tilsit) 的條約。大家討論的集中點於是就移於全俄蘇維埃會議是否將批准這種條約的點上。杜洛斯基和列寧向陸軍大佐魯濱斯 (Robins) 說協約國如果一定擔承俄國經濟上和軍事上的援助，則他們必竭力使全俄蘇維埃會議認可繼續戰爭。陸軍大佐魯濱斯和協約國其他官吏、銀行家、及報館訪員以這種允許的話爲根據，通電協約國，要求許俄國以這樣的援

助。然他們沒有接到答覆，在莫斯科的第四屆全俄蘇維埃會議遂於三月十六日以七百零四票對二百六十一票的大多數票批准對德的條約。

列寧於催促大家取這種途徑的時候，力言俄國沒有力量抵抗外國的侵略。俄國『必須有一種休息的時間去鞏固內部的組織，增加俄國的抵抗力。這樁事的要點不在現在的戰爭得到榮幸，但在獲取最終的勝利。俄國的革命不可不留在人間，不可不避去一種勢力不敵的戰爭，不可不等待時機，希望西方的革命運動來幫助他。德國現在仍然從事於一種猛烈的戰爭。有了這種原因，俄德的媾和才是可能的。我們必須充分利用這種時機。革命的福利就是最高的法律。我們必須承受這種和議，我們沒有能力拒絕他。』

在他一方面，有許多反對批准和議的人力爭，德國在戰爭中的成功一定就是俄國革命的滅亡，所以無論冒何種危險，這種抵抗德國軍國主義的戰爭應當繼續下去。

蘇維埃的憲法——當一九一八年的時候，布爾希維克派最重要之社會的貢獻，恐怕還是蘇維埃的憲法，第五次全俄蘇維埃會議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採納這種憲法，作為俄國

的根本法——這是一個面積廣大的國家所曾經採納之最急烈的法典。

憲法的第一條大概是把曾經要求建國議會採納的『勞苦和被掠奪的人民之權利宣言』重述一遍，這一條規定蘇維埃掌握大權，並且規定土地，天然產物，銀行，和某幾項工廠的社會主義化，勞動者的配上武裝，及有產階級的解除武裝，這是達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初步。

無產階級的專政——憲法的第二條含有『這個共和國憲法的普通條款』在這一條裏面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宣言如下：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盟蘇維埃共和國 (The Russian Socialist Federated Soviet Republic) 之憲法的根本問題，因現在的過渡時期，遂含有城鄉無產階級及赤貧農民專政的組織，他的形態是一種有力的全俄蘇維埃的權力，他的目的是剷除人類掠奪人類之事和輸入社會主義，而在這種社會主義之中既沒有階級的分別，又沒有專制的存在。』

憲法的第二條又規定當供給工人以不收費的和充分的教育；政府對於生產者的組織當予以援助；當替勞動的人預備不收費的集會所；並且為獲得發表意見的自由起見，當消滅『報

解僱賴資本』的一切事實。

這種憲法繼續宣言如下：『俄羅斯社會主義聯盟蘇維埃共和國以爲作工是本共和國中國每個國民的義務，所以宣布「不勞動不得食」做他的格言。……』政治上的權利『因團結各國勞動者的原故，遂許與那些住於俄羅斯共和國土地上面而從事勞動，和屬於勞動階級的外國人。』凡因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懲罰而逃來避難的外國人，也予以保護，對於各種族和各國的人民都許以同等的權利。反之，這種憲法對於『一切私人 and 團體利用那些有害於社會主義的革命之權利，都剝奪淨盡。』

蘇維埃權力的構造——憲法的第三條論及蘇維埃權力的構造。全俄蘇維埃會

議爲共和國中最高的權力。這個會議是由城市蘇維埃的代表（二萬五千選民出一個代表）和地方蘇維埃會議的代表（十二萬五千居民出一個代表）組成的。

全俄蘇維埃會議每年至少須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The All-Russian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召集兩次，在別的時候，也可以召集攏來。這個全俄蘇維埃會議選出一個

不滿二百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在召集蘇維埃會議的時期之間是俄羅斯共和國最高的勢力。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行動是對於全俄蘇維埃會議負完全責任的。

中央執行委員會擁有很大的權力，凡以通常的方法，指揮政府和國中蘇維埃權力的各機關之活動；調劑並且規正蘇維埃會議的憲法和議決案；考慮並且議決人民委員蘇維埃 (The Soviets of People's Commissary) 或各部所提出的一切計畫及議案；發出他自己的法令；召集全俄蘇維埃會議；以及羅致人民委員去管理俄羅斯共和國的事務，都包在他的職權範圍之中。

人民委員

俄羅斯共和國的事務管理權大半在人民委員會的手中，這個會有委員十七人，他們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的，他們是對於這個委員會和全俄蘇維埃會議擔負責任的。人民委員會有發布命令和推行管理細則之權，不過一切有重大政治意味的命令，除掉那些必須立刻執行的命令外，當首先得到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許可。每一個人民委員有一個委員會幫助他，他是這個會的委員長，其餘的委員是由人民委員會任命的。¹

1 這些人民委員有以下各部的職務：(一)外交，(二)陸軍，(三)海軍，(四)內務，(五)司法，(六)勞動，(七)社會安寧，(八)教育，(九)郵電，(十)國家事務，(十一)財政，(十二)交通，(十三)農業，(十四)工商，(十五)糧食，(十六)國家管理，(十七)最高的國民經濟蘇維埃，(十八)公衆衛生。

全俄蘇維埃會議獨有批准以及修改蘇維埃憲法的根本原則之全權，獨有批准媾和條約之全權，他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共有通常最高立法機關所具的普通權力，他並且有任命以及罷斥人民委員會中一個委員或全體委員之支配權。

俄國憲法又規定邊疆的，省區的，郡縣的，和農村的蘇維埃，每一個蘇維埃的代表或是由下一級的蘇維埃選舉出來的，或是由最小的單位選舉出來的。此外又有一種條款，規定在城鎮中選舉蘇維埃的代表在城市中每一千居民選出一個代表。

投票權——憲法的第四條是規定投票權的，這一條已經受了大家最嚴厲的批評。他的內容如下：

「下列俄羅斯社會主義聯盟蘇維埃共和國的男女人民自選舉之日起年滿十八歲，不

論宗教，民族，及居留期限等等如何，均享有投票權及被選為蘇維埃代表之權。

「a. 凡藉生產和有益於社會的勞力而獲得生計的人，從事家庭工作，因此使前面各項人——就是被雇於工業，商業，和農業等等之各階級的勞動者和雇員——得做生產工作的人，以及不因圖利而雇用助手的農民，哥薩克的農業勞動者。

「b. 蘇維埃的陸海軍之兵士。

「c. 前兩類的國民，曾經失去工作能力者。

「註一：地方蘇維埃因中央權力的贊成，得減低此處所載明的年齡標準。

「註二：第二十節（第五章第二條）所載的非國民享有投票之權。

「下列各項人民雖屬於上列兩類中之一類，也不能享有投票權及被選舉權，這些人民就是：

「a. 因獲取增加的利潤而雇用勞力的人。

「b. 據有一種收入——如從資本所得的利益，從財產所得的進款等等——而不作工

的人。

『c. 私商和經紀。

『d. 一切派別的修道士和教士。

『e. 從前警察、憲兵隊和阿克列卡(Okranka 即俄皇的祕密偵探部)的雇員與走卒，以及前朝的人員。

『f. 凡依法律上的程式被宣告為精神錯亂或心理上有所缺陷的人以及在他人保護之下的人。

『g. 因犯自私自利的或不名譽的罪，被蘇維埃剝奪公民權而在尚未復權的期限內之人。』

列寧提高生產額的計畫——自蘇維埃政府在工業方面着手進行以後，劈面而來

的主要問題就是增加生產額的問題。原料和適當機器的缺乏，技術純熟的工人在蘇維埃治下初期內的怠工，工人物質上的狀況，以及對內對外的戰爭這幾點都在使這個問題特別難於

解決的要素之列。列寧於一九一八年春季在蘇維埃的演說，就指明蘇維埃政府將解決這個問題，列氏在他的演說之中主張羣衆的自行訓練，利用科學管理的原則，雇用技術純熟的工人，藉報館之力激起爭勝心，並且實行強迫的勞動。他的演說詞之一部分如下：

『無產階級和赤貧的農民若不表現充分的覺悟，理想，一己的犧牲，和堅忍，則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不能保持。』

在創造蘇維埃國家之中，重要的難關就『在經濟方面：就在提高勞力的生產額，造成生產及分配中嚴密的和普遍的計帳法及支配法，並且實行社會主義化的生產……』

『保持精密的和憑良心的計帳；以經濟的方法辦理營業；不偷閒；不行竊；維持工作中嚴正的紀律……由勞動的羣衆實現這些戰聲在一方面是拯救俄國唯一的條件……』

『沒有具有各項技術和經驗的知識之專門人材作指南針，就趨向社會主義的變化是不可能的。我們應當努力找出泰列制度 (The Taylor system) 中每種科學的和進步的建議……社會主義的可能與否將決於我們把蘇維埃的管理及組織和資本主義最進步的

方法聯合攏來，能否成功。¹

1 參看列寧創作中的蘇維埃。

報館——報館應當不復「以有刺激的政治上之瑣事去愚弄一般人民。」他「應當做一種社會主義的改造之武器，公布各種模範自治區的成功之一切細則，研究這些自治區成功的原則，和他們經濟的方法……在資本主義之下的統計獨為政府的雇員或褊狹的專門家所利用——我們必須把這些統計供諸大眾，我們必須四處傳播這些統計，使一般勞動者自己逐漸知道，他們必須要做多少工作，他們能有多少休息時間。照這種方法做去，則對於不同的自治區事業之結果，作一種比較，將變為一種普通有趣的和研究的題目。」

強迫——要實現有效力的組織和更好的訓練有一種強迫然後能成功。強迫勞動服務之實行應當即時開始，但是這樁事應當逐漸實行，並且應當小心謹慎地實行，每一步必須由實際上的經驗去試驗。

「舊社會的情形使人民對於任何種與國家有關係的事件，都極不相信。但是沒有完

全的國家計算和生產及分配的支配權，則勞動者的權力和自由不能長久存在，他們再回轉去受資本主義的羈絆一事是不能免的。』

社會的和經濟的結果——在這種很早的時期內，對於蘇維埃政府之社會的成就下一種確切的判斷是不可能的。有許多攻擊的議論指摘蘇維埃制度，他們所持的理由是在蘇維埃的『專政』之下，俄國的工業制度比較從前愈加紛亂。¹ 在他一方面，蘇維埃政府雖承認俄國仍然在一種悲慘的情形中，然他以爲當蘇維埃秉政的第一年，雖遇着許多困難——因協約國實行封鎖所起的困難也在內——而俄國的生產額在有些地方已經增加。

1 參看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的現代第一百二十一頁和以後各頁。

教育和美術事業

蘇維埃政府對於教育和文化也很注意。

哥爾基 (Maxim

Gorky) 起初極力反對蘇維埃的制度，後來做外國文學部的監督人，他於一九一八年的後期，對於蘇維埃事業中這一方面極力稱贊，他的話有一部分如下：

『俄國政府之創造的文化事業是在最困難的情形中形成出來的，是以一種雄壯的努

力之代價換來的，他已經開始向前跳，他所具的形態是人類歷史中所未會知道的。這並不是一種誇張之詞。在一個很短的時期以前，我還是一個仇視政府的人，到了現在，我對於他的事業上的方法仍然不和他表同意。但是我知道當以後的歷史家來估計俄國工人在一年以內所成就的事業之價值時，他們不能不讚美這些工人在文化方面之創造的事業是莊嚴燦爛的。¹

1 見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二日的平民又爾塞姆 (Ransome) 在一九一九年的俄羅斯裏面 (一百七十九頁至一百八十八頁) 說明俄國的大學從六校增至十六校，其他如圖書館，閱報室等等都已增加，單是在莫斯科的教育機關已從三百六十九個增至一千三百五十七個，又蘇維埃政府所印的美優著作物，數目之多，實足驚人。(按此書即我國所譯之俄國六週見聞紀)

俄國反對布爾希維克派的勢力——當一九一八年的時候，蘇維埃政府受俄國無數種勢力之激烈的反對，而這些勢力有協約國的幫助，有捷克斯拉夫人 (Czecho-Slovaks) 的幫助，並且還有別國軍隊的幫助。當一九一八年的八月，約有二百個屬於被解散的建國議

會之議員集於薩麻拉 (Simbirsk) 力圖另行組織一個全國政府，但是沒有成功。梅劉可夫力圖從舊立憲民主黨的黨員中構成一個『俄羅斯復活聯盟會』(League for the Rebirth of Russia) 但是也歸失敗。至一九一八年十月，各種政黨——除掉布爾希維克派——組織一個全國會議，在東俄的烏發 (Ufa) 開會。這個會議自採納一種俄國政府的臨時計畫以後，任命一個五人執政團，這五個人都是具有全權的。

八月中旬，在協約國陸海軍保護之下，又組織一個『北俄政府』，以截科夫斯基 (N. Tchavkovsky) 為主腦的，截氏許多年以來就是農民運動和革命運動中的一個首領。這個政府提議復行地方自治，並且主張普通選舉，重組國軍，再向德國宣戰，和廢棄布列斯特里托斯克的條約。

柯爾加克和謝米諾夫——反對布爾希維克派的司令謝米諾夫 (Semenov) 將軍和前黑海艦隊司令柯爾加克海軍大將於五月間在靠近貝加爾湖 (Lake Baikal) 的東部西伯利亞 (Siberia) 建設獨立的政府。然在這兩個首領之間，生出極大的嫌隙，一時他們的全部運動似乎是將打成粉碎。然日本和其他協約國軍隊在海參威 (Vladivostok) 的登岸，及

五萬左右捷克斯拉夫人——從前的戰俘——的組織成軍，對於激勵謝米諾夫和柯爾加克的軍隊，大有助力。

七月二十六日，沃木斯克(Одесса)地方另組一個政府，宣言有統治西伯利亞之權。到了八月二十五日，霍爾瓦慈(Холевач)將軍自稱爲統率遠東各項俄軍的軍事執政官，至十月初，他力圖推翻沃木斯克政府，但是因捷克斯拉夫兵士的干涉遂失敗了。

柯爾加克的政變——十月七日，霍爾瓦慈和沃木斯克政府同時消滅，而新創的內閣是由以前在烏發任命的五個執政者組成的。然這樁事不能妥協各派的異議，至十一月十八日，又發生政變，五個執政者中有三個人被逮捕，自此以後，柯爾加克因得到內閣委員會的總揆之許可，遂自稱爲全俄海陸軍的執政者和司令官。過了一個月，據一般的報告，謝米諾夫和柯爾加克復行和睦，他們的條件是，當哥薩克兵和西伯利亞軍隊的聯合能够奏效的時候，柯爾加克一定退職，讓哥薩克兵的首領台尼金將軍執政。

十一月二十日，台尼金將軍所統率的哥薩克軍隊驅散歐克列尼亞國會(Ukrainian

National Assembly) 並且組織一個反對布爾希維克派的臨時政府。

外國的干涉——在這一一年之中，協約國的無數遠征軍駐在俄國的疆土上。一九一

八年四月五日，日英兩國的聯軍在海參威登陸，他們的目的是保護財產，過了九天，據一般的報告，英法兩國的軍隊已經在滿蒙斯克 (Murmansk) 登陸，去援助幾星期前派至此處的海軍隊，他們所陳說的目的是保護軍器和軍需，防備芬蘭人和德人的攻擊。八月三日，威爾遜總統發出以下的宣言，表明美國的地位：

『現在俄國內軍事上的干涉，只能以保護和幫助捷克斯拉夫夫人抵抗擁有武裝，而攻擊他們的奧德俘虜和促進任何種向着自治及自衛的途徑之努力——俄人在這種努力之中將願意得到幫助——爲度。

『美國軍隊無論是否去海參威，或去滿蒙斯克和阿張格爾 (Archangel) 他們現在進行唯一的目的是保護俄國軍隊以後或須應用的軍用品，並且給予俄國人以自衛的組織中願意承受的援助。』¹

1 當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威爾遜總統向上議院宣布他願將軍隊留在西伯利亞時，他把這種宣言重復一遍。反對布爾希維克派的各種勢力主要的困難之點就是，除掉反對布爾希維克派以外，他們沒有共同的目的。他們這些勢力是由帝制派，自由派，和社會主義者組成的，無論何時，一經議及一種建設的計畫，他們便互相分裂，毫無辦法。

社會主義者對於布爾希維克派的批評——俄國的蘇維埃政府已經受全世界

社會主義者和非社會主義者廣大的讚揚及嚴厲的指摘。那些指摘蘇維埃管理法的社會

主義者大概不講及布爾希維克派終極的目的，但議論這一派所用的方法。他們指摘這個共產黨，是因他把一般溫和的社會主義者看做反對革命者；因他解散建國議會；因他壓制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因他逮捕，監禁，和殺戮反對蘇維埃的人；¹還有一層最重要的，就是因他主張『無產階級的專政』和蘇維埃式的政府，這是和普通選舉之下的民主主義相對抗的。

1 當一九一八年的夏季正是俄國內反對政府的騷動很嚴厲的時候，當時有許多社會主義者和非社會主義者都遭殺戮。各處對於俄國政府這種行為的抗議所在都是，威爾遜總統對於蘇維埃制度時「羣衆暴政」極力加以指摘。

柏恩會議的指摘——一九一九年二月在柏恩的國際社會黨會議之議案是，社會主

義者反對蘇維埃管理法最有力量的宣言之一種，這是毫無疑問的，這種議案的一部分如下：

「社會的改造既愈和社會主義相連貫，則這種改造非站在民主主義的勝利上面，並且深深插入自由的原則中間，便不能夠實現，更不能夠隱固。

「各種構成民主主義基礎之原則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權，普通選舉，政府負責的議會制度和聯合權等等——這些東西爲作工的羣衆預備了他們實行戰爭時所必須的種種工具。

「本會因最近種種事件所生的結果，願將社會主義計畫之建設上的性質解釋清楚，使大家都絕對地了解。社會主義化須於民主主義的支配之下，循序發達經濟活動中不同的方面。由人類的小團體以強力奪取幾種事業，並不是社會主義，與含有股東人數極多的資本主義無異。

「據本會的意見，社會主義有效力的發達只有在民主主義的法律之下才是可能的，故本會相信，從初時起即屏除那些使大多數人民沒有附從機會之社會主義化的方法是很要

緊的。

「這樣的專政如果是僅建於無產階級中一部分人的贊助之上，他一定是愈加危險的。這種制度必不可免的結果就是，因同胞自相殘殺的戰爭，使無產階級的種種勢力都在麻木的狀態之中。這椿事的結果一定就是復舊反動力的專政。」

1 當大多數出席的人贊助這種議案時，浪格和阿德列等却反對這種議案，他們另外提出一種議案，聲明柏恩會議對於俄國的情形，沒有充分的知識足以保證任何種指摘的議案是正確的。

布爾希維克派非馬克思主義——反對布爾希維克派的人力言他的宗旨並非

馬克思主義。當馬氏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他的心目中之無產階級運動是已經變成了

一種「最大多數人自覺的和獨立的運動。還有一層，馬氏鼓吹社會上的大變動只能在工業

發達之後，他不贊成由一種政變獲取權力的各種提議。俄國的蘇維埃政府獲得支配權是少

數人的一種政變之結果。²反對者說，自他們據有政府的權力之後，他們既是少數人，所以必

須運用強迫力壓制多數人，他們不獨虐待在蘇維埃之外的種種反對布爾希維克派的勢力，他

們並且還解散了幾個蘇維埃，因為他們在內中沒有佔得多數。

2 斯巴哥（在他著的布爾希維克主義第二百一頁至二百二十二頁裏面）引了列寧的話（見一九一八年四月的新國際黨）如下：「在俄皇專制主義之下，只有十五萬貴族的地主統治一萬三千萬農民，而布爾希維克派也只有二十萬黨員把他們的無產階級之志願加於羣衆，不過這是爲羣衆謀利益的。」

然哈爾德（W. Hard）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九日的新共和裏面（第三百零六頁）指明列寧這句話是在布爾希維克派革命前說的；列氏的暗示是，任何種政黨的投票者比黨員的人數是超出許多倍的。哈氏計算當時布爾希維克派有黨員二十四萬人，有投票者一百萬人。哈氏又說，他們若召集一班貧民爲國服務，便可增加他們的國家機關至若干倍。

蘇維埃被稱爲非民主主義的機關——反對布爾希維克派的人又說，蘇維埃

的憲法並不是對於所有國民都予以投票權的。他只將投票權給予那些從事於『生產的和有益於社會的工作』之人，並且還有一種強制的權力，去決定何者爲生產的工作，何者爲非生產的工作。在這種憲法之下，那些因圖利而雇用助手的人，以及私商、經紀，和不從事任何種工作而獲得進款的人，都不能有投票權。各種派別的修道士和教士，以及『因犯自私自利的或

不名譽的罪，被奪去公民權，而在尚未復權的期限內之人，也沒有投票權。城市中無產階級的代表顯然更多於鄉村投票者的代表。一人一票的原則一經置之不顧，便開出危險的專政之路。

列寧不僅在政治方面已經採用少數人的統治，就是在實業方面，他也指明強迫專政和「完全屈服於一種意志之下」是必要的條件。¹ 這樣的專政不是和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之精神相違背嗎？²

1 見列寧履行職務中的蘇維埃第二十九頁，三十二頁，三十四頁，及以下各頁。

2 參看斯巴哥的布爾希維克主義第六和第七兩章。

布爾希維克派的方法之辯護——這些反對論的大部分之答案，前面各頁中已

經表明。至關於在蘇維埃制度之下的投票權一節，一班擁護蘇維埃政府的人以為（一）凡願

意作工的人都獲得投票權；（二）俄國的人民，是願意享有不勞而獲的收入之特權，還是願意享

有參預支配政治和工業的特權儘可任意選擇；（三）各國都有一點差別去限制投票者——美

國有許多州對於婦女、黑種人和那些因居留上所需要的條件不備之移住工人，制限他們的投票權——同時歸化和別種限制剝奪一大部分人民的投票權，這是俄國所沒有的。

職業代表

——擁護布爾希維克派制度的人又宣言——這是曾經指明的——蘇維埃比舊式的政治組織有許多好處，『因為選舉中一切官僚政治的格式和限制都掃除乾淨，』同時城市蘇維埃注重政治的政府中一種有價值的變革——就是依照職業選舉代表而非依照地方的團體選舉代表。¹

1 參看本書裏面「國家的性質」一節。

布爾希維克派於答覆世人指摘他們在工廠中的專制時，他們便指出工廠委員會民主主義的管理之種種實例。他們對於世人指摘他們壓制反對派的報紙時，他們便說明，只有那些鼓吹用武力背叛政府的報紙方被壓制，至於反對政府管理法的批評通常是被許可的。他們宣言，俄國既正在各處的前敵防禦自己，又正受國內軍隊的攻擊，這是不可不另行聲明的。²

2 參看一九一九年七月的新共和國第三〇六頁和以後各頁；關於所謂紅禍，可參看一九一九年十月四日的國家

訥塞姆一九一九年的俄國，和利特維洛夫(Litvinov)對威爾遜總統的答詞。關於指斥柯爾加克反對蘇維埃的勢力，可參看一九一九年七月九日和十六日的新共和國。

協約國對俄的進行——一九一九年二月初，美國和議代表團的巴利特(Ballitt)

以特別的使命被派至俄國，同行的人有彼梯特(Petit)和斯特芬司(L. Stephens)，他們提議協約國與俄媾和，及全俄前敵休戰。列寧承受這種提議，但是世人推測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日所舉行的公共招待沒有實現，而正式的談判便於萌芽時就被摧毀了，這種情形恰和布靈尼細頗的提議(The principal proposals)是相似的。

當一九一九年的夏秋兩季，協約國對於海軍大將柯爾加克，台尼金將軍及約德尼池(Yudenitch)將軍，給予軍事上和財政上的援助。據是年秋末的報告，蘇維埃政府已經攻下了柯爾加克的本部沃木斯克，並且已經擊退了西北方的約德尼池。據屢次報告，布爾希維克派因為要使蘇維埃政府對於敵人能作一種連貫一氣的抵抗，遂聯合了俄國其他黨派，而俄國政府的態度，比較從前，已經帶着好些乘機派的彩色了。

概論——我們曾看見俄國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因政治和經濟勢力聯合的結果，遂由黑

暗的專制轉入政治的民主主義，沒有感受什麼痛苦——俄皇在實際上是於三月十五日被廢

黜的。然革命派的人所需要的變革是一種更澈底的變革——他們需要產業的民主主義。

俄政府遂由自由黨人的支配之下轉入社會革命黨人的支配之下。然社會革命黨人的內閣

含着許多非社會主義者，當是年的夏季，他們對於解決媾和問題以及土地和工業的支配問題，

都不能取任何種決切的步驟。布爾希維克派具有一定的計畫，而他們這種計畫又和活動的

羣衆之志願，更相接近，於是他們的勢力逐漸增加，他們畢竟藉一種改變之力，於一九一七年十

一月七日獲得支配政府之權，他們便解散建國議會，把一切權力轉給蘇維埃，開始媾和談判，宣

告土地私有的終止，將重要的工業作爲社會主義化的工業，並且宣布無產階級的臨時專政。

反對布爾希維克派的勢力於是活動，而在西伯利亞的勢力尤特別活動，因爲海軍大將柯

爾加克在此成立一個執政機關，並且即刻就求援於協約國。協約國於一九一九年的春季，不

願國內無數勞動團體的抗議，以一種形態或他種形態的援助給予柯氏，同時他們對於蘇維埃

政府作一種嚴密的封鎖。後來他們對於台尼金和其他反對布爾希維克派的人又予以援助。英國於一九一九年的秋季，對於反對布爾希維克派的各種勢力不更予以軍事上的援助，而蘇維埃政府自攻下沃木斯克以後，仍繼續努力於構和運動。

現在要判斷俄國蘇維埃已經有了什麼結果，時機未免太早。在一方面，一般觀察家，非社會主義者，以及許多社會主義者以為布爾希維克派的制度缺乏任何種拯救社會的特點。在他方面，無數非社會主義者以及社會主義的觀察家宣言，蘇維埃政府雖遇着很大的阻力，然他已經造就許多有價值之社會的事業。

第十一章 中歐帝國的革命 德意志——奧大利——

匈牙利

德意志

反對戰爭的發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黨員雖有十四個人在他們的預備會中極力反對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國會中第一次戰時預算案——後來里布奈西竟致形容這次會議伴有『我們的討論中所未曾有的一種暴力』——然他們在國會中對於這種預算案卻一致投贊成的票，這是曾經指明過的。

社會民主黨反對這種通過案的人與日俱進逐漸變為多數。柏林進步報對於政府持一種批評的態度，他的攻擊過於猛烈，遂被強迫停刊幾次。後來代激烈的斯達黑簡(Stadhagen)而為領袖的費協爾承認這種報在戰爭之中，對於階級仇恨或階級戰爭。一定不再提及，然進步報和好些報紙對於德國人所中的尊崇本國輕蔑外國之痼疾，繼續加以攻擊。

在普魯士議會中社會主義的團體堅持反對政府的政策之論調，並且繼續爲民主主義的方法而爭鬪。十個社會民主黨人所組的團體因政府對於選舉，結社的法律，和非常的法律，不能有何種讓步，遂於一九一五年三月不肯對普魯士的預算案投贊成票。

里布奈西的立論點——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日，一班社會主義者對於第二次戰時預算再投贊成的票，然他們內中有十五人不肯投票。哈塞再宣布他們內中大多數人的論旨，他於證明同志所處的地位爲正當的時候，曾宣言德國的邊疆仍然有被敵軍侵襲的恐慌。他要來「當國家安全的目的已經達到而敵人傾於媾和一途的時候，便當即時停戰，並且這種和平必須有和鄰國維持友誼的可能性。」這個團體對於政府的侵襲比利時，也加以指摘。

此時因里布奈西否決的投票遂予大家以一種刺激，里氏跟着又發出下面一種斥責的強硬宣言：

「此次戰爭不是有關係的各民族所願意實現的，這不是爲着德國人的利益或任何國民的利益而宣戰的。這種戰爭是因佔領世界市場，實行資本主義化，以政治支配地球上

重要區域，和替銀行家及製造家謀利益而起之帝國主義的戰爭。從武器競爭的觀察點看起來，這是一種互相防止的戰爭，這是由德奧的主戰派在半專制和秘密外交的黑窟中共同激出來的。這也是一種拿破崙式的企圖，這種企圖很足以擾亂並且殲滅正在發達的勞動運動。

在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的團體後來以八十二票對十五票的多數斥責里布奈西破壞黨綱。

當一九一五年三月國會通過第三次預算——一種關於內政和軍事的預算——的時候，有三十個社會主義的議員不肯出席國會。然里布奈西和盧安爾 (Ruehle) 獨對於這種預算投反對票。哈塞則乘機要求同等的公民權，並且對於社會主義和勞動界的聯合會所獲得的種種權利，橫被剝奪一事，提出抗議。

社會民主黨的分裂——國會中社會民主黨人反對本黨多數人行動的人繼續增加，至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值通過第四次預算之時，他們內中有一個二十個人的團體

竟投反對票。這個團體是由幾個最有勢力的社會主義領袖統率的，如列德博，社會民主黨的前任會長哈塞；修正派的卡斯天；首先研究馬克斯主義的學者考茨基都在其內；他們如是組成一個『社會民主工人共產團』(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Community)，他們在國會中成爲一個獨立的團體。這個團體後來在哥達(Gotha)取一種重要的步驟，自成一個獨立黨，名爲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這一黨初時含有國際團(The International Group)在內，而國際運動的歷史家墨爾林，以及里布奈西，盧森堡，和徐特金四人都是這個國際團行動的靈魂。除掉社會主義運動中極端左派的一二小支——斯巴達卡斯團(Spartacus Group)在內——以外，大多數反對政府的勢力都加入這種新組織之中。獨立派人在實際上是一致反對帝國主義和一致主張減除軍備及媾和的。

政府對於這個新團體自不免要出於嚴厲的反對。他們內中有許多人被拘入獄，直到戰事告終方釋出，他們的新聞紙被封禁，而他們定於一九一七年八月所開的全國會議也被禁止了。里布奈西因一九一六年在柏林作五月一日〔勞動節〕的演說被捕，他的演說詞的結句

是「千千萬萬的人當同聲叫道：『殲除這種無恥的滅國之事實！推倒一班對於這些罪惡負責任的人！』」

里布奈西初時被判處三十個月的監禁，他不服提起上訴，後竟判處四年以上的徒刑。至一九一七年，盧森堡和墨爾林也被監禁。然墨爾林因身體不康健的原因旋被放釋。過了兩個月，他由里布奈西遺出缺額的一個區域中最大多數的選舉票——這些票戰勝多數派社會主義者和非社會主義者聯合反對的勢力——舉為國會議員。

媾和的提議（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多數派社會主義者和獨立派社會主義者有幾次發表媾和的提議。例如一九一五年八月，社會民主黨的委員會和國會中社會主義的議員發表一種聯名的宣言，反對戰後合併和經濟上的限制，贊成設立一個妥協紛爭的國際法庭，確定海面自由，取消捕獲權，並且把重要的海峽作為國際間的公有物。

碩德曼的前往司托科姆，俄羅斯的革命，以及喬治（Lloyd George）的格蘭斯哥（Glasgow）演說，都在引起一九一七年夏季復行討論和議的要素之列。

國會的議案

——多數派社會主義者的報紙公然諷示，社會民主黨人非從首相獲得

公然簽字的『不合併不賠償』之構和程式，以及即時的政治改革之保證，則他們對於政府的公債不願投票贊成。七月初，天主教中央黨(The Catholic Center Party)的首領安慈柏格

(Einzberger) 脫離大德意志主義派，至七月十三日一般社會主義者，天主教中央黨人，和『自由派』的人組織一個國會『團』，提出一種議案，內中有一部分如下：

『德意志的舉兵是擁護他的自由，獨立和領土的完全。本會現在努力於各國間的和平解決，互相了解，及永久和睦的運動。凡運用強力要求獲得土地，以及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財政上的篡奪，都是和這種和平不相容的。本會對於戰後經濟封鎖，以及挑撥人民仇隙的一切計畫，都力予排斥。海洋的自由是必須保證的。只有一種經濟的和平才能够造成各民族間友誼的聯合之基礎。』

這種議案又贊成『創造國際裁判機關』並且宣言，如果協約國不肯承受此處所提議的一種媾和，則德國人民一定合為一體，去抵抗他們。

有許多人相信，邊慈曼霍維格 (Bethmannhollweg) 首相要公然發表贊成『不合併不賠償』的媾和程式，並且要取一種國會制政府的步驟。然自德皇和皇太子，與登堡 (Hindenburg) 及盧登多夫 (Ludendorff) 會商之後，這位首相於七月十四日遂倒了。那位由軍閥派的意思任命出來的新首相密查禮斯 (Michaelis) 七月十九日的演說使大家大為失望。密氏宣言一個要求德國割讓土地的敵人不能和他開和議談判的，『我們必須憑互相了解和具有以一報還一報的精神去保障帝國在大陸和海外的生存狀況。』他繼續說道，『依我的見解，這些目的在你們的議案限度之內是可以達到的。』

自這種演說之後，國會的議案以二百十二票對一百二十六票的多數通過，少數派¹的二十二個社會主義者以為這種議案太偏於保守，遂投反對票。多數派社會主義者的碩德曼表明他希望『別人定將曉得我們的目的不在獲取外國的財產，我們預備承受一種以國際合法的保障之公正和議。』他對於海底戰爭提出抗議，因為這種戰爭害多利少；他宣言無論是德國或是敵國都不『能藉武力的方法使戰爭終止』；他並且聲明首相對於民主主義的批評是令

人不滿意的。他又宣言，「普魯士的選舉改革今年秋季必須實現。我們要求報紙的不再受檢查，和政治犯的即時開釋，我們是以這種議案的精神而投票通過戰時預算的。」

1 譯者按少數派即獨立派。

反對國會的議案——少數派社會主義者的首領哈塞要求以「帝國和帝國中幾個聯邦的憲法及行政管理之完全民主主義化」作為媾和緊要的先決條件，他並且極力攻擊君主制度。他的宣言如下：

「我們的君主制度經不起好好的試驗，現在必須在排斥之列……人民已經從他們的戰爭迷夢中醒過來了……戰爭的起源和帝國新首相所發表之膚淺的說明是迥然不相同的，並且無論什麼人要掃除那種多年經營的征服政策是十分不可能的……所有（德國人）從來要想達到和平的努力都錯用了，而大家對於多數派社會主義者在司托科姆的提議書並不視為一種提倡和平的手段；這種提議書在各處地方都被拒絕了……我們拒絕戰時公債，因為我們不信任政府。」

羣衆的不滿意（一九一八年）——密查禮斯不久即辭職，黑特靈（Herling）被任命繼他的後任。一般社會主義者仍繼續他們的媾和提議之壓迫運動，但是沒有效果。本年秋季，在奇爾（Kiel）地方發生兵變之事，許多兵工廠中也發生同盟罷工的事實，罷工的人要求不賠償不合併的和議。獲取食物的困難，物品的居奇圖利，民主主義立法的進步遲緩，以及布列斯特里托斯克的條約都增進了人民不滿意的程度。

當德國在布列斯特里托斯克所要求的條件公布於世之際，社會民主黨人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六日在全國各處開大會，提出抗議，進步報稱述這種開會抗議的事，『或爲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後一樁最重要的事。』碩德曼和哈塞在國會中極力攻擊這種條約，碩氏宣言，『社會主義者主張不受拘束的人民自決，』同時社會民主黨確切決定『力抗亂用自決權去達到暗中合併的目的之事。』

一般社會主義者在許多地方，又破壞了祖國黨（The Fatherland Party）安排慶祝條約的會議。在耶拿（Jena）的社會主義者跑到祖國黨黨員的開會廳，投票贊成『一種互相了解

的普遍和議，『並且把祖國黨人驅逐出來了。社會主義者在佛郎克佛 (Frankfort) 又使大德意志主義派的國民大會變成一個贊成和議及政治改革的遊行大會。

奧大利同盟罷工的影響——當一九一八年一月下旬，奧大利同盟罷工的消息傳

到德國，於是德國人民不滿意的心理愈加表現出來了。進步報因提議對於奧大利的同盟罷

工者當予以援助，遂被判處停版三天。歐伯特 (Ebert) 歡迎奧匈國無產階級的行動，並且另

加一種議論，說：『德國工人當必要時將運用他們的全力去抵抗那些阻礙基於互相了解及正

義的即時和議之人。』碩德曼警告當局，說當局的舉動是很危險的。

一個星期之後，同盟罷工之事出現於德國。幾乎有一百萬工人離開工廠和造船廠，他們

要求內政的改革及依照俄國條件的議和。當局遂宣布戒嚴，並且解散國內各處派來的五百

個代表新近組織之工人會。工人代表蒂特曼 (Dittmann) 和其他同盟罷工的領袖都被判

處五年的監禁。多數派社會主義者的執行部努力阻止這種罷工，而罷工的風潮便即時消滅。

當時進步報宣言，『協約國固然很可以說德國人民背叛他們的政府，但是他們如果背叛政

府，則協約國的軍隊一定於一個星期之內達到克倫地方了。

繼續增長的不安寧之現象——當這一年的春夏兩季，德國人民的主要注意點在乎德國的攻擊。到了秋初，人民中不滿意的程度繼續增加。戰爭的疲勞，協約國的成功，政府對於選舉和別項改革事業的拒絕，許多社會主義者繼續的煽動，經濟的局面，以及國民對於相信協約國於任何種構和談判中必依據威爾遜總統十四條提議的念頭愈加增加——這都是增進政府和人民間分離程度的要素。在國會的討論中，要求構和及德皇退位之聲時常聽見，並且有增無已，同時各項軍隊也要求構和及解甲戡兵。

到了十月，政府對於這種騷動的結果，發生恐慌之心，遂邀請碩德曼和其他多數派社會主義者入閣。他們便加入政府，然他們所持的條件是，政府捨棄在何種合併及賠償的政策，承認選舉制的改革，並且採用別種自由的方法。但是這些讓步不足以遏止人民有增無已的不滿意之風潮，而激烈派的人極力攻擊碩德曼派，不該擔負政府的職責，於是這種運動便激而出於革命的一途。

斯巴達卡斯團的申訴書中有一篇說：『工人們，快醒啊！德意志帝國主義之支配世界的夢想已經成爲泡影了。這些夢想是要在和山一樣高的尸骨上，與和海一樣深的鮮血中造成那種支配世界之權力。他們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啊！……』

『當着這個時候，幫助政府的社會主義者——碩德曼派——却努力去支持德國有產階級已經搖動的勢力……他們要彌縫各種事件，並且抹去資本階級專政和普魯士復舊反動力的階級特性，因此使人民與之接近……各國的無產階級必須用變亂的方法去終止這種殺戮之事……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才能够爲着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利益提出構和條件。』

好幾千人圍住政府，要求放釋里布奈西和其他政治犯，至十月二十四日，里氏出獄，人民特開好些極大的遊行會歡迎他。多數派社會主義者初起對於談及革命的人加以排斥。社會民主黨的執行委員會於十月十七日宣言，煽起革命的騷動使和平及民主主義愈難實現。這個委員會又說：

『社會民主黨有權力的代表時常說明過，我們願意藉一種和平改革的方法，把我們的

政治組織變成民主主義的政治組織，把我們的經濟生活變成社會主義的經濟生活。所有企圖叛亂的煽動都和這一條路相反，並且成就了反對革命的主張。』

革命——德國的叛亂很可以說是開始於十一月五日，當時在奇爾的德國艦隊水手羣起譁變。¹當謠傳德國正預備攻擊英國艦隊的時候，巴爾提克（Baltic）艦隊的水手不肯服從命令，並且沒有多久，德國艦隊中幾乎都掛起紅旗。

1 這種變亂距俄國革命之期將近一年。關於德國社會主義者從歐戰爆發時起至此次革命時止的活動之詳細紀載，可參看俾文（Bevan）大戰中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一九一九年出版）。

當這種叛亂蔓延之際，多數派社會主義者起首改變他們的態度，並且要求德皇退位，直至十一月八日——星期五——的早晨，那兩位社會主義的大臣歐柏特和碩德曼猶顯然相信德皇退位可以免去革命。他們在這一天早晨對馬格司親王（Prince Max）的政府所發之最後通牒中，要求好些事件，內有德皇和皇太子於星期五日正午讓位；鞏固政府中社會民主黨的分子，及改變普魯士內閣，使與國會中多數黨派的計畫相符等項。他們宣言，『如果到了星期

五正午還沒有滿意的答覆，則社會民主黨人當即辭職，退出政府。』這種限期後來由星期五正午改至星期五晚上。

在這一天的中，事勢的變動極速，到了星期六早晨，德皇畢竟允許離開德國，前往荷蘭，而羣衆的意思也已經決定從事革命了。當這一天的早晨，柏林有許多工廠的工人同盟罷工，及至一點鐘，社會主義運動的兩派發出一種宣言，徧送全國，要求一種總同盟罷工。這種宣言的一部分如下：

『柏林的工兵會已經決定舉行總同盟罷工。所有工廠都當停工。關於人民必須的食物一項則仍將繼續工作。守備隊的一大部分已經自願供工兵會的指揮，他們聯成一氣，配有機關槍和來福槍。這種運動是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及德國獨立派聯合指導的。工人和兵士啊！大家必須維持治安！社會主義的共和國萬歲！』

成就這種「不流血的革命」所需要的東西不過就是幾點鐘的工夫。到了星期日下午三點鐘，許多汽車馳驅街道，宣布革命的成功，德皇的退位，和歐柏特的被任命爲首相。

政府的組織——這種宣言要求人民不要以任何種沒有思慮的行爲去誣蔑此次革命，這是由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執行委員會和工兵會簽訂發表的。此日下午，碩德曼出現於國會的講壇上，並且宣布政府的變更，同時馬格司親王以首相之職權交於歐柏特。¹

1 德皇的退位爲着實際上的目的起見，發生於十一月九日，然正式退位直至十九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後才實現。到了這個時候，他永遠捨棄『承襲普魯士王位和德意志皇位的權利』，並且解除一切官吏對於他盡忠的誓詞。

這一天下午和晚上的光陰則銷磨於多數派社會民主黨和獨立派的談判之中。獨立派於共同協作之前，要求（一）德國當變爲一個社會主義的共和國；（二）這個共和國中行政的、立法的、和司法的全部權力當置諸『完全勞動界人及兵士所選出的人員手中』；（三）政府的會議中當屏除所有有產階級的人員；（四）各部總長只能算爲專門的輔助人；（五）內閣中的大員當有同等的權力。他們希望在兩派中的協作只要經過三天之久。

獨立派社會主義者加入政府——多數派社會主義者的答詞是，他們的目標爲社會主義，但是建國議會必爲所有發展事件的最終裁判者。他們排斥『無產階級專政』的

政策，並且相信除去有產階級的人員一定有礙於政府機關順利的進行，並且一定因此危及食物的供給。他們對於各部總長的不佔重要位置，和閣員間權力的同等，表示同意。他們覺得由多數派社會主義者及少數派社會主義者組成的聯合內閣，應當留任至建國議會開會為止。獨立派接了這種答覆之後，承認和多數派社會主義者握手，於是他們便構成一個聯合政府，歐伯特，碩德曼和蘭德斯堡 (Landsberg) 代表多數派，而哈塞蒂特曼和巴爾特 (Barth) 則代表獨立派。¹

1 內閣閣員的位置如下：歐伯特為總理兼內務和軍務總長；哈塞為外交總長；碩德曼為財政和殖民總長；蒂特曼為遣散軍隊，輸運，司法，和衛生總長；蘭德斯堡為公布事業，美術和文學總長；巴爾特為社會政策總長。

工兵會——同時工兵會開始活動。至十一月十日(星期日)工兵會的會員開第一次會議，選舉一個社會主義左派的會員巴爾特為會長，又擇出六個多數派社會主義者，六個獨立派社會主義者——巴爾特和列德博在內——及十二個兵士代表——孟肯伯 (Molkenbuhl) 和哈塞在內——為執行委員會的會員。工兵會發出一種注重革命中社會主義性質的宣言，

內中有一部分如下：

『舊式的德意志不復存在了。：工兵會現在是主持政治的統治權之機關。凡沒有工兵會存在的戍衛區域將迅速組織這種會。在農村區域將組織農民會去達同一的目的。』

這種宣言宣布臨時政府的第一種任務是『結締一種休戰條約去終止流血的慘殺事業。立刻媾和是此次革命中的格言。無論這種和議是怎樣的，他總比殘酷的慘殺事業之延長要好一點。』

這種宣言的經濟改造之計畫是一種急進的計畫：

『德國資本主義的生產工具迅速一致變成社會主義化的生產工具一事，因為他的社會的結構，和經濟及政治組織發達的程度之緣故，能夠完成起來，不致惹起重大的破裂。因為要使一種新經濟制度從鮮血浸着的零落荒蹟中發生出來，因為要移去羣衆經濟上的羈束，免掉文明的絕滅，則這種把資本主義的生產工具變爲社會主義化的生產工具之事是必不可少的。』

這種宣言要求所有願意幫助這樣的理想實現之勞力者和勞心者，與工兵會通力合作，並且宣布他相信『一種完成同一目的的革命全世界上正在醞釀之中，他確切希望別國的無產階級將傾他們的全力來防止德國人民於戰爭告終時的暴行』。向俄國蘇維埃政府的祝詞也即時發出，並且表示希望立刻恢復兩國間的國際關係。

同日，又有一種申訴書發給德國的農業人民，要他們組織農民會，『藉以鞏固人民的食物供給，和保持安寧與秩序。』

聯合政府的計畫——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二——所公布的新政府計畫第一是

關於政治改革和社會立法的，這種計畫比工兵會的宣言少帶一點急激的性質。這種計畫宣布認可無限制的結社權，取消檢查制，確定發表意見的自由；允許特赦政治犯；恢復戰前的勞動法令；宣言八點鐘工作制必於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以後實行；贊成一種更好的社會保險制度；承認努力解決失業問題，努力供給人民的食物，和努力建造公用的房屋，並且公布一切選舉的進行，必定『依照那種以年滿二十歲的男女比例代表制為基礎之平等的，祕密的，直接的，和普

通的選舉做根據。」

新政府又於同日中向兵士發表一種宣言，主張軍隊中必須維持軍紀，然後可免去紛亂的散伍之弊端，並且力促「兵士須自願服從長官，而長官須以同僚的情誼款待兵士。」政府在後來向兵士所發的申告書中，表明他贊成把那些可以作為社會主義化的工業即變為社會主義化的東西。他又反覆申明他所允許的別項條件，他並且宣言，衆兵士在他們所離棄的鄉邦中沒有發言權，「只有少數當權的人在此等地方據有權力和財產。」這種申告書又說現在「你們回來不獨是獲得從前被奪去的一切政治上的權力；你們的國家也成為你們的所有物，和你們經濟上的遺產了，在這種國家之中，不得你們的允許，沒有一個人能再掠奪你們，役使你們。」政府在各種宣言之中，力促大家維持治安，庶幾人民的食料供給可以從速辦妥。

新政府的改革——政府因為要討論失業問題，遂於十一月十三日組織一個全國經濟退伍部 (An Imperial Bureau for Economic Demobilization)，力促各種工業雇用他們的舊職員，並且宣言國家一定以必需品供給一般找不到工作的人。至十一月十五日，凡關於

『軍事或政治事件』之郵電往來的檢查除去。後來一切軍事機關都置諸軍務部的支配之下，而軍務部則置諸工兵會的支配之下。

當時政府又發出幾種重行保證以前所允許的條件之宣言。他確切聲明，他沒有奪取銀行存款等項的意思，他也沒有宣布借債或要求扣薪的意思。聯邦議會（Bundesrath）正式被允許得繼續執行他的行政的職務，到了翌日，又有一道命令繼續強迫施行那種保證支付戰稅的法令。

工兵會的權力——政府方開始執行職務而各種工兵會便起首規定他們的權力，自革命幾天之後，大柏林會（The Council of Great Berlin）¹和人民委員會（The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ioners）對於過渡時期內國家大權的寄託一項，意見歸於一致，他們的規定如下：

1 譯者按大柏林即指柏林城內外而言。

（一）一切政治上的權力應交給德意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各工兵會，因為這些會的義

務是保持革命的結果和鎮壓反對革命；(二)柏林執行委員會應行使德意志共和國工兵會的職權，而與大柏林會妥議進行，直至各工兵會的代表議會已經選出一個德國執行委員會爲止；(三)大柏林工兵會所任命的人民委員會應獲得行政上的權力；(四)署理內閣的大員之任命權與罷黜權應當給予中央執行委員會；(五)內閣對於專門技術上的大員之任命應當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協商。

柏林會這種擅權惹起好些多數派社會主義者的抗議，因爲他們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是抱着恐懼念頭的。大柏林會於十一月二十三日發出一種通告，召集全德各工兵會的一個會議在柏林開會，會期不得在十二月十六日以後，大柏林會又擴充執行委員會的範圍，羅致德國各黨派的代表，因此大家對於那種確定的專政之恐懼心便減輕了。

無產階級專政的要求——然政府方面這些步驟卻不能使左派的社會主義者滿意，於是他們起首發表一種要求——斯巴達卡斯團特別作這種要求——就是德國應跟着俄羅斯的步驟進行，一切權力應給予工兵代表會；無產階級的專政應當確定；無產階級應當配上

武裝而有產階級應當解除武裝；政府對於產業的社會主義化一事，應當立刻進行。斯巴達卡斯團反對召集建國議會，他們所持的理由是，這樁事一定使革命的進步歸於遲緩，並且一定將奪去有進步的無產階級之權力。反之，多數派社會主義者催促速即召集建國議會，宣言協約國除掉承認這種議會所產生的負責政府以外，一定不承認任何種政府。獨立派後來持一種讓步的論調，他們贊成召集這種議會，藉以促進和平，但是他們要求須暫時延期，庶幾政府有進行產業的社會主義化之工夫。

斯巴達卡斯團在這個時候利用每一次機會創造一種感情，去反對他們所視為政府復舊反動的政策。他們時常乘坐汽車在柏林通衢中往來疾馳，散布千千萬萬張的傳單，警告人民說此次革命陷入重大的危險中，並且要求人民開大會對於聯合政府畏蕙的政策，提出抗議。他們時常和政府的各種勢力起極利害的衝突，據一般的報告，十二月十一日他們內中被殺死的不下十一人，受傷的不下三十五人。當時他們所宣布之奮鬥的計畫如下：

「警察長官，非無產階級的兵士，和治人階級的一切人員均須解除武裝；由工兵工會沒

收兵器，軍用品，和兵工廠；凡無產階級的成年男子都配上武裝，並且組織工人的國民軍；編練無產階級的赤衛軍；取消現在軍官和非任用的軍官之品級，從兵工會撤去一切軍官；取消一切議會和城市會及別種會，選舉一個總會，由這個總會選出一個兵工執行會並且受總會的支配；廢除所有國債和別項公債——戰時公債和某種定限以內之募集的債款也在內——沒收一切土地的財產，銀行，煤礦，和大工廠；沒收一切超過某種數目的財產。』

工兵代表會會議

——工兵代表會會議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普魯士國

會的下院開會，在這個會中得勢的社會主義者是溫和派的分子而非極端派的分子。這個會議兩次拒絕里布奈西和盧森堡向各代表演說。他對於歐柏特政府表示信任的意思。他對於蘇維埃執行部使用來源不明的金錢，加以批評。他不肯掌握支配全國的政權，他以四百票對七十票的多數票決定將立法和行政的權力移交人民委員，直至建國議會開會為止。他決定早日召集這種議會——他將獨立派所要求的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五日之召集期改至一月十九日。他取消柏林蘇維埃執行部，創設一個德意志蘇維埃的中央會，這個會是由二十七個

多數派社會主義者組織的。獨立派反對這種計畫，遂不提出他們的候選人。這個中央會的一切行動大半是以一種促進和平的志願做動機的。進步報從前所發表的下面那些議論已經不復聽見了：

「現在必須明白宣布德國有一種危險的現象，就是全部政府機關土崩瓦解，而休戰及媾和談判因沒有能力的政府之存在，行將破裂，於是全部德國將為協約國的軍隊所佔領。」
碩德曼也注重這種評語，他曾宣言，如果工兵代表繼續他們的行動，則非言語所能形容的禍患一定將降臨德國。防備布爾希維克主義的警告在工兵代表會議中也時常聽見。

斯巴達卡斯團的活動——然社會主義的左派各團體並沒有完全滅跡銷聲。歐伯特因不肯和莫斯科政府交接，因反對波蘭人致招全國的羞辱，因政府所持的食物政策，遂受嚴厲的批評。兵士的代表團要求開除所有軍官，並且要求軍事上的支配權操在各公會的手中，同時一個代表議會以外的大多數人之委員會呈出斯巴達卡斯團各項要求的表冊。

工兵代表會議通過兩種民主主義的方法，就是擴充兵士任命他們自己長官的特權，和

取消勳章、獎章和尊榮章。

自這個會議之後，斯巴達卡斯團仍繼續他們那種取攻勢的煽動，同時在相對方面，歐伯特政府覺得比前較為穩固，遂開始進行一種有次序的解除反對派武裝之策略。這種策略的第一步是柏林軍事總司令衛爾斯（Otto Wels）解散城內二千革命的水手之命令，因為這些水手惹起羣衆和政府很大的煩惱。水手不肯解除武裝也不肯離開柏林，他們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派出一個代表團向衛爾斯的本部菩提樹街（Unter den Linden）前進，對於這種命令提出抗議。共和衛隊用機關槍答覆他們的抗議。因此惹起他們的反攻，他們佔據衛爾斯的本部，並且生擒衛氏。另有一個水手分隊向首相的宮邸進發，要以此事詰問各部總長，但是他們卻遇着頗慈丹姆（Potsdam）的衛隊。於是水手和平民襲取皇宮和附近的馬廐，並且佔據柯尼格街（Königsstrasse）。別的團體襲取進步報的事務所，並且發行一種紅進步報，同時全城舉行各種遊行大會，要求應由里布奈西和列德博組織一個新政府。城內的巷戰是時常出現的。亞歷山大和佛郎截爾聯隊（Alexander and Franzer regiments）加入斯巴達卡斯團，

而政府則由前敵召還列葵斯 (Tequira) 將軍來撲滅這個反對黨。交戰的雙方自從一場惡戰以後，畢竟互相讓步，政府承認把列葵斯的兵士送出柏林城；而一般水手則宣言在將來在何種背叛政府的舉動中，他們一定不復參加。

獨立派閣員的辭職——近來發生的各種事件引起內閣中獨立派三個閣員申訴

於工兵會的執行委員會之前，要求他的判決，而政府命令射擊水手之事尤特別使他們取這種步驟。歐柏特和碩德曼對於這些事件擔負完全責任；他們主張『以最強硬的和毫不讓步的行動去防止平民和軍人的變亂及破壞法律之事』並且他們所持的態度如果不得他人的贊成。他們就大有引退之勢。他們又說道：

『沒有一個政府是不具有權力的。我們如果沒有權力，則一個毫無忌憚的人可以利用他的同伴及他們的武器，爲着虛榮的目的和他自己的利益，來魚肉我們。你們真正想要

一個德意志社會民主共和國麼？你們要我們立即媾和及爲饑民獲得食物麼？如果是這樣，那麼，請你們幫助政府組織一種國民軍，來保他的決議和行動的尊嚴及自由，防備那些

卑鄙的攻擊和詭謀。」

在相對方面，哈塞、雷特曼和巴爾特要求工兵會的執行委員會說明他對於歐柏特、碩德曼和蘭格斯堡以無限的權力給予軍務總長去用兵力對待在皇宮和馬廐中的水手，究持一種什麼態度，並且說明他對於列葵斯將軍的最後通牒，對於取消所有軍中等級的區別，對於將政府從柏林移至中部德意志，對於完全解散常備軍，又持一種什麼態度。後來獨立派又問道：

「社會主義的國家必不可倚賴一班將軍和其餘的常備軍來維持，但當倚賴由民主主義的原則造成之國民護衛軍來維持，關於這一點，工兵會的執行委員會是和我們具同一的見解麼？」

「工兵會的執行委員會贊成產業的社會主義化——就那些能够實行的講——應當即刻開始麼？」

工兵會的執行委員會的答覆是，（一）他贊成用武力對付那些水手；（二）他反對列葵斯將軍的最後通牒；（三）他在答覆別項問題之先，必須獲得更完備的報告。

工兵會的執行委員會對於各總長隨即提出下面的問題：

「人民委員預備保護公共秩序和安寧，特別保護公私財產，抵抗橫暴的侵佔麼？」

「人民委員所處的地位，是要運用他們命令所及的軍隊，去保護公共機關，抵抗無論從那一方來的橫暴行爲，藉以鞏固他們自己的行政和那些附屬機關有效力的服務麼？」

三位獨立派社會主義者於十二月三十日辭職，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他們不贊成用武力對付一般水手，因為政府方面的態度如果適當，一定無須使用武力，他們並且不相信那種生死之權應當給予一個舊制度的代表。

諾斯克 (Noske) 和威塞爾 (Wissel) 被任命補充獨立派閣員所遺下的位置，而新內閣

遂任碩德曼長外交部，諾斯克長軍務部，威塞爾長社會和政治部。新內閣宣言，當召集國會之

際，政府當注全力於籌備國會的計畫，保存糧食，開始實行產業的社會主義化，沒收戰時贏利，解

決失業問題，籌畫國防，和解除未經認可的人之武裝這一類事件上。政府又將盡他的能力所

及，迅速實現一種有利的和議，並且努力使德意志共和國有一種具有新精神的新人物，代表國

家，駐在外國。

斯巴達卡斯團和獨立派分離——斯巴達卡斯團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仍然是

獨立派社會主義者中的一部分，到了這一個月，他們對於三位獨立派社會主義者仍任政府中的閣員一事，極力掙擊。在耶穌聖誕節前的星期日，獨立派開會表明他們的論調，當時哈塞、雷特曼和巴爾特仍任內閣閣員之職。斯巴達卡斯團在這個會議中提出一種議案，把下列各點合在一起，就是，他們從前對於一切權力給予工兵會和編練赤衛軍保護革命的要求，以及

獨立派三代表即時向政府辭職。

此次會議須放棄召集國會之議，因為這樣的國會只能鞏固反對革命的勢力和欺騙革命之社會主義的目的。

然這種議案沒有為會中通過，而希爾費丁 (Hilferding) 提出一種議案，宣言獨立派社會主義者現時最重要的事業是對於召集國會有一種有組織的計畫，希氏的議案在會中為四百八十五票對一百九十五票的多數所採納。

斯巴達卡斯團自此次失敗後，於十二月三十日在柏林召集一個會議，非難獨立派社會主義者不能捨棄國會。和三位總長故意遷延，不能退出歐柏特內閣；他們於是和哈塞派完全分離，另組一個新黨——即『德意志斯巴達卡斯聯盟的革命共產工黨』(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Labor Party of the German Spartacus League)。

一月叛亂——一九一九年的一月初，斯巴達卡斯團方面又發生一種襲據政權的企圖。這一次的叛亂起於柏林警察總監愛赫倫(Eichhorn)，愛氏是獨立派在政界中佔重要位置最後的一個人。愛氏被人控告爲允許布爾希維克派的公使姚夫(Joffe)在柏林繼續他的宣傳運動，至一月五日，後氏被召至普魯士內閣之前對審，他們說他確以大宗經費煽動一千五百工人於『紅耶穌聖誕日』(Red Christmas)舉行同盟罷工，並且以政府所有的來福鎗給同盟罷工者使用，他們令他對於這些問題明白答覆。他在審問中，對於加在他的身上的某幾種罪名不肯承認，自審問以後，他遂被革職，他們告訴他，阿姆斯特已經被任命繼他的後任。然愛赫倫不肯捨棄他的職務，他力爭他的職務是從革命取得的，不是從多數派社會主義者取得的。

他只能受人民的罷斥。斯巴達卡斯團起來幫助他，他們並且要求無產階級帶上武裝去擁護他。在以後兩個星期之中，斯巴達卡斯團和政府的軍隊在柏林的街市中起了劇烈的戰爭。斯巴達卡斯團屢次襲據各報館，礮台，火車站，釀造所，電報台，煤氣燈工廠，發電廠，自來水廠，和別的形勝地方；他們宣布由列德博雷布曼 (Liebmann) 和提克 (Tiek) 組織一個新政府，名爲『革命委員會』，他們又斷絕食物的供給。在埃森 (Essen) 笛塞多夫 (Dusseldorf) 和別的城市中均採用同一的策略。至一月九日，政府向人民發出一種申告書，促他們注意於這些活動，並且宣言『只有用武力去對待武力』，而人民有組織的武力一定能『使壓迫和紛亂的現象歸於終止』。

政府宣布戒嚴，諾斯克被命擔負政府的防禦計畫之責任。至一月十日，這種叛亂似乎是陷於危險的地步，於是斯巴達卡斯團倡議總同盟罷工，力促工人運用他們的武器去抵抗歐伯特和碩德曼，並且予此等殺人犯以一種致命的打擊。

里布奈西的被刺——然政府的軍隊因挾有機關槍和種種優勢畢竟獲得操縱時局

之權，不過這樁事不是起於許多斯巴達卡斯團的人，各兵士和旁觀者被殺戮，及幾百萬元的財產被毀滅之前。自斯巴達卡斯團好幾十個人被監禁之後，里布奈西和盧森堡於一月十五日在柏林西部的樂園 (Hotel Eden)，被人尋着，他們在押送入監牢的途中竟從容不迫地被人殺死了。政府正式否認他自己和這種暗殺之事有何種關係，他宣布這是一樁不名譽的事，是德國好幾萬人民當負責任的。¹

1 暗殺里布奈西的凶手後來被拘入獄，但是沒有多久，即逃走。

國會——一月二十一日——叛亂一星期之後——為實行選舉之期，選舉的結果多數派社會民主黨人佔大多數票，他們取得一百六十四個議席，共獲一千一百一十一萬二千四百五十票，佔投票總數中百分之三十九又十分之三。獨立派社會主義者取得二十四個議席，共獲二百一十八萬八千三百零五票，佔全國投票總額中百分之七，又十分之六十八。¹

斯巴達

卡斯團在這次選舉之中並沒有參預。此外又有二十八個婦女被選入國會，內中有十二人是屬於多數派社會主義者，有三個人是屬於獨立派社會主義者。據歐伯特 (Ebert) 說，在這

一次選舉之中，只有社會民主黨人才可以算爲增加了很多的選舉票。

2 民主黨——這是一個新黨，係由進步國民黨，全國自由派，好些和平派人，及許多強硬的合併論者組成的——在選舉中居第二位，他獲得五百五十五萬二千九百三十票，佔全國投票總額百分之十九，又十分之五，選出七十七個代表。基督教國民黨——這就是從前的中央派，而這一派是一個天主教的團體——在選舉中居第三位，他獲得五百三十三萬八千八百五十四票，佔全國投票總額中百分之十八，又十分之八。德意志國民黨共投二百七十三萬九千一百九十六票，佔全國投票總額中百分之九，又十分之六十二，同時德意志民黨所獲得的選舉票是任何種人數適中的黨派所得之選舉票中最少的票（他獲得一百一十萬六千四百零八票，佔全國投票總額中百分之三，又十分之八）。

國會於二月初集會，至二月十二日，馬鞍匠歐柏特當選爲議長。過了一天，首相碩德曼規定新德意志共和國國內和國際的政策。他所主張之國內的策略含有以下各條：

凡已經含有私人壟斷性質的一切產業，即作爲社會主義化的產業；『提高教育程度；由雇主和傭工所組織的機關管理工錢及傭雇的情形；改良公共的衛生；建造房屋；推廣產母的保護，及嬰孩和幼兒的照料；保證政治自由；以民主主義爲基礎創立一種國民軍，去保護祖國，

而大大地縮短服務的期限；多多注意於戰爭餘生的保護。」

外交政策所包含的條件如下：

(一) 即時實現一種和議。 確守威爾遜的和議原則；(二) 重行編制德國的屬地；(三) 即刻返還德國的戰時俘虜；(四) 國際聯盟中的權力平等，並且取消秘密外交；(五) 同時一齊減少軍備。

德國的憲法乃取法於西歐各共和國的法理，而非取法於俄羅斯蘇維埃政府的法理。照這種憲法的規定，德意志共和國的主要長官爲總統，總統是由國內年滿二十歲的男女之公共投票選舉出來的，任期爲七年。 總統任命內閣——首相也在內，而國家的外交政策是由首相決定的。 立法機關是由上下兩院組成的。 上院是由各邦的代表組成的。 每一邦在上院中至少有一投票權。 各大邦的代表是根據人口爲決定的，然沒有一邦能享有上院全數投票額中五分之二以上的特權。

立法部議員的任期爲四年。 德意志共和國獲得對於一切立法事宜的立法權，如關於天

然產物的社會主義化，經濟的企業，製造，分配，規定物價，和經濟的生產等等之立法都包括在內。關於立法創制權和複決權的推行定有規程。軍事法庭除戰事以外，一律取消。憲法中加入許多保證權利的條文，如保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等等。權利平等是受保障的。還有一種重大的變更，就是創造一種產業公會的制度，傭工在這種公會之中對於雇主所決定的議案有發言之權。這種憲法承認可以隨時修改，凡提議修正憲法，只須下院議員有三分之二的人數出席，而出席議員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數贊成，便發生效力。上院的立法事宜除掉在某幾種特別條件之下以外，平時沒有上院的許可，不得提交下院。

當國會在威馬爾（Weimar）集會的初期中，斯巴達卡斯團在這個城市的附近和全國別的地方非常活動，一時電報和鐵路的交通都斷絕了。工兵代表會於一九一九年四月開第二次會議，要求在政府中佔得代表這個會的分。政府遂提出一種反對的議案，就是各工兵會在由憲法批准的新政府中應有顧問性質的代表。

和約的簽字——當這一年的春季，許多政治上的討論又集中於和議的條約上。當

和約的條件宣布之時，各方面都表示一種憤怒之情，就是協約國後來將條件加以修正，也差不多沒有減少這種憤怒之心。碩德曼專門攻擊這種和約，而內閣竟因此辭職。前勞動總長和

工聯同盟總委員會 (General Commission of the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的副會長鮑爾 (G. A. Bauer) 被舉為新首相，多數派社會主義者的領袖苗列 (H. Mueller) 被舉為外交總長。

國會於六月二十二日不願許多保守者的反對，以二百三十七票對一百二十八票的多數通過和約的簽字，國會中還有二十五人不肯投票。國會後來於七月十日以二百零八票對一百十五票的多數批准和約。苗列於提出政府的議案時，曾宣言，「我們將開始向一處荒村進發，經過四十年之久，我對於忍痛履行加在我們身上的和約一事，實找不出別的方法來。」

德國各處的同盟罷工和暴動之事跟着和約的簽字而出現，在漢堡 (Hamburg) 的罷工和暴動尤特別利害。騷動的主因就在獲取食物的困難。在許多地方再起內亂的預言一時盛行，有許多急進的人都被逮捕。

七月的同盟罷工——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受獨立派社會主義者支配的好些工人會決定舉行一種總同盟罷工，這是對於政府的保守主義作一種抗議，並且是表示工人國際團結的堅固。柏林的工作完全停止了。多數派社會主義者極力反對這種同盟罷工，而這種罷工的成功便指出獨立派的勢力逐漸增長。¹

1 德國的巴維利亞所發生的運動比較別處地方更加激烈。愛斯納是一個著名的新聞記者並且是一個完全的理想家，當選為巴維利亞共和國的首領。愛氏所抱的見解非常激烈，遂於是年二月底被人刺死。這種暗殺事件和另外一個社會主義的領袖亞爾（Auer）受傷的事件使一班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非常懷恨，並且使他們的勢力愈加鞏固。至一九一九年四月六七日的晚間，革命中央蘇維埃決定解散立法議會，組織一個巴維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在多數派社會主義者首領霍夫門總理之下的內閣人員遂逃往巴姆堡（Bamberg）。

然巴維利亞新政府的首領沒有勢力。許多地方的營業歸於停頓，輸入明享（Munich）的糧食也大半停止。霍夫門組織一種政府軍，諾斯克又以大隊陸軍供霍氏的指揮，至五月初一初二兩日，這種軍隊攻入都城。好幾百赤衛軍和工人沒有經過審判即被槍斃，雙方都有許多暴虐的行爲。都城因此遂宣布戒嚴。

當這一年的夏秋兩季，據德國各處地方的報告，發生了許多同盟罷工和暴動之事。一般社會主義者對於政府讓步的政策極不滿意，而這種不滿意的程度顯然是日高一日。至十月八日，哈塞預備到國會去作反對政府的巴爾提克政策（Baltic policy）之演說，行至途中被人槍擊，哈氏所遭的慘禍，愈加增進一般人不滿意的心理了。他死於十一月七日。

奧大利

大多數社會主義者贊助政府——當歐戰時在奧大利的時局發展和在德國的

時局發展並不是不相同的。奧國的社會民主黨當奧塞初起衝突之時，對於奧國向塞爾維亞

的宣戰，提出抗議，但是當俄國加入戰爭的時候，這一黨宣言，擁護他們的國家去抵抗俄國的專制主義，是他們的義務，於是他們內中大多數人都贊助政府。在奧國恰和在別的國家一樣，當

大戰進行之際，反對戰爭的少數人逐漸增加了，至一九一五年七月，社會民主黨發出一種宣言，表明人民對於媾和的熱望。

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社會民主黨在維也納開全國會議，黨中保守派的首領維克托阿德列(Victor Adler)博士和他的兒子佛列德里阿德列(Friederich Adler)博士——佛氏是奮鬥派祕書——對於這一黨所當處的地位發生一種激烈的爭執。維克托阿德列宣言，在每一個國中的社會黨必定把他自己無產階級的利益放在其餘一切利益之上，同時又努力於世界無產階級的聯合。

在他一方面，佛列德里阿德列力爭，社會主義者相傳的宗旨是，在全世界工人的聯合中對目前的分裂當負責任，他並且確切說明，『只有當各國社會主義者承認因一切國際問題所開的國際會議爲有拘束力的評判，則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聯合才能够堅固。』然佛氏的提議僅獲得十五票贊成的票。自此次會議之後，他因爲要使他的主張達於羣衆之前，比從前更有力量，他遂辭去這一黨機關報奮鬥(Der Kampf)的編輯之職，於一九一六年七月另辦一個宣傳主義的週刊，名爲人民(Das Volk)。

佛列德里阿德列的受審判——在這一年之中，奧大利的情形愈加變壞。政府

不肯召集國會，並且封禁社會主義的和激烈的報紙，手段極為惡辣，又將好幾百激烈的煽動者監禁起來，同時一般羣衆因缺乏衣食，受了種種悲慘的痛苦。至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五日，社會民主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和國會團聯合開會，要求即時召集國會，並且即時進行媾和談判。佛列德里阿德列也力促各職員組織羣衆遊行大會，使這一黨的要求愈有力量，但是執行部不肯做這樁事體。過了幾天，各黨派的首領因要恢復立憲的政府，召集一個會議，要求國務總理斯曲克 (Stuergkh) 伯爵出席說明政府的方針，斯氏不肯到會，後來佛列德里阿德列用鎗將他打死。

這種暗殺事件和因此而起的審判，引起全國人心的大激昂。

社會民主黨表明沒有參預

這樁事，並且宣言黨中對於這樣的私人報復行爲，一律反對。佛列德里阿德列在他的辯護之

中，承認『在一種秩序井然的社會中，暗殺不能作爲一種政治的武器。』然他力爭奧大利人

並沒有生息於一種秩序井然的狀態之中。斯曲克和霍亨撥格 (Stuergkh-Hoehenburger)

內關於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便『發出一道上諭，取消所有陪審官制的法庭……而使那

些犯了懲罰罪的人受軍事法庭的審判。」佛氏又繼續說道：

「在我們生息的國家中，那種專制主義是全世界無比的……在現今的奧國中，關於立憲的設施，沒有一種權力是具有相當之資格的……奧皇沒有責任，因為依照憲法，他是不負責任的……我們當真有一個至高無上的法庭，而內閣對於這個法庭是應負責任的……但是三年以前，斯曲克伯爵把這個高等法庭的權力奪去了……斯氏將一個能够彈劾他的機關除去了……還有一層，在他死去的前一天，他竟冥頑不靈，連帶磋商國會一事，還不肯參預。」

社會民主黨必須改變態度

——佛列德里阿德列力言，他做這樁事是為奧大利謀

補救之法，「因為依照他的信條，奧國從來沒有承認私人的行動之權。」他並且又是為社會民主黨謀補救之法，因為這一黨已經「失去了對於自己的公道。」他繼續說道：

「我不希望因我所做的這樁事引起一種革命，我但願意因此促起社會民主黨想一想他對於一種革命的態度……他們已經停頓起來了。現在沒有一個里納爾 (Renner) 沒有一個塞慈 (Seitz) 敢向奧大利的工人說，強迫的行動在奧國是不可能的。」

佛列德里阿德列宣言，他以為社會民主黨如果恢復那些可驚可怖的方法，那一定是大錯特錯的，但是在這一黨已經失了革命精神的特別場所，『有了一種個人的行動，或可復行振起這種精神。』

這位犯人述及奧國全部受壓迫之事，說明政府視談論立憲的政府為不法之事，並且宣言，在他做這樁事兩天之後，細爾威斯脫 (Sylvester) 的家中開了一個會議，極注重於要求召集國會一事。過了八天，科爾柏 (Koerber) 的管理法便已出現。這位犯人未了的宣言是，他對於一切殺戮之事是很反對的，他並且時常視殺人為一樁不近人情的事，但是他們現在是生活於一種野蠻的時代中。他又說，審問他的六個裁判官之任命是不合法的，所以他承認他們的裁判權。

佛列德里阿德列被判決當處死刑。因審判的不合法律，這種死刑後來減輕，至一九一八年的秋季，佛氏被釋放出來了。政府於斯曲克死去三星期之後，決定召集國會。

媾和及革命的要求——當一九一七年的時候，奧國國內的媾和運動比從前更有

力量，至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一種要求媾和的同盟罷工——單是在維也納一處就有十萬工人罷工——發作起來，旋即蔓延全國。至五月四日，奧國總理大臣因叛亂的朕兆愈加增多，遂不願社會主義者和波蘭人憤怒的抗議，決定使國會閉會，並且決定用種種方法，令他不能再行集會。在波希米亞的捷克 (Czech) 煽動和戰艦上的兵變，使政府愈加處於困難的地位。六月三日，社會民主黨要求再行召集國會，並且要求取一種議和的步驟。政府的答覆就是，誓將以更嚴厲的方法對待煽動者。於是軍隊中的兵變和逃亡，以及內閣中的辭職，跟着發生出來。至六月二十九日，政府令國會於七月十六日開會，自內閣中一次變動以後，遂宣布大改革之事一定將要舉行，而恢復憲法及恢復捷克民族和別種非德意志民族的自治權也包括在內。

至十月初，社會主義者的代表要求以下面所述的條件為基礎，進行和議：

『創造一種國際聯盟；沒有經濟的戰爭；沒有合併之事；恢復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比利時、修正保卡列斯特 (Bucharest) 和布列斯特里托斯克的條約；以民族為基礎，決定東歐問題；以波蘭的選舉者規正波蘭問題；規定奧匈國內每一民族的自治權。』

君主政體的傾覆

——哈薩列克(Huszarek)內閣於十月五日辭職，於是在主張和議

的拉馬斯(Lammasch)教授之下組織一個內閣。然這種變革不能止住人民方興未艾的不滿意之心理。於是暴動成爲一種每日常見之事，奧國和柏林的鐵路交通斷絕；國民要求與德國絕交之事，時有所聞；至十一月三日奧皇退位，而皇室中人遂紛紛逃往瑞士去了。塞慈博士和里納爾博士組織一個臨時政府，他們兩人是多數派社會民主黨中最著名的人物，當一九一九年的初期，他們內中一個人就大總統之職，一個人就總理之職。

當一九一九年的春季，因食料的缺乏，許多工業中經濟的破產，人民對於和會的不滿意，政府的行動不能採一種更取攻勢的計畫，國民對於和約條件的失望，抱有蘇維埃觀念者的煽動，以及政府採用壓迫的手段，奧國遂發生許多亂事。有時據一般的報告，說政府已經被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推翻，但是這些報告旋被證明爲毫無根據的。

選舉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維也納的選舉中，一般社會主義者佔大多數票，他們

所得的票遠過於基督教社會黨(The Christian Socialist Party)這是一個排斥塞密提克族

(Semitic Race)的黨)所得的票,這一黨支配維也納會議已經二十五年了。

至七月二十一日,社會主義者發起一種總同盟罷工,作為國際同盟罷工的一部分,這種罷工使維也納的營業完全停止。當這一年的夏秋兩季,同盟罷工之事時常出現,而斯巴達克斯團的煽動也是很多的。國民對於和約提出許多抗議,但是和約的簽字卻不可免。

匈牙利的革命和反對革命 (Hungary's Revolutions and Counter Revolutions)

歐戰的初期——匈牙利和俄羅斯一樣,當加入戰爭之時,國內是一種黑暗的專制,等到戰爭終結之後,他便變成一個蘇維埃的共和國。然匈牙利卻和俄羅斯有不同之處,就是,他因受外國的干涉,即刻又迫而轉去俯首於前皇族中一個人的支配之下。

匈牙利社會主義的團體於宣戰以後,在好些時候中,很難集合攏來,決定任何種有效力的行動之方針。至一九一七年的春季,社會黨曾開了一次秘密會議——這是一九一三年以來

的第一次會議。在這一次會議之中，社會黨要求匈牙利的國會贊助俄國的人民；他對於使用武力反對俄國的革命，提出抗議；他並且復行確切聲明，他對於國際黨是始終信仰的。他力促中歐各國公布他們媾和的提議，表明他們自己反對合併和懲戒的賠償，並且主張以強迫仲裁部來解決國際紛爭，逐漸減少軍備，和促進各民族的發展及獨立。這一次會議又要求匈牙利人民政治上的自由，和男女同等的選舉權，他努力於媾和運動，並且對於那些因反對戰爭和軍國主義的人受了痛苦，表示同情。

匈政府在戰爭之中屢次向社會黨提議，如果他捨棄他的反對戰爭的活動，政府便正式承認他為合法機關。然這些提議都被拒絕了，社會黨仍極力繼續他的反對戰爭和提倡革命的運動。

當一九一七年的秋季，匈政府因與匈國屈服於意大利，和匈牙利國內經濟生活的破敗不堪之結果，已經近於一種實際崩潰的情形。

十月革命——匈國既有了上述的情形，所以當十月三十一日晚上革命爆發之時，一

切反對的勢力即時便安然無事地被克服，至翌日早晨這種革命沒有流血，便已獲得勝利。

自革命以後，匈牙利國會被解散，國家至高的權力是由全國公會行使的，這個會是由卡羅里派 (Károlyi Party) 社會民主黨，有產階級的人，和激烈派人組成的。全國公會任命卡羅里伯爵——卡氏從事於匈牙利獨立運動已經多年——為國務總理，同時有兩個社會主義的黨員和一個青年的社會主義者丁納爾 (D. Dinner)——他前幫助卡羅里辦理外交事件——被任命為新內閣中的閣員。至十一月十六日，匈牙利正式宣布為共和國，而以卡羅里伯爵為總統。

背叛卡羅里政府的舉動——匈牙利人民不能獲得食物和煤炭，以及工業中的紛亂情形致使大家不滿意於聯合政府，日甚一日。當一九一八年的末日，布打白斯特和別處地方發生了遊街大會和暴動之事。

當時有一個電報打到芝加哥的論壇報社 (The Chicago Tribune)，宣布『布打白斯特今天好像一個建築在活火山上的城。各種假定為對於法律和秩序負責的機關似乎都

是搖搖欲跌的。俄國布爾希維克主義的傳染病已經達於一種致命的時期了。饑寒兩椿事就是這種傳染病活潑的同伴。』

坎恩 (Bela Kun) 博士從前在俄國爲俘虜，後來爲列寧政府盡力宣勞，他在此次叛亂之中是一班最活動的首領中之一。叛亂者圍攻監牢並且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然這種叛亂畢竟被壓下去。當一月和二月中旬，又發生騷動，「一種共產主義的變亂勢很猛烈，所以卡羅里政府迫不得已宣布戒嚴，並且用軍隊去奪回城中叛徒所支配的部分。」

有許多申訴書向協約國要求造成一種公正的和平，不要加害於匈牙利。社會民主黨是反對極端派的，他發出一種宣言，令大家注意於協約國允許保存小國的自由和民主主義的安全一事。他繼續說道：

「協約國允許使世界脫離德國的專制主義，但是他們卻把匈牙利置諸羅馬尼亞，塞比亞 (Serbia) 和捷克斯拉夫貪婪的帝國主義之掌握中……佔領土地的軍隊剝奪人民集會和結社之權，檢查報紙……破壞我們的社會政策，限制我們私人的結合，並且在勞動自由的

地方造成一種新的農奴制。」

這種申訴書宣言，因外軍佔領土地又把煤炭的供給斷絕了，把國內的實業破壞了，這就是對於帝制派的人和別種反對政府的人予以一種鼓勵。

共產主義者的執政——然這些申訴書顯然是沒有人理會。三月十九日，協約國決定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交界之處，劃出一個中立地帶，據一般的報告，羅馬尼亞，法蘭西，和捷克的軍隊將在匈牙利國中各佔領一部分土地。卡羅里因此辭職，這是有利於共產主義派的，卡氏除發表別項意見之外，曾宣言如下：

「政府中人已經辭職了……政府如果將權力操在他自己的手中，則生產的管理才能夠有所保證。

「巴黎和會已經秘密宣布那種幾乎使匈牙利全土屈服於外軍佔領之下的判決案。協約國的公使已經通告從此以後，那些劃分的界線將視為政治上的疆域。

「繼續佔據匈牙利的目的顯然是在利用他做一個發展和佔領的區域，去抵抗在羅馬

尼亞邊界上打仗的俄羅斯蘇維埃軍隊。但是從我們手中奪去的土地是要做捷克和羅馬尼亞的軍隊打敗俄羅斯蘇維埃軍隊之報酬的。

『我是匈牙利人民的共和國之臨時總統，我對於巴黎和議這種議決無所請求，我現在轉而求世界無產階級的公判和幫助。我現在辭去職務，特將國家的權力移交匈牙利無產階級的人民。』

匈牙利共和國於是落入共產主義者的手中。卡羅里在以後的一種宣言裏面說，『協約國在匈國造成一種不能有所作爲的經濟情形，使匈國傾於布爾希維克主義爲一樁不可避免的事實。因外軍在匈牙利最大部分和最好部分的土地上作一種軍事行動，我們遂得不到原料。各種工廠因受壓迫以致關門，我們的貨幣也跌價，而失業的人更充滿街巷。在好些星期中，我們的煤炭供給只能夠一天敷一天的用……於是協約國的新要求又來了，這些要求把我們餘下的土地幾乎都奪去了，並且使布打白斯特和他的二百萬居民沒有東西可以維持生活。』卡氏又宣言，他不能利用匈牙利資本家的贊助，因爲他們的要求是和他的宗旨相反的，既

有這種情形，則人民的崛起自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結果。『協約國的政策……把匈牙利資本主義的制度勦滅了。

坎恩政府的活動——政府的權柄轉入於工兵農代表革命的政府之手中。哥爾柏

(A. Gor'bai) 當選為總統，而坎恩當選為外交總長。新政府即刻就電賀列寧，稱他為『國際

無產階級的領袖』，列寧回電，『祝共產主義和兩國的握手』。新政府第一道命令的實質如

下：

『匈牙利的無產階級從今天起，已經把一切權力拿在他自己的手中。依照巴黎和會

佔領匈牙利的議決，則革命的匈牙利之設施成爲絕對不可能的事。在這些情形之中出現

於匈牙利面前的唯一方法就是無產階級的專政。

『立法的，行政的，和司法的權力將置於工農兵會的專政之下。革命政府公會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Council) 將起首從事於實現共產的社會主義之事業。

『本公會規定大產業，鑛山，大工業，銀行，和輸運路線的社會主義化，宣布與俄羅斯蘇維

埃政府的完全結合，並且向俄國無產階級提議，締結一種武裝的聯盟。」

政府把所有大實業都變成社會主義化的產業，這是上面一種宣言裏面指明出來的。他對於所有雇用十人以上的零售店，也收為國有的產業。他宣布「所有因寄住的目的而使用的房屋」都為蘇維埃共和國的財產。他起首規定大規模的農業，並且籌畫工廠委員會的組織，各項工業的同等，和消費的管理等項。¹

1 據布列爾斯佛(Braislford)的報告(見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新共和報)在蘇維埃治理之下，所有私產「除掉小資本以外，一夜就消滅不見了。」酒精的飲料被禁止不准使用。凡無家宅的人即代為預備房間，以爲他們眠睡之所，同時每一家所住房屋的數目都是有限制的。工人在礦山和工廠中各有自己的蘇維埃代表他們，而這種蘇維埃的議員以七人為最大限度的數目。工人又可以提出他們的經理人，但任命和罷免之權則操於中央生產部之手。布列爾斯佛又說：「我往觀布打白斯特的一個製電燈、電話、和電線配件的大工廠。這個工廠的蘇維埃是由三個科學的工人和四個手藝工人組成的。廠中的經理是從前的工程師，他顯然是一個有能力和有知識的人。從前有三個管理人被雇爲備諮詢的專門家。這個大機器廠一切巧妙無窮的工作仍照常進行，然却有一個不同之點——這是工人和經理人同聲稱述的——就是男女丁

人工作比從前更有精神，更有良心，並且更加忠實，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是「替他們自己工作」，不復替一個掠奪者工作。泰列制度不久將要被採用。」

凡超過二百畝的地產上又有農業會的組織，「全部工作場中從管帳人起至擠牛乳的女工止」都團結在一個永久存在的社會中。這個社會會員的唯一條件，就是「在一年內至少有作工一百二十天的義務」。維持工人的生活是農場中第一種責任。每家依人數為比例獲得生產物。照所定的計畫，剩餘的生產物應當交給縣區的中央農務協會，這種協會是隸屬於府區協會和生產部的。這些協會的職務是購買種子、肥料和機器，並且向城市人民出賣生產物。據定章，贏餘物的一半定當充作改良的資料，其餘一半定當衣時間計算工錢的方法，分配於團體中的工作人員。

各種誇大的教育計畫正在進行之中。據一般的提議，當用公家的費用去維持某些技術家，使他們得繼續從事於他們的生產工作。各戲園都變為社會主義化的戲園，而各種無足輕重的戲劇都被屏除了。「智力派的人」從初時起即廣為延用。勞力和勞心的生產工人都享有選舉權，這是和俄國一樣的。然選舉冊在初時至少是由社會黨的預選會預備的，而管理選舉的弊端是「在乎權力過大一方面，不在乎紛亂無秩序一方面」。

政府又籌備工廠委員會的全國機關，和全國經濟生活的平等。各工廠在各行和各項工業的生產會議中也有代表。此

外又有一種分配制度，這是和各協作社互相連絡的。匈牙利蘇維埃的憲法大概是以俄國所定的憲法爲標準的。這種憲法規定設一個蘇維埃全國會議和一個指導中央委員會，由這個委員會選出革命的蘇維埃政府和總統。憲法第二十五節宣言，「革命蘇維埃政府的閣員是人民的代表。革命蘇維埃政府當任命人民代表爲各種人民委員會的首領，和人民政治經濟會議總部的首領。」政府中的閣員是對於蘇維埃全國會議，和指導聯合中央委員會負責的。（參看一九一九年八月的階級戰爭）

當這一年的春季，布打白斯特因協約國從許多方面封鎖，攻擊，並且準備攻擊的原故，遂致獲取糧食，經過很大的困難。據一般的報告，坎恩和他的內閣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都被黜職，另有一派更趨極端的共產社會主義者起而執掌政權。

協約國的干涉——當這一年的春季，坎恩政府舉行蘇維埃的選舉。布列爾斯佛

(H. N. Brailsford) 宣言，在布打白斯特的選舉十日之內，「協約國開始干涉。羅馬尼亞的軍隊侵入內地，捷克斯拉夫兵也跟着進來，同時有一種反對革命軍的王黨「白衛軍」(White Guard) 在法國的指揮保護之下，於外軍佔領區域內組織成軍。於是接着就是二個月的戰爭，

當時匈牙利軍連獲很大的勝利，但是在法國指揮之下的羅馬尼亞軍畢竟馳入靠近布打白斯特二十英里以內的地方。』

同時巴黎和會關於推翻坎恩政府的事，特派密使與匈國各勞動聯合會接洽。這些聯合會提出一種質問，就是如果建設一個反對布爾希維克主義的新政府，而受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和勞動聯合會的支配時，巴黎和會是否和這個政府接洽，是否在道德上和物質的供給上贊助這個政府。巴黎和會因答覆這種質問，遂於七月二十六日，發出一種宣言，允許於這種政府出現時，撤消封鎖，並且予以援助。¹

1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滿切司特保護者報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的普賴斯 (P. Price) 述及布打白斯特一個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普氏以爲這個人是可以信賴的——關於坎恩辭職以前的情形之談話如下：

『匈牙利的紅軍約於兩個月以前乘勝闖入斯洛維克亞，並且很受工人的歡迎。克雷蒙梭向坎恩通電，詞意懇懇，克氏提議，匈牙利人應由斯洛維克亞撤退，而羅馬尼亞人應由截斯 (Theiss) 撤回，退至去年底休戰條約中所指定的防線。』

「坎恩於承受這種提議之前，質問克雷蒙梭，匈牙利蘇維埃有什麼擔保，可以保證羅馬尼亞人必定履行這種條約。克氏的回答是，他的話就是一種保證。

「匈牙利人因此從斯洛維克亞撤退，但是羅馬尼亞人却不肯退出裁斯一步。

「匈牙利人致一公文於克雷蒙梭，以懇懇的態度，要求他對於此事加以說明。克氏延不答覆，後來送到一種覆文，說匈牙利既不履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休戰條約的條件，他就不和他們開談判。於是坎恩要求克雷蒙梭好好地說明匈牙利對於原來的休戰條約，還有什麼條件沒有履行。坎恩自發出這種質問後，從未接到回答。

「紅軍的精神漸次沮喪，因為一般兵士覺得他們相信協約國的話以後，他們現在竟受了他人的欺騙……

「協約國在於維也納的軍事使者藉匈牙利內閣大員博姆之力，得與溫和派社會主義者以及工聯的領袖威爾特列 (Welner)、巴金格 (Buchinger)、阿哥斯頓 (Argoston) 和巴金 (Buchin) 接洽，並且告訴他們，如果坎恩政府解散而代以一個社會民主黨的政府，則封鎖匈牙利之事一定解餘。蘇維埃政府因此解散，另有一個社會民主黨的政府代之而起，然在兩日之內，這個政府即被反革命政府的黨徒——克雷蒙梭子他們以軍事上和外交上的幫助——用橫暴手段解散

蘇維埃對於無產階級的申訴——外交總長坎恩於七月三十日向世界無產階級發出一種申訴書，藉以回答協約國的宣言，這種申訴書的一部分如下：

「各國無產階級的人聽啊！

「協約國有產階級的政府現在藉着武器和饑荒的勢力，要將我們曾經脫去之資本主義的羈絆再加在我們的身上……

「他們曾以無產階級流血慘禍的代價向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宣戰，現在他們和這個國家志同道合，具有公共的目的；他們要恢復有產階級的勢力，並且要從完全屈服的國家裏面徵收他們的掠奪戰爭所耗費的錢財。

「他們因為要使一種『白禍』(The White Terror) 代無產階級而執政，因為要於五年戰爭之後，尚能够繼續殺戮無產階級的人，遂藉四圍封鎖匈牙利社會主義聯盟共和國 (The Hungarian Socialist Federated Republic) 之力，從各方面秘密輸入那些足以激起有產階級一種反對革命的器具。他們因為要搖動無產階級的信仰和誠心，因為要使恢

復自由的工界轉而自陷於羅網，遂輸入軍器，金錢，和讒言於我們的邊界上。

「他們宣言，他們不能和蘇維埃匈牙利開談判，因為這個無產階級國家的權力不是建在人民的志願上面的。那些從十年或八年以前所選的國會獲得權力的人，那些不顧人民的志願，歷年從事戰爭的人，以及那些和國外的匪首聯合而壓制屬地的人，都證實這種宣言是對的。他們視我們如同仇敵；但是他們卻把羅馬尼亞和塞比亞看做友邦；他們並且承認波蘭和波希米亞，其實這兩國沒有選舉的代表，而「人民的意思」是由君主和有產階級無限制的志願及專政表現出來的。

「他們嘗議一種恐怖的現象，他們卻藉武器的勢力驅策好幾百萬人民去從事於加諸他們的戰爭；他們對於工界因謀一種更善的生存而起之爭鬪，用武力強壓下去，他們對於人民表現出來之每種娓娓動聽的志願，用鮮血浸漬起來。他們嘗議一種令人恐怖的統治，他們在芬蘭卻引起「白禍」；他們保護那些在波蘭造成殺人劫財慘劇的人；他們跟着德意志帝國主義者的模樣，用戰時俘虜去做一種奴隸貿易。他們以一種令人恐怖的統治責備我

們，然同時他們卻願意以那些令人呼吸止息的封鎖武器來悶殺我們的子弟。

「他們以一種更高文化的名義驅巴爾幹游牧的民羣來臨我國；他們努力煽動我們國內被佔區域中那些軍國主義和主戰運動的代表；他們在這些地方，不顧工界運動的一切表示，已經使那種「白禍」掌握大權了。」

「單就布打白斯特一城講，在工人會的第一次選舉中，有五十萬工人投票——這個城的居民還不滿一百萬！但是在那些視公意須由有產階級的志願表現出來的人看起來，這種投票自然不能算為民意的表現。這種人心目中的人民志願就在協約國的封鎖，這種封鎖可以使我們因饑寒交迫而出亡，可以使我們的資本家再屈服於他們的面前，可以使土地，房屋，鑛山，和工廠歸還資本家，並且可以使匈牙利成爲一種殖民地，而一般工人成爲一種殖民地的奴隸。」

「我們所做之真純的事實，竟遇着各種毀謗。我們請你們各國工人及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機關派代表到我們這裏來，親自查考我們現在撲滅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

坎恩的顛覆和羅馬尼亞的進攻——至八月初，坎恩因受協約國封鎖和溫和派託辭的壓迫，遂即辭職，白德爾 (J. Peidre) ——他是社會民主黨溫和派的分子，和卡羅里政府中前任人民幸福部 (People's Welfare) 的總長——繼任為總理，他的內閣大半是由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及前坎恩政府的閣員組成的。

羅馬尼亞人違反協約國的命令，於匈牙利政府變更之後，還不肯停止進攻，至八月四日，羅軍三萬人佔領布打白斯特，據有各種公共建築物，逮捕新政府中好些閣員，解散本地警察，並且在城內各處架設機關槍。他們又向匈政府發出一種最後通牒，要求將匈軍減至一萬五千人，並且交出農產物，畜類，和農場機器百分之三十，鐵路需用品百分之五十，多瑙河 (Danube) 船的大部分，三十萬軍隊的軍裝和供給品，以及在和平解決期中羅軍的口糧。他們限匈政府於八月五日下午八點鐘以前答覆。

巴黎和會對於這種最後通牒提出抗議，會中人宣言，這種通牒違犯休戰條約，並且違犯協約國對於匈牙利人民的保證，因為後者受了協約國的誘導，才於八月一日組織一個新政府。

當最後通牒所定的期限屆期的時候羅馬尼亞人——他們曾阻止匈政府在布打白斯特公布這種最後通牒——便奪取牲畜，農用器具，鐵路上各項車輛和食物——雖匈牙利人瀕於餓死，他們也不顧恤——並且把這些物件開始送回羅馬尼亞。布打白斯特和維也納的鐵路交通斷絕，而羅軍襲擊人民之事時有所聞。¹

1 據一般的報告，羅馬尼亞人至九月初仍繼續搶劫「他們因贓物太多，輸送不盡，才不致把匈牙利完全搶光。他們對於協約國駐在匈牙利的人員是不措意的。」（參看一九一九年九月三日的滿切司特保護者。）

爵塞夫大公的專政——在早前的時候，哈樸斯堡朝的爵塞夫大公 (Archduke

Joseph) 和擁護他的王黨，已經籌議運動一種政變，至八月六日，警察總監統率許多憲兵包圍新政府所在的王宮，並且強迫內閣辭職。爵塞夫大公即刻就將新政府收入自己的手中，並且即刻取得無上的權力。前軍務部中的一個部長佛列德里芝 (S. Frederick) 被任為國務總理。

自政府變動之後，跟着就發生逮捕贊助坎恩的人，和撲滅蘇維埃的機關之事。

至八月十三日，新內閣受命成立，內中許多閣員是和提斯差 (Tiszá) 的舊制度具同一臭味的。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卡羅密 (Caromi) 宣言，爵塞夫大公不捨棄攝政之職權，則社會主義者一定不加入內閣之中。

巴黎最高會議 (The Supreme Council) 於八月二十三日畢竟激而致一通牒於匈牙利政府，要求爵塞夫大公辭職，並且宣布這種政府是『戴着哈樸斯堡朝的一個人做首領的，而這一朝的政策和行動對於世界現在所受的，和將來很久時候所受的禍患，是當大大地負責任的。』這樣的政府所磋商的和議不像是能够長久的；協約國各聯合的政府對於匈牙利所須之經濟的援助，也不能幫忙。』

這種最後通牒提出一種組織聯合政府的要求。於是爵塞夫大公辭職，由國務總理佛列德里芝組織一個匈牙利新內閣，這個內閣另含有爵塞夫內閣中四個閣員，然這卻不是協約國所要求之一個代表一切黨派的內閣。

『白禍』——在佛列德里芝統治之下，一般所謂『白禍的人』(White Terrorists) 屢次

虐待共產主義者，猶太人和別項人民。據勞動新聞報 (Arbeiter Zeitung) 的報告，「無數絞刑，笞刑，和別項苛刑都應用過，而一般被犧牲者就是猶太人，被疑為傾向於布爾希維主義的人，或從前和「紅黨」(The Reds) 有關係的人。」¹

1 參看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的紐約的泰晤士報。

滿切司特保護者報駐布打白斯特的特約通信員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日對於白禍的記載如下 (參看是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滿切司特保護者)：「羅馬尼亞人在實際上佔領了匈牙利。他們極力使他們自己成爲一種鞭笞之具和令人恐怖的東西……他們與封建的和有土地的縉紳，及反對塞密提克族的教士已經公然有幾分連絡。

「大家儘可以說，匈牙利現在所遭的禍患——這是由在羅馬尼亞人保護和維持之下的雷塞夫大公政府所造成的——之險惡，比得上近世任何種禍患。」

至八月二十九日，這個通信員又說：「大銀行家，著名政治家，製造家，和一班負責任的人物大都確切告訴我，說他們寧願實行布爾希維克主義的制度……羅馬尼亞人正在搶劫全國……匈牙利正變爲滿目荒涼之地。」

至九月初旬，他的報告如下：(參看九月十日的滿切司特保護者)「所有報紙除擁護政府得生存外部被封閉了……」

有身分的或是作工的羣衆因羅馬尼亞人和白衛軍的兩重恐慌，不能發表意見，提出任何種抗議……佛列德里芝不能得到工界的贊助，所以他要把他那兩頁紙的政府公文印出來，竟不能找出九個或十個印刷工人。他的唯一勢力就在他的白衛軍和舊陸軍的軍官，他奪取權力是由這種軍隊助成的。」

匈牙利社會民主黨於九月初對於匈政府以及協約國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提出一種嚴厲的抗議，這種抗議的一部分如下（參看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二日的滿切司特保護者）：「因我們國家將來的疆界爲一種不公道的區劃所限制，在我們土地上聯合一氣的邁耶族的肉已經一片一片爲人所宰割。最苛刻的封鎖已經加在我們的身上，我們還要受缺乏煤鐵原料與缺乏食物之痛苦。我們京城的實業已經被宣告死刑，好幾十萬人將有餓死之虞，這並不是比喻的話，這確切是真的。」布爾希維克主義的出現，是由於匈牙利勞動界一種不顧利害的行動促成的。自西歐一切希望都成泡影之後，這種主義才能够出現。布爾希維克主義現在已經崩潰了，匈牙利勞動界自脫去他那受磨折的生存中這種最可怕的和最危急的病症後，現在正轉而趨於社會民主主義一途，他現在正相信西歐種種政治的方法。

「我們這些社會民主黨人只有指摘專政的方法及紅禍的。但是當我們正要補償以往的錯誤之際，我們偏又遇着一種中古式的和野蠻的白禍。我們對於布爾希維克主義，惟有指摘的言詞。然我們不得不指明——並且能够獻出文書的證

據——自從哈模斯堡的爵塞夫大公及他的跟從者佛列德里芝的政府攬奪政權之後，在四個星期之中，這種白禍所弄出的流血慘劇比較現在已被推倒的蘇維埃共和國在他存在時四個整月中所弄出的流血慘劇，何止加一百倍。

「許多人民的生命和工人的機關，本與布爾希維克主義沒有絲毫的關係，却都被殺戮和殲滅了。千千萬萬無辜的工人已經被投入獄中，而加以極慘苦的拷打。同時佛列德里芝政府藉口於撲滅共產主義者，並且因濫用金錢，和行使其他官廳壓迫的緣故，促起一種屠殺的運動，並且開始一種種族的戰爭，而這種戰爭所據的地盤對於全歐是很危險的。

「匈牙利智識的和工作的居民或者容易脫離黑暗的勢力和政治的反動力，但是邁耶族之政治的自治權，已經被擄奪了。

「匈牙利為一個有武力的外國所佔領。武力的佔領便只求達他自己政治的和經濟的目的。同時我們並沒有遷徙和言論的自由。新聞紙和論文都是不能刊印的。我們的公私會議也是不准開的。我們所看見的一切事情，就是黑暗反動力的大肆威權。此外我們所看見的，就是（一）沒有裝食料的列車進來；（二）沒有煤炭運來供我們冬季及工廠的需要；（三）凡能夠供經濟生產之具——甚至於凡能夠供現在及將來生存之具——都被奪去了；（四）因此全國的工人便抱一種驚恐的憂念。

「我們爲一種可怕的將來之光景所壓倒，千千萬萬的工人在這種光景之中將想法子離開本地，去找一個新的安身之所，然他們將看見每一個門都是關着不許他們進去的。我們發生一種感想，就是勝利的列強待過我們的錦繡河山，好像把一個死屍陳列在一張解剖桌上，一樣，而西歐各國對於一個勝利者應取之決切的步驟，竟然放棄，這或是因他們缺乏這種意志，或是因他們缺乏這種實力。」

「我們遇着這種可怕の時局，我們現在竭全力申訴於西歐各民族之前，我們尤竭全力申訴於國內我們的工界同胞之前。匈牙利已經成爲一個巴爾幹問題——這就是說，巴爾幹的和平現在是靠着匈牙利的，因爲這種緣故，有了這種意義，匈牙利是歐洲民主主義中一種休戚相關國家。」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下旬，佛列德里芝內閣辭職，遂以哈沙爾 (C. Huszar) 爲領袖組織一個聯合內閣，閣員中有幾個社會主義者，公安總長 (Minister of Public Safety) 白葉爾 (Peyer) 就是他們內中之一。佛列德里芝被任爲軍事祕書長。

本章概論——照以上各節看起來，便知道中歐各帝國中社會主義者的時常煽動，以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失敗，引起德意志，奧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而這些革命幾乎沒有流一滴血

便成功了。匈牙利跟着俄羅斯的模樣進行，而德奧兩國的強硬分子當一九一九年的時候，時常努力運動在自己國內組織蘇維埃政府。然多數派社會主義者當這一年的上半期，雖因他們的保守主義增加了人民不滿意的心理，他們卻因獲得別項民主主義的分子之援助，遂得保持他們的政權。匈牙利政府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之際，愈加趨於左派一方，但是因協約國的干涉，坎恩政府即被推倒，而社會民主黨的制度開始推行；旋被哈樸斯堡朝一人的專政取而代之，自這個屬於皇族的人退職以後，跟着就有一個復舊反動的內閣出現，後來又有一個聯合內閣代之而興。

第十三章 歐洲其餘各國 一九一四年以來的社會主

義

英國

緒論

歐洲其餘各大國自大戰爆發後，雖沒有即刻跟着發生革命之事，然當戰爭期內這些國內的社會主義運動逐漸重要，逐漸活動，並且都因受了俄羅斯和中歐各帝國革命的影響，遂採一種更取攻勢的政策。

英國——當大戰期內，英國政治的勞動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在物質方面，增進許多實力，在智力方面，逐漸達於成熟之期，並且當戰爭繼續進行，他們便持一種更澈底的論調。

英國工黨

工黨於開戰後就決然幫助聯合委員會 (The Joint Committee) 的

募兵計畫，並且以種種別的方法贊助戰爭，這是大家會記及的。當開戰這一年的後半期，工黨批准這種政策，當聯合內閣組織之際，他承認國會中他自己一派的首領漢德孫應當代表他加

入政府。漢氏後來任教育部總長。

當戰爭的初期，工黨極力主張政府管理食物、煤炭，和別項必需品，並且力求鞏固那些保證勞動的方法。他首倡一種政治上的停戰，在這種停戰之下，所有政黨都一致承認，如果遇着國會的補缺選舉（By-election），則空額的議席應由原有這個議席的黨派填補，不得互相競爭。

當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政府改組之際，喬治（Lloyd George）任命有組織的勞動界中六個代表加入政府，漢德孫和巴恩斯（G. N. Barnes）都在這六個代表之列，漢氏仍保持他的原有位置，而巴氏則被任爲養老金部的總長。

工黨和斯托科姆會議——英國工黨於戰爭的初期，不肯和中歐各國社會主義者的代表接近。當一九一七年一月，這一黨的滿切司特會議（Manchester Convention）對於參加曾經提議在司托科姆開會的國際會議，投票否決。兩個月以後，他的執行部不肯容納法國社會黨邀赴協約國社會主義者的巴黎會議之請求。他於五月間不肯容納荷蘭與斯堪帝納維亞委員會（Dutch Scandinavian Committee）邀赴司托科姆參預會議的請求。他對

於俄國社會主義者送來的文書所提議的，後司托科姆會議，也沒有答覆。

同時漢德孫被派至俄國去助俄國人反對與德國單獨媾和的事件，漢氏是三個政府代表中之一個。他前往俄國時，是一個極力反對司托科姆計畫的人。當他和俄國工兵代表會中重要人員會見之後，他回到英國，便變成一個熱心贊助這種計畫的人。有人確實告訴他，如果俄國臨時政府須保持他的勢力，則協約國重行宣布他們的戰爭目的一事是必不可少。他以爲一個社會主義和勞動會議就是達到這種目的的方法。

漢德孫回國之後，相信『俄國代表如果單獨和敵國及中立國代表相會，一定是極不相宜的，或者還是危險的。』在相對方面，他覺得這樣的勞動會議，只應當帶着磋商性質，不應當帶着強迫的性質，在八月十日的工黨會議中，他的議論獲得三分二以上的票數之贊助。

喬治於這種議決之後，極力攻擊漢德孫，說他誤會了俄國政府的見解。過了幾天，克倫斯基致電英國，說他個人雖以爲『這種勞動會議如果不是在現今的狀況中開會，但是當我們正向前進的時候開會，則這種會議當更加重要』然他卻相信這種會議現在一定還有很大的價

值。『但是我並不反對這種會議。我已經屢次力言，如果協約國政府對於這種會議提出任何種反對論，對於預會代表使之受任何種困難，這就不過是替德國人幫忙罷了。』

漢德孫辭職

——這種爭論引起漢德孫辭去內閣之職。

至八月十三日，政府對於參

預司托科姆會議的代表不肯發給護照。翌日工黨的執行部對於漢德孫投信任的票，派出八個代表前往司托科姆，並且對於政府的行動提出抗議。這樣的宗旨在八月二十一日的勞動會議中爲最小限度的多數人所許可。

布來克堡會議

——一九一七年九月，英國勞動會——這是代表那些因產業種類而

組織之工聯的——的布來克堡 (Blackpool) 會議以二百八十四萬九千票對九萬一千票之大多數通過一種讓步的議案。這種議決案斥責政府不肯發給到司托科姆的護照之事，宣言協約國工界的共同一致是實現一個成功的國際會議所必須的，並且贊成以權力給予勞動會的國會委員會，使他幫助佈置國際議會。這種議決案爲工黨的執行部所採納。這個執行部和勞動會後來對於戰爭的目的草就一種說明書，而這種說明書爲他們十二月的聯合會所採

納，並且構成下年二月倫敦會議所擬的協約國社會主義和勞動計畫之基礎。

拿庭海會議

——一九一八年一月，工黨在拿庭海又召集一個會議。這一次會議確

實認可去年十二月所承認的戰爭目的；力促協約國政府在最早的時期內聯合說明他們的戰爭目的；要求中歐各國的工界宣布他們的戰爭目的，強迫他們的政府說明所抱的宗旨；並且催促各國允許他們的代表參與一個國際社會主義和勞動會議。此次會議又贊成威爾遜總統和喬治所宣布的目的，因為這些目的和去年十二月勞動界所宣布的目的是相符合的。

關於聯合內閣之事

——拿庭海會議明白表示勞動運動覺得他自身是和聯合內

閣分離的。這一次會議不肯令巴恩斯和魯潑慈 (Roberts) 向內閣辭職，他是以漢德孫的口實為根據的，就是這種辭職的舉動或有礙於戰事的進行，然他對於漢氏永不再在勞動界佔少數的內閣中做閣員之宣言，卻極力贊成。

此次會議又以他的新政治黨綱——『勞動和新社會制度』——之試驗的草案移交工黨的六月會議。嚴格講起來，工黨在大戰之前，從沒有採過一種建設的黨綱。生活費用的增高，

戰爭目的的雜亂，因國防的結果，而國內大工業勢力集中於政府中一班官僚的手中，戰時所需的軍用品和別項事件，以及政府不肯發護照給勞動代表等事，引起工黨中許多黨員要求一種較前更富於建設和進取的黨綱。因此就任命一個分委員會，令他幫助製成一種改造的黨綱，而出席於拿庭海會議的代表對於此次所呈出的草案，表示贊成之意。

一九一八年六月的倫敦會議

接着拿庭海會議而起的，是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的倫敦會議——在某幾點上，這是歐戰爆發後一種最重要的會議。

勞動界停戰的問題引起激烈的討論。當歐戰爆發之時，工黨、自由黨和保守黨的代表一致承認，如遇着國會有缺額，不競爭選舉，這是曾經說明過的。這種休戰一直到一九一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猶有效力，從這個時候起，就有幾個非勞動團體造成許多令工黨不滿意的條件。各黨間契約的精神雖大概尚保持至一種稍微長久的時期，然他們書面上的契約是以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的。工黨中人不滿意於不競爭的政策，日盛一日，後來執行部決定以此事付交本黨解決。倫敦會議於長時間的討論之後，以一百七十萬零四千會員的投票對九十五萬

千會員的投票，決定廢棄這種休戰之事。然這種行動不適用於內閣中的工黨閣員。

改造的黨綱——工黨在此次會議中又於實質上採納分委員會關於改造的提議，因

此他便持一種贊成新經濟制度的論調。他的新黨綱要求把『鐵路和運河保留在公家的手中；以公正的條件收用現在股東的股份；』確切增進有組織的工人參加管理公共工業之事；由政府建造二十個發電力極充足的大規模電臺，藉以供給全國所用的電力；把全國的煤炭供給品收爲公有，並規定一種劃一的價格；由國家經理保險的全部職務，和全國的農業地；改正食物的分配方法；嚴格規正私有的工業；徵集大宗錢財償還戰時債務；使郵政儲金銀行發達成爲一種全國銀行制度，藉謀全社會公共儲蓄的便利；建造公共工廠藉作減少失業問題的一種方法；由政府建築一百萬所構造得宜，內容寬廣，和合乎衛生的小屋子；依照有次序的方法，改造全部教育制度——這種制度將消滅『一切階級界限和階級特權，並且不獨使每個男孩子和女孩子獲得他們所能够受之一切體育的，智育的，道德的，文學的，技藝的，和美術的教訓，並且也使每個成年的人獲得他所能够受的這些教訓——並且參照各業中的生活費用，維持一種標準的

工價。

依照工黨的意見，改造的事業應當視爲具有下列各條：

『沒有戰前紛亂的個人主義之補苴罅漏，或私意操縱，以及競爭的資本主義之孳孳營利……但當有一種逐漸建築的社會新制度，而這種制度不是以互相殘殺的衝突，不均等的財富，乃宰制屈服的階級，種族或性屬爲基礎的，但是以生產，分配和交換中一種計畫周密的協作，次第近於一種康健的均等(A Health Equality)，大家對於經濟和政治勢力的盡量參加，以及表現一種真正民主主義之普通同意的自覺心這幾點爲基礎的。』

倫敦會議對於英政府不肯允許荷蘭社會主義者居洛斯居拉參預此次會議，和他不許邦德費爾德(M. Bondfield)加入美國勞動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所召集的會議，加以斥責。

工黨所選的執行部人員有三分之一是獨立勞動黨的黨員，如衛布，司諾頓和爵威特(E. W. Jowett)等都在內。漢德孫和馬克但那復當選爲秘書和會計員。

赫夫洛克威爾遜 (Havelock Wilson) 於是年九月在德俾 (Derby) 所開的工聯會議中要求組織一個獨立的工黨，和現在的工黨對峙，但是他的動議為三百八十一萬五千票對五十六萬七千票的大多數票所否決。工聯會議又正式贊成開一個國際會議，並且要求政府於敵人——無論是自願的或強迫的——從法蘭西和比利時撤退之際，即開媾和談判。

一九一八年的英國選舉——當一九一八年的秋季，大家很注意於國會的選舉，這種選舉是十二月十四日開始的，這是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以後的第一次大選舉。喬治專心致力於一種強橫的策略，要求政府須保持原有的權力，庶可完成和議，並且預期一種大宗戰爭賠償，以公正方法待遇回國的兵士和懲罰德皇等事。在他一方面，各種改造的問題卻被忽略。

工黨在選舉時的政治戰爭中，發表一種宣言——「勞動界對於人民的呼聲」——要求：

- 【(一) 對於資本徵收一種特別稅，此事的理由是，那些因戰爭致富的人必須支付戰費；
- (二) 自由貿易；
- (三) 沒有稅則；
- (四) 一切土地即刻收為國有；
- (五) 重要的公用機關即刻收為國有；
- (六) 住宅的狀況更加改良；
- (七) 不收費的公衆教育；
- (八) 愛爾蘭和印度的自由；
- (九) 即

時從俄國撤回軍隊；(十)不用徵兵制度；(十一)婦女須有同等的權利；(十二)促成一種互相了解的和平，不得有秘密外交和經濟戰爭；(十三)把勞動憲章編入自由國民聯盟的根本原則中。』

選舉的團體是很冷淡的，選舉人的總數超過二千一百萬人，內中卻只有一千零六十七萬九千零二十人出來投票。喬治所統率的聯合派候選人獲得極大的勝利。然工黨在國會中的代表從三十八人增至五十九人，他共得二百五十萬票。聯合派四百個議席是由四百萬票取得的。格立孫(A. Gleason)宣言，『勞動界所投的票等於聯合派八分之五，而他所獲的議席僅等於聯合派八分之一，這是英國重劃選區制度中最可驚異的事件之一。』工黨因選舉的結果，變為第一個反對黨，自由黨僅選出二十六個國會議員。在他一方面，聯合派引起漢德孫的失敗，及馬克但那，安德孫(C. Anderson)，司諾頓，和爵威特這些國際主義者的失敗。在極端右派的魯潑慈，赫夫洛克威爾遜，和好些人在國家主義的波濤中捲入當選者之列，至於這種波濤是軍事勝利後不可避免的結果。

一九一九年的特別選舉——然在以後幾個月之中，大家對於聯合派的態度顯然經過一種變化。媾和的條件，退伍的遲緩，俄國的繼續戰爭，徵兵制的咄咄逼人，愛爾蘭的時局，當局對於解決生活費，住宅費，鑛產費，和鐵路費等問題缺乏任何種建設的計畫，都足以引起多數人的不滿意之心理。至這一年的七月底，工黨候選人在六次補缺選舉中從六個議席內獲得四個議席，至於這六個議席從前是屬於聯合派的。至八月下旬，漢德孫復在國會中獲得他的議席。工黨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的城市選舉中在全國獲得極大的勝利。工黨於倫敦二十八個市區會的十三個會中都佔大多數，在這些會中的議員是全體更迭的。

同盟罷工——當一九一九年的初期，英國勞動和社會主義運動中重要的事件是那些運輸工人，礦工，和警察等等因要求增加工錢，減少工作時間——一星期四十四點鐘的工作是工人通常的要求——參加工業管理，礦山鐵路收為國有，和好些別的改進事件所舉行的無數同盟罷工。

獨立勞動黨於媾和條件公布之後，指摘這種條約「爲違犯休戰條規」並且力斥這種條

約「爲資本主義的軍國主義的，和帝國主義的詭謀。」這種詭謀不能使世界和平，只能「保證別種慘酷的戰爭。」

南埠會議——一九一九年上半年最重要的集會是英國工黨的南埠 (Southport) 會

議，這是六月下半月開會的。這種會議竭力主張以六月二十一日作爲英國全國中反對協約國干涉俄國的游行運動之期；他要求工聯會議——這個會議以一百八十九萬三千票對九十三萬五千票的投票——採取一種工業的行動去強迫英政府從俄國召還軍隊，並且撤消經濟的封鎖；他的會員一致通過一種反對徵兵的議案，勸工聯會議和三團體同盟會 (Triple Alliance) 採取一種工業的行動去廢除徵兵制度；他並且贊成一切工業中每日六時間的工作制。

格蘭斯哥的工聯會議——工聯會議的國會委員會不肯聽從工黨和三團體同盟

會的命令，去召集一個全國特別會議，考慮勞動界的要求，至於這些要求，就是取消徵兵制，從俄國撤回軍隊，解除封鎖，和釋放憑良心的反對者。國會委員會不能取這種行動遂惹起嚴厲的批評，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八日的格蘭斯哥工聯會議中——這個會所代表的工人在五百萬以

上——以二百五十八萬六千票對一百八十七萬六千票的名片投票，通過一種實行彈劾的議案。有好些出席投票的人以為這是一種『直接行動』的投票。還有好些人不承認他們所說的這種意義。

工聯會議以四百四十七萬八千票對七萬七千票的最大多數票決定要求國會委員會訪問總理大臣，主張採納煤炭委員會贊成鑛山國有的多數（Sankey）報告，如果政府不肯容納這種主張，即當召集一個特別工聯會議，決定應當取什麼行動去強迫煤礦國有的實現。工聯會議又以全體一致的投票，議決要求政府採納廢除徵兵條例和即刻從俄國撤退軍隊之提議，如果政府不肯聽從，即召集一個特別的工聯會議，另謀對付的方法。後來喬治在國會之前宣言，政府一定不採納刪契報告。喬治於十一月宣言英國對於反對蘇維埃政府的政黨不再予以軍事上的幫助。

愛爾蘭

——當歐戰的初期，愛爾蘭的社會主義運動是沒有勢力的。

獨立勞動黨約有

黨員一千人。

愛爾蘭工人黨（The Irish Workingmen's Party）是大戰前組織的，他是愛

爾蘭各種聯合會的代表，他在許多城市選舉中雖表現一點成功，然他卻不是一個有力的黨派。當一九一六年的時候，這些運動——在是年的叛亂中此等運動並沒有正式加入——因柯諾里 (J. Connolly) 斯克芬頓 (Skiffington) 和好些人參預叛亂被殺，遂受了很大的損失。

獨立勞動黨和愛爾蘭工人黨有好幾百個黨員因不肯應徵兵令，被囚於英格蘭。有許多社會主義者加入那種波及愛爾蘭全境的新芬黨 (Sinn Fein) 戰鬪運動。一個人數很少的愛爾蘭革命社會黨 (The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 of Ireland) 於一九一九年的夏季發出一種宣言，警告一般工人說：『即使新芬黨得勢，仍然將有一個愛爾蘭的工界存在。仍然留下一個愛爾蘭的主人階級。』革命社會黨要求人民組織工人委員會，藉作建築新社會制度的第一步。

別項發展事件——工場商店的夥伴運動 (Shop steward movement) 三團體同盟 會的發達，行會社會主義觀念的發生，勞動界要求參加工業管理的有增無已，鑛務委員會贊成鑛山國有和工人參預管理事項的報告——這都是歐戰中對於社會主義和勞動運動重要的

發展。獨立勞動黨從此次大戰中露出頭角，具有增無已的實力和影響。

法蘭西 (France)

多數派和少數派——當一九一四年秋季的時候，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在一切外觀上看起來，表示一致贊助戰爭，頗為顯著。然不久他們內中便鬧出意見。社會黨中起初得勢的溫和派，即世間所稱的多數派，要求對於戰爭極力進行，一直到協約國完全制勝中歐各國為止。他們又反對法國社會主義者和德奧兩國代表的任何種會議。下議院中多數派的四十個黨員於一九一八年夏季美國勞動代表來訪之後，組成一個獨立的團體，名為四十人團 (V. A. renne quarante)。從前做過軍需總長的阿爾柏陶慕斯 (Albert Thomas) 後來加入這個團體，並且是團中一個出色的人物。

第二個團體是半由反對戰爭的肯達爾派社會主義者之宣傳運動激成的，這個團體名為少數派。在一九一八年色訥社會主義同盟會 (The Socialist Federation of Seine) 的會

議中，這個團體分爲三支：一爲極端左派，他們相信社會主義者對於戰事預算案不應當投票贊成，並且要求社會革命及媾和；二爲浪格派，¹這一派也主張對於戰事公債不當投票贊成，他們反對干涉俄國的事件，要求協約國改正戰爭的目的，並且力促法國人參預國際社會主義及勞動的和平會議；三爲中央派（The Centrists），這是加金等所統率的，他們注重極力參加國防之事，但是他們卻贊成以一個國際會議作爲一種『政治上的攻勢』，而在這種會議之中，無產階級務必以威爾遜總統的宣言爲基礎，構成一種和平。在此次社會主義同盟會的會議中，左派和加金派的議案所獲得的贊成票各近一千票，而浪格派的議案所獲得的贊成票則爲六千零九十九票。至於多數派，卻沒有提出什麼固定不移的議案。

1 這一派是浪格所統率的，浪格是馬克思的孫，他在下議院中是一個著名的議員。這一派的機關報名平民。色訥社會主義同盟會的投票不能說是可以代表全法少數派的感情，因爲這個同盟會含有巴黎的社會主義者在內，當歐戰時，這個會比法國各處的黨派更加激烈。

少數派變爲多數派

——少數派在每一個過去的月分中，繼續得勢，至一九一八年

七月社會主義全國會議開會時，他們獲得一千五百四十四票，而多數派¹只獲得一千一百七十二票，他們於是變為一個多數派。

¹ 多數派的一千一百七十二票中有七百票是代表投票的。

這種成功的議案雖反覆申明社會黨決意幫助防衛國家，然他卻指摘國中一班首領之政治的，外交的，和軍事的錯誤，他對於政府不肯發護照給那參與司托科姆會議的社會主義者一事，特別加以斥責。他質問政府對於一九一七年的媾和提議為什麼不經過認真的考慮，即拒而不納，他要求政府改正戰爭的目的，並且要求政府明白排斥軍國主義的策略。他竭力主張「根據俄國革命及威爾遜總統所定的和議基礎，明白確切地說出我們的媾和條件」他反對干涉俄國之事，並且要求籌出一種計畫，根據威爾遜總統所表示的條件和精神，造成一種國際聯盟。

「要保證一種確切的和平，只有組織一種社會主義的制度才能有效，因為資本主義的社會在實質上是一種紛亂的，專制的，和橫暴的制度。社會黨重新表明他對於召集一種國

際會議的信條，這是他的完全的信條，並沒有什麼保留的條件……社會黨全國會議確切聲明他自己的志願在乎替工界的機關和社會黨獲得國內行動及國際行動的完全自由……全國會議決定以協約國工界和社會主義的機關之同意，運用他的能力所及的各種方法去獲取護照……他在自己一方面，令他的國會代表於拒絕軍事公債之先，進行一種猛烈的策略去對待政府。』

一九一八年十月六日開會的全國社會主義會議又促協約國宣布他們的戰爭目的，並且說明他自己贊成威爾遜總統的條件。

休戰條約簽字以後的情形——自休戰條約簽定以後，一般社會主義者開了無數的遊行會，主張公正的媾和條件，反對法國帝國主義者只顧自己不管他人的無理要求。當社會黨聽見說威爾遜總統擬親臨和平會議的時候，即決定屆時將開一個大遊行會，藉以表示歡迎他的意思，這一黨並且宣言，威氏雖不是他們內中的同志之一，然在一班政治家中只有他主張新的外交政策。他們和克雷蒙梭接洽，但是克氏極力反對遊行會之事，這種大會竟沒有舉

行。然當威爾遜到巴黎的時候，一般人民卻舉行各種小一點的遊行會去歡迎他。浪格和其他代表替社會黨和勞動總會 (General Federation of Labour) 向威爾遜送一種說帖，他們在這種說帖裏面宣言，『靜默無言的羣衆希望他們重大的犧牲將以構成一種適時的世界和平作爲補償，而這種和平所根據的原則必須和那些構成軍國主義及帝國主義的危險之原則是相反的。』……

當一九一九年的初期，在下議院裏面和外面的社會黨對於協約國用軍事上或經濟上的武器去干涉俄國及中歐各國的革命運動，一致提出抗議。他又指摘和約的草案及擬議中的國際聯盟；他於四月六日開一個很大的遊行會，宣布威列 (R. Villain) 的釋放，及柔萊司的暗殺等事，並且在巴黎和別的城市中舉行一個勞動節 (May day) 大遊行會。

法國社會主義者和第二國際黨——社會黨在是年四月所開的會議中以八百九十四票的大多數票決定，如果那些僅掛名爲社會主義者的人是被擯於第二國際黨之外，則這一黨仍繼續爲第二國際黨的一部分。在相對方面，有一種提議，要求社會黨即刻附入在列

導委員長和布爾希維克派政府指導之下的莫斯科第三國際黨，然贊成這種提議的只有二百七十票。

至七月十五日，社會黨的全國會議以一千四百二十票對一百一十四票的大多數票反對和約的批准，此外還有三百八十七人不肯投票。這一黨又指摘『資本主義的』國際聯盟。

勞動總會

——法國勞動界主要的聯合機關勞動總會因大戰的進行，顯然經過一種

變化，當一九一八年的時候，這個總會的會員幾乎近一百四十萬人。當大戰之前，勞動總會內

中有一大部分人對於傾於見機乘便的議會主義之獨立的政治行動，都一概避去不與接近。

然到了一九一八年的夏季，勞動總會開始多多注意於政治性質的問題，並且注意於和社

會黨通力合作之事。自戰爭開始以後，勞動總會在他的第一次會議中由最大多數人通過一

種議案，指摘祕密外交，要求人民對於構成一種普遍的、公正的、和長久的和平所根據之條件，應

當預聞，而這些條件除具有別項事件外，還當包含下列各項：

不得合併土地，人民有支配他們自己事業的權利，不得要求戰爭的賠償，戰後不得有經

濟戰爭，海洋自由，成立強迫仲裁制去解決國際紛爭，組織一個各國國民社；這些條件是威爾遜總統和俄國革命的初期所擁護的，並且是協約各國宣言和國際宣言，以及徐墨瓦爾德會議所確認的。

這種議決案斥責政府不肯發護照給那些參預司托科姆會議的社會主義和勞動代表之事，他提議如果政府將來再有不發護照之事，勞動總會將竭全力去反對政府，他並且宣言反對那種違反俄國人民志願的武力干涉。

在休戰條約簽字之前以及簽字之後，勞動總會發出種種宣言，這是和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宣言抱有同樣感情的——這兩個團體時常共同簽名發出聯合的宣言——此等宣言反對法國尊崇己國輕蔑外國的政策，排斥任何種干涉俄國及中歐諸國革命運動之事，並且要求恢復民法上的種種自由。勞動總會在他的八月會議中贊成工業的國有而受工人的支配，要求運輸工人拒絕輸送那些給柯爾加克軍隊使用的軍器。

勞動界和國際聯盟——自國際聯盟的草案公布以後，勞動總會形容這種聯盟不

過是「一種防禦同盟的條約」罷了，他並且宣言，只有工人的國際協作才可以阻止這種聯盟變成一個復舊反動的中心。

反對對俄政策——**勞動總會**跟着又發出一種反對對俄封鎖及武力干涉的宣言，至五月二十八日他更通過一種議案，指摘世間所稱的「否認人民自決權，暗幕中的合併，捨棄關於國際聯盟的正式契約，回轉到舊式的同盟制度，缺乏一種國際的財政制度和經濟組織，繼續進行經濟戰爭，和不能以一種真正的國際勞動憲章編入條約中等事。」

自法政府壓制五月一日勞動節遊行會的工人以後，**勞動總會的秘書儒哈**(L. Jouhaux)即於五月二日辭去和會中勞動委員之職，他在自己致克雷蒙梭的信中曾宣言：

「我既爲法國工人的代表，所以我必須告訴你，當你們的政府已經是橫蠻無禮，禁止工人發揮他們的意見時，你們要他們在和會的代表於翌日出席和會是不可能的。一般工人既獲不到自由，則他們的代表自不能希望在和會中真正獲得自由。我現在向你提出辭職書。」

當六月的上半期，幾乎有一百萬工人出來罷工，內中有許多同盟罷工是因要實現各種政治上的要求弄出來的。

提議中的總同盟罷工——**勞動總會**的執行委員會於六月間宣布他一定和英、意兩國的勞動界於七月二十一日舉行一種二十四點鐘久的總同盟罷工，由工人發起一種示威遊行會，而這種會的目的是在要求『停止對俄的武力干涉，迅速使軍隊退伍，回復憲法上的權利，完全的和絕對的大赦，這有一層最要緊的是，用所有方法對於增加的生活費作一種戰爭。』後來鐵路工人贊成勞動總會的行動，並且決定對於法國、亞爾沙士、洛林、突尼斯 (Tunis) 和亞爾基利亞 (Algeria) 的運輸事業完全停止。然下議院於七月十九日對於糧食管理部總長不肯投信任票，這位總長遂辭職，同時政府允許減低糧食的價格，即刻重新考慮政治大赦的問題，並且迅速舉行退伍之事。據一般的解釋，退伍這一椿事就是指法國從俄羅斯撤回軍隊。於是同盟罷工之事遂沒有實現。

一九一九年的下半期——至七月的下半期，因社會主義者代表主張的結果，下議

院中遂宣布，當和約一經簽字，法國的政治犯即當釋出。

法國社會黨的全國會議於七月中旬，以一千四百二十票對五十四票的大多數票叫他的代表不贊成和約的批准。全國會議宣言，這種條約把以前不公正的狀況延長。

法國社會黨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所召集的特別會議對於驅逐曾經投票贊成末了一次戰時公債的十一個社會主義代表出黨之議案，加以考慮，後來並且對於黨中長久存在的管理委員會予以一種權力，使他得取必要的糾正方法去對付他們。特別會議又以八票對一票決定禁止和別黨締結一切選舉的契約。

浪格於九月十八日在下議院中鬧出一種風潮，因為他形容此次和平是一種「武力的和橫暴的和平，這種和平和從前那些終止戰爭的和平是一樣的。」

克雷蒙梭於一九一九年秋季的政治戰爭中把各種反對社會主義者——他們以俄羅斯問題為主要的爭點——的非社會主義黨派聯合攏來，組成一個全國的團體。聯合的社會主義者在是年十一月的選舉中所獲的票數幾乎達一百七十萬票，比一九一四年增加好幾十萬

票。因非社會主義者全國團體的組成，和許多小選舉區聯為幾個大選舉區的結果，初時的選舉便指明，在下議院的社會主義代表已經從一百零一名減至五十五名，而浪格和列拿德 (Randel) 都在失敗的候選人之列。

意大利 (Italy)

繼續反對戰爭——意大利的社會黨於意國加入戰爭之後，反覆申明他的反對戰爭的論調，並且和那些贊助徐墨瓦爾德和肯達爾會議的更奮勇之社會主義團體連絡一氣。在他一方面，一個見機乘便的小組織體名改革社會黨 (The Reformist Socialist Party) 卻贊助政府。這一黨的領袖畢索拉提 (L. Bissolati) 受了軍務幫辦和戰事恤金部的總長之職，還有好些黨員也活動於政府的範圍之中。

至一九一七年的夏季，意國社會黨、勞動總會、和國會社會主義團的指揮人發表一種國內和國際改造的重要計畫。¹

1 這種計畫在國際方面所要求的是：不應有強迫的合併，民族自決，海洋自由，各國即刻於同時減縮軍備，廢除經濟的障礙，並且組織一個裁判所同盟會。

在國家方面，他們這些人所主張的是一種共和的政府；廢除元老院；無性別的普通選舉；創制權，複決權，和罷官權；無限制的結社自由；撤消政治的警察；外交機關由議院負責；行政職務的分權制；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權；政府事務的改革；依照實業的模範形成行政部的一種簡單組織，每天八點鐘的工作制，最小制度的工錢，和強迫教育三項的法令；提倡協作的農業；藉組成一種極大的集合的土地所有權——這種所有權的起點將由屬於政府和各慈善機關的土地以及未曾開墾或開墾不合法的土地構成之——之力，實行『土地的社會主義化』；只對於直接耕種土地的人才予以土地。他們的宣言又要求強迫農民互相結合，要求爲着以最小限度的費用獲得最大限度的生產物起見，須以專門的技術去管理農業的生產，並且要求加重所得稅，和遺產稅，又要求速即改組國際黨，使他成爲一個有力的機關。

一九一七年夏季，意大利在坎坡列托 (Caporetto) 的戰爭失敗足以減少社會主義者反對戰爭的宣傳運動，他們內中有許多人所採納的格言是，『既不擁護戰爭，又不妨礙戰爭』。俄國十一月的布爾希維克派革命使意大利人極力要求所有交戰國前敵的停戰。至一九一七

年十二月，社會主義的代表穆格利 (Morgari) 在意大利國會反對黨的仇恨呼聲中甚至於不僅要求實現一種布爾希維克主義的和平，並且要求實現一種應用布爾希維克派方法所得的和平。

首領下獄

——因社會主義者煽動的結果，遂有一九一七年十月四日所通過的『色

契』 (Soechi) 法令出現，這是懲罰那種主張『戰敗的』 (Defeatist) 宣傳運動的。意政府不

肯允許社會黨在是年十一月召集會議，至一九一八年的上半期，許多著名的社會主義者都被

逮捕和監禁，而社會黨的秘書拉雜利 (Lazzari) 副會長邦巴西 (N. Bombacci) 和前進報的

主筆塞拉提 (G. Serrati) 都在被監禁之列。各種判決的罪案是從兩年四個月的徒刑起至

三年六個月的徒刑止，這些案件惹起意大利全國舉行無數反對政府的遊行大會。

當一九一八年的秋季，正在停戰之前，社會黨的會議重行申明他的反對戰爭的論調，詰問

國會中社會主義者的代表何以不能站在一種更取攻勢的地位上，並且以一種權力給予本黨的委員會，使他得驅逐那些不服從黨綱的代表。社會黨又不肯派代表參預擬在倫敦開會的

協約國社會主義和勞動會議，他所持的理由是，哥姆白斯 (Gompers) 君和美國勞動聯合會 (A. F. of L.) 一定派代表出席會中，而美國社會黨 (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和俄國的布爾希維克派的代表一定不能出席。他又謝絕美國勞動聯合會和美國社會民主同盟會 (The Social Democratic League of America) 所派的代表，不與他們接洽。

同時一班主戰的社會主義者於一九一八年的春季組織一個意大利社會主義聯合會 (Italian Socialist Union)，這個會大半吸收了改革社會黨的一般分子。這個聯合會和意大利工人同盟會 (Italian Federation of Workers) 通力合作，而這個同盟會是許多獨立的聯合會組成的，共有會員十五萬人。

停戰以後的情形——自休戰條約簽字以後，意大利社會黨的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發出一種宣言，表明社會黨一定不『加入推崇美國代表之舉』，因為不論這個代表個人如何公平，他總是代表一個資本主義的政府，他所處的地位是不能使他的理想實現的。

依照這種宣言看起來，社會黨的目的「在乎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和無產階級的專政」此事的範圍如下：

「一、生產工具，運輸工具，土地，鑛山，鐵路，和汽船的社會主義化，這些東西都由農民，水手，礦夫，和工人直接擔任工作和管理。

「二、商品的分配只能經過協作團體和都市代理機關之手。

「三、在世界所有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國際共和國 (All Socialist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 Republics) 聯合之後，取消徵兵制，並且一致減少軍備。」

社會黨這種宣言又極力主張從俄國撤回軍隊。當威爾遜總統參觀意國下議院時，他看見社會主義代表的四十個議席是空的。在威氏來遊的時期中，主張激烈的意國報紙時常質問他，為什麼一個懷抱理想的總統能夠允許德布斯 (E. V. Dohs) 以十年徒刑，並且指摘他不能斥責意國政府彰明較著的帝國主義。

至這一年的年底，就是社會主義聯合會的畢索拉提也覺得繼續做內閣的關員是不可能

的，他遂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辭職，他並且宣言索寧諾 (Tomnino) 男爵對於亞得里海 (Adriatic) 西岸的外交政策一定會惹起新的戰爭。社會主義聯合會又實行驅逐邦諾尼 (Bononi) 和潑列寧尼 (Berennini) 出會，因為他們於畢索拉提辭職之後，仍然戀棧，不肯退出內閣。這個聯合會在十二月間正式表明他反對祕密外交而贊成國際聯盟。

一九一九年的活動——當一九一九年的上半期，社會黨繼續申明他那從俄國撤回軍隊的要求，力爭赦免政治犯，卒達到釋放拉維利和別人的目的；他又替一切人民要求『自由處置他們自己的命運之權利，並且特別替丹馬提亞 (Dalmatia) 和小亞細亞的人民要求這種權利，因為他們的獨立現在受了意大利帝國主義的威迫而瀕於危險；』他『因為要使意大利人民獲得勢力，遂再表明他自己贊成一種總同盟罷工』贊成軍隊的退伍，自由，和從俄國撤回軍隊，他造成無數同盟罷工和遊行會，藉使他的要求得在人心留一個印象。

意大利社會黨和國際黨——拉維利和穆格利於是年二月被派參預柏恩國際社會主義會議，他們並且具有一種權力，就是『這種會議如果仍保有舊國際黨的精神，』則他們

可以贊助他。當這兩位代表達到目的地之後，他們宣言，這種精神不復存在了，意大利社會黨『對於參預各黨派和團體偏袒的會議不能同意，因為在歐戰之中，這些黨派及團體是和有產階級的政府親密，通力合作。』意國社會黨因國際社會主義局組織柏恩會議，後來遂發表一種不稍寬貸的彈劾書——『國際社會主義會議的攝影』他並且宣言，『在那些忠於國際黨原則的人和背叛國際黨原則而仍然反對社會主義實現的人中間，要想於一種單一組織之中共同存在是不可能的。』他信賴莫斯科會議，並且允許盡力去聯合那些仍然忠於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者。

社會黨與和平會議——社會黨在米蘭的新執行部第一次會議中指摘和平會議

對於國際聯盟的提議——他的委員會稱此等提議是些『欺妄的東西。』

『這是以狡猾手段種在巴黎和會中的，而這種和會戴着威爾遜有產階級觀念(Bourgeois ideology)的巧妙面具，在戰勝者的中間復行造出一種神聖同盟，不獨在政治上壓迫被征服的民族，並且在經濟上壓迫被征服的民族，和會又造成些無辜受累，忍氣吞聲的被犧

性者，及有產階級貪婪無厭之事，這是由帝國主義的軍國主義引路的，並且是反對國際無產階級的。」

自這種宣言發表之後，跟着就是一九一九年四月三日下議院一個四十一個社會主義的議員團對於和平會議所發表之嚴厲的批評，這種批評的一部分如下：

「協約國現在趨於壓倒戰敗國的一途。許多新國家正在組織之中，但這不是爲着他們自己的利益，這不過是爲戰勝國做緩衝地帶罷了。在巴黎造成的和議與布列斯特里托斯克條約是相等的。所以戰爭一事將和過去一樣，又會籠罩在地球上面了。法國正替自己要求地下有煤炭和地上有居民的新領土。意大利徘徊於一種假的威爾遜主義和真的帝國主義之間。英、美兩國要以經濟的勢力征服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應當想一想，總同盟罷工既已經獲得許多部分的勝利，能否在國際方面確實保證他們對於和平及生活的志願。

「我們將強迫巴黎和會尊重從前自由允許的事件，並且強迫他予工界以真正處置行政權的權力；這樁事在意大利實現出來，就是憲法的根本改革，大規模投票的參加，工團機關

的直接代表制，各種武斷權力的剷除，元老院的取消，國會自行召集的權利，和技術上及管理上分權制等等的擴大，這才是人民真正的主權。能够這樣，則一般人民將於各國中確立一種更嚴正的友誼，並且將以一種進步的方法去維持這種友誼，一直到造成一個包羅萬國的新國家爲止。』

當這一年的春季，意大利的各城市中發生無數騷動之事——羅馬，米蘭，波洛尼亞（Bologna），曲靈（Turin）和其他城市中發生二十四點鐘的同盟罷工之事，內中有些罷工是因政府不肯允許工人舉行遊行會，藉此作一種抗議，有些罷工是因爲要實現種種經濟上的要求，遂有此等舉動。

至七月初，意國許多城中因糧食發生暴動的風潮，一般市民搶劫幾千個糧食店，他們不顧城市政府的命令，而以分配食物之事託付各種工會。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國際同盟罷工把米蘭，特利斯特（Triest），和好些別的工業中心點都完全停滯。在是年十一月的選舉中，社會黨選出一百五十六個候選人，他在下議

院中的代表增加一倍。改革社會黨選出十六個代表，自由黨選出一百六十一個代表，民主黨選出二十三個代表，共和黨選出九個代表，退伍的兵士團選出二十三個代表，其餘各派選出八個代表。

社會黨的候選人拉維利對於選舉下院議長的投票，獲得一百四十三票，而阿蘭多 (Orlando) 獲得二百五十一票。本年秋季，意大利又時常發生同盟罷工的風潮。

斯堪帝納維亞各國

丹麥、瑞典和挪威強烈的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戰之中，對於保守他們各國的中立和幫助組織國際社會主義會議兩點，很能盡力。

在丹麥和瑞典的社會黨，雖不是大多數黨，卻是多數黨，社會主義者一時曾和自由派組織聯合內閣。在這兩國內的溫和運動促成左派各團體的組織。挪威的社會黨在歐戰之中確然趨向左派。這些社會主義運動的勢力在民衆之中安穩穩地增進。

丹麥

社會黨對於和平的努力——歐戰開始以後，丹麥社會黨即發出一種宣言，把這種衝突在根本上歸於國際帝國主義的種種勢力之作用。他力促別國的社會主義者進行種種和的提議，至於這些提議必定是足以造成國際的減少軍備和外交政策的民主主義化之基礎的。他對於違犯國際公法之事——如侵入比利時就是一個明證——提出抗議，他並且竭力主張召集一個國際社會主義的會議。

社會黨加入內閣——當一九一六年的時候，社會黨對於丹屬西印度賣給美國一事，曾實行參加。當處置這些海島之事正在考慮之際，各保守的黨派運用一種極激烈的愛國策略，要求這種出賣的事件不得完全定妥，並且要求舉辦新選舉。丹政府因為要不使土地均分派（The Agrarian Party）和保守黨獲得勝利，遂要求社會主義者加入內閣。社會黨於一九一六年十月一日召集一個特別會議，而這個會議以二百九十三票對三十二票決定取一種非

常的步驟，允許他內中一個黨員加入內閣而不任專職。這一黨在國會中的團體選舉斯坦寧 (T. Stanning) ——社會黨最初的首領之一——做他的代表。斯氏在戰爭之中留任爲內閣的閣員。

社會主義者投票的增多——社會黨的實力在歐戰之中安穩穩地增加了，至一九一八年春季的選舉時——婦女獲得選舉權以這回選舉爲第一次——選舉者選出三十九個社會主義者——比一九一三年多七人——和三十二個激烈派人加入國會。因此使激烈派和社會主義者聯合起來獲得七十一個議席，而前總理格利斯仙 (Christensen) 所統率的各反對派只獲得六十八個議席。社會主義者投二十六萬三千票，激烈派投十九萬二千票，共計四十五萬五千票，同時自由派投二十三萬票，保守派投十六萬七千票，總數爲三十九萬七千票。最高度的民衆投票爲社會民主黨所得。這一黨在哥本哈根——從市尹的職務以下——又獲得完全支配權，他並且在十四個城市會和三十四個鄉村會的議員中都佔大多數，他在全國所選舉之城市會和鄉村會的議員約有一千四百七十九人。據一九一八年年初的報告，他

的納費的黨員有八萬人，然在一九一五年便只有六萬人。

左派的形成

——丹麥社會黨採取國際黨的溫和論調，不肯派代表加入徐墨瓦爾德會議，而維持他向來和國際社會主義局的親密關係。到了一九一八年的夏季，有一個反對斯坦寧等機會主義的少數激烈派在尼科列仙 (Nicolaisen) 的統率之下，組織一個社會黨。

當歐戰之時，丹麥恰和別的國家一樣，使用壓迫的手段去對付激烈的言行。

(The Class Struggle) 和別種報的主筆既被捕入獄，而無數會議又被當局解散。丹麥在歐戰

之中因食物和別項必需品的缺乏，遂盡量採用國家管理產業制。當一九一八年的時候，社會

主義者在國會中的團體藉補偏救弊的立法，對於解決失業問題和增加直接稅兩點，卓著成效。

到了歐戰的後期，因他們努力的結果，丹麥所收的進款有百分之七十六是從直接稅得來的；

還有百分之二十四是從間接稅得來的。這種情形和幾年以前的狀況是完全相反的。

社會民主黨的實力——當一九一四年歐戰初起之時，瑞典的社會民主黨在下議院中所佔的議席較多於任何黨派所佔的議席——他佔八十七個議席，保守黨佔八十個議席，自由黨佔四十五個議席。社會民主黨在元老院中佔十四個議席，在城市會中佔四百二十六個議席。至一九一五年，他選出一百二十六個代表加入臨時國會 (Landsting)，比從前的選舉多得四十五個代表。

當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的時候，社會民主黨不願少年派社會主義者的反對，決定和各非社會主義的黨派組織一個聯合內閣。這一黨以七十票至六十一票反對國會要求逐漸減少軍隊之事，並且驅逐一個國會議員斯特芬 (Steffen) 出黨，因為他主張干涉德國。

少年派社會主義者的分離——社會民主黨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的全國會議中，正式贊成司托科姆會議，並且主張嚴格禁止酒精飲料。他以一百三十六票對二票通過一種議案，禁止少年派社會主義者提出獨立的候選人，並且要求他們認可從前黨中會議的聯合議案為這一黨統一一上不可改變的條件。

至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二日，少年派集合開會，一致拒絕社會民主黨所提出的條件，並且另造一個新黨，叫做瑞典社會黨（The Swedish Socialist Party）。司托科姆的市尹靈德黑格（Lindhagen）和國會團的十四個議員即刻加入這種採納徐墨瓦爾德和肯達爾會議方面的計畫之新運動中。

一九一七年九月的選舉中雖指明社會主義者多獲得十一個議席——社會民主黨選出八十六個候選人，少年派社會主義者選出十二個候選人——然這個舊黨因是年少年派社會主義者的退出，他的黨員遂大大地減少。

憲法的民主主義化——當一九一七年的秋初，社會黨和自由黨以三項爭端力抗保守黨：（一）為改革上議院，（二）為婦女投票權，（三）為國會多數派組織政府。保守派人於加入選

舉時原有八十六個議席，及選舉後只獲得五十七個議席，而國務總理斯瓦慈（M. Schwartz）且被逼而辭職。自由黨於國會二百三十個議席中獲得六十二個議席，他於是和那獲得八十六個議席的溫和派社會主義者聯合攏來，組織一個聯合內閣，而以伊當（Eden）做總理，此外

還有三個社會主義者做閣員，就是，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和第一個加入瑞典立法部的社會主義者布蘭庭，及這一黨的黨員巴姆西拿 (Balmstierna) 男爵和利當 (Ryden)。過了幾個月，布蘭庭辭去閣員之職。

自由黨和社會主義者在以後兩年之間，因爭一種更自由的憲法努力奮鬥。他們在下議院中雖佔多數，然他們在上議院中卻是少數（他們佔六十二個議席，對手方佔八十六個議席）而他們在上議院的提議時常是被遏制的。然上議院因這種態度勢將引起革命，又因德國革命的警告，迫不得已遂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屈服於種種自由的要求之下。在新憲法之下，婦女獲得投票權，上議院的選舉雖仍舊是間接的，然這種選舉的財產資格卻取消了，而選舉者名額且增至三倍。

激烈派的要求——新建的社會黨在歐戰之中仍繼續抨擊布蘭庭派社會主義者，至一九一八年的後半期，少年社會主義者聯盟會 (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 和瑞典兵工會發出一種聯名的宣言，要求（一）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這是全國各工兵農會所贊

助的；(二)造成一個共和式的政府；(三)取消上議院；(四)即刻召集一個建國議會，而這種議會是以年滿二十歲的男女無限制的選舉為基礎的；(五)即刻消滅軍國主義；(六)以有次序的方法，增加一切工人和文職官吏的工錢；(七)即刻採用每天八點鐘的工作制；(八)沒收各公司的財產和皇室的產業；(九)在社會支配之下，將這些財產分給工界。

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之末和一九一九年一月之初，瑞典各保守派從事於一種強烈的募兵運動，藉此獲得些志願兵去幫助亞斯濁尼亞保守派對抗布爾希維克派的戰爭。瑞典的社會主義者在全國各處開國民大會，對於募兵運動提出抗議，他們相信這種運動的目的原來是要把瑞典捲入戰爭漩渦中，去幫助德國。後來沒有多久，各募兵所就收束起來了。社會主義者在歐戰之中，反對瑞典和中歐各國握手，不屈不撓，堅持到底。

挪威

排斥軍國主義——挪威社會民主黨於過去幾年之間所持的論調，比較瑞典多數派

社會主義者所持的論調，更加激烈。這一黨在歐戰之中從事於一種猛烈的排斥軍國主義的運動。

左派當權

在一九一八年春季的會議中，社會民主黨的左派各團體獲得完全支配本黨的權力。此次會議不願執行委員會的反對，投票表決邀請瑞典社會主義運動的左派加入會中。執行委員會的議案是排斥『上等階級或工人階級的武力專政』並且勸告工人集合於他們的工聯及各種政治組織之中，藉作保護的工具，這種議案被此次會議打消。在另一方面，此次會議卻以一百五十八票對一百二十七票通過左派所提出的各種議案，這些議案的實質如下：

『社會黨不能承認擁有財富的階級對於工界的經濟掠奪權，即使這種掠奪是由國會中多數人贊助的，他也不能承認。所以挪威工黨在工界解放的戰爭中必須保有從事羣衆行動或革命的權限。』

社會民主黨對於組織兵工會又表示贊成。然他那舉行一種軍事的同盟罷工之提議卻

被一百二十票對一百十五票打消。

社會民主黨的實力——社會民主黨在一九一五年選舉中所獲的選舉票為全額中三分之一。到了一九一八年，他羅致新會員一萬人，和從前的會員合計為八萬人。

挪威的工聯運動比較社會主義者的運動更偏於保守，至一九一八年十月，工聯運動投票反對怠工和總同盟罷工。

歐洲各小國

比利時

比國社會主義者在歐戰之中因本國被外人佔領，故不能為有效力的動作。然社會黨對於供養人民，保衛工人使不受德人的干涉，和發起國際會議三項，著有成效。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社會主義者在國會中的代表約從四十人增至七十人，天主教徒選出七十三人，和從前相較，失去二十六個議席；自由派選出三十四人，和從前相較，失去十一個議席。一般社會主義者

獲得任何黨派所獲之最大的民衆投票。

荷蘭

和平活動——荷蘭的社會主義者在歐戰之中一致保持一種贊成中立的運動。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居洛斯居拉在大戰中也竭力活動，要使協約國的社會主義者和中歐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得互相了解。

社會民主黨又竭力反對生活費的增高和軍國主義，他又贊成政治的改革。當一九一八年的後期和一九一九年的初期，因糧食而發生的騷動徧於全國，革命的謠言到處流行，在許多會議中並且常聽見要求女皇退位的呼聲。居洛斯居拉在十一月的演說中曾宣言『有產階級的各黨派既都附和資本家，則我們不得不想及我們可以跟着柏林的前例走』這一點，居氏並且宣布當使用暴力，他這種演說引起政府界很大的驚慌。

經濟改革的計畫——社會民主黨和工聯同盟會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發出

一種宣言，要求（一）軍隊即刻退伍，（二）一切婦女和成年人須有選舉權，（三）取消上議院，（四）徵收直接稅去彌補戰爭的費用和改造時期的費用，（五）『凡能據堅固的基礎而加以改良的各項工業都作為社會主義化的工業』，（六）替工人預備適宜的住所，（七）改良農民的狀況，（八）取消一九〇三年的同盟罷工律，（九）食物的分配當更改良，（十）凡年在六十歲以上的人須有養老金，（十一）制定每日八點鐘的工作制，並且制定鑛工每日六點鐘的工作制，（十二）失業工人由國家保險，（十三）增加政府中職員的薪水，（十四）承認國際工聯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bor Unions）的一切要求。

瑞士

贊助徐墨瓦爾德會議——瑞士社會主義者在歐戰之中保持他們繼續反對戰爭的運動，並且把總同盟罷工看做一種社會進步的方法，愈加注重於這種罷工。至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社會黨會議贊成徐墨瓦爾德計畫，要求所有交戰國的社會主義者採一種革命的行動

去制止歐洲戰爭，他又主張取消軍事裁判所，要求在瑞士軍隊中的軍官當和兵士受同樣的口糧，並且和兵士睡在一處。

此次會議，還有一種議案，就是要求本黨的改組，使格洛特里聯合會 (Grütli Union) ——這是一個機會派——完全消滅，而代以一種普通的組織——格洛特里聯合會後來不肯承認這種要求。瑞士社會黨因這個聯合會的退出，故他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齊利池會議所呈出的名冊，指出他的納費黨員只有二萬七千四百八十五人。

反對軍國主義的論調——社會黨因考慮社會主義者對於歐戰的態度遂於一九一七年六月九十兩日開一個非常會議，以二百二十二票對七十七票決定取一種極力反對軍國主義和戰爭的論調，並且力促本黨和他所選的代表對於那些足以維持和鞏固軍國主義或是勢將造成國際糾紛的一切要求，預算，及法律，都應根本反對。他決定只派代表加入徐墨瓦爾德會議。

不派代表到柏恩——社會黨於一九一九年二月的柏恩國際社會主義會議開會之

前，又力持一種反對戰爭的論調，他的代表不願執行委員會的勸告，以二百三十八票對一百四十七票決定不派代表參預柏恩會議，並且要求全國執行會發出一種召集各黨派的國際會議之通告，而這些黨派必須是以階級戰爭為基礎而組織的，並且必須是大概遵守徐墨瓦爾德和肯達爾會議所宣布之政策的。

總同盟罷工——社會主義者在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一九年的兩年中和有組織的勞動界聯合一氣，藉總同盟罷工的方法努力要求政治的和經濟的改革。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時候，曾發生這種同盟罷工之事，他的目的在乎要求以比例代表制為基礎的新國會選舉，婦女選舉權，普遍的軍隊改組，更善的食物分配，一星期四十六點鐘的工作，普遍的強迫勞動，進口貨和出口貨的國家專業權，老年保險，疾病保險，和由有產階級償還公債等項。

據當時的謠言，說同盟罷工者的目的在乎依照俄國革命的方針進行，並且在乎獲得各軍械局的軍械，但是瑞士的聯合軍急馳往保護這些機關，而一般農民尤首先在這些機關中設防，並沒有發生侵襲之事。社會民主黨的各領袖於九月六日向聯合國會呈出他們的要求條件，

而在以後五天之內一切公事、郵務和鐵路都歸於停頓。國會承認發出早日選舉全國會議的議員之通告，但是其他要求都沒有被認可，至十一月十四日，同盟罷工遂宣告終止。

在歐戰之中，瑞士社會主義運動對於因戰爭而更加富裕的農民雖沒有何種很大的影響，然他在城市的工人、文職的官吏和專業的人員中卻是勢力日增。

當一九一九年的秋季，社會主義者選出三十九個候選人加入全國立法部，他們的代表增加的數目超過一倍。當是年夏季，社會黨決定不加入第二國際黨或莫斯科國際黨。

西班牙

社會黨對於歐戰的態度——歐洲大戰和因此所生的種種壓迫使西班牙社會主義者得在本國政界中佔很大的勢力，這是他們這一黨成立後的第一遭。自歐戰爆發以後，西班牙國社會主義者起初持一種確切的中立論和反對軍國主義及戰爭的論調。後來黨中有幾個黨魁極力要求西班牙加入戰爭，幫助協約國，而在國會中的一個社會主義者伊格力西亞

(Telerias) 尤特別作這種主張。然這種感情卻不是社會黨一般黨員所同具的。

一九一七年的同盟罷工——在歐戰之中，西班牙許多人口集中點發生好些經濟的騷動之事。至一九一七年三月，工人總聯合會(The General Workers' Union)和勞動總會發出一種宣言，表明除非用社會的立法去拯救經濟的局面，則一種總同盟罷工是不能免的。當這一年的夏初，同盟罷工之事更時常出現，到了後來，發生一種鐵路罷工，跟着又是一種總同盟罷工，要求政治和經濟的改革。內閣宣言，這種同盟罷工的目的是在乎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政府，遂派遣聯合軍駐紮於各工業中心點，槍斃好幾百工人，並且逮捕好幾十個人。

社會主義者的勝利——在那些被捕的人中有好些同盟罷工的首領，如大學教授

伯斯脫羅 (Besteiro)，以及卡巴列羅 (Caballero)，安基洛 (Anguiano) 和薩博利 (Sabori) 等都在其列。他們這些人都經過審判，然後送往卡達淨拿 (Cartagena) 的薩達巴巴拉監獄

(Santa Barbara Prison)，受無期徒刑的處分。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城市選舉中，這四個犯人都被提出為馬德里 (Madrid) 城市議會的候選人，並且都獲得最多數的當選票。然

他們的當選卻被宣告爲無效，因爲他們都是犯人。

至一九一八年春末又舉行選舉，他們四人的名字再被提出於社會主義者的名冊中，並且再獲得極大的勝利，而社會主義者的代表且從一人增至六人。自這次選舉以後，國會——聯合國會——允許完全赦免他們，甚至於替伯斯脫羅恢復教授之職，他們於是凱旋而返馬德里。他們在國會之中即刻開始暴露政府於八月同盟罷工時待遇罷工者之事，並且強迫國會聯合調查此事。有許多人把他們此舉看做西班牙真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點。

當一九一九年的年初，巴塞洛拿 (Barcelona)，塞維爾 (Seville)，和別的城市因生活費的增高，失業問題，和別項弊端，又發生同盟罷工之事，並且還多少帶一點總同盟罷工的性質。

更進一步的壓迫——西班牙王於是年五月一日勞動節騷動之後，恐國會對於猛烈的壓迫手段不能贊助，遂即解散國會，並且在各工業城鎮中增加警備軍。西政府對於那些被證明帶有何種『布爾希維克主義』的傾向之人，也加以殘暴的處分，有好幾百俄國人和別的外國人都被放逐於阿德色 (Odessa) 和別處地方。然因俄國革命所煽動的社會主義之熱情

在這個退化的國家裏面，似乎是不願這些懲罰，仍舊一往直前，不稍退卻。

葡萄牙

自葡萄牙加入歐戰以後，葡萄牙社會黨因持強硬的反對戰爭論，初時受政府嚴厲的懲罰，但是後來因國人厭惡戰爭，日甚一日，這一黨又逐漸獲得他的權利，並且逐漸發展他的勢力。他贊成徐墨瓦爾德會議，同時他對於國際社會主義局所召集的司托科姆會議不肯派代表加入。到了後來，他派一個代表加入司托科姆第二次會議。然這個代表卻未曾獲得通行的護照。

巴爾幹各國

塞爾維亞——巴爾幹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在歐戰之中處於一種特別困難的地位。

塞爾維亞的社會主義者始終反對戰爭，贊成徐墨瓦爾德會議，並且選派代表加入第二次司托科姆會議以後，即時召集的會議。自德人侵入塞國以後，凡直接或間接討論戰爭的會議都不

准開會。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的社會主義者自歐戰初起之時，即從事於和平運動，而羅國於歐洲開戰後猶維持十六個月中立，大半是這種運動之力。拉科斯基 (Rakowsky) 博士被捕入獄，消息不通。自德人長驅入羅馬尼亞以後，拉氏被載入俄，並且就監禁於俄國，但因俄國革命，拉氏被釋出，並且成爲俄羅斯蘇維埃中一個議員。

這種戰爭使羅國社會主義運動受很大的挫折，在德國支配之下，羅馬尼亞國內和塞爾維亞一樣，所有各種會議幾致不能開會。然當一九一七年的時候，羅國人卻在保查列斯特開過兩次大會議，一次會議是運動減低高貴的生活費，還有一次會議是要求和平。當一九一〇年，社會主義者的投票不過一千五百五十七票，到了一九一四年便有二千零四十七票。至一九一九年的夏季，保查列斯特的社會主義俱樂部爲羅國當局所封閉，而社會主義者的會議也被禁止了。在巴黎的羅國社會主義者於是年八月對於羅馬尼亞運用軍國主義去攻擊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一事，提出抗議。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的社會主義者分爲兩派，一爲『廣義派』，一爲『狹義派』。前一派贊助戰爭，因此獲得政府中的位置；後一派竭力排斥一切戰爭，並且贊成徐墨瓦爾德會議。這一派的黨員因反對戰爭，而被捕入獄的，不下一千人。當一九一六年一月的時候，主戰派社會主義者有五千八百個納費的黨員；『狹義派』社會主義者有三千八百個納費的黨員。至一九一九年五月，在代表社會黨黨員和工聯主義者的會議中，造成一個保加利亞共產黨，並且根據國際共產黨所定的方針，規定一種黨綱。一九一九年的選舉遂把保加利亞的社會主義者置諸政治生活的前面。

希臘——當歐戰爆發之時，希臘威尼截洛斯 (Venizelos) 的大巴爾幹計畫獲得社會黨中大多數人的贊助，而這一派贊助威氏的人遂從事於參預歐戰，幫助協約國的運動。至一九一五年，社會黨的開創者德列科里斯 (Drakoules) 因從事於主戰的運動，遂被逐出黨。這兩派社會主義者中間較小的一派名勞動聯盟會 (The Labor Federation)，他主張中立，並且加入巴爾幹各國社會主義聯盟會和徐墨瓦爾德會議，至一九一五年八月，他送一種書文給

保加利亞的「狹義派」社會主義者，極力攻擊德、英、俄三國運用明白的帝國主義的計畫來支配巴爾幹各國。這種文書惹起嚴厲的指摘，但是他因此比從前更得人心。

芬蘭

第一個社會主義的總理——芬蘭的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戰中安穩穩地發達，至一九一六年六月，社會黨獲得芬蘭國會中大多數議席（社會黨在二百個議席中獲得一百零三個議席），因此使芬蘭在歐洲中成爲社會主義者多過一切黨派聯合的議員人數之第一個國家。自社會黨此次勝利之後，即組織一個聯合的內閣，而以一個社會主義的議院法學者托科（O. Tokoi）爲參議院的院長，這種位置和別國的國務總理是相當的。國會中的社會主義者於俄國革命之後，鼓吹芬蘭和俄國分離，處於絕對獨立的地位，但是俄國的臨時政府雖恢復芬蘭的憲法，卻以爲這個獨立問題須留給建國議會去解決。

德人幫助白衛軍——一個復舊反動派的人斯威蓄伏德（J. Svinhufud）藉着白衛

軍的贊助托科而起，在以後的幾個月之中，代表有產階級的白衛軍和赤衛軍——這種赤衛軍大概是由芬蘭社會主義者組織的——發生一種激烈的戰爭。白衛軍向瑞典求援，但是沒有得到許可。至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社會主義者據有政府，把他們的勢力擴充及於全國，前總理斯威蓄伏德遂逃往德國。旋有人要求幫助在曼內黑姆 (Mannerheim) 將軍統率之下的白衛軍，於是白衛軍藉着德國軍隊和戰艦之力把赤衛軍打敗，有產階級再握政權，至五月二日，斯威蓄伏德被舉為特權執政官。到了五月二十五日，內閣辭職，而舊芬蘭黨的黨員巴斯基威 (Pauskivi) 被選為國務總理。自此年春季一直到年底，芬蘭政府力圖在一個德國親王之下，構成一種君主政體。

『白禍』——當赤衛軍當政之時，白衛軍的正式報告在實際上雖只紀出六百二十四個人的死亡——內中有一部分人是戰死的——然他卻說因反對赤衛軍而遭殺害的人超過一千名。自白衛軍回來以後，芬蘭政府乃以嚴酷手段對待那些留在國中的社會主義者，據正式報告，這種嚴厲對待的結果，遂有二萬人沒有受過審判即被槍斃，同時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和十

月之間，約有一萬三千人因饑渴而死於幽禁政治犯的營寨中。有九十二個社會主義者當時爲芬蘭國會議員，據倫敦泰晤士報的報告（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他們內中除一個人之外，都被政府逐出國會，同時那些留在國會中的立法者又通過好些限制選舉和復舊反動的法律。

曼列黑姆當選爲國務總理——芬蘭國會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認可斯威蓄伏德辭去特權執政官之職，並且選舉曼內黑姆將軍爲國務總理，那些被逐的社會主義者構成國會中百分之四十七，然他們對於這種決定沒有發言權。

社會主義者的成功——當一九一九年春初，社會主義者在城市選舉中獲得好幾次勝利，他們選出在黑爾新福（Helsingfors）的二十六個社會民主黨人加入城市會，這個會中尙有三十四個非社會主義者的代表。在是年三月的選舉中，社會主義者雖受選舉差別的_{限制}，仍是一個最大的單一黨，他選出八十個議員加入國會，和別的黨派相比，則芬蘭共和黨選出七十個議員，芬蘭帝制派選出二十二個議員，瑞典人選出二十二個議員。到了這一年的夏

季，芬蘭社會民主黨力促協約國的社會黨「盡他們的能力所及，向他們的政府求得一種保證，使他們的政府不主張芬蘭參加〔反對俄國的〕軍事動作，並且不壓迫芬蘭。」這樣的參加不過是鞏固復舊反動的勢力罷了。社會主義者在是年夏季中又撤回他們的候選總統，而贊助少年芬蘭黨（The Young Finn Party）的候選人斯達爾堡（Stahlberg）教授，斯氏的爲人是個儻不羈的。曼內黑姆的秉政因斯達爾堡的當選，遂告終止。

歐洲其餘各國

波蘭——當歐戰爆發之時，俄屬波蘭發生三種社會主義的運動——一爲俄屬波蘭和利士安尼社會民主黨（The Social Democracy of Russian Poland and Lithuania）二爲波蘭社會黨的激烈派（The radical wing of the Polish Socialist Party）三爲社會黨的多數派（The majority group in the Socialist Party）。前兩派是從事於俄國革命運動的。後一派希望中歐各國獲勝，藉以實現他們國家主義的夢想。然自俄國革命以後，這一派也幫

助俄國。因這種援助，遂使社會主義者爾蘇斯基 (Pilsudski) 將軍和他的部中許多人員都在德國被捕入獄。

自俄國革命以後，社會主義和勞動運動雖因社會黨的彼疆此界致使一般社會主義者不能獲得大多數議席，然這種運動卻安安穩穩地發達起來。

波蘭社會黨的激烈派於一九一九年派代表加入盧塞恩的第二國際會議，但是他的代表沒有得到瑞士的許可。這一黨的執行部因此向國際黨發出一種宣言，表明波蘭正受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壓迫，受俄羅斯的壓迫，並且受協約國的壓迫，這種宣言要求國際黨贊成波蘭和上細列細亞 (Silesia) 特申 (Teschén) 及波拿尼亞 (Poznanian) 的波蘭省分聯合。這種宣言關於波蘭和俄國爭鬪一事，曾說明如下：

「勝利的協約國……把經濟和政治的獨立來欺騙我們，並且利用我們的有產階級卑鄙齷齪，倚賴他們，遂使我們工人的熱血洒在東方戰場上，使一種謀獨立的爭鬪成爲一種替地主謀利益及在柯爾加克指揮之下謀改造俄皇室的侵略戰爭。」

波蘭社會黨倡言國際黨的再造是拯救各國唯一的方法。

波希米亞——

自捷克斯拉夫新共和國構成以後，國內即表示很大的社會主義的熱

情。這個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馬維里克 (Mazaryk) 極力贊成社會主義和集產主義的政策，

同時國務總理曲索爾 (Tuzar) 是一個終始不變的社會民主黨人。在一九一九年的夏季，國

中宣布許多改革之事。哈樸斯堡貴族的大產業都被沒收，沒有賠償。據當時的決定，每一個

所有主應留下三百畝生產地和二百畝林地，其餘的土地則當分給農民，和從前的兵士，並且特

別當分給農民的協作社。每天八點鐘的工作制在工業中及土地上都成立了，而失業，疾病，災

禍，及老年的社會保險制也確定了。

在是年八月三十日各工聯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中，有一百二十個出席的代表說是代表三

十萬會員，他們要求沒收私有工業的產物，並且要求鑛山，鑄造所，供給光，熱，水，電工廠的公司之

社會主義化。他們宣言，沒收土地之事應當即刻進行，而那些和土地有關係的工業店也應當

一併沒收。

這一次會議又主張在那些還沒有收爲國有之商店工廠的管理部中當採用勞動代表制。

爵角斯拉夫黨——一九一九年四月好些爵角斯拉夫社會黨 (The Jugo-Slav So-

cialist Parties) 在柏爾格列德 (Belgrade) 開會，會議的結果遂替塞爾維亞人、格洛亞提亞人

(Croatians) 和斯洛維人 (Slovenes) 的新國全土組織一個單一的社會黨。塞爾維亞社會黨

在此次會議之前，首先集合各相異的團體，草擬一種計畫，內中主要之點是和第三國際黨結合，

對於反對戰爭一事不能讓步，對於和內閣共同協作一事，取仇視的態度，對於柏爾格列德的國

會，不出代表，因爲這個國會是任意組織的，故不能說他可以代表全國真正的民意。這些條件

爲全體與會者所採納。¹

1 據人道報的通信員報告，塞爾維亞、波士尼亞和丹馬提亞的各社會黨對於這種宣言，一致負責，沒有多久，幾乎全體

黨員都抱有此次會議所具的見解。門的內哥羅在歐戰前沒有社會黨，但是自停戰以後，有好幾個機關加入塞爾維亞社會

黨。只有斯洛維克亞社會黨是一個沒有加入的唯一一黨。

據這位通信員說，爵角斯拉夫社會黨在歐戰前，黨員的數目在五萬人以上，自停戰後，黨員的人數大大地增加了。在議

會中據有議席的社會主義代表約有十二人之譜，但是他們這些人却被視為「社會愛國者的」代表，他們不過在虛名上是些社會主義者罷了。同時一班工團主義者召集一個會議，宣布與社會黨完全結合一致，並且在這兩個團體之間，定出一個交換代表的辦法。

斯洛維克亞——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在斯洛維克亞 (Slovakia) 宣告成立，袁洛塞克 (A. Yanousek) 被舉為總統，而這個共和國並且與蘇維埃俄羅斯及

蘇維埃匈牙利結訂同盟。至六月二十二日，斯洛維克亞公佈部 (The Slovak Press Bureau) 布告，一切工業，銀行，大營業店的社會主義化正在進行之中，而赤衛軍也正在組織之中。然斯洛維克亞於六月底又為捷克斯洛維克亞的軍隊所佔領，並且復行合併於捷克斯洛維克亞共和國。¹

1 參看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的滿切司特保護者。此報的通信員說明有無數帶着臨時性質成永久性質的蘇維埃。

概論——照以上各節看起來，他們便知道，當大戰時在沒有陷入革命漩渦的歐洲各國

中，社會主義運動的勢力安安穩穩地一步一步增加起來。英國工黨的黨綱逐漸改變，趨於激烈一途，至一九一八年，這一黨遂成爲第一個反對黨；丹麥和瑞典的社會黨在下議院中所支配的代表多於任何黨派，在挪威的社會黨所獲的選舉票不少於全額中三分之一。意大利的社會主義者勢力很大，所以時常聽見關於革命的預言。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在國會中雖失去很多議席，然他們在民衆投票中卻佔得勝利。西班牙的社會主義者在他們的歷史中初次成爲一種政治上的要素。在各小國中大部分的社會主義運動雖因歐戰受極大的搖動，然他們卻已侵入羣衆的想像力中，這種現象是以前所沒有的。

普通的社會主義的熱情一面增加，而大多數國中社會主義運動的自身便愈趨於激烈一方面，並且憑藉一種有增無已的熱忱，主張使用總同盟罷工這些武器。以後幾年之間，在這些國內除一般社會主義者和擁護現制度的人因奪政權而起爭端外，在社會主義運動之內將發見一種很有力量的爭鬪，就是第二國際黨中主要人物所代表的意見和世間所謂第三國際黨即一般共產主義者在莫斯科組織的所持的意見互相衝突。

第十四章 美洲和別處地方一九一四年以來的情形

美國

社會主義運動的特點——當歐戰之時，美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特點就在他那反對戰爭的勇敢態度，及提倡和平的活動。

調停和封禁——自歐戰爆發以後，美國社會黨第一種行動就是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二日所發出的宣言，這種宣言表明他同情於各國工人，援助歐洲各社會黨力爭和平，力促本國行政部即開調和的談判，並且盡力使這種戰爭，即刻終止。這種宣言的結尾反覆申明社會黨反對此次戰爭以及其餘一切假藉名義的戰爭。

過了兩天，社會黨主張取即時行動的全國委員會要求政府據有裝包貨物棧，冷倉庫，穀倉，麪粉工廠，『以及其餘保障民食所必須的工廠……當政府得支配各項實業的時候，他便可以阻止糧食輸入歐洲。』歐洲的當局若不能以糧食供給他們的軍隊，他們將迫而遣散他們的兵

卒。』 這個委員會又主張應當禁止貨幣和軍器輸入歐洲。 如果實行這些提議，則妨礙協約國的作戰計畫必遠過於中歐各國所出的主意，既有這種情形，故這種議案惹起嚴厲的批評。

召集國際會議的請求——至是年九月，社會黨通電十個交戰國的社會主義者，力促他們盡力引導他們的政府容納美國的調停。 過了幾天——九月十九日至二十日——這一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要求在歐洲或美洲召集一個國際社會主義會議，如果這種會議是在華盛頓舉行，他並且承認支付各代表的一切費用。 然這種會議卻沒有成熟。

至一九一五年五月，社會黨於盧細潭尼亞事件 (The Lusitania incident) 發生之後，曾發表一種宣言，他力爭『無論一種禍患如何可怕，無論一種罪惡如何可惡，總不足以證明各民族之互相殘殺，和各國家之彼此蹂躪是一種正當的行爲。』 他並且要求一般工人羣起而反對戰爭。 同時他又發表一種媾和的計畫，主張國際聯合，減少軍備，普通選舉，產業的民主主義，取締因圖私利而製造軍器之事，取消秘密外交，並且要求應用『不賠償不合併』的程式。

社會黨於同月之中又在他的黨綱第二條第七節裏面新加一段，表明：『凡在公家服務的

社會黨黨員對於因陸海軍或戰爭的目的而集斂金錢一事，如果投票贊成，則當驅逐出黨。』

中立國會議的提議

——美國下議院中唯一的社會主義者墨葉倫敦

(Meyer)

(London) 在第六十四次會議中提出一種議案，要求美國召集一個中立國的會議，擔任調停各交戰國的戰事，這種議案並且說明，據元老院和下議院的意見，如果以下列各原則為基礎而從事談判，當能確立一種永久的和平，所謂談判應當根據的原則，就是：撤退侵佔地帶的軍隊，恢復各種被壓制民族的自由，洛林，亞爾莎士，波蘭，及芬蘭的問題取決於民衆投票，除去政治上和民法上的各種限制，維持海面自由，減少軍備，組織國際仲裁的法庭，如果不服這種法庭的判決，則藉商業上的同盟抵制為懲罰之具。

墨西哥的危機

——一九一五年六月，美國社會黨對於本國對付墨西哥的危機，又提

出嚴厲的抗議，他當時宣言，干涉墨西哥事件，就是『實實在在消滅酷愛自由的墨西哥人民之種種熱望』，他又申明美國對於自己的事件應當注意之處還很多。

社會黨於一九一六年春季向本國總統呈遞一種說帖，表明美國資本家據有墨西哥財富

七十億中之四十億，以及大營業家想本國保護他們在墨的投資這兩點，是兩國衝突的裏面原因之一。

一九一六年的政治運動——當一九一六年的時候，社會黨的主要事件是選舉總統的政治運動，這種運動大半是以反對軍國主義爲立論點的，他提出伯恩孫（A. L. Benson）和克泊居里克（Kirpatrick）爲候選大總統及副總統。社會黨的計畫是要求於宣戰之前舉行複決制的投票，拋棄門羅主義——他以為這種主義似乎是藉以保持中美及南美，作爲一塊私有的營業保留地——即刻使菲立濱羣島獨立，並且由美國召集一個調停戰事的會議。他又反對蓄養大額的軍隊，因爲這是一種帝國主義的武器。

許多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以前的時候是贊助社會主義者所提出之選舉名冊的，他們在此次選舉運動中卻投票贊助威爾遜，他們所持的理由是，當威氏秉政之時，已經通過很多的社會及勞動法令，他已經解決了那種可怖的鐵路同盟罷工，使人心滿意足，『他已經使我們立於戰爭之外，』他在此次選舉中如果失敗，結果必定選出一個復舊反動的人來做總統。

伯恩孫的政治運動所以失敗，除掉上述的原因以外，還有一種原因，是因他不能引起從前德布
斯所煽動的那種熱忱，有許多人覺得一九一六年這位總統候選人太注重於反對軍國主義的
一點。社會主義者在一九一二年的投票爲八十九萬七千零一票，他們此次投票的結果爲五
十九萬零二百九十四票，和上次比較，幾乎減去百分之四十五。

社會黨於一九一七年一月又要求召集一個國際會議，提議這種會議於是年六月三日在
海牙開會。這一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於美國對德斷絕外交關係之時，又提出一種抗議。

聖路易城的會議

——社會黨於美國將近開戰之時，定於是年四月七日至十四日在

聖路易城召集一個特別緊急會議。這種會議即於宣戰後開會。預會的代表以大多數的投

票，決定採一種反對戰爭的計畫，這就是世間所知道的聖路易議案，這種議案後來又經過複決
制投票的批准。這種議案再確認社會黨抱定國際主義，並且宣布他那不可改變的反對戰爭

論，聲明他反對近世戰爭的理由，斥責美國於戰前不能保持中立的精神，表明他相信此次戰爭
必不能促進民主主義的主張，說明美國當宣戰之前沒有就商於人民。這種議案又要求出版

自由，反對初等學校中的軍事訓練，並且主張各項大實業的社會主義化和民主主義化。社會黨反對徵兵的黨綱，形容戰爭性質的條文¹，和他通常反對戰爭的態度，這幾點惹起好些社會主義者和非社會主義者的許多攻擊。

1 這種條文說，「在一切近世史上，沒有一種戰爭比我們現在行將加入的戰爭，還更無道理。」

在此次會議中共提出兩種少數人的計畫，一種是反對戰爭的，一種是主張戰爭的，自停會之後，有許多代表署名於一種少數人的報告書上，這種報告書只承認此次戰爭是一種事實，並且要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財富的登記，工業的社會主義化，以及和敵國社會主義者的交通，因為有了這種交通，或可藉此於最早的時期內實現一種民主主義的和平。有幾個著名的社會主義者於社會黨採納那種多數人的議案以後，即退出黨外。

至是年六月，社會黨的委員會力促政府明白說明美國從事戰爭的目的，參戰時和協約國所訂的條約，以及終止戰爭的條件。

一九一七年的選舉——社會主義者在一九一七年秋季的選舉中竭力從事於各

種政治運動的活動。希爾竟爲紐約市長的候補人，社會主義者在此處的投票，當一九一三年共有三萬二千零五十七票，到了這一年便增至十四萬五千八百九十五票。七個社會主義者當選入市董事會（The Board of Aldermen），這個機關裏面以前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的代表。

又有十個社會主義者當選入議會，當一九一六年的時候，議會中只有兩個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的運動注重於倡導和平，保留民法上的自由，和抗議『高貴的生活費』。社會主義者在芝加哥的選舉投票佔全額中三分之一。他們在克立夫蘭（Cleveland）所增加的選舉票爲百分之三百五十，在新新拿笛（Cincinnati）所增加的選舉票爲百分之四百，在托里多（Toledo）德頓（Dayton）及阿海阿（Ohio）其他城鎮中所增加的選舉票也很有可觀。美國有精確選舉統計表可查考的十五個城市指明一般社會主義者共投三十一萬四千票，等於全額中百分之二十一，又十分之四。這種數目比較這些城市中社會主義的投票人平常所投的票，多至四倍以上。然一九一八年春季社會主義者在某幾處選舉中的投票額減少。至是年八月，社會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採一種議會改造的計畫，很受許多人的贊揚。

社會民主聯盟會——許多主戰的社會主義者自退出社會黨後，即組織一個社會民主聯盟會 (Social Democratic League)。起初斯巴哥任聯盟會的會長，瓦靈任祕書，斯托克斯 (Stokes) 任會計。至一九一八年，查爾斯羅素 (C. E. Russell) 代斯巴哥做會長。這個聯盟會派出許多使者到歐洲，他們到歐的原因有一半是要阻止國際社會主義會議，除在某幾個特別規訂的條件之下得開會外，不可開會。

國民黨——社會民主聯盟會中有幾個會員和好些會外人要極力和美國社會黨以外之民主主義的種種勢力相抗，遂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四日組織一個國民黨 (The National Party)。出席於第一次會議的人有禁酒黨 (The Prohibition Party) 單稅制論者，進步派，社會主義者，和一個混合團體的代表。有好些贊助國民黨的人後來組織一個「四十八人的委員會」，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這個委員會在聖路易城採納一種和工黨黨綱相似的黨綱。

一九一八年的選舉——社會主義者反對戰爭的論調，社會主義報紙和會議的全被禁止，美國許多地方兩個舊社會黨的混為一體，以及工人一時增加工錢的影響這幾點都在

那些減少一九一八年社會主義者選舉票的要素之列，至於這種減少的數目是以前一年的選舉票爲比例的。然是年社會主義者在許多地方的選舉票卻多於一九一六年的選舉票，如紐約州社會主義者的選舉票幾達八萬五千票，然兩年前他們只投三萬八千票，兩相比較，則一九一八年的票約增加百分之二百二十五。（這一州的選舉票全額約增百分之四十二。）然紐約州兩個舊社會黨的混合遂使墨葉倫敦不得當選入國會，而十個社會主義的州議會議員中有八個人也都失去議席。

反之，社會主義者在維斯康新 (Wisconsin) 的選舉票增加起來。柏格爾復當選入國會，又有十六個社會主義的議員和四個元老院議員加入這一州的立法部。（柏格爾的議席後來被議會一致的投票撤消，然他即刻又被選入議會。）

社會主義者在密爾瓦契 (Milwaukee) 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的法庭裁判官選舉中的投票爲二萬七千七百零一票，這種票數幾乎等於兩年以前的投票之兩倍。在芝加哥城市選舉中，因工黨的出現，社會主義者的投票確已減少。在一九一九年秋季的選舉中，紐約城的社會

主義者獲得十二萬六千票，選出五個議員和四個市董事。

中立派聯盟會——當一九一八年的時候，美國西北部又發生一種激烈的運動——

這種運動很有影響於社會黨的選舉票，這是毫無疑義的——就是中立派聯盟會 (The Non-partisan Party)。這個聯盟會是從前組織社會黨的人塘列 (A. C. Townley) 於一九一五年二月在北塔科脫 (North Dakota) 州的農民中組織的。這個會的目的在乎奪取北塔科脫州共和黨的機關，他於一九一六年的秋季，以八萬七千六百六十五票選舉中立派的候選人佛蘭齊爾 (L. G. Franzier) 爲本州州長，而佛氏的兩個對手總共只獲得二萬二千九百六十六票；這個會據有本州(除財政機關以外)一切官署，他在一百十三個議員的下議院中佔八十一個議員，他在選入上議院的二十五個議員中佔十八個議員，他又佔有高等法庭中三個裁判官的位置。至一九一六年七月，他將巴爾 (J. M. Baer) 送入國會，做他的第一次代表。

中立派聯盟會觀念的發達——中立派聯盟會在這一次選舉中所得的良好結果惹起別州也組織這種聯盟會，自此次選舉之後，美國有十三州不久就發生這種機關。中立

派聯盟會在一九一八年秋季的選舉中，已經有註冊的會員二十萬人，他們都已經付過兩年的會費十六元。這種聯盟會在北塔科脫又有一種廓清的舉動，就是他這回把那些曾經阻止制定農民計畫而趨於極端左派的上院議員打敗；他送三個會員入國會，他並且對於憲法通過十種修正案，這些修正案及別項條規承認本州差不多得經營自己所欲的任何項實業，並且得免除增價品和動產的稅捐。中立派聯盟會在密內索脫 (Minnesota) 州選出三十六個候選人送入立法院，又選出一個國會議員和一個官吏；他在南塔科脫州選出十五個議員，在內布拉斯克州 (Nebraska)，蒙達那州和柯洛拉多州 (Colorado) 也選出好些議員。這個聯盟會的投票總數約六十萬票。

中立派聯盟會的會綱——這個聯盟會的會綱裏面有一條要求本州設置穀倉，貨倉，麪粉工廠，屠肉廠，紙工廠，象養家畜場，包裹棧，冷藏廠，本州冰雹保險制 (State hail insurance)，鄉村信用銀行 (Rural credit banks)，又要求免除農場增價品的賦稅。

在北塔科脫州立法院的會期中——至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為止——曾制成各種法律，

而這些法律所規定的是：組織一個州銀行，用作本州內一切款項寄存之所；建築全州穀倉，麪粉工廠，和別種分配、購買及出售的機關；設立一個州住宅建築社，藉以幫助一般農夫購買他們自己的住宅；確立一種徵稅制度，免除某種限度內增價物品的稅捐；此外又籌有種種別的方法。又有一種由三個人——本州州長，司法長官，和勞農委員——成立的實業委員會對於本州或將經營的任何種實業企業，有指揮和管理之權。

地方工黨——當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之間，又有許多地方工黨出現。在美國勞動運動的全部歷史上，另行組織工黨而與社會黨分離獨立的企圖，非常之多。當一九〇八年以後幾年之間，有一個勞動黨 (The Knights of Labour) 加入政治的爭鬥場中，但他所得的結果是很不好的。這種加入政治活動而危及勞動界之『可怕的例證』，一九〇九年以後幾年間，社會主義工黨 (The Socialist Labour Party) 及在他那一邊幫助競爭的各聯合會與美國勞動聯合會的對抗；舊時工聯主義者所抱之勞動政治 (Labour Politics) 一定流於社會主義專政的恐懼念頭；社會黨的存在，和勞動界政治上的表現；美國勞動運動中的異族問題；

極端激烈派對於一切政治行動的對抗——這些事情在過去三十年中都在使美國勞動界不能發達成爲一個獨立勞動黨的要素之列。

報酬勞動之友——然世事的邏輯卻強迫美國勞動聯合會於十年以前採一種『報酬勞動之友和懲罰勞動之敵』的政策。這個聯合會於一九〇六年對於麥恩 (Maine) 的國會議員利特費爾德 (Littelfeld) 和其他反對勞動界的候選人，取一種嚴厲對待的方法，自此以後，他對於各舊黨間候選人的政治運動，時常予以幫助。勞動界在各州和全國的都城中已經派有好些人做聯絡議會中議員的訪事，在少數地方，如在維斯康新州內，地方工聯主義者已經正式和社會黨聯合。又有好幾萬工聯主義者都以個人的資格贊助社會黨所提出的候選人名單。

工黨的構成——當歐戰之前，因勞動界全體缺乏勇敢的政治行動，勞動者顯然是極不滿意。這種不滿意的心理在歐戰中有增無已，自英國工黨的改造計畫在教育方面取攻勢以後，這種心理特別增加，於是在許多人口集中點，地方工黨開始出現。勞動界向着工黨方面

最重要的運動，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芝加哥勞動聯合會(The Chicago Federation of Labour)的正式會議中所組織的意里諾與美國獨立勞動黨(The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of Illinois and the United States)及這一黨所採納的『勞動界十四條條文』

贊成——意里諾勞動聯合會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日正式承認工黨這種觀念。大紐約的中央各聯合會於是年一月又另組一個工黨，當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之間，美國各處不願哥姆白斯和美國勞動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會員之反對與恫嚇，着手組織這樣的工黨，幾近四十個。機器工人及火夫的公會，本薛文尼亞勞動聯合會和其他團體，當一九一九年的初期，都贊成這樣的行動。

全國工黨——當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的後半期，贊成組織一個全國工黨的各團體在芝加哥召集一個會議，至同月二十四日，全國一千多個代表勞動團體及農民團體的人會於此城，遂組織一個『美國工黨』(The Labour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這一次集會雖不為美國勞動聯合會的職員所贊成，然鐵路公會的各代表卻加入討論會中。依全國工黨

綱的條文說起來，他的目的是在「求得經濟的，實業的，和社會的民主主義。」

全國工黨所宣布的原則含有：

一切公共利用品及基本實業都歸國有。

凡未曾使用的土地都歸國有。

銀行營業歸政府獨佔。

取消美國元老院。

由公衆投票選舉全國的裁判官，而裁判官的任期不得過四年。

勞動界的國際團結。

男女工作最大限度的時間爲每日八點鐘，每週四十四點鐘。

用法律規定工人最小限度的工錢。

養老金，失業，和疾病保險制。

多量遞加的所得稅和遺產稅。

國民創制權，複決權，及罷官權。

在州，郡，城政府中應用『自治』的原則。

排斥普遍的軍事訓練和徵兵制度。

世界各國減縮軍備，藉以防止將來的戰爭。

即刻釋放政治犯和實業犯 (Industrial prisoners)。

對於剝削勞動界利益的人提起刑事的訴訟。

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

一切政府事業由每日工作計算，不用契約履行。

男女工人取得同等的工值。

婦女選舉權。

芝加哥會議又通過一種指摘和議條約及國際聯盟盟約的議案，他所持的理由是，這些條約和盟約不合乎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並且不利於工界。

預會的各代表極力指摘美國裁判官對於礦工事件所發出的命令，要求釋放德布斯和其餘的政治犯，反對對俄的封鎖政策，贊成布蘭姆的鐵路計畫和協作運動，並且指斥放逐奧道斯 (Hindus) 之事。這一次會議留下一條路，使全國工黨得和社會黨中立派聯盟會，及這兩個黨以外的團體，通力合作，他又擇定芝加哥做全國工黨的全國本部所在地，並且組織一個全國委員會。

這次會議對於選定大總統及副總統的候選人問題，決定留在下次會議解決。

社會黨和各工黨——因美國各處工黨的組織，遂產出一種對抗社會黨的新競爭分子，並且引起各黨間激烈的討論。社會黨的執行委員會於是年一月宣言，他相信勞動界加入政治界中比舊工聯的計策更進一步，所以不當加以反對。然各工黨一定僅成爲擷取選舉票的機關，或是變爲革命的團體，此時若加以斷定，時機未免過早，所以社會主義者在一定的時期中對於他們必須持一種『靜觀動靜』的態度。

左派運動——自休戰條約簽字以後，社會黨裏面又一紛爭的原因就在他的本黨中

產生一個『左派』。世間所知道的左派運動不過是把那些更傾於工團主義的黨員——他們的信仰心第一就注於總同盟罷工及別種工業的武器上面，他們以為政治行動幾乎是一種可以忽略的革命要素——和那些相信政治行動為有效並且覺得種種目前要求應當保留在黨綱中的黨員在過去許多年中所起的爭鬪延長起來罷了。至一九一二年，這種紛爭便達於成熟之期，當時據社會黨黨綱的第六條，那些主張用橫暴手段和怠工方法的人都被驅逐出黨。左派運動的激勵品——左派運動近來的激勵品大半就出於俄國革命以及全世界將近革命這種感情。

當歐戰時大家對於使用暴力為達到民主主義的方法之重視；激烈派人的全數被逮捕和監禁；好些社會主義工黨和世界產業工人會的分子之加入社會黨；以及社會黨許多職員沒有創造權，這幾點都在那些鞏固左派這個團體的要素之列。有許多黨員又覺得工黨既已經出現，在這兩黨之間如果要劃出一條適宜的界線，則社會主義者必須持一種更激烈的論調。

那些不肯加入左派的人以為美國社會黨大概已經持一種左派的論調，現在在美國的社

會黨中造成和外國黨派中同樣的界限是很矯揉造作的。他們又力言，現在的左派沒有知道美國民衆的心理，並且沒有十分計及美國和歐洲的情形相異之點。

社會主義運動的內訌——社會黨裏面組織一個獨立的『左派』並且發出一種左派宣言，而這種宣言的論調和國際共產黨的宣言是相同的，這一派又有一種奪取社會黨機關的企圖。

有許多言語不同的支部及全國和地方各機關因證實有種種不規則的行動，遂被革出社會黨。

左派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在紐約開一個會議。在這一次會議中，大多數人決定在社會黨裏面繼續努力保持左派的論調，他們宣言，如果會被革出社會黨的各機關所派的代表不能列席於八月三十日在芝加哥開會的緊急會議，則所有左派的代表一定將聯合攏來，組織一個共產黨。構成左派黨員的中堅分子而且贊成即刻組織共產黨之俄羅斯聯盟會(The

Russian Federation) 於是退出這個會議而與構成左派中極端右翼的米西甘派 (The

Michigan group) 共同組織一個共產黨。後來左派會議中有許多會員和這個新黨構成親密的關係。這幾個團體發出一種通告，定於是年九月一日在芝加哥開一個共產黨會議。

共產勞動黨的出現——社會黨的緊急會議於八月三十日在芝加哥機器工大廳中起首開會。這一次會議是由一班無所可否的代表組成的，而左派在會中顯然只佔少數。到了翌日，一百五十個預會代表中有二十六人退出會外，他們和阿海阿華盛頓(Washington)阿利剛(Oregon)加利佛尼亞(California)及其餘各州的代表共同組織一個黨。至九月二日，這個黨就叫做共產勞動黨(The Communist Labour Party)。

共產黨的構成——共產黨於九月一日在芝加哥的斯德尼院(Smolny Institute)開會。當以後幾天之中，共產勞動黨主張把這兩個團體在同等的基礎上合併。共產黨不肯在這些條件之下聯合起來，他要求每個願入共產黨的共產勞動黨黨員須各經過信任委員會的審查，得到這個會的允許，方能加入。這兩黨既找不出合意的條件來做基礎，他們遂永久成爲分離獨立的。

共產黨和共產勞動黨都投票表決和莫斯科國際黨互相連絡。他們兩黨都已決定，他們所以提出政治機關的候選人只在達到他們宣傳主義的目的，他們宣布，他們主要的憑藉還在實業的行動上。他們要求彼此獎勵工人組織革命的產業聯合會，和工廠委員會等等，又主張『無產階級的專政』，並且制定一種和第三（莫斯科）國際黨宣言相似的黨綱及計畫。

共產黨投票表決，凡『完全靠租金，利潤，和利息討生活』的人，以及『非經過文官考試，或非由法律強迫而加入中央，各州，或地方政府機關服務』的人都不得為黨員。他禁止任何黨員對於『共產黨出版物以外的出版物投登政治或經濟性質的論說』——對於科學的或專業的報章所作的論說不在此限。他決定提出立法機關的候選人，而不提出行政機關的候選人。他這一黨大半為俄羅斯聯盟會所支配。他又含有米西甘，馬薩珠塞和密內索脫各州的代表，以及其餘各州零星散布的團體之代表。米西甘派於自己所提出的少數黨綱被否決以後，不肯署名於共產黨的宣言上，又不肯擔任任何種職務。共產黨於散會後力促他的黨員抵制十一月的選舉。在以後幾個月中，共產黨有許多本部都被侵襲，許多黨員都被逮捕，在好幾州

曾發生一種證明共產黨的黨員爲不法的企圖。

社會黨的活動

社會黨在九月初的一星期中，復承認他相信國會的行動是有效力的，宣布贊成以職業團體爲基礎的代表制；注重反乎各行聯合主義（Craft unionism）的實業聯合主義（Industrial unionism）之必要，決定設立一個實業組織的特別部；力促大家熱心贊助協作運動；指摘對墨西哥的干涉，要求廢除偵探的法律，要求『重行確定美國憲法上人民的自由』，要求釋放一切政治犯和憑良心而倡反對論的人；反對普遍的軍役和排斥移住的立法；祝賀愛爾蘭及印度因求優美的民主主義而起的戰爭；斥責對於黑種人的種族暴動及排斥猶太人的殺戮行爲；並且非難撤銷伯格爾國會議席的企圖。

社會黨對於國際關係提出兩種說帖交複決投票解決。一種多數人的說帖指斥伯恩會議爲『退化的』會議，主張組織一個新國際黨，而這個新國際黨必須包含俄國的共產黨及那些宣布『嚴格遵守階級戰爭說而言行相符』的黨派。還有一種少數人的說帖則表同情於

第三（莫斯科）國際黨。

社會黨的宣言——社會黨的宣言引起當時出席的全體代表很大的熱忱，內中有一

部分如下：

『支配凡爾塞 (Versailles) 會議議決案的，是工人階級和資本階級間那種蔓延世界的爭鬪。在一方面運用不顧利害的計謀，去壓迫蘇維埃俄國，並且盡力破壞社會主義的芬蘭和蘇維埃匈牙利，在他方面承認德國非社會主義的聯合政府，即此可以明白表現上面的一種事實的真相。

『世間所稱的國際聯盟是一個反對工界向上之資本主義的黑國際黨 (The Capitalist Black International)。這是各國資本家反對各國工人的一種自覺的同盟……

『美國社會黨承認國內外時局的嚴重，在大戰後他所召集的第一次全國會議中決定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不讓步的一派正當當取同一的論調。有一班社會主義者藉口「國防」擁護他們參戰的資本主義政府，他們在大戰時因為所謂國內和平的緣故，與掠奪勞動界利益的人訂立種種降格的契約，在大戰後，他們仍繼續和掠奪者訂一種政治上的同盟，

我們對於這種人的政策是完全拒絕的。我們是美國有組織的社會主義者，我們贊助俄國革命的工人維持他們的蘇維埃政府；贊助德意志、奧大利和匈牙利激烈派社會主義者努力在他們國內造成工界執政的局面；並且贊助英、法、意和別國中那些在戰時以及戰後始終忠於不讓步的國際社會主義原則的社會主義機關。

『我們極端反對世間所謂國際聯盟。我們爲對抗這種資本主義政府的國際聯盟起見，特將自由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聯盟的理想介紹於世界之前。』

『要造成一種真實的及永久的和平，只有以交戰國人民的互相和解及彼此努力於造改破敗世界的事業爲基礎，才能有效。』

『我們對於我們政府現在以軍事上、物質上、或道德上的援助，給予俄國反革命派，和匈牙利復舊反動的勢力，極力抗議，我們要求即刻解除對於蘇維埃俄國那種敵擋不住的和不合人道的封鎖。』

『我們要求無條件地即刻釋放所有政治的和實業的階級戰爭犯，他們這些人是在那

種不名譽的偵探法律和別項壓迫的法令之下定罪的。我們要求無條件地即刻釋放所有憑良心而倡反對論的人。我們要求充分恢復美國人民憲法上的權利和自由……

『社會黨的大目的是將各項實業及美國政府的支配權從資本家及當局的手中奪回來。我們的目的是將實業和政府置諸勞力的工人或勞心的工人支配之下，而以社會全體的利益為管理的方針。』

『為保證美國社會主義的勝利起見，美國大部分的工人必須在政治方面切實組成社會主義的團體，而與有產階級的一切黨派長久立於限界判然的和取攻勢的反對地位。他們必須在經濟方面以範圍擴大的實業為基礎，組成一個有力的及和睦的階級團體，而與社會黨通力合作，遇着緊急的時機，他們必須預備以實業的行動去援助工界政治上的要求。』

一個細心的考察家在以上各種會議中一看，便覺得共產勞動黨似乎是極少一貫的目的，並且極少實在的會員。共產黨大半受強固的俄羅斯聯盟會之支配，這一黨做一個宣傳機關，可望發生很大的效力，但他卻不是普通所承認的政黨。社會黨處於一種無傷無損的地位，後

因澄清的政治行動之結果，又因為必須在說英語的工人中獲得更多的信從者，他在美國政治生活中似乎是據一種形勝之地，足以使他的動作發生效力。

德布斯和其餘的社會主義者——當社會黨內部正在紛爭而左派的人正在責

斥社會主義的職員缺乏進取心之際，美政府卻因證實這些職員在大戰中取了攻擊的行動，把他們送入牢中，處以長期的監禁。（參看內立靈的德布斯判決案）德布斯在社會黨所提出

的候選人名單中有四次為大總統的候選人，德布的審訊惹起很大的注意。德氏於一九一八

年六月在阿海阿的坎登（Canton）演說，宣布許多事體，內中有一樁是，如果斯托克斯夫人

（Rose Pastor Stokes）——斯氏因宣布本國政府是營利者的政府，遂被逮捕，並且判處十年

監禁——是有罪，則他自己也有罪。¹德氏在偵探條例之下被控三款，受訊於克立夫蘭陪審

官之前——在他自己的辯護中他是一個唯一的證人——並且被判處十年徒刑。

1 德氏所說的話有一節如下：「我所要說的是，如果斯托克斯夫人是有罪，則我也有罪。他說過什麼話呢？他說政府不

能够營利者及營利者所雇的人兩方面同時盡力。這句話已經被羅斯福在他的坎薩斯報（Kansas City）明星報中說

過一千次了。

德布斯不服判決，遂向高等法庭提起上訴，他所根據的理由是，聖路易城社會主義的黨綱，和關於斯托克斯夫人審訊的紀錄，被法庭認作實據，這是違法的，而他自己的受審訊是憑良心作供狀的。然高等廳卻維持原案，並且復行承認偵探條例不妨礙憲法上的言論自由權這種決定。德氏於是年三月下旬被送入西維津尼亞 (West Virginia) 的蒙慈威爾 (Moundsville) 監獄，他在這裏面的醫院中獲得一個書記的位置，後來他又被送至喬治亞的亞特蘭脫 (Atlanta)。

這種審訊和判案掀動社會主義和勞動運動中國際上的怒潮，並且惹起全歐對於威爾遜統治上嚴厲的指摘。

其餘的社會主義領袖——一九一八年二月，密爾瓦契導報 (The Milwaukee Leader) 的主筆及二次當選的國會議員伯格爾，社會黨的全國秘書爵墨爾 (A. Garner) 美國社會主義者報 (The American Socialist) 的主筆安塔爾 (Endahl)，社會主義家，兼政論家和教士托克爾 (Tucker)，也都被控為妨礙募兵事件，他們都被芝加哥的裁判官蘭帝斯

(Hardis)於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判處二十年的監禁。他們立刻就提起上訴。美國社會黨的前任國際秘書黑爾 (Kate Richards O'Hare)在中立派聯盟會的庇護之下遊歷北塔科脫的法哥 (Farco)，他在此處演說——他在美國各處地方作同樣的演說，已經有了好幾次——遂被判處五年徒刑；斯托克斯夫人自回轉到社會黨以後，即被法庭宣告罪狀，因他說本國政府是營利者的政府，遂被判處十年監禁——以上兩種案件及內靈、易斯特曼 (M. Eastman)——易氏未滿監禁期限即逃脫了——和無數職員，工人等的案件也是很重要的。美國所定的罪案時期的長久使全歐驚訝不止。

至一九一九年的夏季，紐約州立法院所派定的拉斯克委員會 (The Lusk Committee)對於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主要教育機關蘭德社會科學學校 (The 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開始加以摧殘，他的目的是要取消這個學社。這個委員會的活動受社會上嚴厲的攻擊。

概論——美國社會黨在歐戰期內始終抱一種反對戰爭的論調，這是我們曾經知道的。

這一黨有許多首領因發出反對戰爭的議論，遂被監禁，同時社會主義的報館也大受限制，有許多報紙竟完全被封禁。自美國加入歐戰以後，有一小羣政論家脫離社會黨。然這一黨仍不受何種影響，至一九一九年一月，他的黨員雖較少於一九一二年，然卻多於歐戰爆發之時。社會主義者在這個時期內的投票，變動很大。自停戰後，黨內發生一種左派運動，而這種運動的結果便構成兩個新黨。

坎拿大

「一個大聯合會」——坎拿大的社會主義者，當歐戰之時，即連絡別的團體極力反對徵兵的事件，然他們的反對，卻沒有收得效果。當一九一九年的初期，西坎拿大的勞動運動於三月十六日在西坎拿大勞動會議中議決替西坎拿大全部造成「一個大聯合會」(One big union)這是一樁極有關係的事。這種議決遂使坎拿大勞動運動和亞美利加勞動聯合會彼此分離。

這一次會議又贊成下面一種革命的宣言：

『由各項實業中選舉代表，造成實業的蘇維埃統治制，用以和現在坎拿大政治式的政府相較，則這種統治制對於一般生產者更有效力，並且更有價值，我們完全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是將社會從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轉移到共產主義的基礎之一種方法。』

這一次會議又通過好些議案，要求取消檢查報館之事，取消加於言論自由權的種種限制，並且要求釋放坎拿大牢獄中的一切政治犯。預會的各代表又要求每天六點鐘和每星期五天的工作制。

威尼白格的同盟罷工——威尼白格 (Winnipeg) 的總同盟罷工和翁達利阿 (Ontario) 的選舉一個勞農政府也是一九一九年勞動界中同樣重要的事。

南美洲

緒論——當歐戰初起之時，南美洲大多數國中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勞動運動都是沒有

力量的。到了歐戰的後期，勞動界的活動爲向來所未有，南美洲幾乎無一處不發生總同盟罷工之事。

標奴斯亞列斯的總同盟罷工——勞動界騷動的主要中心點在阿金廷 Argentina

近標奴斯亞列斯的威仙拿鐵工廠 (Vasena ironworks) 裏面發生同盟罷工之事。阿國當局要想阻止這種罷工，遂殺了好幾個人。至一月八日便引起一種和工人表同情的同盟罷工，凡警察，救火夫，清道夫，市街鐵路工人和城市中的別項雇員都在罷工者之列。機關槍用作控制工人的武器，於是發生了許多巷戰，至一月十一日阿政府遂宣布戒嚴，並且任命德立白 (Dellepaine) 將軍爲軍事特權執行官。這種罷工後來宣告停止，然這是在工人獲得政府許多讓步的條件以後的事。

船塢工人在許多星期之中仍不肯回轉去作工，遂使船貨的裝卸完全歸於停頓。這種罷工後來畢竟解決，罷工的人達到他們種種主要要求的目的。

大美洲社會主義會議

——阿金廷的社會主義者對於布置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大美洲社會主義會議 (The Pan-American Socialist Conference) 竭力贊助，他們的目的是使各國社會主義的勢力更加連絡，取一致的行動。預會的人有阿金廷，智利 (Chile)，烏拉圭 (Uruguay)，巴拉圭 (Paraguay) 和秘魯 (Peru) 的社會主義者。美國預會的代表沒有獲得護照。社會黨又派出兩個代表——托穆索 (Tomoso) 博士和脊斯托 (Justo) 博士——出席柏恩會議。他們兩人提出一種組織國際社會 (A Society of Nations) 的議案，而這種國際社會是以自由貿易，減少軍備，取消國際外交，和公共支配國際問題的國際行動為基礎的。

一九一八年，有一個小團體因社會黨中的職員投票贊成用武力保護阿金廷的船舶，去抵抗潛水艇，遂和這一黨脫離關係。

其餘各國的同盟罷工——當一九一八年的夏冬兩季，門笛威多 (Montevideo) 和烏拉圭也發生好些總同盟罷工之事。在這些地方也是運用武力鎮壓罷工風潮的。至是年

十二月，智利的鑛工中發生嚴重的勞動騷擾之事。智利的總統爲平息紛亂起見，獲得宣布戒嚴之權，至於這些紛亂是『曾經潛入這一國的布爾希維克派人所激起的。』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祕魯的里麻（Lima）和卡列阿（Callao）發生一種總同盟罷工之事，這是因表同情於棉花工廠的工人——他們因要求每天八點鐘的工作制和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工銀，舉行同盟罷工——而起的。這兩個城中一切棧行，事務所及工廠在實際上都閉歇，而兩處地方的往來營業也停止，一時城中並且成爲黑暗的世界。這些地方又召出騎兵來彈壓，有好幾個罷工的人被槍斃，還有許多人被逮捕。後來組織一個會議，而會議的結果就是由政府用命令制定每天八點鐘的工作制，指定高等法廳爲仲裁人。至是年五月，又發生一種一星期的總同盟罷工。

墨西哥——當一九一九年的夏季，墨西哥的社會黨開始他的第一次會議。預會的代表因簽定大美洲勞動聯盟會的秘書和哥姆白斯的代表之坐席問題，初次發生意見，這種爭議在屢次開議時仍繼續存在。迄這次會議將近閉會之際，各種更保守的團體獲得支配會中之

權，於是選舉代表加入莫斯科國際黨一事，遂留給黨中的執行委員會去辦理。此事的結果把激烈派的分子逐出，後來便發生組織墨西哥共產黨之事。

巴西 (Brazil) 的社會主義和勞動運動是沒有力量的，至一九一六年社會主義者選出一個國會議員。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古巴 (Cuba) 發生一種總同盟罷工之事，而罷工的目的是在要求廢除強迫的服軍役律，廢除驅逐『外國煽動者』的法律，廢除刑法典中禁止同盟罷工的條文，並且廢除管理糧食的法律。這個國中有許多地方的營業當時都停頓。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工黨——澳大利亞工黨當歐戰爆發之際，在澳洲聯合的議會中正佔優勢，足以支配一切。在這一年的內費協當選為第三次國務總理，到了一九一五年年底，他辭去國務

總理，而受澳大利亞的倫敦大使之職，繼他的後任之人就是法官長蓄斯 (W. M. Hughes)。

同時工黨政府已經令澳大利亞艦隊受英國的調遣，並且已經招了幾十萬陸軍。許多社會主義者和工黨中人對於這種贊助『英國帝國主義』的行動，提出抗議，但是沒有成功，因為澳政府通過一種戰時戒備條例來對付他們的抗議，而這種條例予當局以很大的權力，使他得支配國民各種民法上的權利。

國務總理蓄斯與徵兵制的否決——國務總理蓄斯於一九一六年的初期，親到

英格蘭，他在此處的演說表示極熱烈的愛國心，因此他即刻就為英國統治階級所崇拜。他回

到澳大利亞，很想通過一種徵兵的法律。至是年十月，遂對於徵兵制舉行全國複決投票，而投

票的結果贊成徵兵制的有一百零三萬四千九百十八票，反對徵兵制的有一百一十四萬五千

一百九十八票。維多利亞 (Victoria)，昆斯蘭 (Queensland)，和新南威爾斯 (New South

Wales) 的工黨正式決定反對徵兵制，在新南威爾斯並且正式決定驅逐所有破壞本黨政策的

黨員出黨。蓄斯和幾個黨魁都在被屏斥之列，同時工黨在澳大利亞下議院中的代表因這種

行動的結果，遂降爲少數。然上議院仍在工黨中人支配之下，因此他們能够阻止政府所提出的許多立法事件。蓄斯和他許多年爭鬪的各派聯合，組織一個所謂全國政府。至一九一七年五月五日，舉行大選舉，工黨所投的票佔全額中百分之四十七，而聯合派——這一派是由保守派，自由派，和主張徵兵的工黨分子組成的——略佔多數。自此次選舉之後，工黨的實力在澳大利亞許多邦中增加起來。

關於和議及募兵的議案——當一九一八年的秋季，工黨的各邦三年一次的常會宣言要求及早開始一種民主主義的和議，而以俄羅斯所提出的媾和程式爲這種和議的基礎。工黨把各邦宣布願意開始這種和議做贊助將來募兵的一個條件。工人受強迫的軍事訓練之期限，如果作爲雇主僱傭的時間而不扣除工錢，軍事機關如果是依民主主義組織的，受訓練的人於服務期滿之時，如果准其保留武器，則這種強迫的軍事訓練是工黨所贊成的。這一次會議又申斥國務總理蓄斯。

『一個大聯合會』——當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之際，澳大利亞的勞動運動很注

意於『一個大聯合會』的觀念，很多的聯合會贊成一個澳大利亞工人產業聯合會 (The

Workers' Industrial Union of Australia) 他們『要把每項實業中所有工錢勞動者都聯

合攏來，組織一個機關，藉以達到他們的黨綱中所標舉的目的。』他們的黨綱宣布這種機關

主要的目的是在『取消資本階級的生產工具所有權，確立社會全體的社會所有制。』有許

多贊成產業聯合主義的普通觀念之聯合會因這種新機關具有一種革命的黨綱，遂不與他接

近。當一九一九年的夏季，澳大利亞勞動聯合會選出一個執行部，極力反對一個大聯合會的

提議。

自歐洲停戰以後，工黨因戰時戒備條例尙繼續有效，遂向政府提出一種強硬的抗議，宣言

這種條例毀滅一切自由——英國人慣稱這些自由是他們的制度優美之明證。

紐西蘭——自歐戰開始兩年之後——一九一六年——紐西蘭工黨組織成功。這是

對於自由政府復舊反動的一種抗議。當歐戰期內，屬於這一黨和工業勞動運動中的許多領

袖因被證明會從事於騷動的活動，都被監禁。一九一九年七月的工黨會議很注意於土地問

題，他贊成土地的社會主義化，凡保留土地是以佔有和使用爲根據的；他又贊成將社會所創造的一切價值歸社會所有，並且消滅掠奪之事。他在國際方面，要求愛爾蘭、埃及、印度和一切屈服的民族當有自決之權，他並且要求各國從俄羅斯、匈牙利和所有社會主義的共和國撤回軍隊。這一黨於一九一九年在惠靈吞（Wellington）城市選舉中所投的票幾乎多於一九一七年所投的票之兩倍。

亞細亞本部——在歐戰之中，印度把舉行總同盟罷工，做獲得更大的政治和經濟勢力之一種方法。日本的勞動運動受了很大的刺戟，同時中國的急進派人和社會主義者竭力防止復辟運動，並且力阻中國的參戰。據報告日本的社會黨在一九一九年的夏季已經重新組織，並且已經不復是一種秘密的結社。南非洲的工黨因軍國主義的問題遂起分裂，脫離工黨的一羣人另行組織一個反對軍國主義的國際聯合會。

第十五章 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社會主義運動

國際黨

『公正者同盟會』——『第一國際黨』直到一八六四年才出現於世。然當一八三

六年的時候——幾乎是國際黨出世三十年之前——有一羣來自各國的工人在巴黎組織一個秘密的機關，叫做公正者同盟會（The League of the Just）並且採用『人類都是同胞』一句話做他的格言。十一年以後，這個同盟會中被放逐於倫敦的殘留人物復行改組這個會為共產同盟會，並且委託馬克思及昂格斯制定會綱。此事的結果就是共產黨宣言。歐洲大陸革命的突起及共產同盟會許多領袖的被捕，遂使這個會於一八五二年歸於解散。

第一國際黨的構成——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共產同盟會解散十二年

以後——第一國際黨在倫敦聖馬丁大廳宣告成立。一八六六年的日內瓦會議主張每天八點鐘的工作制，和工人教育，並且把法國代表排斥智識派人於黨員以外的提議打消。一八六

七年的盧桑會議 (Lausanne Congress) 和一八六八年的不律塞會議都主張社會公有制。普法戰爭，巴黎自治團 (The Commune of Paris) 以及巴枯寧的無政府派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派之爭鬪，都大有影響於國際黨方面有效力的事業。當一八六〇年以後幾年之間，馬克思因為要使這個機關不受無政府主義分子的支配，遂運動驅逐一班無政府主義者，並且把國際黨的本部移至紐約，馬氏畢竟達到目的。國際黨於一八七〇年在巴塞爾開會，一八七二年在海牙開會，幾月之後，在日內瓦開會，他自移至紐約以後，不久就滅跡銷聲了。

第二國際黨——當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士梯破獄 (The Bastille) 百週紀念之時，第二國際黨的基礎就在巴黎成立。第一國際黨好像汪德威爾德所說的一樣，可以比作一個外觀壯麗而沒有軍隊的參謀本部，然第二國際黨則獲得歐洲各處有力的工界團體之贊助。

國際會議——自第二國際黨成立十一年以後，他依照參預國際會議的荷蘭代表之創議，組織一個永久的國際社會主義局。國際黨的第一任秘書塞威 (Berwy) 於一九〇一年

就職，至一九〇四年退職。比利時的蓄司門司在下一年當選為秘書，他擔任這種職務一直到歐戰爆發之時為止。汪德威爾德在歐戰以前曾做過好幾年國際黨的理事長。國際社會主義局在初時『不過是一個信箱和一個通信地點，他不過是一種交通的媒介，他沒有權力，也沒有真正的影響』但是他的勢力至一九一四年時逐漸增加。

國際社會主義會議於一八八九年在巴黎開會，一八九一年在不律塞開會，一八九三年在齊利池開會，一八九六年在倫敦開會，一九〇〇年在巴黎開會，一九〇四年在阿姆斯特丹開會，一九〇七年在司徒嘉德開會，一九一〇年在哥本哈根開會，一九一二年在巴塞爾開會。維也納被選為國際黨，一九一四年開會的地點，但是因為歐洲大戰不能召集這種會議。在這些會議中所討論的主要問題，就是軍國主義的問題，這是本書前面曾經說過的。

德意志

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運動可以說是已經於一八六三年五

月二十三日——第一國際黨成立的前一年——確切建在來比錫的全國工人聯合會 (The Universal German Workington's Association) 上面。在組織這個聯合會的人中最初的一人就是拉塞爾 (Lassalle)，拉氏是歐洲最著名和最有生氣的人物中之一人。全德工人聯合會大半是由普魯士的工人組成的。薩克遜和南部德意志的工人同時在佛郎克佛聯合，構成一種稍帶幾分激烈性質的運動。這種運動在里布奈西和柏白爾的指導之下，於一八六八年宣言遵守國際黨的各種原則，到了下一年，他在愛森那赫 (Eisenach) 造成一個社會民主工黨 (The Social Democratic Workington's Party)。拉塞爾派和里布奈西及柏白爾派在一八七五年 (拉氏此時已死去很久了) 的哥達會議 (Gotha Congress) 中合併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工黨 (The Socialist Workington's Party)，共有黨員二萬五千人。

排斥社會主義的法律——當一八七七年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大約獲得五十萬選票，選出十二個議員加入下議院。這種增加數目驚動了德皇，到了下一年，下議院因受畢士麥克 (Bismarck) 的影響，通過各種著名的排斥社會主義法律，而這些法律對於社會主義的

會議和出版物遂加上一重障礙。社會主義者只在國會中能享言論自由之權。

社會主義者選舉票的增加——社會主義者的選舉票仍是繼續增加，初不因這種障礙發生影響。當一八八一年的時候，他們的選舉票已經達三十一萬二千票；至一八九〇年便達一百四十二萬七千票，竟增加至百分之三百。照這樣看起來，各種排斥社會主義的法律是沒有效力的，於是這些法律都廢除了。至一九一二年，社會主義者在下議院的人數爲一百一十人，同時社會民主黨在全國的投票額中獲得四百二十五萬零三百二十九票，適等於全額中百分之三十四。在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上，他對於社會立法及政治改革，做了一番有效力的事業。當一九一三年的時候，他的納費黨員有九十六萬二千八百五十人；他有九十三種日報，銷數爲一百八十萬份；同時他又盡力於範圍廣大的教育事業。他和國內各工聯通力合作，十分親密，後來他又和消費協作運動接近，互相援助，共同進行。

社會主義運動的構成——在十九世紀的初期中，法國是烏託邦社會主義者的老巢，到了後來，他就成爲外國許多亡命的革命領袖之大本營。一八七一年的巴黎自治團使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種種活動歸於沈寂，迄一九八〇年以後幾年之間，這種運動因蓋司德一班人的力量又起首恢復。自此以後三十年中的法國社會主義史是一部黨派分離的歷史。當一八八二年的時候，這種運動分爲『能行派』(Possibilists)和『不能行派』(Impossibilists)。過了五年，自各派一時的調和之後，社會黨在法國下議院中初次獲得代表。至一八九一年，『能行派』中間又起分裂。到了一八九三年，有四十個社會主義者在各種社會主義黨派的旗幟之下，當選入下議院。這四十個人即刻就組織一個國會的社會主義團，柔萊司是這個團體的首領。

一八九〇年以後幾年間的爭論——當一八九〇年以後幾年之間，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很注意於特別佛司(Dreyfus)的辯護。至一八九九年，因密列蘭(Millerand)承受商務總長之職，大起紛爭。一般社會主義者又因密氏懲罰反對軍國主義的人和他自己反對

國際間縮減軍備，對於他更不滿意，到了一九〇四年遂把他屏諸社會主義的運動之外。還有兩個社會主義者名威衛尼 (Viviani) 和布利安 (Briand) 因受內閣中的顯職，也於一九〇六年被逐出黨。當一九〇五年的時候，各種社會主義的黨派聯合攏來，組織一個『國際黨的法國部』(The French Section of the Workers' International Party)。

從這一年起直至歐戰爆發的時候止，國會中社會主義團的精力多耗於主張教會的分立 (Disestablishment of the Church)，教育不參入宗教，軍隊的改組，和更進一步的勞動立法這幾點上面。至一九〇九年，這個團體極力反對克雷蒙梭，後來又極力反對布利安，因為他們對於同盟罷工的郵務書記和電報工人，取一種壓制的態度。

最近的發達——法國各種社會主義黨派的選舉票在最近的時期中確實增加，他們歷年的選舉票數如下：他們在一八八五年獲得三萬票；在一八八七年獲得十二萬票；在一八九三年獲得四十四萬票；選出四十個國會議員；在一九〇六年獲得八十七萬八千票，選出五十四個國會議員；在一九一〇年獲得一百一十萬零六千票，選出七十六個國會議員；在一九一四年

獲得一百四十萬票，選出一百零一個國會議員。他們在一九一四年的獲得法國所投的選舉票全額中六分之一。當這一年內開戰之前，他們從事於一種極力反對三年軍役律的運動，並且努力於法德兩國的『復行聯絡』。他們在一九一一年選出三千八百個社會主義的議員，送入各種城市的機關中，他們在農業的工人中之勢力也是有增無已。工團主義的哲理早已侵入法國各工聯的想像力中，直到歐戰爆發以後，社會主義運動和工聯運動間才發生一種很顯著的協作運動。

俄羅斯和芬蘭

十九世紀的俄國——當一八五〇年以後幾年之間，許多帶革命性質的組織體——社會主義的，虛無主義的，和無政府主義的組織體——出現於俄羅斯，自此以後，每十年之中，總有好幾千人因革命的活動而受監禁，被放逐，並且遭殺戮。然直到一八九六年，社會民主黨才成立。這一黨所持的論調是，非等到經濟上的狀況成熟之時，便很難掀動一種革命，他並且覺

得非等到一班大地主已經從農民中取去他們的土地，便很難在農民中求得一種進步。

社會民主主義的形成——一九〇一年，一個更激烈的黨名社會革命黨宣告成立，

這一黨的目的，是在煽動一班農民，據他的意見，農民已經具有組織的能力。然這一黨對於使用各種橫暴的方法並不反對。以後幾年之間，正是大騷動的時期。而俄日戰爭使人民增加不滿意的心理。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各省會開一個會議，當時一百零四票中有一百零二票贊成要求一種憲法。一九〇五年一月，哥旁(Gapon)統率十萬沒有武裝的工人遊行彼得格勒的各街市。他們受軍隊的攻擊，有一千人被殺。這一天遂名為『流血的星期日』。這是瓦沙(Warsaw)阿德色，俄皇的黑海艦隊，以及全俄變亂的一個預兆。這一次騷亂終被壓服，俄皇認可人民對於憲法的要求，但是他把一般工人和大部分的人口都屏諸選舉之外。於是跟着就發生總同盟罷工，罷工的結果幾乎使彼得格勒和其餘的城市間的營業完全停頓。俄皇於十月三十日承認召集國會，後來又允許大赦。然這種行動卻不能醫治人民不滿意的心理，據世人的計算，在以後幾個月中所發生的變亂不下一千六百起。這些變亂都是以慘無人道

的手段鎮壓下去。俄國的蘇維埃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初次成爲革命活動的中心點。

一九〇五年革命後的情形——第一屆國會於一九〇六年五月開會。一般社會

主義者正式抵制國會選舉，雖有這種事實，然尙有一百零七個農民和工人當選入國會。國會開會之期經過七十日之久。在一九〇七年五月的選舉中，兩個社會主義的黨派都實行參加，在五百二十四個當選的議員中有一百二十三個社會主義者。俄國總理大臣發出一種恫嚇之詞，要逮捕十六個社會主義的議員，並且控告五十五個社會主義的議員，因爲他們在海陸兩軍中宣傳革命的緣故，自這樁發生以後，第二屆國會便於六月中被解散。俄皇於第二屆國會解散之後，沒有憲法上的允許，把選舉區分爲五部分，有土地的貴族大約只須二百三十票可選舉一個國會議員，在相對方面，工界須有十二萬五千票才能選舉一個國會議員。選舉上雖有了這種變遷，然是年十一月選舉的國會裏面卻有十四個社會主義者，和十四個工黨的黨員。自此以後，鎮壓的政策便跟着出現。俄皇的政府雇用暗中搗鬼的人總是以千數算計的。從前的國會議員中有許多人被監禁，還有好些人被殺戮，當一九〇八年的時候，因犯政治上

的罪過而被放逐的不下七萬人，因此而遭殺戮的也有七百八十二人，因此而被流諸遠方的約有十八萬人。

歐戰以前的情形——在一九一二年的選舉中，有十四個社會主義者和十個勞動者當選為國會議員。國會不肯贊成預算案，半因專制政治的妨害營業利益，半因羣衆中發生一種急進主義。社會主義者在第四屆國會中分爲兩派，一爲七個人的『結帳派』(Liquidators)，他們反對繼續運用暗昧的政治方法，一爲六個人的革命派，他們相信祕密的宣傳是困難中所呈示出來的唯一方法。這一派的一切言論，會逐字逐句登載於許多新聞紙中。

一九一四年六月，在國會中的社會主義者對於言論自由的問題忽然提出激烈的討論，他們指摘俄皇，並且主張把俄國改成一个共和國。他們都蒙了謀反和叛逆的罪名，因他們被控遂引起彼得格勒和別處地方一種熱烈的總同盟罷工，這樁事恰發生於歐戰之前。社會民主黨於一九〇五年分裂成爲兩派，一爲布爾希維克派（即多數派的意思），一爲緬希維克派（即少數派的意思）。前者是一個更激烈的黨派，他相信俄羅斯可以從一個比較的封建主義時

代進於社會主義發達的時代，中間無須經過各種資本主義的階級。

芬蘭

社會主義運動的實力——芬蘭的社會黨是世界上在國會中佔大多數議席的第一個黨。這一黨是一八九九年組織的，至一九〇三年，他和國際社會主義局正式聯絡一氣。他在組織之際已經有了近萬的黨員。至一九〇一年，他的黨員因俄國迫害的緣故，突然減少，但是自俄羅斯革命以後——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之間——他的黨員又急速增加，當時他約有黨員八萬五千人。然這些人中有一大部分加入社會主義運動，大半是一時革命狂熱的一種結果。社會黨的黨員即刻又失去許多，他在一九一一年有黨員四萬八千人；在一九一五年有黨員六萬一千人。他從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六年所得之實在的選舉票如下：

年 分	選 舉 票 數	議 員 人 數
一九〇四年	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七年

三二九，九四六

八〇內有婦女九人

一九一〇年

三三六，六五九

八六內有婦女九人

一九一三年

三一〇，五〇三

九〇內有婦女十人

一九一六年

二八六，七九二

一〇三內有婦女二十四人

當歐戰之前，大家繼續力促社會黨將他的主要注意力集中於力爭國權一點上，但是他不肯聽從此議，他喜歡攻擊國內的貴族，他特別揭穿國會非民主主義的性質，因為這種國會是由四院組成的，即貴族院，教士院，營業家院，和地主院。芬蘭的社會主義者在戰前發達一種極好的俱樂部制度和完善的協作運動。

奧大利和匈牙利

奧大利社會主義運動的發達

——奧大利社會主義的宣傳至一八六九年才初

次彰明較著地進行。

然直到十九年以後，奧國才有一個統一的社會黨出現。

奧國的社會主

義者起初費去許多時候，把他們的運動中無政府主義的分子除去；在無數別的國中也有同樣的情形。當一八九七年的時候，奧大利議院中有許多議席才初次分給無產階級，過了四年，社會黨在國會中獲得十個議席。在以後幾年之間，這一黨因為要強迫實現一種普通選舉，曾舉行許多大遊行會和總同盟罷工，至一九〇七年一月，通過一種法律，允許凡年滿二十四歲的男子都有選舉之權。至是年五月，社會主義者的投票達一百零四萬一千九百四十八票，幾乎等於奧大利所投的選舉票全額中三分之一，社會主義者在五百一十六名額的議院中佔八十七名。

社會主義運動的組織——當一九一一年的時候，社會黨的民衆投票雖增加，然他的國會議員卻減至八十二名。當大戰前這種運動分爲兩派，一爲維也納的奧大利社會民主黨，他有納費黨員十四萬五千五百二十四人，一爲布拉哥（Prague）的捷克斯拉夫社會民主黨，他有黨員十四萬四千人。阿德列博士是奧大利社會民主黨的首領。當時這一黨的城市議員有三千人。

匈牙利

匈牙利的社會主義運動開始於一八六七年。然當歐戰許多年以前，這種運動中的首領是常被監視，受幽囚，並且遭殺害的，凡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受很大的限制的。當大戰前，匈牙利雖行限制的選舉制，然據報告，社會主義者的投票為八萬五千票，社會黨在城市機關中的代表有一百三十六人。匈牙利的工聯運動是社會主義運動的後援，據一般的報告，當一九一三年的時候，工聯有會員十一萬一千九百六十六人，內中有五萬九千六百二十三人是繳納會費的。

英格蘭

社會民主同盟會——英國的社會主義初次出現於一八八一年，當時會有人組織一個團體，至一八八三年這個團體就叫做社會民主同盟會 (The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

tion)。這個同盟會是海德門、摩里斯、嘉本特等所支持的，他於一八八五年提出他的第一次候選者之名單。在一八八九年的船塢卸貨工人同盟罷工中，柏倫斯 (Burns)、門恩、提雷 (Tillet) 等都擔負主要的任務，這種罷工社會主義運動予以一種新刺激。至一九〇八年，社會民主同盟會更名為社會民主黨，過了三年，這一黨和好幾個小團體聯合組織一個英國社會黨 (The British Socialist Party)。這一黨的見解已經確切是和馬克思派相同的，他以教育的方法傳播社會主義，已經有了許多貢獻，他從來不是一種政治上的要素。蜀恩 (Will Thorn) 在許多年中是這一黨在國會中唯一的代表。當一九一四年的時候，他的黨員尙不到一萬人。正義報 (Justice) 是他的重要機關報。

獨立勞動黨的構成——哈德等在一八九三年所組織的獨立勞動黨比社會民主同盟會更有勢力。獨立勞動黨從初起時就比同盟會更注意於即時的改革，他和有組織的勞動界更加接近，常通力合作，他並且注重社會主義的倫理方面。當一九一五年的時候，這一黨在國會中的代表共有七人，內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哈德、馬克但那、和司諾頓。這一黨的納費黨

員幾達三萬五千人。他的黨綱完全是一種社會主義的黨綱。他是英國工黨的一整部分。

英國工黨——現出於英國的第三種政治性質之組織體就是英國工黨。一八九九

年的工聯會議派定一種委員會去『設法增加下屆國會中勞動界議員的數目。』他們於一

九〇〇年二月，構成一種勞動代表委員會作為達到增加議員人數的目的之方法，而以馬克但那為這個委員會的祕書。哈德和柏爾（Bell）在下屆選舉中都當選入國會，而這一次選舉正

在戰爭（The Boer War）激動之時。後來漢德孫又繼他們當選而入國會。當一九〇三年

的時候，因達夫威爾判決案（Taff-Vale decision）和別種勢力的結果，遂發生一個新黨，後來稱為工黨。過了三年，起首在選舉中獲得二十九個工界議員的各舊派增加至三十一個議員。

哈德當選為國會中工黨的會長。至一九〇八年有一個礦工同盟會加入這一黨。一九一〇年一月，工黨當選入國會中的議員約有四十人。

歐戰前工黨的成績——在國會中的工黨團體用種種方法使國會制定供養學校

兒童，規定最小限度工錢，和工人賠償等等法律，他使職工紛爭條例（Tyades Disputes act）

得在國會通過，他對於愛爾蘭自治案，威爾士分立案，及複數選舉投票 (The Plural Voting) 案等等，和自由黨聯合竭力協爭。一九〇七年的工黨會議正式贊成『生產分配和交換工具的社會主義化，並且在一種民主主義的情形中，爲着社會全體的利益而管理這些工具；他又贊成把勞動界從資本主義和地主階級的威權底下完全解放出來，並且確定兩性間社會的和經濟的平等。』這一黨的執行部於一九一四年含有工聯，獨立勞動黨，和費邊會的代表，他們在選舉之中聯合提出同一的候選人。工黨是國際社會主義局的一員。

費邊會——費邊會所以見重於世就因爲他是一種教育的運動，他是一八八二年成立的，他的格言如下：『有時你當等着，和費邊 (Fabians) 一樣，當費氏和漢尼拔 (Hannibal) 戰爭的時候，雖有許多人責備他遷延不進，他卻不管，只一味堅守不動；但是當時機到了，你當和費氏一樣，猛力進攻，不是這樣，則你以前因等候所費的時間，都白花了，都是沒有結果的。』費邊會的基本說就是『把土地和工業資本從個人及階級所有權底下解放出來，爲着公共的利益起見，將這些東西給予社會，藉以改造社會。』費邊會的會員對於馬克思學說的程式，加以批評，

他們大半相信社會將逐漸發達一種協作制度，並且相信受過教育的階級將浸染社會主義的思潮。

費邊會在衛布夫婦，蕭伯訥，哇拉斯 (Wallas)，和其餘諸人的指導之下，已經刊印無數書籍和小冊子，已經普遍地討論過工聯主義，集產主義，社會保險，和別項工業問題，並且已經在好些城市機關及立法機關中幫助通過許多社會改革的方法。當歐戰之初，費邊會的會員略微超過兩千人。

當一九一五年的時候，柯爾和全國行會會員因為要達到傳播行會社會主義觀念的目的，組織一個全國行會聯盟會 (The National Guilds League)。

其餘的社會主義團體——英國其餘的黨派以及勞動和社會主義的團體為社會

主義工黨 (這是一九〇三年所組織的一個小黨) 大不列顛社會黨 (The Social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這一黨是一九〇四年從社會民主黨分離出來的) 教會社會主義聯盟會

(The Church Socialist League) 大學社會主義同盟會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Federa-

tion) 『先驅』聯盟會 (The "Herald" League) 『格拉林』社 (The "Clarion" Fellowship) 婦女勞動聯盟會 (The Women's Labor League) 和中央勞動會 (The Central Labor College) 等等。

意大利

社會黨的開端——意大利人在第一國際黨中就派有代表，但他們大半是由贊助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各團體代表的。然意國社會主義者直到一八八二年才初次在下議院獲得代表。過了十年，一般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確切分離，他們並且在曲列笛的指導之下，於基諾亞 (Genoa) 會議中另行組織一黨。這一黨在下次的選舉中共投二萬六千票，選出六個下議院議員。至一九〇四年，他的選舉票已經增至三十二萬票，他的國會代表已經增至二十七人。

社會黨的分裂——在一九〇六年的社會黨會議中，工團主義的分子和社會主義的

分子演出一場激烈爭鬥的活劇，而更溫和的各團體以五票對一票的多數獲得勝利。拉不利阿拉後來脫離社會黨，另組一個工團主義的團體。至一九一〇年，費律（Ferrri）所統率的集合派（Integralists）——又稱爲馬克思派——拉薩律（Lazzari）所統率的革命派和曲列笛所統率的改革派又互相衝突。改革派以大多數人的幫助獲得勝利。過了兩年，因居律撲里戰爭（Tripoli War）又促起社會黨中一種危機。這一黨立於一種反對戰爭的地位，並且把畢索拉提和另外三個代表都驅逐出黨。在國會的三十九個社會主義者中有十六人因此另組一個社會主義改革黨（Socialist Reformist Party）。

選舉權的擴張——意大利的選舉權在一九一三年大大地擴張，因此社會黨的選舉票一躍而達於九十六萬票，同時社會改革黨也獲得二十萬票。是年繳納黨費的社會主義者約計有五萬人。這兩個社會黨共選出七十二個議員送入國會，內中有五十一人是常規黨員（Regulars），同時還有許多獨立的社會主義者在別派所提出的候選者名單中當選爲國會議員。社會主義者在這一年所獲的選舉票幾等於選舉票全額中百分之二十五。意大利的社

會主義運動特別包羅一大部分智力派的人。這種運動和各工聯有密切的關係。

比利時

比利時社會主義運動的三重性質——當歐戰前比利時社會主義的特點就在勞動運動中的政治、工聯和協作三項間密切的結合。

比利時的社會主義運動盛於第一國際黨的時代。後因國際黨消滅，比利時方面的運動也跟着就衰，至一八八〇年以後幾年之間，因織工安錫雷（Anseele）和好些人之力這種運動又行復活。近世比利時工黨成立於一八八五年。

力爭選舉

——比利時工黨自組成之後，即刻就開始普通選舉的戰爭。他於一八八六

年在不律塞和別處地方開許多大遊行會，又於一八九〇年舉行這種大會，當時有四萬遊行人鄭重宣誓，他們的『八月十日誓詞』是『非等到比利時人民藉普通選舉之力把他們的祖國收回，他們決不停止戰爭。』

一八九三年的普選示威運動取一種總同盟罷工的形勢，而參預罷工的工人共有二十萬。這種同盟罷工雖只經過幾天之久，然他卻有他的效力。政府認可一種限制的選舉。社會主義者在下次選舉中所獲的選舉票增至三十四萬五千九百五十九票，他們的國會代表增至二十九人。至一九一三年，比人因力爭更加擴張選舉權，又舉行一種總同盟罷工，當時參加的人幾等於比國工業中工人的三分之二，而這種罷工所收的效果就在使政府委員會說明政府對於普選問題一定加以考慮。

工黨在歐戰前的實力——當一九一二年的時候，工黨在下議院中有代表三十人，在上議院中有代表七人。城市會中的社會主義議員共有八百五十人，而社會主義者的民衆投票達六十萬票。

荷蘭

荷蘭有組織的社會主義運動開始於一八七八年，當時設有一個社會民主聯合會 (The

Social Democratic Union) 過了十年，這個聯合會的開創人紐溫蓄斯當選入國會，他是第一個社會主義的代表。紐氏後來因國會行動的遲滯，心懷沮喪，遂加入無政府主義者一派。至一八九四年，無政府主義的團體和社會主義者確切分離，而社會民主黨於是年成立，他的最著名的首領是居洛斯居拉。從那個時候起至歐戰爆發時止，這一黨的選舉票確實增加。他在一八九七年的選舉票總額為一萬三千票，選出三個國會代表，在一九一三年的選舉票總額為十四萬四千票，選出十八個國會代表。當一九〇八年的時候，有人組織一個馬克思的小黨，這就是對於社會主義的代表贊成國會兩派中更自由一派的行動，提出一種抗議。

當歐戰前不久，荷政府要求社會主義者和他通力合作，組織一個聯合政府，但是一般社會主義者於熱烈的討論之後，予以一種否定的答覆。當一九一二年的時候，社會黨的黨員共有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八人。這一黨在國會中的代表等於全體議員中五分之一。他在智力派的人中有很大的進步，他雖不和那種帶有幾分無政府主義的工聯運動通力合作，然他和荷蘭的協作運動卻有密切的關係。

斯堪帝納維亞各國

丹麥——丹麥的社會民主黨成立於一八七八年，這一黨在歐戰以前的歷史已經是一部發達不止的歷史。當他成立的那一年，他所獲得的選舉票為七百六十七票；至一九一三年，他所獲得的選舉票為十萬零七千三百六十五票。在一九一三年中，他在國會中有四個議員，在各省立法機關中有二十九個議員，在城市議會中有五百個議員。

挪威——挪威的社會民主黨成立於一八八七年。過了七年，這一黨在他的第一次選舉中，投了七百三十二票，這種數目是無足輕重的。當一九〇三年的時候，他初次獲得國會代表，至一九一五年他的選舉投票者有十九萬六千人，國會議員有二十九人，黨員有五萬三千八百人。

社會民主黨經營許多教育事業——**格利斯典尼亞** (Christiania) 的社會主義學校也在內——管理一百個以上的勞動講演所——這樁事是和各工聯及協作社共同進行的——附

有一個有力的婦女同盟會和一種蓬蓬勃勃的少年運動，並且聯合國中的勞動運動，關係頗為密切。

瑞典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是一八八九年組成的。到了下一年，布蘭庭當選入下

議院，他是第一個社會主義的代表。自一九〇二年以來，這種運動的發達情形如下：

年 分	選舉票數	議員人數
一九〇二年	八,七五一	四
一九〇五年	二六,〇八三	一七
一九〇八年	五四,〇〇四	三三
一九一一年	一七二,〇〇〇	六四
一九一四年	二三〇,〇〇〇	七三
一九一七年	二六五,〇〇〇	八七

瑞典的社會主義運動據有二十種報章和雜誌，而少年同盟會和婦女社會主義者的週刊

和月刊都在其內。這種運動又據有許多『民衆住宅』和『民衆公園』而這些產業的價值等於六百萬克崙 (Crown)，這種運動和工聯運動通力合作，極爲融洽。

歐洲其餘諸國

瑞士——瑞士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歐洲大多數國中的社會主義運動相比較，是不甚重要的。

哥洛特里聯合會 (The Grütli Union) 可以稱爲瑞士工界中最老的政黨機關，因爲他於一八三八年的時候就已經成立。他起初不過是一個求進步的黨派，到了一八七八年，他宣言贊成社會主義，至一九〇一年他加入馬克思派社會民主黨，遂成爲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機會派。當一九〇二年的時候，社會民主黨共投五萬五千票，選出七個國會議員。這一黨的選舉票確切增加不止，到了一九一四年的秋季，他在二百個代表的國會中佔十八個代表，在各郡縣議會中佔二百十二個議員。當歐戰爆發之時，他有黨員三萬三千二百三十八人。

西班牙——西班牙的社會主義運動開始於一八六九年，當時因拉法格（La Fargue）和許多人煽動的結果，即設有一個國際黨支部。然這個機關即刻落於一班無政府主義者之手，直到一八七九年才有人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的黨派，他的名字是社會勞動黨（Social Labor Party），而他的成立是半因受了伊格力西亞的影響。十二年之後，社會勞動黨才初次提出好些候選者，他共投五千票。當一九〇七年的時候，他的選舉票數便由五千票增至二萬三千票。至一九一〇年，他和共和派人聯合，在這一年的選舉中伊格力西亞在馬德里地當選為議員，黨中所獲的選舉票共四萬票。幾年以前，社會勞動黨約有四十個城市議員。

葡萄牙——葡萄牙的社會黨成立於一八七六年，這大半是因受拉法格和西班牙其他國際主義者的鼓動才有此舉。社會黨因政府壓迫的行動，許多年來僅僅只能維持他的生存。當一九一〇年的時候，他的黨員約有一千人，但是到了一九一一年，自君主政體推翻，及教會與國家分離以後，他便轉入一種新局面，過了三年，他的黨員增至三千三百人。當一九一七年的時候，他在國會中有一個社會主義的代表——這個代表是一個印刷工人——在各城市的

機關中有許多議員。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的社會黨至一九〇四年才初次參預全國選舉，當時他共投二千五百零八票。至一九一四年，他的選舉票由二千五百零八票增至三萬票。這種運動始終是反對軍國主義的。當一九一二年的時候，當選入國會中的兩個社會主義代表對於政府的戰事預算案以及一切戰爭的要求都投反對票。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第一個社會主義的機關是羅國在西歐的留學生團體於一

八九〇年以後幾年間組成的。自這個社會黨成立後幾年之間，那些留學生的熱忱仍然是繼續存在的，但是到了一八八九年，一班青年的開創者因這種運動的發達過於遲緩，心懷沮喪，遂捨棄不顧，相率加入自由黨。自這種分離之事發生以後，拉科斯基博士收集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殘餘分子，因一位著名的著作家和經濟學家多布羅哲奴哲立（O. Dobrogeanu-Gherea）的幫助，使這種運動得復向前進行。社會主義者在全國組織許多社會主義的團體，發行許多報紙，並且籌備全國會議。至一九〇七年，自農民叛亂以後，社會黨便受嚴厲的懲罰。各種社會

主義的團體被解散，社會黨的財產被沒收，一千個猶太的社會主義者也被逐出境。一九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使社會黨又經過一種壓迫的時期。當時有幾個贊成政府發展政策的社會主義者和好些極端機會派的人都被逐出黨。社會主義者在一九一四年的選舉票為二千零四十七票。

希臘——希臘的社會主義運動大半是一種民主改革黨的運動，而非工界黨派的運動。在巴黎留學的希臘人德列科里斯博士於一八八五年在國內努力倡導這種運動。八年之後，社會黨在選舉中曾投過四千票。當一九一二年的時候，這一黨的選舉票達二萬八千票，至一九一四年，又降至一萬二千票。德列科里斯博士於一九〇一年當選入國會。

美國

社會主義工黨的構成——從一八五〇年起至一八七〇年以後的幾年止，在美國組織社會主義團體的企圖不知凡幾，教育上宣傳的進行也是很多的。然直到一八七六年美

國工人黨 (The Workingmen's Party of America) ——到了下一年這一黨改稱為北美社會主義工黨 ——成立，然後有一種具有支持實力的團體。這種運動起初注重教育上的事業，並且要求所有工人『於現時不參預選舉』。然到了下一年，他復行改變政策，沿着政治的路線進行。他後來的戰爭就是和無政府主義各團體的戰爭。他於一八九二年提出他的第一次候選總統的名單，他以製造照像器具者衛恩 (S. Wing) 為大總統的候選人，馬查特 (C. H. Matchett) 為副總統的候選人。這兩位候選人在美國六州中獲得二萬一千五百十二票。四年之後，候選總統的馬查特獲得三萬六千二百七十五票，至一八九八年，社會主義工黨在選舉中獲得八萬二千二百零四票，這真是達到他的極點。

社會主義工黨的分裂 —— 社會主義工黨和有組織的勞動界之紛爭，一個競爭的社會主義職業與勞動同盟會 (The Socialist Trade and Labor Alliance) 之成立，以及社會主義工黨的首領德里昂 (Daniel de Leon) 之專斷政策，使這一黨鬧出種種意見，至一八九九年遂至分裂，希爾菟等因此組織一個社會主義工黨的洛竭斯脫支部 (The Rochester

branch)

西美各種運動——同時在西美的中部又發生一種運動，他的性質更顯出美國人的本色，他是緣着將來的國家（The Coming Nation）和訴諸理性（The Appeal to Reason）兩種報而起的。他起初組織一個協作共和國的友誼社（The Brotherhood of 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至一八九七年六月十八日，他把美國社會民主主義派（The Social Democracy of America）中德布斯所統率的美國鐵路聯合會（The American Railway Union）之殘餘分子聯合起來。當一八九八年六月七日這個團體在芝加哥的第一次會議中，社會民主主義派的大多數人贊成一種殖民計畫。當時反對這種計畫的少數人退出會外，另組一個美國社會民主黨（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America），而這個黨的執行部是由德布斯，柏格爾，和斯特德曼（Stedman）等組成的。在以後兩年之間，社會民主黨有了很大的成功，他在馬薩珠塞州的成功尤大，因為他在此處選出兩個本州議員，他在哈威悉爾（Haverhill）和布洛克頓（Brookton）又選出本黨的人做市長。

社會黨的產生——社會民主黨於一九〇〇年三月在印第拿破里斯 (Indianapolis) 開會，當時演說的人有社會主義工黨的洛竭斯脫支部黨員希爾菟、黑斯 (M. Hayes) 和哈利曼 (Harriman)，會中指派一個委員會去釐定這兩個團體聯合的條件。他們提出候選總統的名單，以德布斯為大總統的候選人，哈利曼為副總統的候選人。後來他們內部鬧出許多意見，但是在這次政治運動之中，他們兩個團體是通力合作的，所以社會主義者投票的結果共有九萬七千七百三十票。

社會黨實力的增加——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印第拿破里斯舉行一種聯合會議，預會的人有各派所派的代表，而社會黨就是在當時構成的。這一黨的黨員增加很快，至一九〇四年，德布斯和漢佛德 (Hanford) 獲得四十萬零二千三百二十一票的選舉票。當一九〇八年的時候，因舊黨中兩個候選者——即羅斯福和勃萊安 (Bryan)——具有一種進步的性行，社會黨便僅只能夠保持他自己的原狀，他在選舉中僅獲得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二十票。至一九一二年，雖有一個進步黨 (The Progressive Party) 出現於選舉場中，然社會黨在選

舉中又一躍而增至九十萬零一千票。同時社會主義工黨的人數和勢力逐漸減少。

教育事業——社會黨在這個時期中又努力於一種範圍廣大的教育事業。和這種運

動相連的教育機關中最重要機關是一九〇七年在紐約城組織的蘭德社會科學學校。這個學社雖不是社會黨的一個正式機關，然那個支配他的團體美國社會主義社 (The American Socialist Society) 之社員都是社會黨的黨員。

各校社會主義社於一九〇五年在紐約城宣告成立，他是一個純粹的教育機關，他和任何政治黨派是不相接近的，他的『目的是要在高等男女學生中以及畢業生和修業生中提倡社會主義之智力方面的興味。』這個社因研究社會主義，已經在許多專門學校和人口集中點組織了許多支社。他創辦一種雜誌，向各專門學校派出演講員從事演講，組織各種會議，發行各項小冊子，並且幫忙刊印各種書籍。他和英國的費邊會相異之點，就在他不要求他的社員遵守任何種經濟的或政治的信條。

坎拿大

當歐戰之前，坎拿大的社會主義運動不能侵入大部分工人的腦海中。當一八九〇年的時候，坎拿大有幾個城市已設有美洲社會主義工黨（The American Socialist Labor Party）的支部。至一八九九年，一班不滿意於德里昂的指導之人組織一個坎拿大社會主義聯盟會

（A Canadian Socialist League），六年之後，所有現存的社會主義機關都聯合成爲一個坎拿大社會黨。西方格拉林報（The Western Clarion）成爲社會黨正式的機關報。這一黨的黨員在一九〇三年爲三千五百零七人，至一九一三年便增至一萬七千零七十一人。

當一九一一年的時候，又有第二個社會主義的團體出現，他的名字叫做社會民主黨，至一九一五年一月他有黨員五千三百八十八人。他於一九一二年加入國際社會主義局。他的機關報是進步報（The Forwards）。坎拿大更老的和更激烈的各黨派因爲英國和澳洲的工黨都是國際黨的分子，遂不肯和國際黨連絡。

坎拿大第三個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黨派就是工黨，他是由各工聯創造的，但是他沒有獲

得他們一點實力的贊助。這兩個社會主義的團體——社會民主黨和工黨——當歐戰前雖選出幾個代表加入各省立法院，然他們卻不能選舉代表加入坎拿大議會。

南美洲

南美洲的社會主義及勞動運動因近世工業發達的遲緩，工人教育和生活程度的低下，以及種種別的因素，遂沒有起色，直到近來這種運動才有一種進步。

阿金廷——阿金廷的社會主義運動是一種最老的運動，這是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社會主義者於一八九六年提倡的。當一九〇四年的時候，這種運動派有代表加入國際社會主義局，他在同年的選舉中共投一千二百五十七票，選出一個國會議員。在以後幾年之間，許多社會主義的領袖因參預同盟罷工都被控告。至一九一一年，柔萊司來阿金廷遊歷，遂予這一國社會主義運動以一種刺戟。當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六年之際，社會主義者的選舉票爲二萬三千票，四萬票，和六萬票，他們在國會的議員爲四人，九人，和十四人。社會黨的黨

員在一九一二年爲四千人，至一九一六年便增至七千四百人。社會黨的主要機關報名先鋒報 (Vanguardia)，這種報是在標奴斯亞列斯出版的。這種運動和各工聯通力合作，極爲親密。

巴西智利和烏拉圭——巴西的社會黨成立於一九一六年，不久他就有黨員二千五百七十人。他在他的第一次城市選舉中表現很大的成績。當一八九四年的時候，智利已有一個民主黨，這大半是由一班帶有社會主義彩色的工人組織的，然這一國純粹社會主義的運動直到一九一二年方才發軔。在這一年中有一個社會主義的代表當選入國會，然他的議席後來竟被撤消。一九一五年，社會黨在聖梯亞哥 (Santiago) 開第一次全國大會，並組織一個先鋒報做他的正式機關報。

烏拉圭的第一個社會主義議員佛洛哥尼 (E. Frugoni)——他是門笛威多大學校的教授——是於一九一一年因自由派人的幫忙而當選的。然烏拉圭的社會黨直到一九一三年才成立。

葡托利科

——當一九〇一年的時候，葡托利科 (Porto Rico) 已有一種社會主義的運動出現，這是由伊格力西亞 (Santiago Iglesias) 和康恩德 (E. Conde) 提倡的，但是這種運動即刻就失去他的社會主義的性質。七年之後，有一個工人黨宣告成立，他是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他在選舉中共投七百零二票。至一九一四年，他的選舉票增至四千票以上，這大半是在亞利細博 (Arecibo) 取得的，因為他在此處的城市議會中佔大多數議席，到了一九一七年八月，自經過一種同盟罷工——在這次罷工之中，警察鞭打罷工的人，慘無人道——以後，他的選舉票增至二萬五千票。伊格力西亞在這一當中當選入國會。

古巴——西印度的又一海島古巴的社會黨是一九一〇年成立的，兩年之後，他合併於急進勞動黨 (The Radical Labor Party)。至一九一六年，這一黨在選舉中所投的票幾乎有五千票。

墨西哥和約克頓——墨西哥的社會主義者在歐戰前許多年之中，就在無數革命的運動中活動。然社會主義最有興味的發達還出現於約克頓 (Yucatan)。當一九一五年一

個社會主義者亞爾瓦拉多 (S. Alvarado) 將軍克服此地時，他就沒收所有荒地，放釋那些因債務而服勞役的人，並且予他們以土地和財政的幫助。同時亞氏在約克頓全土組織許多社會主義的支部和協作社，並且由政府支付黨費和運動費，於是即刻就有十萬工人加入社會黨，做有黨籍的黨員。卡蘭雜 (Carranza) 於『社會主義，土地和自由』的呼聲之下，在下一年十二月的選舉中獲得百分之九十的選舉票。亞爾瓦拉多等於此時又創設一個宣傳聯盟會以為社會黨之助，這個聯盟會的目的就在以社會主義的原則教導那些因債務而服勞役的人。宣傳聯盟會即刻就有納費的會員五萬人。當戰前這種運動據有一種談諧的月刊和兩種週刊，每一種的銷數為二萬份，同時政府有一種報紙名革命之聲是該國唯一的日報。這種報紙刊佈社會主義的文字並且從事於社會主義的宣傳。據說一九一七年的時候，『所有市長，城市會的議員，聯邦和各邦的官吏都是社會黨的黨員。』

澳洲和非洲 (Australia, Africa, Asia)

澳大利亞工黨的發達——澳大利亞社會主義的分子大半羣集於工黨。當一八

五九年的時候，即有一個工界代表當選入維多利亞立法議會。然直到一八九〇年的大同盟罷工之後，澳大利亞人才取一種組織獨立的勞動運動之步驟。到了下一年，工黨有二十四個代表當選入新南威爾士的立法院，自此以後，這種運動就安穩穩地發達起來。工黨於各種時期內，在每一個立法院和全國政府中，向來就是支配一切事務的。當歐戰爆發之時，這一黨已經達他的全盛時代，除維多利亞不計外，每一邦有一個工黨政府，同時在聯邦政府中工黨也佔大多數。各種反對社會主義的團體是由保守黨代表的。

『白人』的澳大利亞——工黨的全部事業已經是力爭勞動立法和許多重要實業的政府所有制。工黨在他的組織上確切是抱定一種國家主義的，他已經力爭一種國民軍，和『白人的澳洲』他所持的理由是，輸入苦力一定就是減低生活程度。

議員中的工黨——當一九〇一年的時候，在聯合議院中的工黨代表計上議院八名，下議院十六名，至一九一四年，他在上議院中的代表增至三十一名，在下議院中的代表增至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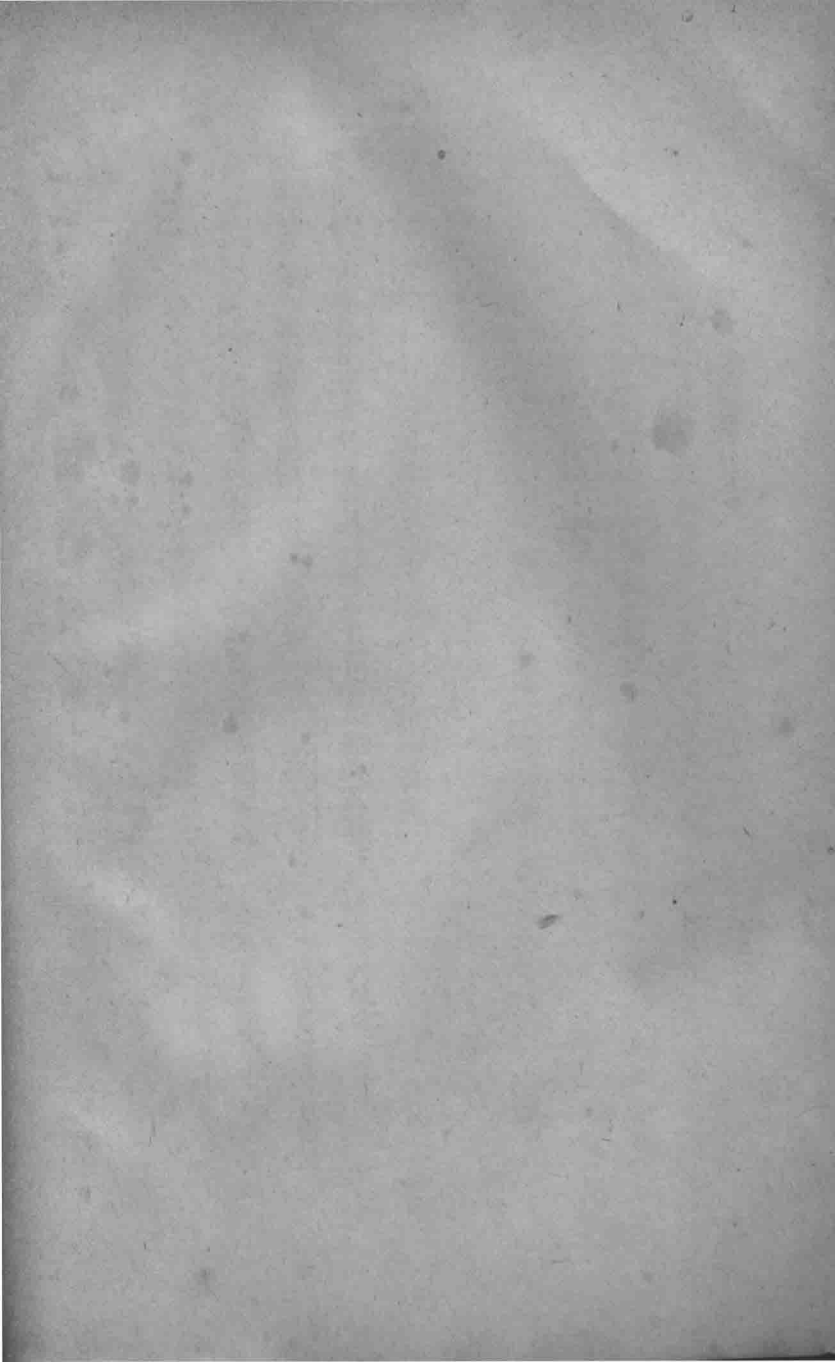
十名；同時反對社會主義的議員在上議院中本有二十六名，在下議院中本有五十九名，後來他們的人數在上議院中減至五名，在下議院中減至三十五名。然工黨因徵兵一事爭鬪的結果，遂致分裂，因分裂的結果，勞動界於一九一七年在議院中只佔代表十二名，在下議院中只佔代表二十二名。工黨在一九一四年的選舉票為一百萬零四萬票，在一九一七年的選舉票為九十四萬七千六百零五票。

紐西蘭——紐西蘭於最近二十年之中在社會立法上已經有很大的進步，並且已經被人家視為世界的『社會實驗場』(Social Laboratory)，然且到一九一二年，工人才起首發起一種獨立的勞動運動。過了四年——一九一六年六月——紐西蘭工黨抱着一種社會主義的目的，在勞動聯盟會，社會民主黨，和勞動代表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中產出。

南非洲——南非洲政治的勞動運動始於一九〇九年，這是因工黨的出現而發生的。到了下一年，工黨有四個代表加入立法部，自此以後，約哈內斯堡(Johannesbury)即刻就差不多完全成為勞動界的勢力範圍。工黨因一九一三年激烈的工業戰爭之結果，在脫蘭斯瓦

(Transvaal)——在此處的工業戰爭最爲激烈——選出二十三個官吏——當選的官吏共有二十五人——獲得下議院中大多數的議席，並且共投二萬六千票的選舉票。他和其餘各派相比較，則保守派共投一萬二千票，自由派共投三千票。

然工黨卻因歐戰而起分裂，當時有許多黨員相率脫去黨籍。他在下屆選舉中只選出四個議會代表。那一個反對戰爭的團體組織一個國際同盟會，至一九一六年這個會有會員一千九百人，他們在各城市中約選出一百八十人，加入各地方議會及學校委員會。



- Angell, Norman. *The British Revolution and the American Democracy*. 1918. Huebsch.
- Beer, M. *A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ism*. Vol. I. 1919. Bell (London).
- Benson, Allan L. *The Truth About Socialism*. 1913. Huebsch.
- Bernstein, Edward. *Evolutionary Socialism*. 1909. Huebsch.
- Bevan, Edwyn.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During the War*. 1919. Dutton.
- Blatchford, Robert. *Merrie England*. 1897. Boni and Liveright.
- Boudin, Louis B. *Theoretical System of Karl Marx*. 1907. Chas. H. Kerr & Co. (Chicago).
- Socialism and War*. 1915. New Review Pub. Co.
- Cahn, Herman. *Capital To-day*. 1918. Putnam.
- Carpenter, Edward. *Towards Industrial Freedom*. 1912. Scribner.
- Cole, G. D. H., and Middleton, J. S. (Editors). *Labor Year Book*. 1919. Labor Research Department (London, Eng.).
- Cross, Ira B. *Essentials of Socialism*. (Bibliography.) 1912. Macmillan.
- I. The dates here given indicate the years of first publication of the books listed, except when the books

have been revised, when the dates of the revised editions are frequently noted. The publishers of the books here cited are, for the most part, located in New York. When publishers are situated elsewhere, their city is mentioned following the first book on the list issuing from their respective houses.

- Debs, Eugence V. Debs. His Life, Writings and Speeches. 1908. Kerr.
- Ely, Richard T. French and German Socialism. 1886. Harpers.
- Soc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1895. Crowell.
- Engels, Frederick.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1892. Kerr.
- Landmark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1878. Kerr.
- Origin of the Family. 1884. Kerr.
- Ensor, R. C. K. (Edited by). Modern Socialism. 1907. Scribner.
- Ferri, Enrico. Socialism and Modern Science. 1894. Kerr.
- Fraina, Louis C. Revolutionary Socialism. 1918. Communist Press.
- The Social Revolution in Germany. 1919.
- The Revolutionary Age (Boston).
- Ghent, W. J. Mass and Class. 1904. Macmillan.

- Guthrie, William B. Socialism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07. Macmillan.
- Hardie, J. Keir. From Serfdom to Socialism. 1907. Allen (London).
- Haywood, Wm. D., and Bohn, Frank. Industrial Socialism. 1911. Kerr.
- Hillquit, Morris. Soci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1909. Macmillan.
-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0. Funk and Wagnalls.
- Socialism Summed up. 1914. Rand School.
- Hillquit, Morris and Ryan, John A. Socialism: A Promise of Menace. 1914. Macmillan.
- Hughan, Jessie W. American Socialism of the Present Day. (Bibliography.) 1911. Lane.
- Facts of Socialism. 1913. Lane.
- Huter, Robert. Socialists at work. 1908. Macmillan.
- Violence and the Labor Movement. 1914. Macmillan.
- Why We Fail as Christians. 1919. Macmillan.
- Hyndman, Henry M. Economics of Socialism, 1896. Twentieth Century Press (Eng.).
- 三 Jaurès, Jean. Studies in Socialism. 1906. Putnam.
- Kautsky, Karl. Class Struggle. 1892. Kerr.
- Social Revolution. 1902. Kerr.
- Ethics and 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1906. Kerr.
- The Road to Power. 1909. Samuel Block (Chicago).

- Kellogg, Paul, and Gleason, Arthur. *British Labor and the War.* 1919. Boni and Liveright.
- Kelly, Edmond. *Twentieth Century Socialism.* 1910. Longmans.
- Kirkpatrick, George R. *Think—or Surrender. Appeal to Reason* (Girard, Kan.).
- Kirkup, Thomas. (Revised by Edward Pease.) *History of Socialism. (Bibliography.)* 1914. Macmillan.
- Inquiry into Socialism.* 1907. Longmans.
- Le Rossignol, James E. *Orthodox Socialism.* 1907. Crowell.
- Liebknecht, Karl. *Militarism.* 1917. Huebsch.
- The Day of the People is Come.* (Translated by S. Zimand.) 1918. Macmillan.
- Liebknecht, Wilhelm. *No Compromise—No Political Trading.* 1900. Kerr.
- Karl Marx. *Biographical Memoirs.* 1901. Kerr.
- London, Jack. *Revolution and Other Essays.* 1910. Macmillan.
- Macdonald, J. Ramsay. *The Socialist Movement.* 1911. Holt.
- Mackaye, James. *Economy of Happiness.* 1906. Little, Brown & Co. (Boston).
- Americanized Socialism.* 1918. Boni and Liveright.
- Macy, John. *Socialism in America.* 1916. Doubleday Page.
- Marx, Karl. *Capital.* (In three Volumes.) Vol. I, 1867; Vol. II, 1885; Vol. III, 1894. Kerr.

- Value, Price and Profit. 1865. Kerr.
- Eighteenth Brumaire. 1848. Kerr.
-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9. Kerr.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ederick.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Kerr. Rand School, etc.
- Melvin, Floyd J. Socialism and the Sociological Ideal. (Bibliography). 1915. Sturgis and Walton.
- Michels, Robert. Political Parties. 1915. Kerr.
- Mills, Walter Thomas.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1904. Mills.
- Morris, William, and Bax, E. Belfort. Socialism, Its Growth and Outcome. 1893. Kerr.
- Murdoch, John G. Economics and Ethics. 1913. Allen Printing Co. (Troy, N. Y.).
- Orth, S. P.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913. Holt.
- Pease, Edward R.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1916. Clutton.
- Richardson, N. I. Industrial Problems. 1912. Kerr.
- 五 Rauschenbusch, Walter. Christianizing the Social Order. 1912. Macmillan.
- Richardson, N. I. Industrial Problems. 1912. Kerr.
- Rae, John. Contemporary Socialism. 1891. Scribner.
- Rubinow, I. M. Was Marx Wrong? 1913. The Marx Institute.

- Russell, Bertrand. Proposed Roads to Freedom. 1919.
Holt.
- Russell, Charles Edward. Why I am a Socialist. 1915.
Doran.
- Schaeffle, A. The Quintessence of Socialism. 1880.
Scribner.
- 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al Democracy. 1892.
Scribner.
- Scudder, Via D. Socialism and Character. 1912.
Houghton Mifflin (Boston).
- Seligman, E. R. A.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902. Columbia University.
- Sellers, Roy. The Next Step in Democracy. 1916.
Macmillan.
- Shaw, G. Bernard. Socialism and Superior Brains.
1910. Lane.
- Shaw and Others. Fabian Essays. 1889. The Ball
Pub. Co. (Boston).
- Simkhovitch, Vladimer. Marxism vs. Socialism. 1913.
Holt.
- Sinclair, Upton. The Profits of Religion. 1918.
Sinclair (Pasadena, Calif.).
- Skelton, O. D. Soci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 1911.
Houghton Mifflin.
- Socialist Party. Platforms.

- Snowden, Philip. Syndicalism. 1913. Open Court.
(Chicago).
- Sombart, Werner. Socialism and the Socialist Movement.
1909. Dutton.
- Spargo, John. Applied Socialism. 1912. Huebsch.
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s. 1912. Huebsch.
Socialism. (Revised.) 1913. Macmillan.
Marxian Socialism and Religion. 1915. Huebsch.
Social Democracy Explained 1918. Harpers.
- Spargo, John, and Arner, George B. L. Elements of
Socialism. 1912. Macmillan.
- Spaulding, J. L. Socialism and Labor. McClurg
(Chicago).
- Steinmetz, Chas. P. America and the New Epoch.
1916. Holt.
- Trachtenberg, Alex. (Editor.) American Labor Year
Book, 1916, 1917-18. Rand School.
American Socialists and the War. 1916. Rand
School.
- Tucker, Irwin St. John. Internationalism. 1918. The
Author (Chicago).
- Vandervelde, Emile. Collectivism. 1901. Kerr.
The State vs. Socialism. 1919. Kerr.
- Vaughan, Father Bernard. Socialism from the Christian
Standpoint. 1912. Macmillan.

- vedder, Henry C. Socialism and the Ethics of Jesus. 1912. Macmillan.
- Walling, William English. Socialism as It Is. 1912. Macmillan.
- Progressivism and After. 1914. Macmillan.
- The Socialists and the War. 1915. Holt.
- Walling and Laidler (Editors). State Socialism—Pro and Con. 1917. Holt.
- Walling, Stokes, Hughan and Laidler (Editors). The Socialism of To-day. (A source book.) 1916. Holt.
- Ward, Harry F. The Gospel for a Working World. 1918. Missionary Educational Movement.
- Webb, Sidney. Socialism and Individualism. 1911. Lane.
- Wells, H. G. New Worlds for Old. 1908. Macmillan.
- Wells and Others. Socialism and the Great State. 1912. Harpers.
- Weyl, Walter E. The New Democracy. 1912. Macmillan.
- Work, John M. What's So and What Isn't. 1906. Kerr.

Guild Socialism

- Cole, G. D. H. 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 1918. G. Bell and Sons (London).
- Hobson, S. G. (Edited by A. R. Orange.) National Guilds. 1913. Bell.
- Guild Principles in War and Peace. 1917. Bell.

- Penty, A. J. Old Worlds for New. 1917. Bell.
- Reckitt, Maurice B. and Bechhofer, C. E. The Meaning of National Guilds. 1918. Macmillan.
- Renard, George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 D. H. Cole.) Guilds in the Middle Ages. 1919. Bell.

The Russian Revolution

- Beatty, Bessie. The Red Heart of Russia. 1918. Century.
- Bryant, Louise. Six Red Months in Russia. 1918. Doran.
- Bullard, Arthur. The Russian Pendulum. 1919. Macmillan.
- Bullitt, Wm. C. The Bullitt Mission to Russia. 1919. Huebsch.
- Lenin, Nicholai. Soviets at Work. 1918. Rand School.
- Lenin, Nicholai, and Trotsky, Leon. (Edited by Louis C. Fraina.)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Russia. 1919. Communist Press.
- Lomonosoff, George V. Memoir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9. Rand School.
- Magnes, Judah. Germany and Russia at Brest-Litovsk. 1919. Rand School.

- Olgin, Moissaye J. *The Soul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Holt.
- Poole, Ernest. *The Dark People.* 1918. Macmillan.
The Village. 1918. Macmillan.
- Ransome, Arthur. *On Behalf of Russia.* 1918. New Republic.
Russia in 1919. 1919. Huebsch.
- Reed, John.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1919. Boni and Liveright.
- Ross, E. A. *Russia in Upheaval.* 1918. Century.
- Russell, Charles Edward. *Unchained Russia.* 1918. Appleton.
- Sack, A. J. *The Birth of the Russian Democracy.* 1918. Russian Information Bureau.
- Socialist Literature Co. (Editor). *Education and Art in Soviet Russia.* 1919. S. L. C.
- Spargo, John. *Bolshevism.* 1919. Harpers.
- Trotsky, Leon. *The Bolsheviki and World Peace.* 1918. Boni and Liveright.
Our Revolution. 1918. Holt.
From October to Brest-Litovsk. 1919. Socialist Literature Co.
- Williams, Albert Rhys. *Lenin, the Man and His Work.* 1919. Scott and Seltzer.
- See also file of *The Nation*, *The Dial*, *The New Republic*, *The Liberator* and the *Class Struggle*, *Struggling Russia* (anti-Bolshevik), and *Soviet Russia*, published by the Soviet Bureau.

書目註釋

反對社會黨的書 在前面的書目中，司克爾登 (Skelton) 的著作要算反對社會主義最精密的書了。其他如伊利 (Ely)，勒羅昔格諾爾 (Le Rossignol)，賴漪 (Rae)，顯飛爾 (Shaef-fer)，塞利格曼 (Seligman)，昔姆克霍微 (Sinkhovich)，桑巴特 (Sombart)，范格亨 (Yaug-han) 和惠爾 (Weyl) 諸人的書都是批評社會主義的理論的。

馬克思派社會主義 關於馬克思派社會主義 (Marxian Socialism) 的名著有馬克思 (Marx) 和恩格爾 (Engel) 的共產黨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恩格爾 的空想的和科學的社會主義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以及馬克思 的資本論 (Capital)。波定 (Boudin) 的論文給馬克思 的思想的體系一個最好的解釋，好像柯祖基 (Kautsky) 所著的書一般，他在大戰以前，是歐洲講馬克思派理論 的中堅人物。其餘馬克思學說 的宣傳家，如赫德曼 (Hyndman)，漢爾格脫 (Hillquit)，虞格漢 (Hughan) 和司擺戈 (Spargo) 都是。伯納斯坦 (Bernstein) 代表「修正派」(Revisionist) 的觀察點，法賴那 (Fraina) 梅賽 (Macy) 和

海華特 (Haywood) 代表這種運動的極端的觀察點。

社會黨的國家 下列各書特別注意於社會黨國家的性質和反對社會主義的駁議如何
祖基的社會革命論 (Social Revolution 後半本) 漢爾格脫的社會主義之理論與實際 (Soci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漢爾格脫和雷伊 (Ryan) 的辯論 司擺戈的應用的社會主義 (Applied Socialism) 以及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和 虞格漢 的文字。 威爾思 (Wells) 蕭伯納 和 克萊 (Kelly) 的著作雖不算正宗，但寓意中特別含有這些條理的。 威爾思的新世界之復歸 (New Worlds for Old) 是關於這個題目的一本最應讀的書。 勃臘切福特 (Blatchford) 的愉快的英吉利 (Merrie England) 一書在勞動階級中異常通行。

社會主義運動 在大戰以前最明白的社會主義史要算 克卡樸 (Kirkup) 的著作了，至於講到這種世界運動最詳細著作，要算 惠林 (Walling) 和其他「大學學生社會主義會」 (Inter-collegiate Socialist Society) 的會員所著的今日之社會主義 (Socialism of To-day) 一書。

惠林在社會黨與戰爭 (Socialists and the War) 一書中也給出許多有價值的報告，欲知社會

主義運動最後的形勢，那末德蘭切坦堡 (Trachtenberg) 所編的美國勞動年鑑 (American

Labor Year Book) 必須參考的。其他各書敘述歐戰前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如亨透 (Hunter) 奧斯 (Orth) 桑巴特 麥克杜納爾特 (MacDonald) 和漢爾格脫 諸人的著作都是。

書目 後列各團體曾擬定許多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目，如「大學學生社會主義會」(70 Fifth Ave., N. Y. City)「社會科學社」(The 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7E. 15th St., N. Y. City「國民社會黨」(Th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220 So. Ashland Blvd., Chicago, Ill. 以及「費邊社」(Fabian Society) 25 Tathill St. Westminster, London, S. W., England.

定期出版物 欲知社會主義最近的發展必須時常參考關於社會主義的定期出版物。

社會主義評論 (The Socialist Review 月刊) 是「大學學生社會主義會」出版的 (70 Fifth Ave., N. Y. City) 這是一種教育的，而非政治的宣傳刊物，就是本書著者所編輯的，凡關於全世界社會主義之活動和理論的最近事實都供給讀者以許多極好的參考資料。自由人 (Lib-

erator 月刊) 31 Union Sq., N. Y. City 出版瑪格斯 (Max) 和懿司德曼 (Crystal Eastman) 編輯的，還有階級的鬪爭 (Class Struggle) 是一種月刊，15 Spruce St., N. Y. City 發行，編輯者為羅爾 (Ludwig Lore) 及其他諸人，這些也都是有價值的宣傳刊物。兩種最重要的社會黨日刊就是紐約呼聲 (New York Call), 444 Pearl St. N. Y. City, 和密爾華格導報 (Milwaukee Leader) Brisbane Hall Milwaukee 國民週報 (The Nation) 上的「國際時事附刊」(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tion) 時常刊印關於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文件。

Eye Opener 和 The Party Bulletin, 220 So. Ashland Blvd., Chicago, 都是「共產黨」的黨務機關；共產黨 (The Communist) 1221 Blue Island Ave., Chicago, 是「共產黨」的黨務機關，而共產勞動黨新聞 (The Communist Labor Party News) 3207 Clark Ave., Cleveland, Ohio, 是「共產勞動黨」的機關。求公道的幫助 (Appeal to Reason), Girard, Kansas 是一種非常通行的宣傳週報。至於新的定期出版物還時常有人刊行的。

在英國，新政治家 (New Statesman) 是一種週報，衛勃夫婦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蕭伯訥 (Bernard Shaw) 及其他諸人常常投稿的，社會主義評論 (Socialist Review 季刊) 是麥克杜納爾特編輯的，勞動導報 (Labor Leader 週刊) 是「獨立勞動黨 (Independent Labor Party)」的機關，倫敦報告 (London Herald) 是蘭斯堡 (George Lansburg) 編輯的，而新時代 (New Age) 是「國民基爾特者 (National Guildsmen)」的機關。這些都是有價值的參考物。法國的重要社會黨機關有朗琪 (Jean Longuet) 編輯的平民 (Le Peuple) 和人類 (L'Humanite) 兩種。前進 (Vorwaerts) 是德國社會黨的主要日刊。